武俠世界

借屍記——

大富豪誤中美人計

俏佳人笑赴鬼門關

故事帶你到神秘之鄉！

情節引你到離奇境界！

$2.00

835

◀編　後　話▶

完美的犯罪必須具備兩個條件，那就是完整的計劃和怎樣眞正的逍遙法外，劇盜紅蝙蝠在這方面已下了不少機心，他能否達到目的？名捕查四的千里追踪是否徒勞無功？還有，沈勝衣的突然出現，對於紅蝙蝠的命運怎樣……本期紅蝙蝠的故事詭異，情節莫測，動魄驚心，更是沈勝衣的一個傳奇性的經歷………。

＊＊＊　　＊＊＊　　＊＊＊

少年英俠衞擎宇誤信風月仙姑之言，服下淫藥，突失常性，險些幹下一宗不可告人的事「？」……「霸劍豔姬」今期情節急劇突變，編者也替衞擎宇的性命安危担心。

＊＊＊　　＊＊＊　　＊＊＊

小鬼子王小克在「借屍記」裡大顯身手，揭發一個如花美女自願獻身嫁給半身不遂老翁爲妻的陰謀！故事離奇曲折，波譎雲幻，驚險緊張處令你從未所見。

＊＊＊　　＊＊＊　　＊＊＊

臥龍生的「金燈盟」與東方英之「虎胆」，同期推出兩篇都是具有一流水準的非凡作品，前者氣勢磅礴，精華薈萃，後篇結構突出，高潮迭起，保証百看不厭。

督印人：羅威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澳連郵：	半年港幣	$ 50.00
	一年港幣	$ 98.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 57.00
	一年港幣	$112.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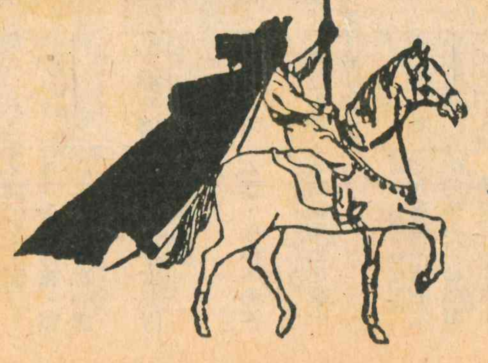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內政部內版僑台誌字第〇一〇二號
台灣發行所：環怡出版社
台北市林森北路85巷56號7樓之一
電話：5110086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第835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册港幣二元・
H.K.$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小鬼子傳奇故事／上官庸·文　盧令·圖

借屍記

午夜槍聲　艷女飲恨

方志傑在保齡球場做事，今年廿九歲，身材魁梧，眉清目秀。

本來，像方志傑這樣的條件，應該老早便結婚的，他保持着王老五之身，是因爲他不相信婚姻，也許可以說，他不相信愛情。

方志傑在保齡球場的薪水每月是七百五十元。

由於保齡球是一種時髦的玩意，許多名流太太、富家小姐都在搓完麻將之後去玩兩手，但他們不懂得怎樣發球、怎樣起步，他的職責是教她們這一些。

方志傑在球場巡視，逢看到不會玩球的顧客，不分老幼男女，都要走上前，義務地教他們。

這似乎是一門很寫意的工作，其實幹來却十分辛苦，一天十二小時教人拿球發球，晚上休息時，雙手和雙腳已經發酸了。

不過，天下間沒有不勞而獲的金錢，方志傑十分明白，受人二分四，再辛苦也得要幹下去。

由於職責的關係，他認識了不少新潮少女，然而，方志傑對新潮少女一點興趣也沒有，反而對那些名流太太有興趣。

更進一步說：他是對她們的金錢，有了興趣。

方志傑聽人說過，有些名流太太爲了捧一個男歌星，十萬八萬使出去毫無吝色，自己雖然一點都沒有歌唱天才，靠的只是一身肌肉，但却可以用自己的方法，使她們在自己身上花錢。

在保齡球場工作了近半年他不斷地留意着他的「人選」。

終於，這個人選出現了，她叫「妮妮」，姓何，有時叫谷太。

妮妮今年廿四歲，是個具備征服任何男人條件的女人，也經常到保齡球場來打保齡，不過每一次都有男人陪伴在側。

那些男人都衣着講究，儀表出衆。

最初，方志傑以爲何妮妮是個撈女，陪她來打保齡球的男人，只是她不同的客人而已，然而再細心地觀察一下，從他們對她拘謹，和恭敬的神態看來，又絕對不是客人對撈女的態度。

因爲客人花了錢在撈女的身上，撈女要阿諛奉承客人，而不是客人向撈女獻殷勤。

到底何妮妮是什麼樣的女人？

方志傑不斷地猜測着，然而，他得不到答案。

何妮妮出手異常闊綽，有時給貼士是數十元，就像富家千金小姐一般。

然而，她是「谷太」！

於是方志傑猜想：她一定是有錢人家的太太；可是，那些陪她來打保齡的男人又是誰呢？天下間有如此大方的丈夫，讓自己的太太出外結交異性朋友嗎？

何妮妮的身份越是神秘，他就越是有一種好奇心要去探索眞相！

她每一次來打保齡，身畔都有男人相陪，實在是很難下手的，但方志傑並不灰心，他等待着機會。

終於，機會來了。

這一天，何妮妮獨自一人來到保齡球場，換過球鞋後，便開始玩起球來。

方志傑藉故走上前去，好像在觀看她玩球一般，其實却是在伺機和她搭訕和欣賞她豐盛的香臂和纖細的腰肢。

何妮妮一連打了幾個「全中」，方志傑不禁地叫了起來：「好！」

何妮妮回眸一笑，拿了球瞄準後拋了出去，又是一個「全中」！

「打得好！」方志傑走上一步。

「運氣而已。」

方志傑乘機問她：「今天妳自己一個人來嗎？」

「我約了朋友，要遲一點才來。」

方志傑腦中迅速地思索着：用什麼話題和她攀談？要把握每一分鐘！

然而，他竟然想不到適當的話題，難道和對方談「天氣哈哈哈」不成。

「你陪我玩幾球怎麼樣？」她忽然轉頭問他。

方志傑心下一喜，訥訥地道：「我……我玩得不够你好。」

「客氣了！」何妮妮向他招招手，道：「來！一個人玩沒有什麼意思。」

其實這正是方志傑求之不得的事，立刻選了保齡球落場。

大約玩了三個 Game 後，何妮妮望了望腕錶，說道：「該死的查理，約了人家又却不來！」

「還玩不玩？」

「不玩了。」何妮妮用手抹着汗，道：「好累！」

「我請你喝一杯水，好不好？」

何妮妮瞥他一眼，淡淡地笑着，道：「你在當班，是不是？」

「今天生意不好，我可以請假請你到外面喝。」方志傑連忙道。

「好吧。」

何妮妮過去換鞋子時，方志傑向經理請了假，將身上的制服換了，穿着一件杏黃色的T恤和黃色牛仔褲。

T恤突出了他的胸部美，何妮妮望着他結實的胸部，眼光是讚美的。

「走吧？」

何妮妮笑一笑，轉身向前走去。

方志傑摟着她的細腰踏上梯級，她一點都沒有抗拒，反而將身子緊貼着她。

方志傑心中不禁一蕩，暗想：第一步是成功了！

× × ×

「爲什麼不結婚？」何妮妮撫弄着飲管，美眸凝視着方志傑。

「找不到對象。」

「做人眼界不能太高。」她說。

「起碼要找到一個合心水的才向她求婚吧？」方志傑笑着說。

何妮妮緩緩地點着頭，道：「我以前也有你一樣的想法，後來才後悔的。」

「爲什麼？」

「世界上根本沒有十全十美的人。」

「但是，你有條件找到一個十全十美的人。」方志傑正色說。

「你說笑了，」何妮妮苦笑一下，說道：「我一直在找着，找了好幾年了，仍然沒法找到。」

「可是你還是結了婚！」

何妮妮楞了一楞，詫異問道：「你——你怎麼知道？」

「我聽到你的朋友中，有人稱呼你做谷太太。」

何妮妮先是一呆，隨即笑了起來。那種笑

，方志傑感到迷惑。

何妮妮笑了一會，才停下來道：「原來你很早便注意我了。」

「你是一個可以吸引任何男人眼光的女人。」方志傑由衷地說。

「可以告訴我你心目中的女人到底是什麼類型嗎？」何妮妮忽然問。好像故意要岔開話題。

方志傑沉吟了半晌，凝視着她，道：「像你一樣。」

何妮妮爽朗地笑了起來，道：「爲什麼要像我一樣？」

「不爲什麼，」方志傑道：「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很微妙，愛好亦然。」

「可是我是個有夫之婦。」

「那又怎樣？」方志傑道：「名份在這時代根本沒有用處，最要緊的是感情。」

「名份？」何妮妮莞爾地一笑，似乎有話要說，可是旋即咬了咬唇，轉口問道：「你怎知道我和我的丈夫沒有感情？」

「否則你不會有這麼多男朋友。」

何妮妮淡淡一笑，道：「你很聰明。」

「聰明的是你。」

「這話怎麼說？」

「如果你不聰明的話，你怎會想到法子說服你的先生，」方志傑道：「准許你和這麼多異性朋友來往。」

「他根本不知道。」

方志傑楞了楞，太太在外面結交異性朋友，丈夫若不知道，除非他是個白痴。

「他不良於行，你明白嗎？」

方志傑緩緩點着頭，原來如此。

「怪不得，」方志傑深意地望着何妮妮，道：「你一定相當寂寞。」

「可是我有許多方法排遣寂寞。」

「譬如到保齡球場打保齡？」

「這只是無數方法之一，」何妮妮咬着唇淺笑，道：「你知道我有這麼多男朋友。」

「他們每個都幫你消遣時間？」

「那要看我的興緻了。」

「譬如我，我够資格嗎？」方志傑大胆地試探。

「你——」何妮妮又咬一咬唇，道：「你自告奮勇？」

「給不給我機會？」

「瞧瞧吧！」

方志傑望了望腕錶，問道：「要不要回家報到？」

「你以爲我怕丈夫？」

方志傑道：「難道他不會查問你在外面幹些什麼嗎？」

「我和他根本——」何妮妮說到這裏，忽然把下面的話咽住了，笑了一笑，又道：「也許我的丈夫有千般不是，但他却也有一樣好處，那便是從來不會干涉我在外面的行動。」

「他是個好丈夫。」

「我呢？」

「你可以做一個好情婦，」方志傑笑着道：「但肯定不會是一個好妻子。」

「你眼光真厲害！」

「妮妮，」方志傑喚着她的名，道：「以下那段時間，你打算怎樣消遣？」

「你說呢？」

「如果我提議到酒店去，你會怪我太冒昧嗎？」方志傑鼓起了勇氣問。

「不會，」出乎意料地，何妮妮竟然向他搖搖頭，道：「在丹麥和瑞典，男女之間早已不像我們中國人這樣假客套了，他們會乾脆地將自己心底下的要求提出來。」

「讓我們學習一下他們怎樣？」方志傑繼續進攻。

「爲什麼不可？」何妮妮大方地說。

離開餐廳後，他們截了一輛的士往附近一間酒店去，當方志傑走向櫃枱去要房間時，她忽然拉他一把，道：「志傑，我忽然改變了主意。」

「——爲了什麼？」方志傑呆呆地望住她問。

「我們今天第一天認識，是不是？」

方志傑向她點點頭。

「這樣似乎太快了吧？」

「剛才你不是說我們可以學丹麥和瑞典人的作風嗎？」

「我們畢竟是中國人，」何妮妮溫婉地道：「這樣吧，明天晚上八時正，我在維多利亞公園銅像邊等你，好不好？」

方志傑不明白她何以突然間會臨陣退縮，莫非她想到了「太過容易得到的東西不會珍惜」這句名言？

姑勿論如何，自己是不能強逼她的。

「好吧！」

「明天晚上八時正，維多利亞公園的銅像下面，記住了。」說罷，何妮妮逕自向酒店外走去。

望着何妮妮婀娜多姿的步伐和背影，方志傑站在當地呆呆出怔，這個女人對自己來說實在太神秘了，然而正因爲如此，才有更大的吸引力！

翌日晚上七時四十五分，方志傑便穿着整齊，到維多利亞公園的銅像附近赴約。

雖然何妮妮說過約會的時間是晚上八時正，方志傑還是提早來赴約——何妮妮也許會給他許多好處，是自己的財神，怎麼能够讓她先到？

方志傑在銅像附近走來走去，不斷地向公園門口望去，由於天氣寒冷，吹過來的風令人刺骨，公園裏並沒有多少遊客。

「她爲什麼要約自己到這個地方來？」方志傑心底下暗暗奇怪。

時間在一分一秒地過去，時針已搭正八時了！

方志傑整一整領帶，向公園的入口處望去，暈黃的燈光下，公園入口處連半個人影也沒有。

五分鐘又過去了，仍然看不到何妮妮的影子。

「難道她是在開我的玩笑？」方志傑忽然想。

這種想法立時被自己推翻了，因爲看何妮妮昨天相約的神色，並不是在開玩笑。

他想：女人赴約時遲到一兩個鐘頭是等閒事，何況現在只不過才超過五分鐘，算得上什麼一回事呢？

方志傑耐心地等待着，他很有自信：何妮妮一定會來赴約的。

然而，這種信心隨着時間的消逝，一點一滴地跟着崩潰了。

是八時四十五分，公園入口處仍然鬼影也不見一個，更別說是人了！

方志傑咬了咬牙，決定等到九時正，如果還不見何妮妮來赴約的話，便要回家了，站在空曠的地方，任由寒風吹襲的那種滋味並不好受。

就在這個時候，遠處傳來一陣驟急的高跟鞋聲，方志傑心中一動：一定是她來了！

他定眼向前望去，果然看到一個苗條的人影，正匆匆向這邊走來。

那女子走近時，方志傑看得更清楚了，不錯，正是何妮妮，她赴約來了！

可是，方志傑並沒有欣喜的感覺，因爲他

從何妮妮匆匆趕過來的神態，看得出事情有點不尋常。

何妮妮向前趕路時，好像背後有鬼魅在追着她一樣，同時，她臉上的神情，也是十分難看。

「妮妮！」方志傑趨上前去。

何妮妮看到了他，快步跑上來，把手插進他的臂彎中，噤聲道：「別出聲，快走！」

方志傑一時間摸不着頭腦，向四週望了一眼，附近並無人影，何妮妮爲什麼這樣緊張神秘？

他還來不及問到底是什麼一回事，何妮妮已拉着他向公園裏走去。

兩人來到一處樹叢，何妮妮才停下步來，鬼鬼祟祟地向後望了一眼，顫聲道：「志傑，我……我碰到麻煩了！」

方志傑早就料到她碰到麻煩，因此並不覺得愕然！問道：「什麼事？」

何妮妮又向後望了一眼，道：「有……有人要殺死我！」

方志傑聞言心下一懍，懷疑自己的耳朵有了毛病，只聽何妮妮又道：「他真的要殺死我！剛才我看到他一直跟着我——」

「他是誰？」方志傑不待她說下去，便插口問。在這個當兒，正是自己露出英雄本色，護花使者的時候。

何妮妮口唇掀動一下，正欲說話，忽然尖叫一聲，道：「不要走過來！」

方志傑見何妮妮眼光充滿了驚愕之色，望定了自己的背後，心頭一跳，轉過頭去，只見一個男子手持短槍，正自樹叢間走了出來。

剎那間，方志傑整個人僵住了！

如果對方手中拿着的是小刀或者利劍之類的兵器，方志傑自問還有應付之力，可是，男子手中拿着的是短槍！

「站着別動！」那男子冷冷地道：「否則我殺了你們！」

方志傑不由自主地把雙手高舉了起來，在這種情形之下，自己只好不加反抗了。

那男子越走越近，方志傑見他頭部幪着絲襪，根本看不到他真正的面目。

何妮妮早已經嚇得渾身抖索，口裏囁嚅着說道：「不……不要殺我！我……我發誓保守秘密——」

然而，何妮妮的聲音戛然而止，那男子已扳動了槍掣，「砰」地一聲，何妮妮緩緩地仆倒下地了。

方志傑料不到那男子真的開槍殺人，心想他殺了何妮妮後，必定跟着殺了自己，暗叫一聲「罷了」，不料那男子把槍插進腰間，轉身便逃，片刻間隱沒在黑暗之中……

方志傑站在當地呆呆出怔——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半晌，他才定過神來，急忙俯身察看何妮妮，只見她雙目緊閉，伸手一探，已經沒有呼吸。那男子在近距離之下，一槍射中何妮妮心臟，立即斃命。

方志傑又驚又急，正沒理會處，忽聽腳步聲響，有幾個人的腳步聲朝這邊跑了過來。

方志傑腦中閃過一個念頭：逃！

他想，何妮妮是有夫之婦，偷偷和自己約在這裏幽會却突然被人謀殺，如果自己被發現的話，必定被捲進漩渦之中，真是十分不化算的事！

他略一遲疑，正想向樹叢中逃去時，只聽有人叫道：「發生了什麼事？」

方志傑向前望去，只見有三個人影正向這邊迅速無倫地奔來，如果自己在這個時候逃走，對方一定誤會何妮妮是自己殺的，這便如何是好？

三個人影之中，有一個來勢奇快，眨眼之間已經奔到方志傑身前，正是「小鬼子」王小克！

王小克和白小妹、小辣椒在公園中散步，忽聽不遠處傳來槍聲，心下好奇，朝槍聲來處奔過來查看究竟。

他來到方志傑面前時，見地下躺着一個妙齡女子，胸前鮮血殷然，急忙俯身查看。

這時，白小妹和小辣椒亦已奔近，方志傑眼見自己逃不及了，只得硬着頭皮留下來。

「你——你殺了她？」小辣椒望了地上的何妮妮一眼，問道。

「不！不是我殺的！」方志傑驟逢奇變，嚇得手足無措，他雙手亂搖着，道：「不是我殺的！」

王小克驗視過何妮妮的屍身，緩緩站起身來，問道：「先生，剛才是誰開的槍？」

「我……我不知道。」方志傑幾乎想哭出聲來，他正發着「財色兼收」的美夢，想不到這夢才開始不久便幻滅，而眼看自己便要被人捲入一宗謀殺案中了！

「你不是一直在這兒的嗎？」王小克凝眼望着方志傑，道：「怎會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方志傑道：「那人臉上戴着絲襪！」

「哦？」王小克眼珠轉動着，問道：「是不是剛剛逃走不久？」

「是……是的！」方志傑向男子的去向指了一指。

「小妹，你們留在這兒，」王小克向白小妹和小辣椒道：「我去看看！」

說罷，王小克吸了一口氣，循着方志傑所指的方向追了去。

他一口氣跑到公園盡頭，四下裏靜悄悄地一片，根本沒有半個人影，這才返回原地，只見白小妹正和方志傑在談話。

白小妹轉頭望了王小克一眼，問道：「怎麼啦？」

王小克聳了聳肩，道：「沒有人！」

「小鬼子，死者名叫何妮妮，又叫谷太，」白小妹道：「他姓方，名叫志傑，和死者是昨天才認識的。」

「我看咱們還是走去打電話報警吧，」王小克道：「警方會處理這件事的！」

「先生，」方志傑拉住王小克的手臂，央求道：「你要做一個見證，她……她不是我殺的！」

王小克望了方志傑一眼，道：「我怎知道她真的不是你殺的？」

「你可以想想，我的身，我……我身上沒有槍！」方志傑道。

王小克淡淡一笑，道：「這是警方的事，我沒有權搜你的身！」

「先生，可是無論如何你幫個忙做證，」方志傑道：「我……我不想有麻煩！」

王小克沉吟了一下，道：「好吧！」

方志傑大喜，連忙說道：「謝謝你，謝謝你！」

× × ×

「她真的是谷太？」周探長凝眼望着侷促不安的方志傑。

「是的。」

周探長拿起枱上的一本護照，道：「可是護照上却寫着她是單身的。」

「這個我就不大清楚了，」方志傑道：「我早已說過，我是昨天才認識她的。」

「你們相約在公園中幹什麼？」

方志傑臉上一熱，訥訥地道：「我們……我們在保齡球場認識，昨天喝過茶，相約今天……今天晚上再度見面的，怎料……」

「是她約你去公園，還是你約她的？」站在一旁的王小克忽然揷口問。

「她約我的，」方志傑答道：「可是她遲到了一個鐘頭。」

就在這個時候，探長室的門「篤篤」地响了起來。

「進來。」周探長道。

陳警官領着一個十八九歲的少女，踏了進來。

「探長，這位是死者的同居朱珍珍小姐。」陳警官道。

「朱小姐，請坐。」

朱珍珍化着濃妝，身上穿的是一件短到無可再短的迷你裙，披着一件黑色皮中褸，她掃了衆人一眼，在椅上坐下來。

「朱小姐，你剛才去認過屍了？」周探長問。

朱珍珍向周探長點點頭。

「死者眞的是你的同居何妮妮？」

朱珍珍又點點頭。

周探長向方志傑望去，道：「方先生，你的話有矛盾了！」

「什……什麼矛盾？」

「據這位朱小姐說，死者何妮妮非但未結過婚，而且還是她的同居！」

方志傑心下一懍，急忙道：「可是我聽到有人叫她『谷太』，她也承認了。」

「誰叫她谷太？」

「是……是她的一些朋友，」方志傑道：「他們經常陪她到保齡球場來玩。」

周探長轉頭向朱珍珍望去，問道：「朱小姐，死者和你同居了多久？」

「我們同居半年了。」

「住一間房，抑或一層樓？」

「一層樓，」朱珍珍道：「那層樓三房兩廳，連傢俬在內，月租二千五百元。」

「你們均分房租？」

「不，」朱珍珍搖搖頭，道：「我只負担其中的三分之一。」

「為什麼？」周探長雙眉一揚。

「因爲她的經濟情形比我好。」

「朱小姐，請問你是幹什麼的？」

朱珍珍沉吟了一下，這才答道：「我在一間酒吧式夜總會做陪酒女郎。」

「死者何妮妮呢？」周探長問：「她和你是同事？」

「以前是，現在不是了，」朱珍珍道：「她已經不做了。」

周探長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又道：「爲什麼不做？」

「因爲——」朱珍珍咬了咬唇，道：「有人養她。」

「誰？」

「她不肯說，」朱珍珍掠了掠秀髮，道：「我一直不明白，她爲什麼這樣神秘？」

「是不是姓谷的？」

「我不大清楚，」朱珍珍道：「其實自從她不做後，我們已難得見面，即使見了面，也很少談天。」

「死者是否天天都回家睡覺？」周探長又問。

「不一定，」朱珍珍答：「她有許多男朋友。」

「朱小姐，你可知道和死者最接近的有那幾個？」周探長問。

朱珍珍搖着頭，道：「她和誰都一樣，不太好，也不太壞，一視同仁。」

周探長不由皺起眉頭，這樣說來是什麼綫索都沒有的了。

他拿起枱上的一本小型日記簿閱着，那是從何妮妮的遺物——銀包中找出來的，裏面寫滿了電話號碼。可是，這些電話號碼對於破案緝兇有何用處？

「探長，我——我可以回去了嗎？」朱珍珍問。

周探長閤上了日記簿，道：「朱小姐，難道死者的男朋友從來不去找她？」

「妮妮雖然濫交，但她從來不帶男人回家的，」朱珍珍道：「這一點倒很固執。」

「你可曾聽她說過男朋友的名字？」

「除了把照片給我看看之外，她從來不提他們的名字。」

「照片？」

「是的，妮妮有一個嗜好，那便是拍照片，」朱珍珍道：「她每識一個男朋友，便和他合拍一張照片，珍而重之地貼在照相簿上存念，我不久前才看過那本照相簿，裏面滿滿地都是她和那些男人拍的照片。」

周探長眼前一亮，問道：「你知道那本照相簿放在那裏嗎？」

朱珍珍道：「在她房間裏的抽屜，平日都是鎖住的。」

「好，咱們去看看。」周探長說着站起身來，取了上裝披上了。

他和朱珍珍走到門口，見王小克仍然坐着不動，道：「小鬼子，你也來吧！」

「探長，」方志傑趨上前去，問道：「我呢？我該怎麼辦？」

「方先生，我看你最好請個律師辦手續把你保釋出去。」

「但你明知道我是寃枉的啊！」方志傑大急，說道：「何妮妮的死，根本和我是毫無關係的！」

「方先生，這是循例手續，你還是照辦吧，」周探長道：「眞相總會大白的，你耐心等待我們把眞兇緝捕歸案吧！」

方志傑還要說話，陳警官已經過來把他帶到臨時羈留所去了。

周探長和王小克帶着朱珍珍來到停車場，先讓朱珍珍上了車，這才踏上車去，向她和何妮妮的住處「百德新街」駛去……。

不一會，車子已來到一幢大廈門口，朱珍珍道：「我們就住在二樓。」

周探長仰首一望，那是屬於高尙的住宅大廈，每一個單位都有個騎樓，有的利用騎樓種花植草，有的晾晒衣物，有的則打通了用作臥房。

朱珍珍一面取出鎖匙，一面向內走去。

「探長，」王小克低聲問道：「死者在本地沒有親人嗎？」

「我們查過了，她的親人都在M埠，」周探長答：「明天一早便會來領屍的了。」

說話間，朱珍珍已上了樓梯，來到一個門口前。

她把鎖匙揷進鐵閘的匙孔中，怎料那鐵閘却是開着的，不由呆了一呆，緩緩地把鐵閘打開，一面喃喃地道：「奇怪，剛才我出門前，分明把它鎖着的呀！」

王小克聞言心中一動，拉了朱珍珍一把，道：「朱小姐，你讓開點。」

朱珍珍依言把身子讓開，王小克躡足踏了上前，伸手在大門上一推。

「呀！」地一聲，大門緩緩地開了！

王小克和周探長對望了一眼，迅速貼到大門兩旁的牆壁上窺伺動靜，朱珍珍這時也發現事情有點蹊蹺，不斷地退着步，驚詫地望住周探長。

周探長向她打了個手勢，示意不可出聲，這才自腰間拔出了佩槍。

王小克側着耳朶傾聽半晌，聽到裏面有點異聲，於是扣住了兩顆玻璃彈子，向周探長打了個眼色，一脚朝大門踢去。

「砰！」地一聲，大門被踢了開來，王小克和周探長聯袂向內衝去。

兩人剛剛衝進屋內，便看到了騎樓人影一閃。

「站着，別動！」周探長一面叫着，一面向騎樓撲了過去。

然而，那人影去勢奇快，眨眼之間，已越上騎樓圍牆，向下跳去了。

王小克猛地吸了口氣，搶在周探長之前，朝騎樓衝去，手一揚，兩顆玻璃彈子破空疾飛射去。那人落地之後，正欲彈跳起身，却被那兩顆玻璃彈子擊中背部，一陣劇痛，又仆倒下地。

就在這個時候，附近一輛電單車怒吼一聲，向那男子疾駛過來，車上那人戴着頭盔，伸手扶起男子上車，瞬間飛馳走了。

王小克又自袋中取出兩顆玻璃彈子，向那男子射去，但電單車去勢太快，那兩顆玻璃彈子在他背後三四碼時勁道消失，墮下地來。

周探長也已奔近，見電單車正在街角轉彎處消失，不由頓了頓足，道：「豈有此理，竟被他逃了！」

「沒關係，我已記住了電單車的車牌，」王小克道：「他們逃不了的。」

這時，朱珍珍戰戰兢兢地自外進來，問道：「什麼事？」

「剛才有人偷進了屋裏，好像想搜查什麼似的，」周探長望一望那凌亂一片的客廳，說道。

「咦？」朱珍珍輕輕呼叫一聲，道：「妮妮的房門打開了！」

王小克和周探長循她眼光望去，只見對面一道房門敞開着，房間中抽屜被褥凌亂異常，許多衣物，都被抛在地上，顯然是經過一場搜查。

三人不約而同地向房間走去，朱珍珍叫道：「我們被竊了！」

王小克只望了房間一眼，便知道不是被竊那樣簡單，因爲地上有一個腕錶，梳妝枱上也有一條項鍊，如果那男子是竊賊的話，怎會放過這兩樣値錢的東西？

周探長打量凌亂的房間一眼，道：「小鬼子你說怎樣？」

「他們想找一樣東西。」

「什麼東西？」

王小克沉吟着沒有回答，偶爾一瞥眼，看到床上攤開着一本照相簿，於是踏上前拿了起來。

「周探長，就是這一本相簿了。」朱珍珍道。

王小克把相簿揭了開來，裏面全是何妮妮和不同的男子的合照，有的拍自海灘，有的在夜總會，有的則在郊外酒店的茶廳。

整本相簿都滿滿地貼了照片。

當他揭到最後一頁時，發現表層的膠片並沒有黏好，上面是空白的。他腦中念頭一閃，側頭問：「朱小姐，這一頁沒有照片啊！」

朱珍珍湊首一看，喃喃道：「不，前幾天妮妮拿給我看時，上面有照片的。」

王小克望了朱珍珍一眼，刹那間他確定了自己的猜想：那男子入屋搜查的目的是爲了那張照片！

「朱小姐，你還記得那是誰的照片嗎？」王小克問道。

朱珍珍仰首一想，道：「妮妮有數不盡的男朋友，我怎記得這許多，不過，我記得整本照相簿貼滿了照片，她還用開玩笑的口吻對我說：如果以後再認識新的男朋友，勢非再買一本照相簿不可了。」

王小克和周探長對望了一眼，緩緩地點着頭。

「朱小姐，難道你一點印象都沒有？」周探長問。

「我——」朱珍珍咬了咬牙，道：「妮妮是以認識先後來排列照片的，這最後一頁的人，便是她最新的男朋友，也是養她的人！」

「哦？」周探長腦中一亮，道：「他是年輕人還是老頭子？」

朱珍珍淡然一笑，道：「有資格養女人的，自然不會是年輕的了，我記得照片中的人好像年紀不小了。」

「再想想，還有什麼特徵沒有？」王小克問道。

朱珍珍仰首思索着，不一會，她忽然低呼一聲，道：「啊！我記起來了！」

王小克和周探長望定了朱珍珍，等待她說下去。

「那人是坐在一張輪椅上的！」朱珍珍道：「年紀很老了！」

王小克和周探長不約而同地「啊」了一聲，因爲他們都記得方志傑的叙述，當他認識何妮妮時，何妮妮曾經提過她有一個「不良於行」的老公。而那人是姓「谷」的！

只聽朱珍珍接着又道：「那天，我還笑問她爲什麼會和一個這樣的老頭子交朋友，她回答說：『我只是和他的錢交朋友而已！』於是，我問她：『這老頭子很有錢？』她答：『簡直太有錢了，只要他從指隙間漏一些給我，我這一輩子就吃用不盡！』。」

周探長吁了一口氣，看來，這椿命案並不複雜，如今所得到的綫索，等於對破案甚有帮助。

要找一個坐在輪椅上姓谷的有錢人，雖然不是立即可以找到，但天下間姓谷的人並不多，只要到人事登記署一翻檔案，便立即可以查得到了！

「謝謝你，朱小姐，」周探長閤上了相簿，道：「你這些資料對我們很有用。」

「探長，你……你懷疑妮妮是被那個老頭子殺死的？」朱珍珍問。

「起碼，他是嫌疑最大的一個，」周探長說道：「否則他爲什麼要派人來將他的照片取去？」

朱珍珍緩緩地點着頭，嘆了口氣，道：「我早就對妮妮說過，有錢人靠不住，她總是不肯聽，唉！現在連性命也賠出去了！」

離開朱珍珍的住所時，王小克問：「探長，咱們要不要先查查那輛電單車的車主？」

「好！」周探長發動了車子，道：「現在先回警局再說吧！」

× × ×

陳警官踏進了周探長辦公室時，雙眉緊緊地皺着。

「查到了沒有？」周探長問。

「探長，這——」陳警官把手中的文件遞上去，道：「你自己看吧。」

周探長把那疊文件翻了翻，仰首問：「車主譽風居無定所？」

「是的，上面的地址早已在半年前拆卸，改建新型大廈了。」

「沒辦法找到他？」

「找當然是找得到的，但恐怕不是一兩天之內的事。」

周探長把文件放過一旁，道：「你肯定是谷子岡這個人？」

「是的，」陳警官道：「本市共有二百三十二個姓谷的，其中只有谷子岡不良於行，而且很有錢！」

周探長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道：「還是個太平紳士，年前才得過爵士名銜！」

「是啊！」陳警官的雙眉皺得更緊了，道：「我們怎樣向他展開調查？」

周探長側頭向沙發上的王小克望去，道：「小鬼子，那姓谷的是太平紳士和爵士，在本市有財有勢，也是名流中的名流，我們——」

王小克不待周探長說下去，便淡淡地一笑，說道：「你們怕萬一是一場誤會，會觸怒了他？」

「不錯，」周探長臉上一紅，訥訥地道：「嚴格來說，一個……一個有爵位的人，是有不少特權的，我們……我們辦起案來時，便有許多細節不能作常規辦理，棘手得多。」

「可是如果何妮妮眞的被他所殺，你們還是有權將他繩之以法的啊！」

周探長苦笑着，道：「萬一只是一場誤會呢？那怎辦？你以爲堂堂一個爵爺是容易惹的嗎？」

「你的意思是放棄這個案件？」

周探長仍然苦笑着，剎那間竟然拿不了主意。

「探長，也許你可以到他府上作一次親善拜訪，探聽他的口氣？」王小克提議。

「據我所知，谷爵士近來謝絕探訪，任何人都不見的，」周探長道：「我以什麼藉口去見他？」

王小克咬了咬唇，半晌才道：「如此說來，只有暗中調查了。」

「那也無用，終於會驚動他的，」周探長搖着頭，說道：「那時觸怒了他，上頭會有話說。」

「如果由我調查，掌握到眞憑實據後，你可以公然對付他了？」王小克試探着問。

周探長雙眉一揚，道：「當然！如果有了眞憑實據，他的爵位，便當不成護身符了！」他頓了一頓，又道：「小鬼子，你肯幫我這個忙？」

「我想試試和爵士鬥法的滋味！」王小克笑着道：「看看是小鬼子厲害哩，還是爵士厲害。」

周探長大喜，道：「可是這件事要獨自進行，我目前是不能幫你什麼忙的。」

王小克眼珠一轉，道：「沒有關係，反正暗中調查而已，我不會替你惹麻煩的。」

「好極了，」周探長上前和王小克握着手，道：「小鬼子，如果你辦妥這件事我永遠感激你。」

「辦不妥呢？」

周探長道：「那……那也沒有大關係，他是爵士啊！」

王小克暗暗一笑：爵士又怎樣？只要是犯罪份子，都有辦法把他揪出來示衆！

× × ×

王小克雙手插在褲袋裏，向花園中望去，頭戴笠帽的花王，正在花叢間修剪亂草。

那是一幢古堡式的別墅，牆壁全用大理石一塊一塊砌成，別墅由一道矮牆圍住，面積大得相當。

像谷子岡這樣豪華巨大的別墅，本市最多只有三座，可是，若論花園中奇花異卉之多，卻沒有任何一處比得上它了！

那花園的面積大概是別墅的三倍，除了花圃之外，還有一大片草地，草地上修剪整整齊齊，綠草如茵，便像一張地氈。

王小克望着那翠綠的草地，不禁有一種跑上去躺着翻滾玩耍的衝動。

事實上像谷氏別墅這樣美麗的草地，連總督府也比不上哩。

那花王一早便開始工作了，王小克看着他仔細地修剪着亂草，根本把身外的事，放諸腦後。

這時，花王已經逐漸修到別墅入口處的花圃，王小克猶豫了一下，踏上前去。

花王聽到腳步聲，抬頭望了王小克一眼，但立即又低下頭工作了。

「阿伯，這樣彎着腰幹活，辛不辛苦？」王小克向他笑着問。

「慣了，一點都不辛苦。」花王頭也不抬地答。

「修整這樣的一座花園要費多少時間？」王小克蹲下地來，好奇地問。

「一整天囉！」花王抬頭向王小克一笑，道：「怎麼啦？你想幫手不成？」

王小克正想他說這句話，當下說道：「好啊，我見你剪着剪着很好玩。」

花王停下動作，把花剪遞給王小克，問道：「你懂不懂？」

王小克點了點頭，笑了笑道：「讓我試試看吧。」

說罷，拿着花剪除草，花王見他手勢甚好，這才放下心來，取出香烟燃上了，坐在一旁優哉悠哉地噴着烟霧，乘機休息。

「老伯，這種工作有多少入息？」王小克問。

「五百多塊，」花王噴了口烟，道：「不過有吃有住，倒也不算差了。」

「老伯，我想找份工作做，你——你可以幫忙介紹嗎？」

花王愕了一然，呆呆地望住王小克，道：「你能做些什麼？」

「我什麼都可以做，掃地抹窗，淋花剪草，而且，少少錢就行了，」王小克道：「只要有得吃和有得住，我就心滿意足。」

花王雙眼凝視着王小克，問道：「你沒有家嗎？」

「我——我自小就是個孤兒，沒有家。」王小克說着，故意用手背抹了抹眼淚。

花王緩緩地點着頭，道：「好吧，我向谷先生提一提，看看他還請不請人。」

「谷先生？」王小克詫異地問：「他就是這裏的主人？」

花王道：「他是這裏的管家，也是谷老爺的侄子。」

兩人正說話間，忽然有個美婦向這邊走過來，花王見了，急忙把烟蒂按熄，取過王小克手中的花剪，道：「小兄弟，讓我來。」

王小克見花王突然間好像碰見什麼煞星，向前望去，他看到了那美婦。

美婦踏着輕盈的步伐，來到花王身前，道：「溫伯，替我選一打玫瑰來。」

「是的，太太。」花王溫伯必恭必敬地回答。

美婦望了王小克一眼，秀眉一軒，臉上透着訝異的神色，道：「溫伯，他是誰？」

「他——」溫伯訥訥地答不出話來。

王小克十分乖巧，立時站了起身，道：「太太，我姓汪，名小黑，是溫伯的一個遠房親戚，今天是專誠來探訪他老人家的。」

王小克口齒伶俐，說話的聲音清脆動聽，對美婦的態度又是十分恭敬，那美婦這才舒展雙眉，道：「唔，溫伯，這孩子很聰明，你等一下留他在這裏吃了飯再走吧。」

溫伯正想回話，王小克搶着又道：「謝謝太太，等一下我幫溫伯選最漂亮的玫瑰花，送到你房中來。」

美婦淺笑一下，道：「好，好！」

說罷，美婦轉身向內走去了。

溫伯抓住了王小克的胳臂，噤聲道：「小兄弟，你這算是什麼意思？我——」

王小克不待他說下去，便把食指放在咀唇中間，「殊」地一聲示意他不要說話。

「溫伯，你就可憐可憐我，讓我找個棲身之地吧！」王小克道：「況且，如果我留下來的話，一定不會忘記你的好處，你年紀老了，好歹也多個照應，對不對？」

溫伯沉吟間，王小克伸手取過了花剪，道：「溫伯，你累了，去休息一下吧，待我來幫你。」

說罷，逕自修剪起亂草來。

溫伯見王小克聰明伶俐，不一刻已將修剪亂草的技術學上手，咀角泛出一陣微笑，不錯，如果他留下來的話，對自己眞是大有好處。這些日子來，由於工作過勞，脊骨已有點酸痛了，有了他做幫手，便不用現在這樣辛苦。

「你慢慢修剪，」溫伯站了起身，道：「我去替太太找玫瑰。」

「溫伯，剛才那位太太是誰？」王小克問道。

「他就是谷老爺的續弦夫人，這幢別墅的女主人！」溫伯說着向外走去。

王小克不由一呆，想不到年將就木的谷子岡竟然有這樣一個年輕貌美的太太！

跟着，一個疑團在王小克心中升了起來：既然谷子岡有了年輕漂亮的太太，爲何還會和何妮妮有一手？

雖然說有錢人三妻四妾是十分等閒的事，但據說谷子岡不良於行，長年坐在輪椅之上，如何和何妮妮來往幽會？難道他的續弦夫人不加反對？

在種種綫索的顯示之下，王小克已推斷何妮妮是被谷子岡殺死——他爲什麼要殺死何妮妮？

顯然地，其中一定包藏着什麼不可告人的秘密！

不一會，溫伯已經採了一打燦爛欲滴的玫瑰花過來，道：「小黑，你剛才說要送花去給太太，是不是？」

王小克大喜，急忙站了起身，道：「是，是！」

「你知道太太住那一間房嗎？」

王小克搖着頭。

溫伯微微一笑，向別墅一指，道：「你從門口進去，穿過大廳上樓，太太房間便在左邊第一個。」

「是。」王小克從溫伯手中接過那束玫瑰花，向別墅走去。

「把花留下後，你要立刻出來，」溫伯自後叫道：「如果有人問你是誰，要照剛才對太太說的話回答！」

王小克向他點點頭表示明白，懷着興奮的心情向內走去。

他經過再三思量之後，發覺只有混進谷氏別墅，從旁暗中調查才能得到自己想要的東西，如今，第一步已順利成功了，接下來便要看谷氏別墅中的人是否接納自己。

對於這一點，王小克是充滿了信心的，他自問是個很容易討人歡心，與人接近的人，只要自己肯用點功夫，要在谷氏別墅待下去並不是難事。

穿過豪華的客廳後，王小克向那道鋪着腥紅色地氈的樓梯走去，忽然，背後傳來一個男子的聲音：「站住！」

王小克心下一懍，緩緩回過頭去，看到一個西裝煌然，英俊壯碩的年輕人。

那年輕人雙目如電，上下打量着王小克。

「你是誰？」

王小克一顆心怦怦地亂跳了起來，因爲那年輕人的眼光，竟似會看透人心一般。

「我——」王小克定一定神，鎭靜地答：「我是溫伯的親戚！」

「溫伯？就是那個花王？」

「是的。」

青年指一指王小克手中的玫瑰花，道：「這些花是幹什麼的？」

「太太剛才吩咐溫伯剪的，」王小克道：「我這便送去給她。」

「不用了，」青年踏上前來，道：「我替你拿給她便是，你走吧。」

「是。」王小克把那束花遞上前，忽然問：「你一定是谷少爺了？」

青年先是一呆，隨即問道：「你怎麼知道的？」

王小克淺笑一下，道：「是溫伯告訴我的，他說除了谷老爺之外，這幢別墅中就輪到他的侄子了。」

「你又怎看得出我便是他？」

王小克用讚美的眼光望着青年，道：「谷少爺的風度和氣質，絕不像是個下人。」

那青年正是谷子岡的侄子谷文華，聞言淡淡一笑，道：「你出去吧！」

「是。」王小克躬身向他行了一禮，便欲向外走去。

「且慢！」谷文華忽然把他叫住。

王小克轉過頭來，道：「谷少爺有什麼吩咐？」

「你——」谷文華沉吟了一下，道：「你是溫伯的什麼人？」

「是遠房親戚，谷少爺。」王小克恭敬地答道。

「唔，你是來陪溫伯住的？」

「溫伯說，還要等少爺批准才行。」王小克用央求的眼光望住谷文華。

「你不用上學麼？」

「我們家境貧困，那有資格上學，正想到這裏來找份工作做。」

「哦？」谷文華上下打量着王小克，問道：「你做得來什麼？」

王小克道：「掃地抹窗，淋花剪草，甚至抹車都行。」

谷文華道：「好吧，我看看有什麼地方用得着你。」

「謝謝少爺提拔照顧！」王小克連忙又向他鞠了一躬，道：「謝謝少爺。」

谷文華傲然揮了揮手，道：「你出去吧，以後沒有召喚，不許隨便踏進廳來，你看，把地上的地氈踩得骯髒了！」

王小克俯首一看，果然自己走過的地方，遺留下一行泥印。急忙俯身用手去拍。

「不用了，等會我會叫人料理的，你出去吧！」谷文華道。

「是。」

離開大廳後，王小克扮了個鬼臉，罵了句粗口，忖道：「奶奶的竟然對老子作威作福，總有一天給顏色你瞧！」

不過，由於谷文華已答應自己留下來，心中還是十分興奮，只要有機會混在別墅中，還怕查不到谷子岡謀殺何妮妮的眞憑實據？

他回到花園中，溫伯迎了上來，道：「花送去了嗎？」

「谷管家替我拿去了，」王小克道：「他還答應替我找份工作做哩！」

「眞的？」溫伯臉上露出詫異的神色，道：「他怎會對你這樣好？」

王小克聳了聳肩，道：「我怎知道？」頓了一頓，問道：「難道這個谷管家平日對你們很不好嗎？」

溫伯苦笑着嘆了口氣，道：「小兄弟，隨我來吧。」

說罷搭着王小克的肩，向他的宿舍走去。

溫伯的宿舍在別墅左邊的車房旁邊，是一列矮石屋，除了溫伯之外，還有司機、女傭和看更的宿舍。

溫伯的房間大約有八十呎的面積，除了一木板床和一個衣櫃，幾張椅子之外，並無其他傢具，房間牆邊放滿了鋤頭鏟子之類的工具。

溫伯拉了張椅子坐下，問道：「小兄弟，你叫什麼名？」

「我——」王小克沉吟一下，想起自己曾經提過的假名，答道：「姓汪，名叫小黑。」

「唔，剛才谷管家怎樣說？」

「他說會考慮替我安排一份工作。」

「你家裏眞的沒有親人？」

王小克點着頭，道：「我自小便是個孤兒，一個親人也沒有！」

溫伯憐愛地撫着王小克的頭，道：「既然谷管家答應替你在這裏安排一份工作，你就留下來吧，谷老爺雖然脾氣暴躁一點，但他出的人工比其他人家多很多。」

「谷老爺的脾氣很壞？」

「是的，他動不動就打罵下人，」溫伯澀然一笑，道：「好像我活到這一把年紀了，偶然做事不如他的意時，也會被他大罵一頓，你小小年紀，他自然更不會對你客氣了。」

王小克吐了吐舌頭，道：「這樣說來，谷家的工倒很難打。」

「受人二分四，有什麼辦法？」溫伯燃上了一口烟，說道：「看錢份上，只好忍耐一點了。」

忽然，屋外有人叫道：「溫伯，溫伯！」

「來啦！」溫伯把香烟放在烟灰盅，應着向屋外走去。

王小克自後跟着，只見屋外站着一個年輕男子，正在和溫伯說話。

王小克一見那青年男子，心下不由一跳，他正是那天從何妮妮家中跳下街上而逃的人！

青年男子口啣香烟，正數着一張一張的鈔票給溫伯，道：「一共七百元，對不對？」

「對了。」溫伯把錢塞入袋中，笑道：「是不是賭狗贏了？」

「哈哈，是老爺打賞的，」青年把剩下來的鈔票放入袋中，拍拍袋子，道：「謝謝你！」說罷轉身走了。

王小克已懷疑那兩個到何妮妮家中偷相片的人是谷子岡所差遣的，如今一見這青年出現在別墅中，更加確定了！

那青年當然認不得王小克，一邊吹着口哨，一邊向外走去。

溫伯回到房間後，自袋中拿出鈔票數着。

「溫伯，那人借你的錢？」王小克問。

「是啊，他上次借的，三個多月了，一直不還，」溫伯道：「我還以爲他想賴數了，怎料今天却一筆過還了我。」

「他叫什麼名？」

「詹風。」

「也是谷家的傭人？」

溫伯答道：「他是谷老爺的司機。」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看來這「詹風」還是谷子岡的心腹，否則不會派他去做那種事。

「奇怪，老爺怎會突然間打賞他這筆錢？」溫伯喃喃地道。

「也許他替谷老爺做了些什麼事呢？」

溫伯笑了笑，道：「這就不得而知了。」

「溫伯，谷老爺是不是很風流的？」王小克忽然問。

「——」溫伯先是一呆，然後反問道：「爲什麼要這樣問？」

王小克赧然一笑，道：「我常聽人說『飽暖思淫慾』，谷老爺旣然是這樣有錢，也許會很風流吧？」

「風流有什麼用？他這輩子都要在輪椅上渡過去的了。」

「谷老爺是什麼時候開始雙脚癱瘓的？」

「這個——」溫伯仰首想了一想，道：「我記得是在半年前。」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暗想他和何妮妮之間的關係，大約是始自半年前，當他雙脚尚能活動時。

「谷老爺和太太結婚多久了？」

「也有三個多月吧？」

王小克愕了一愕，道：「才三個多月！」

溫伯笑了一笑，忽然悄聲問道：「小黑，你可知道太太以前是什麼人？」

王小克楞楞地搖着頭。

「告訴你，太太以前也是谷老爺的僱員！」溫伯神秘地說。

「哦？」王小克大出意料之外。

「她是老爺的私家看護，」溫伯仍然壓低着聲音，道：「是谷老爺雙腿有了問題，請來照顧他的私家看護！」

王小克這才恍然大悟，難怪她這樣年輕。

「太太叫什麼名。」王小克問。

「好像叫蘇菲亞，是個外國人的名，」溫伯道：「但她未與老爺結婚之前，人人都這樣叫她。」

王小克雙目凝視着窗外，忽然之間，他想到了許多東西——和何妮妮被殺有關的東西。

然而，這些東西的印象却是如此模糊，甚至將他原來的猜想推翻了……

地牢搜秘　失風被擒

屋外傳來人聲，似乎有人在爭論着。

王小克望了望腕錶，是深夜十一時了，寂靜的谷家別墅，怎容有人在大門口爭吵？

他爬了起身，披上外套，悄悄打開房門向外張望，只見鐵柵外站着一個人，正和看更的爭吵着。

王小克一聽到那個聲音，心下不由一跳——那聲音好熟，却是誰的聲音？

「對不起，你沒有預約，」看更的很固執，說道：「況且現在已經晚了，我們老爺不見客！」

「不見也得見，這件事是人命攸關！」那聲音毫不相讓。

王小克腦際一閃，認得是方志傑的聲音。

方志傑被保釋出來了，然而，他爲何會出現在谷家別墅？求見谷子岡的目的又是什麼？

王小克不由自主地把外套穿上了，躡着足踏上前去，藏在屋子前的一塊石後窺伺。

那看更的見與人命有關，不禁猶豫了起來，問道：「好吧，你叫什麼名？」

「方志傑。」

「到底是和誰人命攸關？」看更的進一步問。

「我告訴你，這件事我要在見到谷先生之後當面對他說，你若是不去通報，將來發生了什麼事對谷先生不利，你可要負全部責任！」

看更的顯然被他這幾句話唬住了，沉吟了一下，道：「好吧，你等等。」

王小克見那看更轉身向內走去，大概是向谷子岡通傳去了，方志傑則侷促不安地站在外面，不斷捏着指節，發出「拍拍」的聲音來。

——難道方志傑爲何妮妮報仇來了？

王小克立即把這個想法推翻，因爲，憑方志傑和何妮妮的交情，還不致於深厚到這個地步！

那麼，方志傑跑來找谷子岡的目的，是什麼？

王小克聰明透頂，他轉念間，立時猜想到了，暗罵了一句「笨蛋」！

他想：方志傑大概是從朱珍珍那裏查到何妮妮的死與谷子岡有關，於是想來向谷子岡敲上一筆。

然而，谷子岡是怎樣的人？他是爵士！

連周探長也不敢貿然向谷子岡正式展開調查，方志傑如果打他主意的話，未免太異想天開了！所以，王小克暗暗地爲方志傑的安全担心起來。

不久，看更自內走了出來，一聲不响地打開鐵柵，這才道：「老爺在裏面見你。」

方志傑似乎早已料到谷子岡會見他，急不及待地閃身而入，向內走去。

王小克眼珠一轉，決定偷偷跟上去看個究竟。他趁看更關着鐵柵時，一閃身向別墅入口奔去。

不一會，他來到了一道窗門前，從縫隙間望進去，看到了坐在輪椅上的谷子岡！

谷子岡年紀大約六十開外，禿頭瘦削，雙目無神，身上穿着一襲絲質名貴晨褸，坐在輪椅上。

方志傑則站在跟前，態度顯然有點緊張。

「你就是方志傑？」谷子岡問。聲音沙啞粗沉，似乎是從喉嚨間硬迫出來的。

「是的。」

「爲什麼一定要見我？」

方志傑侷促不安地握着手，道：「谷先生，這裏說話方便嗎？」

谷子岡左右望了一眼，道：「當然方便，你有話便說吧。「

「我——我是想來和你談談有關何妮妮的事！」方志傑終於鼓起勇氣說。

谷子岡雙眉一揚，道：「什麼何妮妮？我從未聽過這個名字。」

「谷先生，不用裝蒜了！」方志傑冷冷一笑，道：「你和他的關係瞞得了別人，可瞞不了我！」

谷子岡雙目一瞪，眸子裏精光四射，和先前的呆滯判若兩人。他凝視着方志傑，沉聲問道：「方先生，你和她是什麼關係？」

方志傑淡淡一笑，道：「谷先生，你終於承認認識何妮妮其人了？」

谷子岡沉吟了一下，道：「不錯，我認識她，但這是好幾個月前的事了！」

「她却在兩天前被人殺死了！」

「什麼！」谷子岡渾身一震，差點自輪椅上彈跳起來。

「谷先生，據我所知，你和何妮妮合影過一張照片，是不是？」

「這——」谷子岡凝視着方志傑，冷冷地道：「你連這也知道？」

「谷先生，那張照片拍得很不錯啊！」方志傑態度已逐漸鎮定了下來，顯然地，他自己認爲已經抓住了谷子岡的把柄。

「方先生，如果你以爲何妮妮是被我殺了的話，你便錯了！」

「是嗎？」方志傑冷冷地道：「可是爲什麼你和她合影的照片，却在她死後莫明其妙地失踪了？」

「這不關我的事！」谷子岡大叫一聲。

「不關你的事？」方志傑哈哈一笑，道：「這就好笑了！」

「方先生，你既不是警方人員，何妮妮的死似乎與你無關吧？」

「與你却大大有關哩！」

「方先生，你大大錯了，關於何妮妮之死，我一無所知！」

「如果我向報界說你曾經是她的好朋友，在她死後，你又派人去取回你和她合拍的照片，道——對你的名譽，似乎有點影响哩！」

谷子岡雙眉一軒，咬着牙道：「你這算是勒索吧？」

「谷爵士，」方志傑忽然轉換對谷子岡的稱呼，道：「我並不是歹徒，所以，『勒索』這兩個字眼是用不上的。」

谷子岡牢牢望住方志傑，沉聲問道：「那麼你想要什麼？」

「我——」方志傑握了握手，道：「是這樣的，我和何妮妮認識不久，她對我似乎很有意思，我正以爲可以在她身上弄點油水，不料她却莫明其妙地死了，而且還是死在我的跟前，和我脫不了關係——」

「方先生，爽爽快快地說吧！」谷子岡冷冷地道：「我不喜人家兜圈子！」

「好吧，」方志傑踏前一步，道：「不瞞你說，我也是涉嫌的兇手之一，現在是保釋出來的，如果我想洗脫嫌疑和罪名，要請律師，大概要使一筆不大不小的錢，而我又只是一個小職員，因此希望谷爵士大方資助一些。」

「哼！勒索！」

「谷爵士，你錯了！」方志傑連忙道：「老實說，我連手也沒碰過她一下，現在是爲了她的死而被警方拘捕，將來還要上庭，這無妄之災，實在太寃枉了，我現在只不過想向你商量一下，借點錢給我請律師而已。」

「如果我拒絕呢？」

「這個——」方志傑說道：「你不會的，因爲，你太有錢了，十萬八萬對你來說，等閒事！」

谷子岡雙眉又是一揚，冷冷地道：「律師費要這麼多嗎？」

「哈哈，經過這件事後，保齡球場的老板大概會請我另謀高就，所以，我必須有筆錢放在身邊，藉以渡過失業的難關啊，是不是？」

「你要十萬？」

「是的，」方志傑說道：「一個仙也不能少。」

「如果我不給，你便要向外公佈我和何妮妮的一段情了，是不是？」

「唉！谷爵士，我實在是不希望這樣的，」方志傑道：「十萬塊對你來說，只不過是個小數目而已。」

「方先生，好吧，我給你！」

方志傑料不到谷子岡答應得如此爽快，不由大喜，連聲道：「謝謝你，謝謝你！」

「對——你保證收了錢後守口如瓶？」谷子岡推着輪椅，向內而去。

「當然，當然！」

「對了，我還想請問一聲，」谷子岡忽然問道：「你是從什麼地方探聽到我與何妮妮的事的？」

「這——」方志傑倒也不太笨，笑了一笑，道：「谷爵士，容我保持秘密好嗎？」

王小克見方志傑隨着谷子岡向內走去，不一會，已消失在一道牆壁轉角處，正欲轉身離去，忽聽一聲悶哼，跟着「咕咚」一聲，似是有人被襲仆撲下地去的樣子。

王小克心下一懍，趕忙湊首向窗子的縫隙間望去，却看不到什麼東西。

過了一會，只見谷文華自內廂走了出來，後面跟着司機詹風。

詹風脇下挾着一人，正是方志傑，只見他雙目緊閉，想是被擊昏過去。

王小克暗自嘆了一口氣，他早已料到方志傑打錯了算盤，憑一己之力，如何威脅得了谷子岡？

「把他關到地牢去！」谷文華道。

「是。」詹風答應了一聲，逕自把方志傑拖出豪華的客廳。

詹風離去後，谷子岡又推着輪椅出來，只

見他滿面憂色，兩道眉緊緊地皺在一起，喃喃地說道：「他……他到底是從什麼地方查到的呢？」

谷文華的臉色好看不了多少，他咬了咬唇，向谷子岡望去，道：「無論如何，咱們總要問個清楚，否則再有這種事發生的話，却如何是好？」

「如果他不肯說呢？」

「哼，還由得他不肯說？」谷文華捏住了拳頭，冷冷地道：「我自有辦法，要他說出來的。」

「剛才他說何妮妮被人殺了，這事可是眞的？」谷子岡忽然問。

王小克聽到這句話時，心中不由得楞了一楞，照這話聽來何妮妮之死的確和他沒有關係了？

這怎麼可能？

只見谷文華咀角露出一絲狡詐的笑意，答道：「是眞的！」

谷子岡面色一變，道：「是……是誰殺死……殺死她的？」

谷文華淡淡一笑，道：「你是聰明人，應該知道誰下的手！」

「這——」谷子岡微顫着聲音，道：「你……你們爲什麼要殺死她？」

「這是她自尋死路，怪不了人！」

王小克聞言心下恍然，原來何妮妮之死和谷家還是脫不了關係。

他只是想不明白，爲何谷文華要殺了何妮妮這件事本來與他無關的啊！

谷子岡口唇掀動了一下，似乎想說什麼話，但一接觸到谷文華那陰鷙的神色時，輕嘆了一口氣，把話咽囘肚內。

「你去休息吧，」谷文華皺着眉道：「也許我們將有麻煩了。」

「你說警方知不知道我和何妮妮的事？」谷子岡忽然又問。

「——」谷文華沉哼了一下，道：「我已派雷風和趙仲德去將那張照片偷了囘來，他們大概不知道吧？」

「聽說警方的周探長是個『神探』，萬一……萬一被他查到了點蛛絲馬跡，那……便如何是好？」谷子岡担心地問。

「放心好了，即使你和何妮妮的事被他們發覺了，那也沒有多大關係，」谷文華說道：「以你現在的身份爵位，他們是要給幾分面子的。」

谷子岡這才吁了一口氣，說道：「但願如此！」

「囘房休息去吧！」谷文華道：「以後沒有我的允許，不准隨便接見外人。」

谷子岡變眼望着外面，似乎聽不到谷文華的話。

谷文華提高了聲音，說道：「聽到了嗎？我叫你以後，沒有我的允許，不准隨便接見外人！」

「聽到了。」

谷文華這才滿意地點點頭，推着輪椅向內走去。

王小克將剛才的情形和對話全看在眼內，心下不由大惑不解。

谷氏叔侄之間的神態，怎會這樣異常？谷子岡接見外人，竟然要做侄子的谷文華「批准」，這不太笑話了嗎？

顯然地，他們叔侄之間一定有着不可告人的關係和秘密，然而，那是什麼秘密？

王小克腦際間不斷地思索盤念着，一時間却無法解開這個謎！

據溫伯所說，谷子岡的脾氣壞到極點，但從剛才一幕看來，溫伯顯然是誇大其辭——谷子岡任由谷文華斥責，脾氣實是好到了極點才眞！

王小克懷着許多問號離開窗畔，囘到溫伯的房間。

「小黑，你到什麼地方去了？」溫伯從床上爬起身來問。

「我——」王小克猶豫了一下，道：「剛才好像聽到外面有人爭吵的聲音，我出去看看而已。」

「唉，總是小孩心性，有什麼好看的，」溫伯開了床頭燈，正色道：「在這裏，不論發生了什麼事，都要詐聾扮啞，裝作什麼都不知道不關心才行！」

「哦？」王小克愕了一然，問道：「爲什麼？」

「他們叔侄不喜歡下人多管閒事的，」溫伯道：「三個月前，一個女傭因爲聽到地牢有點異聲，逕自下去查看，兩日後便被開除了，唉！八百元的人工，到那兒去找啊！」

王小克腦際一亮，道：「那女傭叫什麼名？她在地牢看到了什麼？」

「她叫阿香，也不知道到底看到何事，」溫伯無限惋惜地道：「就是因爲多管閒事，這才被開除的，在這裏，除了他們吩咐的事外，千萬不可自作主張。」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看來地牢中一定有着不可告人的秘密。

直到目前，王小克發現谷家別墅中充滿了神秘氣氛，這包括谷氏叔侄之間，還有那冶艷風騷的谷太太蘇菲亞。

「睡吧，明晨一早便要起床幹活了。」溫伯又扭熄了枱燈。

王小克躺下床來，却闔不上眼睛，他不斷地囘憶着剛才的一幕，暗忖道：谷氏叔侄將怎樣對方志傑？如果他們下手殺害他的話，自己便可以抓住這個證據，把叔侄兩人送到警局裏去了！

當然，「非法禁錮他人」，可以形成罪名，自己只要在這時打個電話給周探長的話，一樣可以入谷氏叔侄之罪。不過，王小克的目的是查探谷氏叔侄謀殺何妮妮的罪證，而不是「非法禁錮」這等輕微的罪名。

翌日一早，溫伯便爬了起床，拿着淋花的器具出門去了。

王小克揉了揉眼睛，爬起身盥洗過後，走出房間。外面陽光普照，天色晴朗，王小克作了幾個深呼吸，這才向前走去。

溫伯已在花園中工作，遠處，雷風將那架豪華型「勞斯萊斯」駛出了車房，正在洗抹打蠟。

他朝別墅裏望去，客廳中有女傭推着吸塵機在清潔地氈，總而言之，別墅中的每一個僱員，都展開每日例行的工作。

自己呢？自己該做什麼事？

王小克把手插在褲管裏，朝別墅後面走去，他想觀察一下別墅的地形和建築。

不一會來到後花園，只見一條瀑布由峭壁上直瀉而下，從引水道流下山去，那引水道用石牆圍着，從別墅右邊蜿蜒而下。

王小克望着那瀑布呆呆出怔，像這種依山而建的豪華別墅，有山有水，風景十分優美，也只有谷子岡這種億萬富豪才住得起。

他在瀑布前站了一會，轉身打算離去，忽然發現不遠處有一道木門，門上釘滿了釘，用一把大鎖鎖住了。

王小克心念一動，暗想：莫非這便是地牢的入口？

他緩緩走近那道木門，端詳着上面的鎖。據他估計，只要花一兩分鐘便可把鎖打開進去看個究竟，是否立即進行呢？

正沉吟間，忽聽後面腳步聲響，有人走了過來。王小克心頭一跳，急忙回過頭去。

只見雷風大踏步向自己走了過來，臉上露着詫異的神色。

「你是誰？」雷風沉聲問。

「我——我是溫伯的親戚，」王小克急忙微笑着答道：「雷大哥，昨天晚上，我見過你哩！」

雷風回心一想，果然發現自己昨晚在溫伯的宿舍裏見過對方一面，只是當時未加留意而已。

「你在這裏幹什麼？」雷風用懷疑的眼光望住王小克。

「這裏風景不錯，我走過來看看而已。」王小克一邊說着，一邊向外走去。

「告訴你，沒有必要的話，不要跑到這邊來！」雷風正色道：「知道嗎？」

「是！」

「谷少爺要見你，」雷風說道：「他在客廳。」

王小克聞言大喜，說道：「是，我這便去了。」

他匆匆來到大廳，只見谷文華正坐在沙發上看着報紙，於是躡足向他走過去。

「谷少爺。」

谷文華抬起頭來瞥他一眼，淡淡地應了一聲。

「谷少爺，你想見我是嗎？」

「唔，」谷文華緩緩地把報紙放了下來，道：「你叫什麼名？」

「汪小黑。」

「住什麼地方？」

「我——我居無定所。」

「以前是幹什麼的？」谷文華又問。

王小克赧然一笑，道：「不瞞谷少爺說，我以前是街邊的擦鞋童。」

谷文華緩緩地點着頭，道：「你想在我這裏做事？」

「希望谷少爺多多提拔照顧。」王小克說着向他鞠了一躬。

「看你倒也聰明伶俐，這樣吧，從今天起，你幫彩姐打掃房間。」谷文華說着招手叫一個四十餘歲的女傭過來，道：「彩姐！他叫汪小黑，以後幫你打掃地方。」

「是。」彩姐躬身答。

谷文華燃了一口烟，向王小克道：「只要你勤力做事，我不會待薄你的，對了，你以前擦鞋時一個月賺多少錢？」

王小克仰首一想，道：「生意好時可以賺五六百，不好時大概三四百。」

「好吧，我給你五百塊薪水，管吃管住，你的房間就在溫伯隔壁，」谷文華道：「你怎麼說？」

「謝謝少爺！」

「彩姐，你把工作程序一一告訴他吧，」谷文華道：「最要緊的一點是要小心，千萬不要把古玩擺設摔爛了，那是要賠的。」

「是。」

彩姐向王小克使了個眼色，轉身退下。

王小克隨着彩姐來到內厢，笑道：「彩姐，以後要你多多指教了。」

彩姐把工作程序向王小克解釋清楚，最後說道：「你好好地幹，年底說不定有三粮四粮的。」

王小克怎在乎這一些，但爲了裝得像，大喜道：「眞的？」

「當然是眞的！」彩姐忽然悄聲道：「不過我給你一個貼士，你要小心服伺太太，如果她喜歡你的話，打賞就更多了。」

「谷少爺呢？」

「他沒有什麼實權，」彩姐壓低聲音道：「而且，經濟全抓在太太手中，你對他好也是沒有用的。」

王小克詫異問道：「難道谷少爺和太太不對嗎？」

「他們是面和心不和，」彩姐神秘地一笑，道：「咦！這裏的人事十分複雜，你一時之間，是不會明白的，總之，做下去便會逐漸明白了！」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表示明白。

「彩姐！彩姐！」外面傳來叫聲。

「是太太叫我！」彩姐匆匆忙向外跑去。

王小克自後跟了出去，只見蘇菲亞指着一個高與人齊的花瓶，道：「誰叫你把它搬到這兒來的？」

「是……是谷少爺吩咐的！」

「這裏到底誰是主人？」蘇菲亞不悅地道：「快把它搬回原處。」

「是……是！」

王小克急忙趨上前去，道：「彩姐，我來幫你。」

蘇菲亞一眼瞥見王小克，詫異道：「你還在這裏幹什麼？」

彩姐急忙代答：「太太，少爺請他幫我的手。」

「哦？」蘇菲亞打量着王小克，道：「是眞的嗎？」

「太太，是眞的。」王小克恭敬地答。

「哼，請人時也不通知我一聲，他是越來越囂張啦！」蘇菲亞喃喃道。

王小克不敢接口，幫着彩姐把那花瓶搬到原來的地方。

「你們等一下到我房間來！」蘇菲亞說着逕自向樓梯走去。

王小克望着她渾圓豐滿，搖曳生姿的盛臀，不由咽了一口口水，谷子岡有的是錢，却不能享受如花美妾，實在也太可惜了。

搬好花瓶後，彩姐向王小克呶呶咀，道：「咱們上去吧。」

兩人來到一道拱月型的房門前，彩姐上前敲了敲門。

「進來。」

彩姐推門而入，只見蘇菲亞正坐在化妝枱化妝，她頭也不回，道：「你們走過來。」

王小克和彩姐對望了一眼，向她走過去。

蘇菲亞放下手中的眉筆，轉過身來，道：「從今天起，老爺的房間不用你們收拾了，知道嗎？」

「是。」彩姐答。

「至於三餐，也在他的房間裏用，」蘇菲亞道：「你們兩人輪流按時按候送到他房間裏去。」

「是。」彩姐又答。

「沒事了，你們出去吧。」

彩姐又答了一聲「是」，碰了碰王小克的手肘，領先向外走去。

王小克正欲跟着彩姐離房，蘇菲亞忽然道：「你，你留下來。」

王小克心頭一跳，停下腳步。

蘇菲亞咀角泛起一絲詭異的笑容，道：「你叫汪小黑，對不對？」

王小克向她點了點頭，心下暗暗詫異，她叫自己留下來幹什麼？難道被她瞧出了破綻？

「我問你，爲什麼一直那樣望着我？」

王小克這才暗自吁了口氣，吶吶答：「因爲……因爲……」

「因爲什麼？」

「我……我不敢說。」王小克故意裝出一副尷尬的樣。

「你說好了。」

「太太，你實在太漂亮了，」王小克道：「我……我從來沒見過像你這樣漂亮的人。」

「是嗎？」蘇菲亞微微一笑，心想像王小克這種少年，竟然也被自己美色所迷，可見自己的確有魅力。

「太太，如果我可以在你身畔服伺，那眞是太好了。」王小克忽然道。

「爲什麼？」蘇菲亞愕了一然。

王小克笑一笑，訥訥地道：「起碼……起碼我可以整天對着你。」

「對着我幹什麼啊？」蘇菲亞格格一笑，道：「我又不會有什麼好處給你。」

王小克見她笑得淫蕩，胆子更大了，道：「能夠整天對着太太你這樣的美女，已是三生修來的福份，還要什麼好處？」

蘇菲亞心目中當王小克是小孩子，聽了他的讚頌，樂得格格直笑。

「瞧不出你人細鬼大，將來定是個大壞蛋！」蘇菲亞啐了王小克一口。

「才不會哩！」王小克道：「世界上，怎麼還有像太太你這樣漂亮的人，我從何壞得起來。」

蘇菲亞忽然臉色一沉，道：「油腔滑調，小心我拔了你的舌頭！」跟着又花枝亂曳地笑了起來。

王小克陪着她笑了幾聲，倏地回心一想，自己這樣子實在太放肆過份了，急忙收斂起笑容。

然而，蘇菲亞並不以爲忤，道：「你這小孩子倒很討人歡心，好吧，以後就准許你服伺我。」

「好極了！」王小克頓了一頓，問道：「太太，要不要通知谷少爺？」

「別管他！」蘇菲亞指指自己的鼻子，道：「這別墅中，我才是眞正的主人！」

「是，是！」王小克答話時，心下暗暗詫異：那麼谷子岡算是什麼？

「好，你可以出去了。」

王小克離開蘇菲亞的房間時，彩姐自一旁竄了出來，低聲向他問道：「太太留下你幹什麼？」

「她——」王小克遲疑了一下，才答道：「她要我以後服伺她。」

「唔，那是你的福氣了！」

「哦？」王小克不解地望住彩姐。

「太太出手最闊綽，經常三百五百地賞賜下人，」彩姐說道：「和老爺，谷少爺完全不同。」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心想這大概和她也是打工仔出身有關係吧。

「太太和老爺不是睡在一起的？」王小克問。

「他們一直分房而睡，」彩姐道：「老爺多半在樓下的書房中。」

「這樣說來，他們豈不是有夫妻之名，無夫妻之實？」

彩姐神秘地一笑，道：「老爺一大把年紀了，誰也沒想到他會再結婚的。」

「你的意思是說太太和老爺不相配了？」

彩姐面色一變，道：「誰說的？我……我可沒這樣說過啊。」

王小克淡淡一笑，逕自向前走去。

自此之後，王小克便在谷家安頓下來，做着打掃地方的工作。由於他工作勤力，聰明伶俐，谷家上下人等對他印象倒也不錯。

王小克一直想查探一下地牢中的方志傑生死如何，但那司機響風却經常在後花園中徘徊，似是有意在場看守一般。

自從方志傑出現後，谷子岡便不再露面了，一天到晚都待在書房中，三餐都由彩姐送進去。

據王小克的初步瞭解，谷文華和蘇菲亞是「面和心不和」，谷文華當初甚至反對乃叔和蘇菲亞結婚。不過，從傭僕的眼色和語氣看來，低乎又暗示着谷文華和蘇菲亞有染。

王小克告訴自己，只要耐心調查，總有機會得到眞相的。

那天，王小克正在客廳拖吸地氈，彩姐忽然走了過來，道：「小黑，我要到市區買點東西，等一下你送中飯給老爺吧。」

「是。」王小克大喜，這幾日來，他一直等待着這個機會。

好不容易等到中飯時分，王小克到廚房中取了餐盤，向書房走去。

在書房門前停下後，王小克舉起手來，便欲敲門，可是轉念一想，却把手放下，逕自打開房門，踏了進去。

王小克一踏進書房時，只見谷子岡站在書架前，倏地轉過身來，坐到輪椅上。

「老爺，午餐送來了。」王小克佯作什麼都看不見的樣子，捧着餐盤走上前。

「爲什麼不敲門便跑進來？」谷子岡沉聲問。

「我——」王小克遲疑了一下，道：「我敲過門的。」

「胡說八道！」谷子岡怒喝一聲，道：「我又不是聾的，爲什麼我聽不到？」

王小克捧着餐盤站在當地出不了聲。

谷子岡推着輪椅，來到王小克面前，厲聲問：「你是誰？怎麼以前沒見過你？」

「我……我是谷少爺請來的。」

谷子岡一雙灼灼的眼光望定了王小克，道：「文華怎會請到一個毫無禮貌的人！」

「老爺，我——」

谷子岡不待他說下去，便厲聲道：「別分辯了，我分明聽不到敲門聲，你……你實在太沒有規矩了！」

王小克見他豎眉怒目，心下一怯，呐呐地說道：「對不起，我……我下次一定大力點敲門。」

「哼，不會有下一次的！」谷子岡喝道：「你被開除了！」

就在這個時候，房門打開，蘇菲亞踏了進來，問道：「什麼事？」

「這……這小子不敲門便撞進來，好沒禮貌！」谷子岡指着王小克道。

「小黑，是眞的嗎？」蘇菲亞向王小克望來。

「我——」

「蘇菲亞，不管他是誰請來的，我要立刻開除他！」谷子岡大聲叫道。

蘇菲亞望了王小克一眼，道：「把餐盤放下，出去吧！」

「是。」

王小克如逢大赦離開書房，一顆心仍然怦怦地亂跳個不停。

他早已聽溫伯說過，谷子岡脾氣十分暴躁，但剛才對自己的呼喝，却不全然是爲了自己沒經敲門便撞進去的緣故。

當自己踏進書房時，谷子岡是站在書架旁的。

不錯，他是站着的。

谷子岡雙腿已癱瘓了，有什麼可能站得起來？如果站得起來的話，何必廿四小時坐在輪椅上？

顯然地，谷子岡的雙腿比誰都有力，看他剛才的樣子，不是站得很好嗎？

王小克忽然想：他會不會是因爲秘密被自己無意撞見，這才大發雷霆，因此揚言要開除自己？

他進一步又想：蘇菲亞會不會聽從他的話把自己開除？

谷子岡既然是一家之主，蘇菲亞是沒有理由不聽他的，看來自己只好準備離去了。

當王小克突然轉念不敲門撞進書房時，已經有一種預感，那便是可能會發現一個秘密。如今，秘密果然被自己發現了——谷子岡的腿完好如同常人。

然而，這又證明了些什麼？換來的只是捲舖蓋離開谷氏別墅而已。

王小克不禁有點後悔剛才的主意了。

他踏着沉實的步伐，來到花園之中，在一張石櫈上坐了下來。

不一會，只聽高跟鞋聲响，蘇菲亞笑吟吟地向自己走了過來。

「太太。」王小克急忙站了起來。

「坐，坐！」蘇菲亞搭着他的肩，在他身畔坐下。

「太太，剛才老爺說要開……開除我，」王小克臉上現出無辜的神色，道：「我到底做錯了什麼事？」

「他說你沒有敲門就進去，對不對？」蘇菲亞側着頭問。

「我——我有敲門的，也許老爺聽不到而已。」王小克道。

「下次要大力一點，你知道，老爺年紀大了，耳朵已經不大靈了。」

王小克聞言大喜，道：「太太，他……他收回成命，不開除我了？」

蘇菲亞淡淡地一笑，說道：「是我說服他的。」

「謝謝你，太太！」王小克感激地說。

「唉！像你這樣伶俐聰明的孩子，開除了你多可惜。」

王小克感激地望着蘇菲亞，道：「太太，以後你有什麼事要我做，我水裏去，火裏 去都不皺一皺眉頭。」

「那也不必，」蘇菲亞撫摸着王小克的頭髮，道：「只要你勤勤力力做事便成了。」

「是。」

「對了，剛才你進房時，老爺在做些什麼？」蘇菲亞忽然問。

王小克心頭一跳：好啊！你是套我口風來的！

他沉吟了一下，裝出茫然的神色，道：「我……我不大清楚。」

「怎可能呢？」

「太太，我……我只顧捧着餐盤，怕它摔下地去，因此沒有仔細看清楚。」

「他坐在輪椅上看書？」蘇菲亞進一步試探。

「好像是吧？」

「唉！他年紀越來越大了，却還這樣喜歡看書。」蘇菲亞若無其事地說。

王小克偷偷瞥了她一眼，見她神色間似乎鬆懈了，心知是自己的答話令她滿意。

蘇菲亞站了起身，問道：「谷少爺呢？」

「他一早出去了。」

蘇菲亞抬手望了望腕表，道：「你好好做下去吧，剛才的事，忘記它算了，不要告訴任何人。」

「是的，太太。」

當蘇菲亞向內走去的時候，王小克告訴自己：她對自己起了疑心。

既然她起了疑心，那麼，自己必須盡早採取行動，再這樣就誤下去的話，萬一被他們發現了破綻，那便前功盡廢了。

王小克暗暗下了決心——今晚！

× ×

王小克悄悄爬了起身，向外窺探一下，別墅中寂靜一片，書房那邊却有燈光透射出來。

他躡着足來到書房窗口，冀圖從窗子縫隙間查看裏面動靜。

然而，由於窗帘布緊緊地拉攏着，看不到裏面的情形。

王小克沉吟半晌，自懷中取出一把小刀，揷進空隙間攪動着，然後才把耳朵貼上去。

書房裏有人聲，他認識那是谷文華的聲音：「你眞糊塗，差點露出了破綻！」

「我——」是谷子岡囁嚅的聲音：「我怎知有人會不敲門便進來？」

「他說曾敲過門的！」是蘇菲亞冷冷的聲音。

王小克心頭一動，他們說的是自己。

爲什麼中午發生的事，現在還在辯論着？

王小克回心一想，忖道：是了，谷文華一早便出去，剛才回來得悉這件事的！

只聽谷文華道：「告訴你，下次不可再這樣粗心大意！」話聲透着命令的意味。

王小克心下暗暗詫異：怎麼對長輩這樣說話？

如果谷子岡是個窮光蛋的話，那還可以解釋，問題是谷文華現在還依附着他過活。

王小克心下疑團叢生，繼續竊聽下去。

「我也算很小心的了，好像今天中午，我不是罵了他一頓嗎？」

「哼！那又有什麼用？」谷文華冷冷地道：「幸好他是個不懂事的小孩子，如果換作別人，這秘密不是要穿了嗎？」

王小克聽罷暗暗好笑，正因爲經常有人視自己爲「不懂事的小孩子」，因此給予自己不少方便。

「我早說過要開除他的，可是——」

谷子岡的話還未說下去，蘇菲亞便插口道：「你以爲開除了他便行嗎？」

「我一點主意也不能有，都由你們作主！」谷子岡悻悻地道：「連開除一個下人的權利也沒有。」

「你憑什麼資格有？」谷文華冷冷地道。

「那我乾脆不幹了！」

谷子岡聲話甫畢，王小克聽到「拍」地一聲，似乎有人吃了耳光。

——誰打誰？

只聽谷文華冷冷地說：「事情到了這個地步，你敢不幹？」

「我也是人，我吃不消你們這一套！」谷子岡沙啞着聲音說。

剎那間，王小克呆住了。

剛才吃耳光的是谷子岡。

爲什麼？爲什麼？王小克一再地問着自己，但却得不到答案。

谷文華竟然有胆打乃叔的耳光，這件事實在太不可思議了。

只聽谷文華沉着聲道：「告訴你，你不但要繼續幹下去，而且要幹得比以前更好！」

「文華，你今天出去了一整天，到底去幹什麼？」蘇菲亞問。

「我去找何妮妮的那個同居朱珍珍。」

「找她做什麼？」

「原來那姓方的是從她口中知道谷老頭和何妮妮的關係的。」

「啊！」蘇菲亞低呼了一聲，道：「她……她有沒有告訴警方？」

「她矢口否認，但照我看來，警方是知道的了。」谷文華道。

「這……這怎麼辦？」

「哼！警方得不到確切的證據，是不敢公開着手調查的。」

「但這並不表示我們安全。」

「暫時是沒有問題的，」谷文華道：「只

要我們偽裝得好，他們無論如何抓不到我們的把柄的。」

「朱珍珍呢？你怎樣打發她？」

「我給了她一筆錢，要她以後緘口不言。」谷文華答道。

「她可以信任嗎？」

「那個數目足以令她遵守諾言了。」谷文華道。

「姓方的呢？我們怎樣處置他？」蘇菲亞道：「總不成一直把他關着吧？」

谷文華道：「再過幾天吧，也許魯風把他幹掉！」

「你——你又要殺人！」

「殺一個也是殺，殺兩個也是殺，」谷文華道：「除了這個辦法之外，還有甚麼更好的方法處置他？」

王小克聞言雙眉一皺，這樣說來，谷文華以前是殺過人的了？

——他殺了誰，是不是何妮妮？

「那個姓汪的小子有點古怪，我們以後要多加留神才好。」谷文華又道。

谷子岡忽然插口道：「既然你也看出他有點古怪，為甚麼不辭了他？」

「哼，這個，我自有主張，」谷文華冷冷道：「倘若他真有古怪的話，還能放他離開這裏嗎？」

王小克聞言心下一懍，原來自己已經身在險境中，看來非盡早離開這裏不可了。

「華哥，我們回房休息吧。」蘇菲亞道。

王小克聽到這句話時，更是如墜五里霧中，大惑不解蘇菲亞非但沒有和谷文華「面和心不和」，而且還有一手哩！

只是，她憑甚麼大胆到當着丈夫面前向谷文華說出這樣的話？

除非谷子岡是個白痴，或者是個又聾、又盲的人！

然而王小克知道，谷子岡的「跛脚」是偽裝的，他的視覺和聽覺都和常人一樣。

究竟這三人在攪些甚麼把戲？

只聽谷文華道：「蘇菲亞，咱們再忍耐一點，現在還不能太過份！」

「可是我再也按捺不住了，我……我要和你睡！」蘇菲亞妮着聲說。

王小克甚至可以想像出蘇菲亞說那句話時，必定蕩態畢露——她是當着谷子岡的面說這句話的。

「不行，萬一被人看到了，怎辦？」谷文華道：「你先上樓去吧。」

蘇菲亞道：「不，今天晚上無論如何我需要你！」

谷文華嘆了一口氣，道：「好吧，你先上樓，我等一下來。」

「可別騙人啊！」

「唉！我怎會騙你，快去吧，」谷文華不耐煩地道：「我還有幾句話要跟阿叔說。」

蘇菲亞這才轉身離房。

窗外的王小克苦笑着搖頭，暗想這究竟是甚麼世界？

只聽谷文華向谷子岡道：「阿叔，事情就快完了，你再忍耐一下吧，剛才是我一時衝動，你不要介意。」

谷子岡「唔」地一聲，並不答話。

半响，谷子岡忽然問道：「文華，何妮妮是不是你殺的？」

「你問這個來幹甚麼？」

「他和我有關啊！」

「放心，她的事我會料理，」谷文華笑道：「不會連累上你的。」

谷文華道：「可是，警方已經知道了這件事！」

「那又怎樣？他們敢來太歲頭上動土？別忘記你是名流，又是爵士啊！」

「這樣說來，你是承認何妮妮被你殺的了。」谷子岡又道。

王小克聽不到谷文華的回答，不過照推想，何妮妮是被被他所殺無疑了！

然而，谷文華為甚麼要殺了何妮妮？

忽然，谷文華幽幽地嘆了一口氣，道：「其實這是她自取滅亡的，誰叫她不識好歹，一次又一次地來勒索我？」

王小克聽到這裏，心下更是大惑不解，何妮妮為甚麼要勒索谷文華而不是谷子岡本人？難道谷文華有甚麼把柄抓在她的手中？

「她每次要求的數目都不多，」谷子岡道：「你又何必殺了她呢？」

「每一次一兩萬，她先後來過多少次？」谷文華道：「像這種無窮的敲詐，究竟幾時才可以完畢？倒不如殺了她一了百了。」

谷子岡道：「我……我不知道你竟然會殺人，否則，——」

「否則怎樣？」谷文華沉聲道：「你會反對我，是不是？別忘記是你攪出來的！」

「我——我怎知道會被她看出破綻？」谷子岡訥訥地道：「你們又沒關照過我！」

「唉！算了吧！」谷文華道：「總之你以後小心一點，不要再攪出其他的事了。」

說罷，書房中的燈光熄了，跟着傳來谷文華踏出房去的脚步聲。

王小克站直起身來，腦中不斷地問着自己：谷子岡被何妮妮看出了甚麼破綻？

忽然，他念頭一閃：莫非這個谷子岡是假的？

王小克混入谷氏別墅的目的是為了查明謀殺何妮妮的真相。

如今，真相查了出來，然而却被另外一個大陰謀吸引住了！

谷子岡如果是由人化粧頂替的話，那麼，真的谷子岡呢？是否被谷文華和蘇菲亞害了？

想到這點，王小克心頭狂跳，谷子岡是本市名人，如果可以揭發他生死之謎，的確比找出殺害何妮妮的兇手更加重要。

他躡着足回到自己的房間，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呆呆出怔。

從種種跡象看來，現在這個「谷子岡」顯然是假的，然而谷子岡本人呢？是不是像方志傑一樣，被囚在暗無天日的地牢之中？

王小克決定到地牢中去查查看，於是霍然跳起身來，帶了條鐵綫，向後花園走去。

當時已是午夜十二時，後花園中寂靜如死，只有唧唧虫聲和瀑布的「嘩啦嘩啦」聲，他來到了那道木門前，把鐵綫插進匙孔之中撥弄着。

不一刻，門鎖「拍」地一聲輕响，被他弄開了。

王小克取出袖珍電筒，向內射去，只見黑影竄動，吱吱聲响，許多大老鼠從梯級竄了上來，自他袴下鑽入後花園草地中。

王小克嚇了一跳，急忙貼在門扉上，等鼠羣經過後，這才戰戰兢兢地向內望去。

地牢中一片潮濕，四週堆滿了雜物，地上又髒又亂，顯然是乏人打理之故。

王小克深深吸了口氣，拾級而下。

他告訴自己：先找到方志傑再說！

然而，地牢中死寂一片，那有方志傑的影子？

王小克拿着袖珍電筒四週照射着，偶爾有一兩隻大老鼠在雜物堆間竄來竄去吱吱亂叫，嚇得他差點想半途而廢離開地牢。

大老鼠畢竟怕光，袖珍電筒所到之處，牠們便亂竄亂逃，倒也不怕被咬。

王小克壯了壯胆，仔細觀察着地牢的情形。忽然，電筒光照射在一道木門上。

那木門外面有門，而且是上了鎖的。王小克心中一動，緩緩踏上前去。

他來到門前，伸手敲了敲門，道：「有人嗎？」

房裏立時傳來一陣悉索聲，似是有人從草堆間爬了起身。

「方先生？」王小克隔着門問。

「誰？」

王小克認得那正是方志傑的聲音，不由大喜，道：「方先生，我是來救你的！」

「你——你是誰？」

王小克更不打話，逕自把門閂開了，拿着袖珍電筒向內射去。

方志傑揉着眼，終於看到了王小克，臉上現出詫異的神色，道：「是你！」

「方先生，快跟我來！」王小克說着轉身向地牢出口奔去。

怎料來到梯後下面，忽聽「彭」地一聲，木門自動關上了。

王小克大吃一驚，急忙衝上前去，用力一拉，可是木門紋風不動，跟着，聽到銅鎖「拍」地一聲，被人自外鎖住了。

王小克暗叫一聲糟糕，使勁拉了拉門，却聽有人在外笑道：「既然你喜歡這裏，那便乖乖留下來吧！」正是魯風的聲音。

王小克叫了聲苦也，魯風的脚步聲已去遠了。

這時，方志傑已奔上前來，問道：「怎麼啦？」

「他媽的，被他鎖住了！」王小克頹然在梯級上坐了下來。

「這……這怎辦？」

王小克沉吟了一下，站起身來小心觀察着木門，原來是桃木所製，年代雖然久遠，却似十分堅固，絕無辦法破門而出。

他嘆了口氣，把袖珍電筒扭熄了，重新坐了下來。

「出不了？」方志傑道。

王小克點着頭，問道：「這裏除了你之外，還有誰？」

方志傑呆了一呆道：「怎會還有人在？」

王小克扭開袖珍電筒，四下裏照射一遍，果然看不到有第三者，喃喃道：「奇怪，他們把真谷子岡藏到那兒去了？」

「你說甚麼？」方志傑愕然問。

王小克望了方志傑一眼，見他滿面鬍鬚，樣子極是骯髒，便向他問道：「他們每天送飯給你？」

「唔，」方志傑罵了句粗口，道：「吃不飽餓不死，也不知道他們安着甚麼心！」

王小克苦笑一下，道：「他們不殺死你已算你够運的了！」

方志傑雙眉一軒，道：「殺我？幹甚麼要殺我？我最多只不過……」

「只不過勒索他們十萬八萬而已，對不對？」王小克接口道。

「咦？你怎知道？」

「方先生，你實在太異想天開了，竟然打這樣的歪主意，」王小克道：「你可知道自己隨時有喪命的危險？」

「我——」

「方先生，我告訴你，如果有機會出去的話，最好逃得越遠越好，否則一樣會被他們追殺的，」王小克頓了一頓，又道：「就像何妮妮一樣。」

方志傑渾身一抖，囁嚅道：「他們……他們真的這樣兇？」

王小克暗自苦笑着，像方志傑這樣幼稚無知的人，竟然學人來勒索谷子岡，除了活得不耐煩之外，還會有好處？

不過，自己目前的處境倒也和他相差不了多少，於是嘆了一口氣，緘默了！

方志傑坐在王小克身畔，道：「王先生，咱們得想個法子逃出去才行，我大後天要上班了。」

王小克聳着肩，道：「你有甚麼法子？」

「我——」

王小克站了起身，扭開袖珍電筒，向那個小房間走去，一面道：「你房裏有床？」

「他媽的有甚麼床？只是一堆稻草而已。」方志傑自後跟上來。

王小克踏進房間一望，果然看到地上一堆稻草，只是房間裏充滿了便溺臭味，不由皺了皺眉頭，轉身退了出來。

就在這個時候，地牢出口的木門打了開來。王小克和方志傑聽到聲音時，不約而同轉身去看。

「你們舉起手，走出來！」魯風在外面叫道。

王小克和方志傑對望了一眼，猶豫着。

「快！」魯風在外面催促。

方志傑領先舉起手來，向梯後那邊走去。

「姓汪的小子，你也出來！」魯風叫道。

王小克咬了咬唇，把手舉了起來，雙手偷偷扣住了兩顆玻璃彈子，準備隨時發難逃走。

他來到地牢出口時，見魯風手持短槍，站在上面嚴密監視着。

在魯風的背後，站着另一個男子，大概便是那個趙仲德了。

一看到魯，趙兩個大漢手中都有自動短槍，王小克暗叫了一聲苦——除非兩顆玻璃彈都能够準確無誤地擊中了兩人要害，否則自己便要遭殃了！

如果兩人並排站着的話，王小克有信心打掉他們手中的短槍，問題是趙仲德站在魯風背後，而王小克的玻璃彈子並不會繞圈轉彎。

「快！」魯風緊緊抓着手槍。

王小克只得乖乖地上了樓梯，魯風倒也精靈，立時把槍咀抵住他的背心，喝道：「向前走！」

「走——走到那裏去？」王小克轉頭問。

魯風把槍咀一頂，喝道：「到老爺的書房去！不准轉過頭來！」

王小克偷眼一瞥，見方志傑也在趙仲德的要脅下，向別墅大門走去。

這時，傭人全已入睡，客廳中亮着一盞壁燈，谷文華和蘇菲亞肩並着肩，站在書房門口。兩人身上都穿着睡袍，顯然被魯風報訊吵醒的。

王小克向着蘇菲亞澀然一笑，叫道：「太太，——」

「別出聲！」魯風把槍一頂，喋聲道：「進去！」

王小克只得向書房內走去，谷子岡坐在輪椅上，臉色肅穆，望定了王小克。

魯，趙兩人把王小克和方志傑押進書房後，谷文華道：「把他們綁起來！」

「是！」

魯，趙兩人取了兩根尼龍繩出來，分別把王小克和方志傑的手足綁住了。

「好，你們出去吧！」

「是。」

兩人轉身離去時，王小克才明白谷文華叫他們綁住自己的用意——他要關門審訊自己，一來怕被兩人聽到，二來要防自己猝起發難。

果然，魯風和趙仲德離房後，谷文華立時上前把房門關上了。

王小克四肢被綁，咀却仍能說話，當下道

：「少爺，你們幹甚麼啊，我──」

「好啦，別裝蒜了！」谷文華拉了張椅子坐下來，道：「你究竟是誰？」

王小克向蘇菲亞望去，道：「我不是早已說過了嗎？我姓汪，名叫小黑。」

「哼！」谷文華冷哼一聲，道：「你倒裝得好像！」轉頭向方志傑道：「方志傑，你要不要命？」

方志傑見谷文華的下人竟有槍械，早已嚇得雙腿發軟，連忙道：「我……我要命！」

「好，那你乖乖告訴我，這小子是誰？和你有甚麼關係？」

「他是──」方志傑望了王小克一眼，道：「他是『小鬼子』，名叫王小克。」

「小鬼子？」谷文華雙眉一揚，道：「這名字好熟，我在甚麼地方聽過？」

「少爺，這姓方的不安好心，兇我是小鬼！」王小克叫道：「你別信他的話！」

「別吵！」谷文華大聲喝道。

王小克這才停口不說話，悻悻然地望了方志傑一眼，谷文華又向方志傑問道：「你是在甚麼地方認識他的？」

「──」方志傑沉吟了一下，道：「如果我說了出來，你……你們是不是立即就把我放了？」

「那就要看你說的，眞話或假話了。」

「我說眞話！」方志傑連忙道：「我說眞話！」

「好，那麼說吧！」

「我是在何妮妮遇害的當晚認識他的。」

「哦？」

「他在事發後跑來，」方志傑向王小克呶呶咀，道：「案也是他報的。」

「還有呢？」

「他……他似乎和警察局的探長很熟，」方志傑道：「是他陪那個周探長去何妮妮的家中調查的。」

谷文華雙眉一揚，緩緩向王小克走來，道：「他說的可是事實？」

王小克口唇一動，忽然仰天哈哈大笑了起來。

「你笑甚麼？」谷文華厲聲問。

王小克藉大笑之間盤念回話，但一時間却想不出甚麼話來回答，於是答道：「我喜歡笑，不行嗎？」

谷文華望了方志傑一眼，道：「方先生，如果我放了你，你還會向我叔父勒索嗎？」

「不，不敢了！」

「好，那我便放了你，只不過我有個條件。」谷文華道。

「甚……甚麼條件？」方志傑連忙問道。

「你先殺了他！」谷文華說着向王小克一指。

「我──」方志傑嚇得張大了口闔不攏來，顫聲道：「我不能殺人，殺人是犯法的！」

「可是如果你不殺他，我怎能放心放你回去？」谷文華道：「又怎能担保你不再來勒索我叔父？」

方志傑還未回答，王小克忽然仰天哈哈大笑起來。

谷文華呆呆地望住了王小克，半晌！沉聲問道：「你又笑甚麼了？」

「谷先生，不用裝蒜了！」王小克冷冷一笑，道：「這人並不是你的叔父！」

他此言一出，房中諸人勃然變色。

「你──你說甚麼？」谷文華踏前一步，厲聲問道。

「谷先生，這人是頂包貨，你的叔父可能被你害死了！」

「胡說八道！」

王小克並不理他，逕自向方志傑道：「方先生，你洞悉了他們的秘密，無論如何，難逃一死的！」

谷文華趨向前來，一掌向王小克的面門摑去。

「且慢！」蘇菲亞忽然大叫一聲。

谷文華手到中途停止了，轉頭呆呆地望住了蘇菲亞，等待她的說話。

蘇菲亞緩緩踏上前來，道：「小黑，你究竟是怎樣看出來的？」

王小克淡淡一笑，又問「谷子岡」道：「這位先生，你中了他們的計啦，只要他們的陰謀實現，你將會被他們殺掉滅口！」

那「谷子岡」面色一變，王小克又道：「他們許你甚麼好處？一百萬？」

那「谷子岡」臉上一陣青一陣白，訥訥地說不出話來。

蘇菲亞來到王小克面前，厲聲問道：「好小子，你究竟是從那一點看出來的？」

「這還不容易麼？你和谷文華串謀害了谷子岡，表面上裝出不和的樣子，却去找一個和谷子岡差不多樣子的人來頂替，我──我只是不明白，爲甚麼你們要這樣多此一舉？」

「我問你，怎樣看出來的！」蘇菲亞仍然針對着這個疑點。

王小克「哈哈」一笑，道：「欲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其實啊，別墅中上下人誰看不出來了？」

他這句話是恐嚇之辭，不料，蘇菲亞却大驚失色，騰騰騰連退三步，和谷文華對望了一眼。

「這小子胡說八道，」谷文華却比蘇菲亞鎭定，說道：「他們怎看得出來？」

「可是他──」

蘇菲亞的話未說下去，谷文華便道：「他定是看到老頭子從輪椅上站起來，從而推斷出來的。」

蘇菲亞這才吁了口氣，狠狠地白了「谷子岡」一眼。

「好吧，既然被你看了出來，那麼，我們便是不想開殺戒也不成了！」谷文華道。

王小克臉上並無慌張之色，反而鎭定地道：「你已經殺了谷子岡和何妮妮，還再在乎多殺幾個嗎？」

谷文華雙眉一揚，喝道：「我沒有殺死谷子岡！」

「哦？」王小克訝異地問道：「那麼他的人呢？」

谷文華咬了咬牙，冷冷道：「這不關你的事！」

「谷先生，警方却很關心這件事哩！」

谷文華雙眉一軒，信疑參半地說道：「你……你說甚麼？」

「谷先生，不瞞你說，我是警方派來調查這件事的，」王小克道：「每天，我都要打電話回去報告這裏的一切，如果你殺了我，警方的周探長接不到我的電話，立即就會向你們發出拘捕令，你好好考慮一下吧！」

「你──」谷文華瞪大了雙眼，驚疑地望定了王小克。

王小克見自己的話果然唬住了谷文華，爲了不讓他有時間去考證自己的話，又道：「老實說，當你派魯風和趙仲德去何妮妮家中取那張照片時，他們的行動已被警方發現了！」

谷文華和蘇菲亞驚愕地對望一眼，王小克又道：「至於那個朱珍珍，她收到你的錢後，也立即向周探長報告，這些都是我剛才打電話回警局，由周探長告訴我的，可有這件事？」

在這種情形之下，谷文華不得不相信王小克的話了。

他沉吟了一下，忽然轉身，將魯風和趙仲德叫了進來，指着方志傑，說道：「把他帶回地牢。」

「是。」

魯風和趙仲德押走方志傑後，谷文華向「谷子岡」道：「你到外面去一會。」

那「谷子岡」一直俯着首不出聲，聞言推動着輪椅，離開了書房。

王小克猜不到谷文華爲何要遣走方志傑和「谷子岡」，心下暗暗戒備着。

谷文華等「谷子岡」離開書房後，上前解開王小克的繩索。

王小克大大出乎意料之外，望着谷文華呆呆出怔。

谷文華把尼龍繩拋過一邊，一伸手道：「請坐！」

王小克見他忽然對自己這樣客氣，知道剛才那番話發生了作用，當下，在沙發上坐了下來。

「蘇菲亞，你也坐下來。」谷文華道。

兩人在王小克面前坐下後，谷文華沉吟了一下，道：「你眞的叫王小克？」

王小克心想在這種情形下，也不必再隱瞞了，於是向他點了點頭。

「你──你是警方的人？」谷文華又問。

王小克沉吟了一下，道：「我和周探長是好朋友。」

「他怎會叫你來調查這件案？」

「是這樣的──」王小克原原本本地將周探長顧慮的事說了出來，聽得谷文華和蘇菲亞面面相覷。

「小兄弟，我──我有一件事要告訴你，谷子岡並不是我們殺的！」谷文華道。

王小克聽他語氣眞摯，點了點頭，道：「那麼這個谷子岡是誰？」

「她姓張，名叫力行，是個苦力，」谷文華道：「因爲他酷肖我叔父，所以，由他扮演這個角色。」

「令叔在甚麼地方？」

「這個──」谷文華猶豫了一下，道：「他死了！」

「怎樣死的？」

「心臟病猝發。」

「那麼，何妮妮是你殺死的了？」

谷文華點了點頭，道：「我是逼不得已，才命魯風去殺她的。」

「究竟爲了甚麼原故，一定要置她於死地？」王小克問。

「因爲她不斷勒索我們！」

「什麼把柄？」

「唉！這件事說來話長。」谷文華嘆了一口氣，道：「我叔父生前和這個何妮妮是有過一手的，那時，他雙腿還未中風癱瘓，自從認識了蘇菲亞後，便和何妮妮疏遠了。」

「大約三個月前，何妮妮忽然又來找我叔父，由於當時已由張力行頂替我叔父，他的演技不錯，一切言行舉止甚至脾氣也俱像得十足，只是……只是却瞞不了何妮妮，被她看出這個『谷子岡』是假扮的。」

「她不明底蘊，以爲是我們謀殺了他，因此向我們勒索金錢。」

王小克插口問道：「以不洩漏假谷子岡的秘密作交換條件？」

「不錯，」谷文華點着頭，道：「最初，她開出來的數目倒也不大，我們照付了，但最近她的胃口越來越大，半個月前，竟然要我們一次過給她五十萬元！」

王小克深深地吸了一口氣，暗想人往往因爲一時貪念而惹麻煩，倘若何妮妮不是這樣獅子大開口的話，大概不會命喪陰曹吧？

「所以，你才萌殺機的？」

「換作是你，你也會這樣決定的，」谷文華道：「像何妮妮這種貪得無厭，無窮無盡的敲詐，實在令人十分難以忍受。即使我們這次答應給她五十萬元，難保她把錢花光後，仍然會再來敲詐，在這種情形下，是否殺了她一了百了？」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他心中昇起了另一個疑團：爲什麼谷文華和蘇菲亞在谷子岡死後不公佈他的死訊，却要去找個人來頂替冒充，因此才授人以柄？

「小兄弟，」谷文華深深地吸了口氣，正色道：「如果你肯替我遮瞞的話，我不但放你回去，而且送你一筆錢！」

王小克凝視着谷文華，從他的眼神看來，他的確是有合作的誠意的。

「怎樣遮瞞？」王小克問。

「回去告訴周探長，你說發現不到什麼，」谷文華道：「這就行了。」

「但朱珍珍已向周探長說出你用金錢賄賂她的事了，這又如何解釋？」

「這──」谷文華沉吟了一下，道：「關於這件事，我有解決的辦法的，目前，我只希望你回去向周探長說明這一切只是個誤會，何妮妮並不是我們所殺。」

「看來這件事倒很容易做啊！」王小克微笑着說。

「可不是嗎？」蘇菲亞插口道：「你和周探長既然是好朋友，他一定會聽你的話的。」

谷文華接着道：「如果你可以說服他放棄調查我們，那更是永感大德！」

王小克故意皺起了雙眉，似是在考慮着谷子華的請求。

谷文華和蘇菲亞屏氣靜息地望定了王小克，等待他的回答。

「你們打算給我多少酬勞？」

谷文華大喜，立即豎起兩隻手指，道：「二十萬，現鈔！」

王小克心底下暗自吹了一下口哨，但爲了表示有意合作妥協，必定要討價還價一番，笑道：「那還不够何妮妮要的一半呢？」

「這──」谷子華嘆了口氣，道：「小兄弟，我們手頭上其實並無多少現鈔，這二十萬元還得東籌西借才能湊足哩！」

「這樣吧！」王小克擦了擦鼻子，道：「我就要何妮妮的一半，不爲過吧？」

谷文華和蘇菲亞對望了一眼，不約而同地，緩緩地點着頭。

「好吧，就一言爲定，二十五萬。」蘇菲亞道。

「好極了，」王小克笑道：「有了這筆錢，我是要『受人錢財，替人消災』的，你們放心吧！」

「小兄弟，至於那個姓方的，我們暫時還不能放他。」谷文華道。

「爲什麼？」

「他這人不如你老實，如果放了他，定會將我們的秘密爆出來的。」

「可是你們可也不能殺了他！」王小克正色道。

「這個當然，」谷文華連忙道：「這個當然。」

「谷先生，你是寫張現金支票給我呢？或者立即付給我現鈔？」

「你等等，我去寫張現金支票。」谷文華說着轉身向書房走去。

他來到書房門口，忽然停了下來，轉頭問：「小兄弟，我有個問題想來想去想不通。」

王小克一看他的神色，心下暗自一懍，强裝鎭定！問道：「什麼問題？」

「你每天都和周探長通電話，把這裏一切告訴他，是不是？」

「不……不錯。」王小克心頭一跳，暗想自己的謊話究竟如何露出破綻了？

「我問你，你在那裏打電話的？」

王小克暗叫一聲苦，囁嚅着答不出話來。

谷文華緩緩地打開書房門，道：「客廳中有一副電話，你當然可以打，對不對？」

「是……是的，」王小克腦中迅速地轉着念，道：「我每天都趁你們不注意時打的。」

「唔，可是你剛才說，關於朱珍珍的事，是你剛剛打電話給周探長才得悉的，」谷文華道：「據我所知，今晚你並未踏進過大廳一步，而傭人宿舍中是沒有電話的，請問，你是否自携無綫電話機而來？」

王小克料不到谷文華心細如塵，竟會在這重要關頭，被他由一個電話而推想到自己所說的全是一派謊言，當下更不猶豫，伸手入袋，扣住了兩顆玻璃彈，便欲猝起發難奪門而逃。

然而，谷文華的動作却比他更快，倏地把門打開，喝道：「別動！」門開處，魯風和趙仲德手持短槍站在門口，槍咀正指住王小克。

王小克暗自嘆了一口氣，澀笑着道：「谷先生，咱們不是講好了的嗎？」

「是啊！」谷子華陰險一笑，道：「但我必須查查看你的話是否值得相信。」轉頭向魯風和趙仲德道：「把他帶到地牢中去！」

「是！」

王小克乖乖地舉起手來……。

誤中陷阱　死裏逃生

方志傑焦灼地在地牢中走來走去，口中喃喃道：「我們一定要想法逃出去，否則，他們會殺死我們的！」

他喃喃說了一陣子的話，忽然在王小克面前停下來，道：「小鬼子，你想想法子啊！」

王小克靠着墻坐在地下，仰首望了方志傑一眼！道：「我有什麼法子？」

「難道咱們就這樣子坐以待斃？」方志傑頓了頓足，道：「無論如何，要想個法子逃出去！」

王小克淡淡一笑，問道：「現在你為自己的安危担心了嗎？」

「難道——難道你不担心？」方志傑呆了一呆。

「你這叫自作自受，」王小克道：「若非起了貪念，怎會落到如此地步？」

「你呢？」方志傑說道：「你又是為了什麼？」

王小克愕了一然，是的，自己又是為了什麼？

當初，自己答應周探長來調查何妮妮被殺的案件時，以為只是樁普通的情殺案，想不到何妮妮之死竟然牽涉到另一樁案件。

谷文華和蘇菲亞正在進行着什麼陰謀？他們為何要找人來頂替谷子岡？這一切，都是疑問。

王小克正思潮起伏間，地牢的木門忽然輕輕「篤」地一聲。

「小鬼子，你聽！」方志傑碰了碰王小克，緊張地道：「那是什麼聲音？」

王小克側耳一聽，那「篤篤」聲又起了，似乎有人在外面敲着門。

兩人對望了一眼，躡足趨上前去。

「誰？」王小克噤聲問。

「別出聲！」外面有人壓低着聲音，道：「我是來救你們的！」

王小克只覺那聲音十分稔熟，一時間却認不出到底是誰，但聽對方竟是來相救自己，自是大喜過望。

又過了一會，木門的鎖似乎被弄開了，「呀」地一聲，門緩緩地打了開來。

月光下，門前站着一個人，王小克定眼一看，竟然是那冒充「谷子岡」的張力行。

「是你！」王小克低呼了一聲。

「別出聲！」張力行把手指放在咀唇中間，「殊」地一聲。

王小克向外望去，花園中悄然無聲，這時已是凌晨三時多，別墅中的人大致都已經睡着了。

「快跟我來吧！」張力行說罷轉身向外走去。

王小克和方志傑自後跟着，來到車房之中，張力行悄聲問：「你們之中誰會駕車？」

王小克還未回話，方志傑已搶着答道：「我會！」

「好！」張力行自袋中取出一串鎖匙遞了給方志傑，道：「你來吧。」

方志傑取過車匙，打開那輛豪華勞斯萊斯的車門，先讓王小克和張力行上了車，這才坐上司機座。

「快把引擎打着！」張力行噤聲道：「趁他們睡着了逃走。」

方志傑把車匙插進匙孔中，輕易地把引擎打着了，駕着車子，向前駛去。

王小克想不到張力行會倒戈相向，將自己和方志傑救出生天，一時間也來不及細問端詳，只是問道：「鐵柵開了嗎？」

「我已暗中把鐵柵開了，」張力行道：「現在只管向前駛。」

方志傑大是興奮，答道：「是！」

車子駛出別墅後，二人向後望了一眼，見別墅裏一點動靜也沒有，這才放心。

「謝天謝地！」方志傑雙手搭着駕駛盤，道：「我們終於逃出了！」

「張先生，」王小克詫異地問道：「你為什麼要這樣做？」

「——」張力行沉吟了一會才道：「我將你的話想清楚了，是的，當他們事成之後，就會把我殺死的，與其讓他們殺了，倒不如離開他們！」

「張先生，他們為什麼要你冒充谷子岡？」王小克問道。

「很簡單，為了謀奪谷子岡的財產。」

「可是為什麼要你冒充他？」王小克追問道：「他們答應給你多少報酬？」

張力行深深地吸了一口氣，正欲說話，方志傑忽然大叫一聲，道：「糟糕，我們中計了！」語氣中充滿了恐怖驚惶。

王小克心下不禁一懍，連忙問道：「怎麼啦？」

「他們故意把刹掣弄壞了！」方志傑叫道：「要我們撞下懸崖！」

王小克大吃一驚，這時車子正下着斜坡，速度果然越來越快。

方志傑又驚又急，猛力扭着軚盤，這才避免撞上山石，然而另一邊却是懸崖，倘若偶有差錯的話，車子朝下面衝去便要粉身碎骨了。

「鎮定一點！」王小克道：「設法把車子停了！」

方志傑急得差點沒哭出聲來，道：「不行，不……不行，它越來越快，不受控制了！」

張力行已嚇得面無人色，咬牙切齒地道：「他們好陰險毒辣！」

方志傑的駕駛技術本來不差，但這時車子已經不受控制，他心慌意亂之下，更是險象環生。

張力行回頭一望，忽然叫道：「他們追來了！」

王小克轉頭看了看，果然發現一輛嶄新的積架房車自後追來。

「唔！他們是想親眼看到我們掉下懸崖粉身碎骨，這才心息！」王小克恨恨地道。

方志傑把持着軚盤，不斷隨着彎曲的道路左閃右避，額上因緊張過度，已經滲出汗珠。

「快設法把車子停住！」張力行驚惶地叫起來：「否則咱們一定無命了！」

王小克向前一望，只見前面是個低斜的「馬蹄彎」，車子沒有刹掣，根本不可能駛過。

方志傑咬了咬牙，一扭軚盤，車子向左邊山坡撞去，轟然一聲巨响，車子的去勢止住了，然而，由於劇烈的一撞，車廂中的人跟着昏厥過去……

×　　×　　×

王小克一睜開眼睛，便看到周探長那圓胖的臉。

「終於醒來了。」周探長吁了口氣。

王小克定了定神，只覺頭部劇痛，渾身四肢百骸更像要散開來一樣，問道：「我……我在那裏？」

「醫院。」

王小克向四週望了一眼，果然看到白色的傢俱，白色的床褥和被單。

「我傷成怎麼樣了？」

「不碍事！」周探長淡淡一笑，說道：「只是經過劇烈的震盪而已，休息一兩天便沒事了！」

「他們呢？」

「誰？」

「方志傑和張力行。」

「方志傑和張力行？」周探長愕了一然，道：「他們和你在一起麼？」

王小克呆了一呆，仔細思索一下，點着頭，道：「不錯，他們是跟我在一起的。」

「方志傑是誰我知道，但那張力行是誰？」周探長詫異地問。

王小克搔了搔頭，道：「探長，你們是在什麼地方找到我的？」

「是一個外國人發現你的，」周探長道：「當時你在一架勞斯萊斯的車廂中，昏迷不醒人事。」

「只得我一個人？」

「不錯，只得你一個人。」

王小克茫然不解，喃喃地道：「那麼他們……他們那兒去了？」

「你指方志傑和張力行？」

「是的。」

「我們的人抵達現場時，只發現你一個，」周探長道：「車廂中並無第二人。」

「探長，那車子是谷子岡的，對不對？」

「對，我們調查過了。」

「好極了，你立刻到谷家別墅去，那個谷子岡是假的。」

「你說什麼？」周探長愕了一然。

「谷子岡早已死了，是被他的侄兒和妻子害死的！」王小克道：「現在的谷子岡眞名叫張力行，以前是個苦力，因為樣子酷肖谷子岡，所以——」

周探長不待王小克說下去，便揮手阻止他，道：「你說現在的谷子岡是假的？」

「不錯！眞的已死了！」

「可是假的也死了！」

「什麼？」王小克心頭一跳。

「今天早上，心臟病發死的。」周探長說道：「我們是去查問那架撞山的車子，才知道的。」

「怎……怎麼可能？」王小克直起身來，道：「探長，這件事非同小可，咱們立即到谷家別墅去！」說罷便欲爬起身來。

「小鬼子，小妹她們等一下要來看你，還是等一會吧。」

「不，事不宜遲，咱們立即去！」

周探長見王小克神色緊張，只得點頭道：「好吧！」

兩人離開醫院上了車後，周探長道：「小鬼子，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王小克把自己這幾天在谷家別墅中發現的秘密粗畧說了一遍，聽得周探長緊緊地皺着雙眉。

「有這樣的事？」

「千眞萬確！」王小克道：「那谷文華還要出二十萬代價，叫我守口如瓶。」

「唔，看來那何妮妮眞是他派人去殺的了，」周探長道：「只要找到方志傑做證，他便難逃法網了。」

「方志傑也失踪了？」

「是的。」

王小克腦際升起了一個疑團——方志傑到那兒去了？

他回憶着昨天晚上所發生的事，車子撞山後，三人都昏厥了過去。當他們昏過去時，後面的車子緊跟而來，張力行和方志傑定是被谷文華抬走了！

然而，他們何以留下自己？其中有什麼作用？

王小克在和谷文華交過手後，發現他是個十分狡猾的人，像他那樣狡猾的人，怎會留下自己？

顯然的，谷文華這樣怕是有深意的——可是，到底有何深意？

王子克頭部仍然隱隱作痛，他一時間實在猜測不到箇中關鍵。

不一會，車子已經來到撞車之處，山邊被撞凹進一大塊，車子已被拖走了。

想到昨天晚上的情形，王小克不禁暗捏了一身冷汗，倘若方志傑錯將軚盤向右的話，這時自己已經向閻羅王報到去了。

車子抵達谷家別墅時，守門的迎上前來。

「谷文華先生在嗎？」周探長掏出證件，道：「我是警方的周探長。」

「他和太太到殯儀館去了。」

「哦？」周探長愕了一然，想不到谷子岡早上才死去，谷文華立即到殯儀館去接洽辦理喪事。

「探長，你現在相信了吧？」王小克道：「如果谷子岡不是假的話，他們何必這樣匆忙辦理喪事？」

「對！」周探長緩緩地點着頭，道：「咱們到殯儀館找他們去！」

一個小時後，周探長和王小克來到了「城市殯儀館」，車子剛泊定時，便看谷文華和蘇菲亞自內走出來。

「谷先生！」周探長趨上前去，道：「我是警方的周探長。」說着掏出證件。

谷文華望了那證件一眼，冷靜地問：「探長，有什麼貴幹？」

「請谷先生和谷太隨我們回警局一趟，如何？」周探長問。

「什麼事？」

王小克踏上前去，道：「谷先生，不用裝蒜了，我已經把一切告訴了周探長。」

「哦？」谷文華臉上現出迷茫的神色，忽然道：「探長，就是他了！」說着向王小克一指，又道：「今天早上你們的人來調查汽車失事時，我已經報了案，車子是他偷走的！」

王小克不怒反笑，道：「谷先生，你演技倒不錯啊！」

「探長，這人跑來我家，說是什麼無依無靠的孤兒，我好心留他下來工作，怎料他竟然

見財起心，要偷竊我家的古董，還偷駕了我叔父的名貴房車——」

「谷先生，有話到警局再說吧。」周探長道。

「好，」谷文華恨恨地瞪了王小克一眼，道：「我一定要告你！」

回到警局後，周探長並不談「偷車」之事，他請谷文華和蘇菲亞坐下後，問道：「谷先生，令叔是今天早上才死的，對不對？」

「是啊！」谷文華道：「他的醫生已經簽了死亡證。」

「死因是心臟病？」

「不錯，」谷文華望了身畔的蘇菲亞一眼，道：「蘇菲亞一直陪在他身旁。」

「谷先生，有一件事情說來似乎很可笑，但我們懷疑可能是眞的。」

「什麼事？」谷文華鎭靜地問。

「聽說令叔早就死了。」

「哦？」谷文華雙眉一揚，道：「他是今天早上才死的啊，蘇菲亞，你說是不是。」

蘇菲亞一直低垂着頭，這時支吾地應了一聲，道：「是……是的。」

「今天早上死的那一個，並不是令叔，」周探長道：「而是別人冒充的！」

谷文華呆一呆，隨即失笑了起來，道：「探長，你是在開玩笑嗎？」

「不，」周探長正色道：「我們剛接到這個消息的。」

「可是……可是這怎可能？」谷文華臉上現出不解的神色，道：「我叔叔昨天之前，還生龍活虎般地活着啊！」

「谷先生，他是冒充的。」

「不，不可能，」谷文華道：「即使我看不出，但是我叔叔同衾共枕的蘇菲亞也應該看得出的！」

「谷先生，我看我們不必爭論了！」周探長道：「要得到眞相，實在是太容易的事。」

「周探長有什麼辦法？」

「驗屍！」

周探長此言一出，蘇菲亞渾身一震，把頭垂得更低了。

「驗屍？」谷文華道：「有……有這個必要嗎？」

「有的，」周探長道：「老實不瞞你說，我們懷疑令叔和一個名叫何妮妮的女子之死有關。」

谷文華緩緩點着頭，說道：「好吧，那麼你們儘管驗屍好了，不過，我認爲這是多此一舉！」

「但願我們眞是多此一舉。」周探長說着深意地望住谷文華。

× × ×

「探長，屍體是不是谷子岡？」王小克一踏進周探長的辦公室，便急不及待地問。

「不是他！」周探長道：「我們從指紋判斷，他是另外一個人！」

「張力行？」

「我們正在調查，」周探長道：「不過，有一件事是你所想像不到的。」

「什麼事？」

「死者並非心臟病發，而是長期服食慢性毒藥致死的。」周探長道。

王小克「啊」地一聲低呼了出來，道：「蘇菲亞謀殺親夫！」

「有這個可能，」周探長道：「我已派人去拘捕她歸案了。」

「谷文華呢？」

周探長道：「表面上來看，這件事似乎與他無關。」

「怎有可能無關？」王小克道：「是他和蘇菲亞串謀的啊！」

「我們最多只能暗中監視他而已！」周探長道：「小鬼子，有一件事情，不知道你的看法怎樣？」

「什麼事情？」

「這樁謀殺親夫的案件，計劃得太膚淺了！」周探長道：「他們故意放你走，更是個大破綻！」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蘇菲亞和谷文華爲什麼要這樣做？

如果他們像對付張力行或方志傑一樣對付自己，不是什麼事都順利嗎？

谷文華是個聰明透頂的人，他絕對不會犯這種無可饒恕的錯誤，同時，他也不會仁慈到放自己一條生路。

王小克告訴自己：箇中一定另有蹺蹊。

「探長，你應該把谷文華也拘捕來的。」王小克道。

「用什麼罪名拘捕他？」

「串同謀殺。」

周探長苦笑着搖了搖頭，說道：「僅憑你一面之辭？那是不行的，我們還要搜集確切的證據！」

「好，你可以去找朱珍珍，找詧風和趙仲德，聽取他們的口供，」王小克說道：「谷文華曾經派詧風去殺人，何妮妮就是被他們殺死的。」

「可是證人方志傑仍然下落不明。」周探長道。

「我看他是被谷文華囚禁在別墅的地牢中，」王小克道：「要不就是被他殺了！」

「好，我會到別墅中去查一查的。」

「事不宜遲，」王小克道：「我立即陪你跑一趟吧。」

周探長沉吟了一下，道：「好！」

× ×

周探長剛拿起了電話筒，探長室的門便打了開來，他仰首一望，踏進探長室的，是王小克。

「小鬼子，我正想找你。」周探長說着把話筒掛上了。

「你的調查工作有什麼進展？」

周探長嘆了口氣，搖着頭，道：「朱珍珍矢口否認谷文華見過她，並且給了她一筆錢，叫她嚴守谷子岡和何妮妮的秘密。」

「你認爲怎樣？」王小克問。

「照我看，谷文華一定用威逼利誘的手段，所以朱珍珍才不敢說話。」

王小克也不禁嘆了口氣，道：「既然她不肯說話，我們是沒有辦法利用朱珍珍來檢控谷文華的了。」

「不錯。」

「那詧風和趙仲德呢？」王小克問道：「你可會傳訊他們？」

「當然傳訊了，不過——」周探長擦了擦鼻子，苦笑着道：「他們什麼話都不說，現在又不流行逼打成招那一套了！」

王小克咬了咬唇，道：「看來谷文華眞的很有一套哩，不單收買了證人，連幫兇也收買了。」

「現在，我們唯一的希望是方志傑了，」周探長道：「可惜他迄今仍然下落不明。」

「會不會棄保潛逃？」

「不會的，既然何妮妮不是他殺死的，怎用得着棄保潛逃？」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

「現在，從各種跡象來看，谷子岡的死是被蘇菲亞謀害的——」

周探長話未說完，王小克便揷口問：「什麼跡象？」

「小鬼子，我們已經調查清楚，谷子岡那數不淸的產業和工廠，從三個月前開始，就逐漸地轉了名。」

「轉給誰？」

「蘇菲亞，」周探長道：「還會有誰？」

「轉名手續在律師樓辦的？」

「不錯。」

「奇怪，她爲什麼要這樣大費周章？」王小克喃喃地道。

周探長不解地望定了王小克，道：「你有什麼看法？」

「探長，蘇菲亞既然要辦這許多轉名手續，爲何不乾脆僞造一張遺囑，將谷子岡的所有財產，全部留下來給她呢？」

「這個——」周探長沉吟了一下，才道：「也許她想節省一筆遺產稅吧，你要知道，遺產稅是視遺產額的多寡而定，谷子岡的所有產業，估計在八千萬到一億元之間，納起遺產稅來時，那筆數目是相當鉅大的。還有，多半的有錢人都把現金投資在廠房和不動產上面，手頭上很少有現金的，如果要繳納遺產稅的話，勢非變賣其中產業，而在那種情形下，只有割價求售，蒙受不可估計的損失，這——這是我的解釋，你認爲怎樣？」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

「她在將谷子岡的財產全轉到自己名下後，便設法把谷子岡殺死，」周探長道：「然後假稱他心臟病猝發死亡，這樣，谷子岡的財產，便全部歸她了。」

「探長，我有一個疑問。」

「什麼疑問？」

「如果蘇菲亞是聰明人的話，她應該想到假的谷子岡瞞騙不了人！」王小克道：「只要檢驗一下屍體，秘密便會揭穿了。」

「如她收買了一個醫生簽了死亡證，屍體便不需經過解剖檢驗。」

「但她明知道我已發現了這個秘密，卻仍然照原定計劃做，到底又是爲了什麼？」王小克問。

「也許——也許她料不到你會告密吧？」

「不，她應該料得到的。」

就在這個時候，「探長室」的門「篤篤」響了起來。

「進來。」

踏進門來的是陳警官。

陳警官一見到王小克，臉上露出喜色，道：「小鬼子，我正要找你！」

「什麼事？」

「有人想見你。」

「誰？」

「蘇菲亞。」

王小克楞了一楞，蘇菲亞想見自己？到底爲了什麼？

「她聲明一定要見你，」陳警官道：「要我們立即把你找到。」

王小克站了起身，向周探長望去，問道：「探長，我可以見她嗎？」

周探長沉吟了一下，道：「也好，看看她有什麼話說？」

「跟我來吧，小鬼子。」陳警官說着領先向外走去。

王小克隨着陳警官來到臨時羈留所，只見蘇菲亞獨自坐在一隅，口中喃喃地不知在說些什麼。她頭髮蓬亂，臉上脂粉不施，神情極是憔悴，和往日的艷光照人，簡直判若兩人。

蘇菲亞一見了王小克，呆滯的眼神忽然射出一綫光芒，叫道：「小黑，你過來。」

王小克見她仍然以自己編撰的名字稱呼，先是一呆，隨即笑着向她走過去。

「你走！」蘇菲亞向陳警官揮了揮手，道：「我要單獨和她說話。」

陳警官沉吟了一下，附耳向王小克低聲道：「最好問她谷子岡的屍體藏在那兒。」

王小克緩緩地點着頭，只要找到了谷子岡的屍體，便可把她定罪了。

他在蘇菲亞身前站定。

「來，坐下吧！」蘇菲亞拍拍身畔的位子說。

王小克坐下後，蘇菲亞第一句話便說：「小黑，你要救救我！」

王小克呆了一呆，不解地望着蘇菲亞。

「他要害死我！」蘇菲亞咬牙切齒地道：「你知道嗎？他要害死我！」

「誰？」

「姓谷的那個小子！」

王小克聞言恍然，她指谷文華。

雖然王小克隱約猜到蘇菲亞和谷文華不尋常的關係和計劃，但實在情形卻不大明瞭，因此問道：「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王小克和方志傑藉以逃命的房車，剎掣失靈，撞向岩壁。

蘇菲亞左右望了一眼，噤聲道：「他要害死我！」

「我知道，」王小克見蘇菲亞神智已經有點迷亂，大力地點着頭，問道：「可是這究竟是怎麽一回事，你說給我聽聽。」

蘇菲亞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忽然問：「你有沒有烟？」

王小克自袋中取出香烟，替她燃了一口。

蘇菲亞吸了口烟，大力噴着烟霧，高聳的胸脯起伏着。

王小克凝視着蘇菲亞，柔聲道：「蘇菲亞，如果你要我救你的話，首先要把一切情形詳細地告訴我。」

「我告訴你！」蘇菲亞噴了口烟，道：「我當然告訴你。」

說罷，她長長地吁了一口氣，把她和谷文華如何邂逅，如何密謀奪取谷子岡家產的計劃和經過說了出來……

我（爲了行文方便，筆者以第一人稱叙述，文中的「我」即是蘇菲亞。）是個孤兒，自小在孤兒院中長大。

當我十九歲那年，我進了護士學院接受訓練，經過三年的學業，我畢業了。

學校本來可以爲我安排一份職業，或者到公立醫院去做護士，但我拒絕了。

老實說，我是一個虛榮心很重的人，我在孤兒院的時候吃過不少苦頭，看過不少人的臉色，長大之後，我告訴自己，我一定要出人頭地。

我有出人頭地的希望，起碼我長得漂亮，身材又好。

一個漂亮的女孩子要想在這個社會中出人頭地，是比一個相貌平凡的更容易的。

我瞭解這一點。

所以，離開學校後，我留心着適合我的職位。

我的志願是當大醫生的護士。

由於我是一個及格護士，所以，我要找這種工作實在太容易了，可是我並不心急，我不想做普通西醫的護士，那每個月大概不會得到超過一千元的薪水，這筆錢我在公立醫院也賺得到，所以，我並不稀罕。

我留意着大醫生的醫務所。

爲什麽我一定要找大醫生？

第一，大醫生的醫務所待遇比較高，第二，許多醫生都和護士結婚，而醫生是收入最高的一種職業，如果我可以和醫生結婚，尤其是和大醫生結婚的話，我的日子，肯定是可以過得十分豐裕舒適的。

我的條件是可以征服任何男人，所以，我對自己充滿了信心。

然而，我一直找不到合意的「職位」，最後，我告訴自己，不能坐在家裏守株待兎，我要出動。

是的，出動。

我悉心地打扮自己，將所有的文件證明放在手袋中，去找本市最著名的內外全科醫學博士沈鉅仁。

沈鉅仁有個富有的父親，所以三十五歲就拿到醫學博士的名銜，並且正式掛牌行醫，三年間聲名大噪。

當我決定去找沈鉅仁時，我對他已經作過一番調查，他有遊艇，有別墅，還有幾輛名貴房車跑車。

他結過婚，有兩個子女，老婆是本市殷商雷震波之女雷美娜。

然而，結了婚又怎樣？如果我够手段的話，我可以令他立即離婚，投入我的懷抱。

現在的問題是他錄不錄用我。

如果他肯錄用我的話，我便可以一展所長了。

我懷着患得患失的心情，來到他那個少有的豪華的醫務所。

護士小姐問我是不是來看病的，還遞了一張表格要我塡寫。

可是，我向她淺笑一下，告訴她我要見沈醫生。

「對不起，你和他有預約的嗎？」護士小姐問。

「沒有，」我淺笑着回答：「可是他一定會見我的。」

「——好吧，」護士小姐向我笑一笑，說：「我去通知他。」

望着護士小姐的背影向沈醫生的診室走去，我忽然想：如果她知道我是來和她搶飯碗的話，她還會這樣客氣地招呼我嗎？

這是個弱肉强食的世界，我自幼失怙，所以，形成我自立的性格，和心狠手辣去奪取自己想要的東西的爲人。

不一會，護士小姐出來了，她向我笑說：「沈醫生現在接見你。」

「謝謝你，」

我踏進診室時，沈醫生正在閱看一批文件，他身上穿着白袍，戴着金絲眼鏡，年紀大約四十左右，眉目淸秀，上唇還蓄着短髭，正是我理想中的對象。

他抬頭望了我一眼，指指旁邊的位子，說：「請坐。」他語氣冷漠，是屬於職業性的，然而我並不失望，因爲他每天要接觸許多病人，其中更有美艷電影明星，我，只不過也是一個「病人」而已，身爲醫生的他，是沒有理由對我刮目相看的。

「什麽事？」他頭也不抬地問。

「沈醫生，這是我的證件。」我打開手袋，把一疊文件遞上前。

他翻了一翻，詫異地望住我：「小姐，你——你這是什麽意思？」

「沈醫生，我相信你需要像我這樣的一個助手。」我笑着說，而且儘量裝出最好看的笑容。

「我——」他呆住了，半晌，才吶吶地問：「你是來求職的？」

「不錯。」

「可是我並沒有刋登聘人啓事啊！」

「沈醫生，」我深意地望了他一眼，道：「我現在是向你毛遂自薦！」

「這個——」他托了托眼鏡框，呆呆地望住我，半晌才說：「蘇菲亞小姐，以你的條件，你隨時都可以在公立醫院工作，相信也有許多掛牌西醫肯請你，爲什麽一定要這樣做？」

「老板挑選伙記，伙記也要挑選老板啊！」我向他甜甜地一笑，道：「尤其是一個能幹的伙記！」

他又望了一望我的證書，微笑着說：「看來你對這一次的毛遂自薦很有信心！」

我笑道：「沈醫生，你是需要像我這樣的護士的。」

他沉吟了一下，點着頭，說：「好吧，我們就試試看，先以一個月爲期，如果你的工作令我滿意的話，便正式聘用你。」

「謝謝，」我站了起身，問：「幾時開始上班呢？沈醫生？」

「明天開始，好不好？」

「好的。」我說着便向外走去，他却把我叫住，問道：「蘇菲亞小姐，你還沒有問我待遇哩！」

「像你這樣出名的醫生，不會給我很低的待遇的，對不對？」

他先是一呆，隨卽笑了起來，說：「你很會說話，這樣吧，第一個月先支一千兩百元，

如果繼續下去的話，每月一千六，以後逐年遞增。」

「謝謝你！」

從翌日開始，我便成爲沈鉅仁醫生的女護士了。

最初一個月內，由於是「試用」性質，我盡量在工作方面表現自己。

關於我的「計劃」，則打算在他正式聘用我之後才實行。

我的表現很令沈鉅仁醫生滿意，事實上在學校時，我的成績一向名列前茅，加上我肯學肯問，許多護理常識懂得比別人多。

在沈醫生的醫務所做了兩個星期，我已經取得了沈醫生的信心——我是個好護士。

那天，他終於向我提出了正式聘用的問題了。

「蘇菲亞，」他喚我的名字：「我希望你繼續留下來幫我。」

「我的工作令你滿意嗎？」我笑着問。

「否則我不會向你提出。」

「謝謝你，」我深意地望了他一眼：「能爲你工作，正是我的榮幸。」

沈鉅仁年輕時應該是個「花花公子」，可是他爲什麽對我總是那樣嚴肅？

最初，我不明白。

後來，我逐漸地覺察出來了，因爲他是醫生，我是護士，大家是老板和伙記的關係，他在其他護士的面前，自然不敢對我有什麽熱情的動作。

所以，我必須想辦法改變一下這種情形。

在我被沈鉅仁正式錄用的半個月後，機會終於來了，那天下大雨，醫務所休息後，其他的護士都回家去了，只有我留下來。

有一個女同事問我：「蘇菲亞，跟我一塊走吧，我有傘，怎樣？」

我搖頭說：「謝謝你，我還有點事，你先走吧。」

所有的人都走了，醫務所只剩下了我一個人——當然，沈醫生也在，不過，他在診症室中。

雨越下越大，我正是求之不得。

不一會，診室的門開了，沈醫生走了出來，他一見我還在，不由愕了一然。

「怎麽你還沒有走？」

「外面下大雨。」我澀然一笑：「我沒帶雨傘，想等雨歇了再走。」

「我送你一程吧？」

「謝謝你。」

離開診所後，他撐起雨傘，說：「我的車子泊在對面街。」

我和他兩人，合用一把雨傘，向對面街走去。

我故意把身子緊緊地貼住他，而且還用手揷在他臂彎之中。

他是聰明人，立時察覺出來了。

進了車子後，他側頭問我：「趕着回家嗎？」問話時，一雙灼灼的眼光望住我的胸部。

雖然有雨傘，我的衣服還是被雨水淋濕了，由於我的衫薄，隱約可以看得到我高聳的胸脯。

「不趕。」我說。

「我請你喝一杯咖啡，怎樣？」

「好的。」

他發動了車子，十餘分鐘後，我們來到了「希爾頓」的咖啡座。

「蘇菲亞，你實在是一個漂亮的女孩子。」他凝視着我。

我淡淡一笑。

「有沒有男朋友？」

我搖搖頭。

「像你這樣漂亮的女孩子，怎會沒有男朋友？」他不置信地，「你是不是在騙人？」

「我沒有騙你。」

「眼界高？」

「也許是吧？」我攪弄着杯中的奶茶，垂下首，

「你還年輕，你是有資格眼界高的。」

「難道你老了？」

「我今年四十二歲啦，」他說着打了個哈哈，道：「還不算老。」

「有人說，男人四十一枝花，」我望定了他：「而且，很多女孩子都喜歡比較成熟的男人。」

「你呢？」

「我——」我嫣然一笑，告訴他：「我不例外。」

他笑了，笑得很歡暢。

事實上我是有點喜歡沈鉅仁，不過喜歡的程度還不致於向他公然示愛。

然而，他是一個這麼拘謹的「紳士」，如果我不主動向他表示一下的話，如何勾引得到他？

我的暗示果給了他勇氣和信心，那天晚上，我們一直在一起。首先，我們去吃晚飯，然後到夜總會跳舞，直到凌晨一時多，他才送我回家。

「上不上來坐坐？」我問。

「不了，太晚騷擾你的家人不大方便。」他說。

「我一直是單身住的。」

「哦？」他愕了一然。

「不信你上來看看！」我笑着說，我是決定引他上釣了。

他終於上了我的家，我倒了杯酒給他，又開了電唱機，較暗燈光，然後坐到他身畔。

他呷了一口酒，道：「我一直不知道你是單身的。」

「我一向是。」

「沒有家人？」

我向他搖搖頭：「我是個孤兒，自小在孤兒院長大。」

「難怪你特別發奮向學，」他緩緩地點着頭，讚賞地說：「眞不容易啊！」

我替自己倒了一杯酒，陪他喝。

「這房子租多少錢？」

「六百五。」

「啊！那差不多是你一半的薪水了！」他低呼了一聲。

「本市寸金尺土，誰都知道的。」

「不行，下個月開始，我再追加你五百元的房屋津貼！」他說。

「沈醫生，這怎好意思——」

「叫我的名，」他說：「在醫務所時，我們是僱主和僱員的關係，可是下了班後，我們便是朋友了。」

唔，他果把古肅的外衣卸下了，這很好。

「鉅仁，謝謝你！」

他搭住了我的肩，問：「難道你沒有想到結婚嫁人嗎？」

我非但沒有廻避他，反而有意地向他靠近了一點，答：「婚姻這種事是要講緣份，我相信緣份。」

「眞的？」他俯首問，我甚至聞得到他的氣息。

我點着頭。

「如果我在十年前碰到你多好！」他忽然說。

「爲什麽？」

「十年前我還沒有結婚。」

「那時我才十二歲，你會要我？」

他「啊」地一聲，笑了起來。這一笑，把我們的距離拉得更近了。

我們放下酒杯，互相凝視良久，然後，他俯下首吻我。

我閉起眼睛，任由他吻着。

他的熱吻撩起了我的慾火，然而我按捺着，我知道如果要攫取一個男人的心，我不應該這樣隨便給他的。

所以，當他把我推倒在沙發上，動手要卸去我的下裳時，我掙脫了他。

他呆呆地望住我。

我撥着散亂的雲鬢，喘着氣。

「鉅仁，我們不能這樣的。」我說。

「爲什麼？」

我咬了咬唇，垂下首來。

他取過酒杯，一仰而盡，緘默着。

我坐到他身畔，摟住他的脖子，柔聲問：「鉅仁，你生氣了？」

他輕吁了一口氣，說：「是的，我們實在不能這樣，我是個結了婚的人。」

我沒有出聲。

他把酒杯放好，站起身來，說：「夜深了，我也該回家了。」

我送他出門口，和他深深地吻別。

從那天開始，沈醫生經常約我出街，和我一塊吃飯，然後到我的家中坐談。

我和他親吻、愛撫，但，我嚴守着最後一關，我必須讓他知道，我不是一個隨便的女孩子。

當我有一天給他的時候，那時他便會珍惜我的。

這一天會來的，我知道。

就在我的計劃即將成熟時，他出現了！

他，英俊、瀟灑、風度翩翩，從沈醫生的口中，我知道他叫谷文華，是本市億萬富豪谷子岡的侄兒。

谷文華踏進醫務所時，我便心中一動，像他這樣的英俊、年輕的男人，才是我眞正的對象。

我向他淺笑一下，問：「先生，有什點貴幹？」

「我想見沈醫生。」

「請問有預約嗎？」

「我半個小時之前打過電話來。」

「啊！你是谷文華先生？」

「是的。」他笑着向我點點頭，眸子裏閃着光，一種叫任何女孩子，都會有目眩神馳的光。

「請跟我來，」我轉身向診症室走去，一面說：「沈醫生正在等你。」

「謝謝。」

他和沈醫生談了大約十五分鐘，出來了。

「谷先生，走啦？」我把他送到門口。

「小姐，請問貴姓？」

「你可以叫我蘇菲亞。」

「唔，很好聽的名字，」他遞給我一張卡片，問：「明天打個電話給我好嗎？」

「請問——」

他不待我說下去，便向我作了個深意的微笑，離開醫務所。

翌日午飯時分，我打了個電話去，接聽的正是他。

「蘇菲亞，我整個上午都在等你的電話。」他劈口便說。

「你沒有叫我幾時打電話來，對不對？」我笑着說。

「現在有空嗎？」他問。

「我有一個鐘頭的 Lunch Time 。」我道。

「好，我在美心等你。」

說罷，他掛斷了電話，甚至沒有問我喜不喜歡「美心」這個地方。

忽然間我覺得谷文華這人對自己太有信心了——我本來便是個對自己極有信心的人，但他比我還要厲害！

反正吃一頓午飯，不會有什麼事情發生的，我決定去赴約。

趕到「美心」時，他已在等了。

「很好，你沒有遲到。」他望了望腕錶，笑着說。

「我早已說過，我只有一個鐘頭的時間吃飯。」我告訴他。

「一個鐘頭談不完我們的事的。」

我呆了一呆，訥訥地道：「我……我們的事？」

「是的。」

「谷先生，我們今天才認識的，是不是？」我道。

「是啊。」

「那麼，我們之間並不互相瞭解，也沒有什麼可談的，是不是？」

「錯了！」他凝眼望住我，說道：「蘇菲亞，我一直在找着你。」

「找着我？」我如在五里霧中。

他澀然一笑，解釋說：「也許應該說是找着像你這樣的女護士。」

「哦？」我仍然好像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

「蘇菲亞，我可以告訴你，你碰到我是你的運氣，我碰上你，也是我的福份。」他望着我，正色說。

「谷先生，你在開什麼玩笑？」我苦笑一下，忽然懷疑他是否一個神經不正常的人，否則，爲什麼對一個初次見面的人，說出這樣的話來。

「我不是在開玩笑，」他望了望腕錶，說：「可惜我們沒有多少時間，這樣吧，我們今天晚上見見面詳談一下。」

「對不起，今晚我有約會。」

「和誰的約會？」他笑着問道：「是男朋友？」

「可以這樣說。」

「沈醫生？」

我心頭一跳，他怎會知道的？啊！是了，一定是沈醫生告訴他的，男人一有了「艷遇」，便急不及待地要在友儕間炫耀一下。

然而，我還是假裝呆了一呆，問：「谷先生，沈醫生是我的老板。」

「老板也可以做男朋友的，不是嗎？」

「你從那一點看出他是我的男朋友？」我試探他：「沈醫生親口告訴你的？」

「不，老沈怎會告訴我。」

「那你怎會知道？」

「用我的眼睛。」他深意地笑着，說道：「我的眼睛是相當厲害的，即如我第一眼看到你時，便知道你是我這幾年來想找的了！」

我不由自主地打了一個寒慄，天下間竟然有如此厲害的人！

「蘇菲亞，沈醫生是個結了婚的人！」他說。

「那又怎樣？」

他聳着肩，說：「結了婚的男人麻煩，萬一你眞的愛上他，他又不能和老婆離婚，這不是一齣悲劇嗎？」

我霍地一聲站了起身，他這個人，太厲害了！

「谷先生，你的想像力太豐富了，可惜我和沈醫生之間，還不致於像你所說般——」

「蘇菲亞，別這樣激動，坐下來慢慢說，好不好？」他拉住我的手。

這時，許多食客的眼光都向我們這邊望來，我只得坐了下來。

「蘇菲亞，現在你已經沒有多少時間吃飯了，我們還是先叫點東西吧，」他問：「今晚見面再詳談，好不好？」

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只得向他點了點頭。

叫了東西後，他轉換話題，談他環遊世界的趣聞。啊！環遊世界，這是我夢寐以求的事，然而，我有這種福氣嗎？

吃過午飯後，他和我分手了，臨別前約了我晚上在「城市酒店」的咖啡廳見面，他說那裏比較幽靜，適宜談天。

悲忿難洩　玉手殲兇

那天晚上我本來約了沈鉅仁，但谷文華的話吸引了我，所以我決定推掉沈鉅仁的約會。

「你有事嗎？」他問。

「是的。」

「什麼事這樣重要？」他深意的眼光望定了我：「重要得令你取銷和我的約會？」

「是——是一個同學的婚禮，」我告訴他：「今天早上才接到喜帖的。」

「好吧，那麼我們改在明晚。」

我在他額上吻了吻，他實在是一個很識大體的男人。

回家換了衣服，我悉心地打扮自己。一面在想：谷文華是否看上了自己？

像他那種花花公子，對任何女人都不會認眞的。我和沈鉅仁的感情已越來越深，莫爲他而影響了我的「全盤計劃」。

我暗自下了決定，如果谷文華是想追求我的話，我以後將會拒絕他的約會——目前，我需要的是物質享受，而不是兒女私情。

抵達「城市酒店」的咖啡座時，是晚上八時零五分——我只遲到了五分鐘。

事實上我是一個極有時間觀念的人，如果是其他約會的話，我絕對不會遲到，但，我仍然不瞭解谷文華，遲到五分鐘，是女孩子的「禮貌」。

他早已在那裏等了。

我得承認他是一個很懂得穿衣服的男人，黑色樽領的冷衫，黑色西褲，配上紅色格子的上裝，使他看起來更加瀟灑倜儻。

他站起相迎，然後問：「吃過飯沒有？」

我從實地搖搖頭：「還沒有。」

「咱們上樓去吧，」他說：「這裏的餐館東西很不錯。」

我和他上了頂樓的中餐館，那是專門給遊客欣賞本市夜景的一個地方，落地的玻璃窗，可以將整個維多利亞海峽望得一清二楚。

他沒有徵求我的意見，逕自叫了四個精美的小菜，一窩鷄飽翅，又再叫一瓶XO。

食物未送上來時，他和我談醫務所的工作，然後，一面吃着，一面和我談本市的經濟和治安。

我暗暗奇怪，他約我出來就只爲了談這一些？

他是一個極有深度的人，我猜他一定把主題留在後面。

果然，吃過飯後，我們一邊喝着一級的龍井，一邊歸入正題了。

「蘇菲亞，今天中午我很冒昧。」

「哦？」我呆了呆，他算是在向我道歉？

「我不應該甫認識你，便拆穿你對沈醫生所存有的幻想。」

「你說什麼？」我臉色倏地一變。

「蘇菲亞，無可置疑，你和沈醫生的關係是超乎僱主與僱員的，對不對？」

接觸到他那銳利的眼光，我無言了，只得垂下首來，算是默認了。

「那是沒有用的，沈醫生有了太太，而且還是一個十分賢惠的太太，」他說：「他有一子一女，都十分趣緻聰明。」

「你告訴我這些幹什麼？」

「我——」他沉吟了一下，道：「我企圖令你明白，你和沈醫生這樣子下去，是沒有結果的。」

「結果？」

「是的，你只是在浪費青春，」他正色說：「沈醫生是不會爲任何女人和他的太太離婚的，包括你在內，明白嗎？」

「你憑什麼這樣肯定？」

「我和他是多年老友，」他說：「他是我叔父的私人醫生。」

我緘默了。不錯，他應該是比我還瞭解沈鉅仁的，也許他說得對。

「蘇菲亞，沈醫生雖然是個名醫，但靠的只是診費，他沒有什麼錢。」

「笑話，沈醫生難道很窮嗎？」

「他當然不窮，但也不算富有，」他說：「尤其是和眞正富有的人比起上來，他根本不算是什麼有錢人？」

「好像和你叔叔比？」我畧帶諷刺的口吻問。

「唔，」他認眞地點着頭，道：「我叔叔有過億的財產，而沈鉅仁最多有三五百萬，兩者是不是相差得太遠了？」

我心中一動，是的，億萬和百萬的確是差得太遠了，簡直不可以比。

「蘇菲亞，如果你想發財的話，最好聽我的勸告，立即和沈醫生斷絕以前的關係，到我家裏來！」

「——爲什麼？」

「來我家做我叔父的私人看護！」

「他可以付我多少薪金？」

「很多。」

「多到什麼程度？」

「也許是他所有的財產。」

剎那間，我呆住了！

「蘇菲亞，我叔叔是個鰥夫，他不良於行，但是，日子是過得很寂寞的，他是需要一個伴！」

「那很容易，他只要花點錢，僱幾個看護陪他就行了。」我說。

「不，」他搖着頭，道：「我不是指這種伴，他要的是一個續弦妻子。」

我瞪大了雙眼，幾乎懷疑自己聽錯了！

「蘇菲亞，」他伸手過來，搭住我的手背，誠懇地道：「你是我一直在物色的人選，眞的！」

我苦笑着，這太不可思議了！

「我叔父是個十分難侍候的人，他脾氣暴躁，生性多疑，孤僻——」

「且慢，」我揷口問：「是你叔父叫你替他物色妻子的嗎？」

「不，他沒有。」

「那麼，你怎知道他一定會要我？」

「他喜歡像你這種類型的女孩子。」

「你能担保他一定會要求我結婚？並且將遺產留給我？」

「這個——」他滿懷信心地點着頭，道：「只要我們用點計謀，一定可以成功的。」

「那麼，你將會得到什麼好處？」

「我要求分五百萬。」

「唔，你的胃口倒不太大啊，一億萬的家財，你才要五百萬！」

「對我來說，那已經足够了，」他苦笑了一下，道：「如果不是這樣的話，他甚至不會留一個仙給我。」

「——爲什麼？」

「我叔父根本不喜歡我，他是因爲我是他唯一的親人，所以才答應給我住在他那裏。」

「那麼他打算怎樣安排他偌大的產業？」我詫異地問。

「捐給慈善機關。」

「那不太可惜了嗎？」

「就是這個原因，我才那麼急切地想找一個人來承受他的遺產。」

「你叔父多少歲了？」

「六十二歲，」他咀角泛着一種狡黠的笑意，答道：「而且，還有心臟病，隨時可以死亡。」

「你相信我可以征服你叔父？」

「我第一眼看到你的時候，對你就有這個信心了。」他堅定地說。

「如果找得到他的遺產後，過橋抽板置你不顧呢？」我問。

「你不會的，」他信心十足地說道：「因爲我們是合夥人，有許多的細節，是要我教你的。」

「譬如——」

他沉吟了一下，道：「我叔父生性多疑，尤其是關於錢財方面，他更整天懷疑人家對他好是爲了覬覦他的財產，所以，必須對他用點手段才行。」

「你教我這一些？」

「我瞭解他的個性，當然由我教你。」

「如果他不娶我，那我不是浪費了時間和精神嗎？」我說。

「不會的，卽使他不和你結婚，他也會付你很高的待遇，」他說：「私家看護的薪水，是比你在醫務所當護士强得多了。」

「大概有多少？」

「每個月三千元。」

我沉吟着，這個數目不算小了，但和他億萬家財比起上來，又算得了什麼？

「蘇菲亞，我可以向沈醫生要求『借用』你幾個月，如果不成功的話，你仍然可以回沈醫生的醫務所，」他說，「不過，在你進入我家後，要絕對和外間隔絕任何關係才成。」

我望了他一眼，這樣說來，卽使失敗了，對我也沒有什麼損失啊！

「蘇菲亞，這是你的機會，」他殷切地問我：「你怎麼說？」

「我——」我咬了咬唇，道：「好吧，我試試看。」

「好極了，」他大喜過望，道：「明天我立刻向沈鉅仁提出借人！」

「如果沈醫生不答應呢？」

「他一定會答應的，他的父親和我叔父是好朋友。」他說。

翌日，沈鉅仁把我叫到他的診室，告訴我：「蘇菲亞，你有一樁特別的任務。」

我明白是什麼「特別任務」，却假裝不知，問道：「什麼特別任務？」

「去做一個雙腿癱瘓的病人的私家看護，」他答。

「鉅仁，我——我有必要去做人家的私家看護嗎？」我故意裝出不願意的樣子。

「蘇菲亞，這次情形不同，他是我的一個世叔輩，」他拿了一張卡片給我，道：「上面有他的地址，你明天一早上班去吧。」

「這——」

「蘇菲亞，乖乖聽我的話，最多三個月而已，」他摟住我的腰，柔聲在我耳畔說：「我是不好意思拒絕，你明白嗎？」

我沒有作聲。

他接着笑道：「況且，他的待遇是日薪一百元，比我這裏高得多了！」

「你知道，我並不在乎待遇的高低，」我說：「我在乎的是不能和你在一起了。」

「三個月而已，」他在我額上印了一吻，道：「況且，你有空仍然可以來看我。」

我沒有答話，因爲谷文華鄭重聲明過：一入侯門深似海，我要和外界斷絕關係——包括沈鉅仁在內。

翌日，我收拾了一小皮箱衣服，乘的士來到那幢豪華宏偉的別墅。

一看到那幢別墅，我便不由自主地深吸了一口氣，這正是我夢想的「皇宮」！

然而，我眞的有機會「擁有」它嗎？我懷疑。

我把卡片拿給守門的看，他立時向我笑了一笑，說：「谷先生吩咐過，他正在裏面等你，請進。」說着替我打開了鐵柵。

「謝謝你。」

踏進別墅時，我看到那一大片綠草如茵的曠地，精神又是一振：這簡直天堂嘛！

草地上，有一架輪椅，上面坐着一人，那人戴笠帽，正在逗着幾隻大狼狗玩，旁邊還立着兩個身穿制服的男僕。

用不着說，他就是谷子岡！

剎那間，我的一顆心怦怦地亂跳了起來！由於相距太遠，我看不淸楚他的樣子——他到底怎樣的？好看還是醜怪？

我提着小皮箱，一步一步地向前走，忽然，輪椅上的谷子岡好像發現了我，向我這邊望過來。

我繼續向前走，僞裝看不到他，其實却斜眼偷偷留意他的舉動。

只見他向其中一個男僕說了幾句話，那男僕立時快步向我走過來。

「小姐！」

我站定脚步，等男僕過來。

「你是來應徵的？」男僕問。

「是的。」我向他點點頭。

「老爺叫你過去見見他。」

我猶豫了一秒鐘，這才隨着男僕，向前走去。

他拉起笠帽，老遠便緊盯着我，上下打量着，我的心怦怦亂跳，暗想：他會不會喜歡我呢？

我對任何男人都有征服的信心，但說也奇怪，我竟沒有征服谷子岡的信心——雖然我還未正式和他相處過。爲什麼？

我想，也許因爲他是個乖僻的人吧？

終於來到他的面前，我牽唇一笑，稱呼他：「谷先生。」

谷子岡身材適中，臉上佈滿了皺紋，一雙呆滯無神的眼光，凝視着我。他比我想像中好看一點。

「你——叫什麼名？」他問。聲音低沉沙啞，好像喉嚨間有許多痰似的。

「蘇菲亞。」

「唔。」他緩緩地點着頭，道：「文華說你受過全科的護理訓練？」

「是的。」

「你在沈鉅仁那裏工作？」他又問。

我向他點點頭：「是的。」

「好吧，你進去吧，文華會把你的工作細節說明的。」他說。

「是。」我躬身行了一禮，轉身向內走去。出乎我意料之外，他的態度很好，沒有我想像中的難以侍候。

踏進大廳後，谷文華迎了出來，他低聲問：「見過他了？」

「是。」

「他怎麼說？」

我聳了聳肩，說道：「初見面，有什麼話

好說的？」

「你認爲他對你的印象怎樣？」

「不錯。」

「那就好了。」

那天晚上，谷子岡邀請我和他一塊吃飯，偌大的餐枱，就只有我和他們叔侄兩人。

吃過晚飯，谷子岡取出一枝雪茄，站在一旁的僕人立時上前替他燃上了火。

「谷先生，」我站起身來，正色說：「請你取下雪茄。」

「爲什麼？」他愕了一愕。

「沈醫生吩咐過，你不能抽烟，那會影響你的健康。」我說。

他仰頭打了個哈哈，笑道：「天下間，每一個醫生都反對人抽烟的，我已經抽了四十幾年啦！」

「谷先生，請你把雪茄放下。」我嚴肅地說。

他呆呆地望住我：「你堅持？」

「是的，因爲我是你的看護，從今天起，我對你的健康要負責任。」

說着，我走到他面前，伸出手，等待他自動把烟交給我。

他遲疑了一秒鐘，終於把雪茄交了給我，笑道：「好吧，今天是你第一天上班，我應該給點面子你。」

我看到谷文華俯首不出聲，顯然地，他很贊成我這樣做。

「谷先生，我推你到花園中呼吸一下新鮮空氣！然後，你便要上床休息了。」我說。

「好吧。」

我推着輪椅，向花園走去。

落日的餘暉在山那邊泛起萬道金光，我不由自主地輕嘆了一聲：「好美麗的景色！」

「可惜只是一瞬間的事！」他若有所觸地說。

「世界上許多美麗的東西都是一瞬間的事，」我說：「對不對？」

他緩緩地點着頭，說道：「你好像讀過好多書？」

「我靠自修。」

「沒有上過大學？」

「對不起，」我告訴他，「我從小在孤兒院長大。」

「啊！想不到！」他低呼一聲。

接着，我和他談了許多我在孤兒院中的遭遇，我必須讓他先瞭解我——瞭解我那好的一面。

夕陽西下，我推了他入內，服侍他上床，再到廚房去拿了一杯熱鮮奶給他。

他皺了皺眉頭，說道：「我從來不喝鮮奶的。」

「臨睡前喝一杯暖鮮奶，對你的身體有好處。」我柔聲說道：「從今天起，你每天都要喝。」

「你眞是一個專制的看護！」他苦笑着，却伸手接過杯子。

我甜甜地向他一笑，道：「我的出發點是爲了你好，知道嗎？」

「臨睡前准我抽一根烟，好不好？」他問着笑笑道。

「不好！」

他喝完鮮奶，把杯子遞給我。

「好好睡吧，明天我們要開始物理治療了。」說着，我轉身向外走去。

「蘇菲亞！」

我轉過身，呆呆地望住他，暗想他又有甚麼話說？

「你知道嗎？在你之前，我一共革除了多少個私家看護？」他問。

我向他聳聳肩，表示不知道。

「六個！」他笑着告訴我：「但願你不會成爲第七個。」

「那並不足爲奇。」我向他甜甜一笑，掩上了房門：「晚安！」

踏出他的房間，我看到谷文華站在遠處等我。

我向他走過去，他壓低聲音問道：「怎麼樣？」

「還不錯，」我望了他一眼，笑着告訴他：「他對我的印象好像很好。」

「那算很難得的了，」谷文華的咀角泛着一絲微笑，道：「我叔叔以前從未請過他的看護一塊晚餐的。」

「是嗎？」我漫應了一聲，暗中在想，也許谷子岡對我的印象不錯。

但如果要做到他向我求婚的話，可能要花很多時間。

——三個月夠了嗎？

我和谷文華不敢多談，怕的是被別墅中的下人看到了傳到谷子岡的耳中。

我們互道了一聲「晚安」，各自回房休息去了。

我的房間在谷子岡的隔壁，當然，這是谷文華特意爲我安排的，他說這樣便利於我照顧谷子岡。

其實我明白他的用意，他是要我多點接近谷子岡。

中國有句老話說：「日久生情」，我相信，如果我和谷子岡相處下去的話，他一定會對我發生感情，然而，他的脾氣却是我所受不了的。

同時，由於他實在太富有了，富有得令他一天到晚在担心人家要在他身上沾點油水，所以，我必須萬分小心來應付他。

好像那一天，我到他的書房服侍他吃藥，他正咬着大雪茄在吞雲吐霧。

我踏上前去，正色說：「谷先生，把烟給我！」

他向我怒瞪一眼，問：「蘇菲亞，你眞的要干涉我抽烟？」

「這是醫生吩咐的，」我正色說：「而且，抽烟有碍於你的健康！」

「但你是我僱請來的，應該是我吩咐你做事，而不是我聽你的命令！」

「谷先生，把烟給我！」我伸出手，沉聲說。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氣，望定了我。

「如果我拒絕呢？」他問。

「谷先生，你有權炒我魷魚，但我一天是你的私家看護，便有權阻止你做有碍健康的事！」我說着逕自踏上前去，把他的烟奪過來。

他料不到我有此一着，呆呆地望定了我。

「對不起，谷先生，」我把雪茄在烟灰盅按熄，抛到垃圾桶，然後，拿起垃圾桶，轉身便欲離開他的書房。

當我來到房門前時，忽然聽到他「哈哈」大笑，說道：「我還有十幾盒特級的古巴雪茄哩！」

我轉頭一看，只見他已推着輪椅走到一個五斗櫃之前，正扭着鎖匙，打開了其中一個抽屜。

抽屜中果然有十幾盒雪茄，他俯身取了一盒，便欲打開。

我趨上前去，劈手搶過那盒雪茄，放回抽屜之中，把抽屜關了，上了鎖。

我把鎖匙放入袋中，道：「對不起，谷先生，我堅持不准你抽烟。」

他發怒了，大聲叫道：「你憑甚麼不准我抽烟？你只不過是我請來的一個小小看護！」

我凝視着他，暗想這是和他展開攻心計的時候了！

「谷先生，這個小小看護負責你的健康！」我正色說。

「我要抽烟，我不管他媽的甚麼健康！」他推着輪椅向我走過來：「蘇菲亞，我命令你立即把鎖匙給我，否則我——」

「你怎樣？」我心中一懍，如果他眞的要耖我魷魚的話，發財的美夢便要成空了！

「我——」他口唇掀動了一下，忽然柔聲說：「蘇菲亞，求求你給我一口雪茄，只要一口！」

「不！」

「蘇菲亞，我給你五百元，換一口雪茄，好不好？」他說着自袋中抽出一張五百元面額的巨鈔。

「不！」我語氣十分堅定。

「我的天！五百元一口也不行？」他有點迷惑了。

「五千塊也不行！」

「蘇菲亞，來，你過來！」他推着輪椅向他的書枱走過去。

他想幹甚麼？

我好奇地跟着他來到書枱，他打開抽屜，拿出一個絨盒子來。

「你打開看看。」

我接過那個絨盒子，打開一看，裏面是一個翡翠戒指，顏色晶瑩碧綠，起碼值萬元以上。我眼神不由爲之一亮。

「喜歡嗎？」他笑着問。

「沒有女人不喜歡飾物的，」我由衷地回答他道：「如果我回答不喜歡的話，那是騙你的。」

「好極了，」他說：「從現在起！它是你的了！」

我張大了雙眼，驚詫地問：「你……你要把它送……送給我？」

「不錯！」

我心中一動，把絨盒子蓋上了，問：「無功不受祿，你有甚麼交換條件？」

「條件是准許我抽一口雪茄，」他豎起一隻手指，道：「只抽一口，下不爲例。」

我一秒鐘也不猶豫，把絨盒子放到枱子上，說：「對不起，我走了！」

我相信他一定瞪大了雙眼瞧着我離開書房，天下間竟有抵得住飾物引誘的女人，何況，他只不過要求我給他抽一口雪茄作交換條件而已！

——我拒絕了。

離開他的書房後，我的一顆心怦怦地亂跳着，想到自己竟然面對着那樣漂亮的首飾而不要，眞是不可思議的事！

其實我是費了不少的耐力，才克制住自己的——如果我接受他的「條件」，那麼，我的「人格」便貶低了，因爲我也是一個金錢可以買到的人！

像谷子岡那樣富有的人，一向認爲「金錢萬能」，有了錢便等於有了一切。

然而，他空有億萬家財，卻買不到一口雪茄，這對他來說，也許是個不可磨滅的經驗和印象！

當然他可以革我的職，但我相信他不會，我看得出他很喜歡我，而且，我的出發點是爲了他好！

谷子岡雖然家財億萬，可以得到任何他想得到的東西，但他是很寂寞的，從來沒有一個人眞正的關心他，愛護他！

我目前就是想做到這一點，讓他感動！

當然，我還要在其他方面下功夫，我不會逃過任何機會表現我的不平凡！

谷文華知道我爲了堅持不准他抽烟，拒絕了一枚翡翠戒指，偷偷對我說：「蘇菲亞，你很有一手！」

「我要就不做一件事，要做就一定做得好！」我淡淡地說：「其實這也沒有甚麼！」

「可是你這樣做很冒險。」

「冒險？」我愕了一愕。

「可不是嗎？如果他把牙一咬，將你開除了呢？」他說。

「不會的！」我信心十足地說。

「憑甚麼這樣有信心？」

「對付男人我比你手段高强。」我說。

他伸手搭住我的腰，凝視着我，柔聲道：「蘇菲亞，你實在是一個不凡的女孩子。」

我望着他深邃的眼神，心底下有一點迷亂，谷文華是個英俊迷人的男孩子，如果我要找男朋友，他是我最理想的對象。

然而，我是他理想中的對象嗎？

我不敢繼續望他，我怕我會不能自已。

「蘇菲亞，爲甚麼不望住我？」他問。

我沒有回答，輕輕想把他推開，可是，他卻把我摟得更緊。

「蘇菲亞，你是不是怕我？」他問。聲音性感得好像六絃琴在撥撩我的心扉。

我仍然緘默着。

「蘇菲亞，你知道嗎？我有點妒忌。」他忽然說。

「妒忌？」

「是的，我妒忌我叔叔。」

「爲甚麼妒忌他？」

「像你這樣迷人的女孩子，本來應該是屬於我的，」他認眞地說：「可是我卻要把你雙手貢獻給他！」

我心中一動，如果他要我，我會跟他的。剎那間，我想告訴他：谷文華，我要你，我可以拋棄發財的美夢！

他忽然嘆了一口氣，道：「可惜我是個窮光蛋！」

「你窮？」我愕了一愕，他的衣着，他的排場，根本就像個有錢人家的子弟。

「是的，離開了我叔叔，我就一無所有了。」他黯然地說。

他說的是事實。

「蘇菲亞，當我們將叔叔的財產弄到手後，答應我不要離開我！」

他說得這麼誠懇，我心中爲之一動，然而，我只是幽幽地嘆了一口氣，道：「現在我們根本沒有把握。」

「有的！」他說：「叔叔對你的印象不錯嘛！」

「僅止好印象而已，」我苦笑了一下，道：「要他娶我可不是易事哩！」

俗語說：「天下無難事，只怕無心人，」他說：「只要你對他多用點功夫，你是可以俘擄他的！」

我不知道他爲甚麼對我這樣有信心，也許我眞的是一個無可抗拒的女人吧？

我朝着計劃好的路走，儘量把自己塑造成一個純潔，不愛虛榮和金錢的人！

同時，我更找機會表現我是一個極富同情心的「好人」。

好像那一天，谷子岡在花園中逗狗爲樂，他要男僕蹲下地去給狗跳過，我便上前干涉。

「谷先生，你應該把人當人！」我義正嚴詞地說：「不該這樣對待下人。」

他愕然地望住我，道：「他們是我用錢請回來的，我要他們扒在地，他們便要扒在地，要他們跪着走，便要跪着走！」

「你——」我不置信地望住他，道：「原來你是一個這樣的人！」

「你看不過眼嗎？」他冷冷地問。

我不發一言，轉身便走。

從那時候起，我一直繃着臉對他，不再溫言柔語，也不再有迷人的笑靨。

谷子岡是聰明人，那一天，他忽然抓住我的手，問道：「蘇菲亞，爲甚麼你不再跟我說話？」

我輕輕用力一揮，他卻加重了力氣，緊緊地抓住我的手。

「生氣了？」他問。

「谷先生，雖然我也是你用錢請來的下人，但我是女的，希望你尊重一點！」我冷冷地說。

他放開我，嘆了一口氣。

「原來你爲那天的事生我的氣。」他說。

我緘默着，這時候我根本不知道應該說些甚麼。

「奇怪！」他苦笑了一下，道：「從來沒有人生我的氣！」

「你怎知道？」我說：「即令有人生你的氣，也不敢表現出來。」

「爲甚麼？」

「你有錢嘛！」我帶着諷刺的口吻說。

「有錢難道還是罪惡？」

「當你利用你的財勢去欺壓侮辱別人的時候便是！」我說。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氣，不說話了。

我偷偷瞥了他一眼，他垂着首，像在沉思之中，我的話刺激了他。

半响，他長長地吁了一口氣，道：「不錯，我有時候的確是過份了一點！」

他屈服了！

我急忙蹲下地來，一手搭住輪椅的扶手，另一手搭住他的手，柔聲道：「谷先生，你是一個心地善良的人，只不過是錢累你成爲一個乖僻的人而已！」

他苦笑一下，撫弄我的頭髮，道：「只有你一個人向我說這樣的話！」

「谷先生，你有花用不盡的錢財，爲甚麼不利用你的條件，做點有益社會的事呢？」

「我——」他呆了一呆，問道：「做甚麼有益社會的事？」

「譬如捐一點給慈善機關？」

「我會的，我就立定主意，當我死後，一切財產全捐慈善機關。」

「谷先生，你眞偉大！」我激動地說，其實心底下卻在罵他「笨蛋」，辛辛苦苦掙來的錢財，爲何要捐給慈善機關？

「我偉大？」他自嘲地笑了一笑，道：「其實我是一個最自私的人！」

「哦？」我不解地望定他。

「蘇菲亞，我是沒有子嗣的關係，才把遺產留給慈善機關的，」他黯然地嘆了口氣，道：「可惜我不但沒有一子半女，甚至連比較親近的人也沒有。」

「谷管家呢？」我問。

「他？」谷子岡苦笑一下，道：「他以爲我起碼會留點遺產給他，所以巴不得我早日死去，對這種沒有感情的人，我偏偏一個仙也不給他！」

我緘默了。谷老頭果然很精明，他甚至洞悉了谷文華的心意。

「蘇菲亞，你是惟一眞正關心我的人！」他輕柔地撫弄着我的頭髮，激動地說。

「別忘記我也是吃你的飯的人啊！」我故意笑着說：「當然關懷你了。」

「不，你不同，」他正色說：「那天你拒絕接受我送給你翡翠戒指的時候，我就知道了。你知道嗎？那枚戒指值四萬五千多塊，而且會隨着日子而增值，而你一口拒絕了！」

我淡淡一笑，我要的是他億萬的家財，四萬五千算得上是甚麼東西？

「你一個月只賺我三千元，竟然不要四萬五，唔，眞是不可思議。」

我站了起身，道：「谷先生，夠鐘睡覺啦，我去替你拿杯熱鮮奶來。」

「好。」

我到厨房拿了杯熱鮮奶來，他乖乖地一仰而盡，笑道：「蘇菲亞，你有沒有發覺，我最近的臉色好了許多嗎？」

我凝視他一眼，半個月來，他的臉色是好了許多，心情開朗的緣故吧？

「你是健康了很多！」我笑着說。

「唔，都是你的功勞！」他咀角泛着我從來沒見過的，欣慰，滿足的笑意。

「也要你合作才行。」

「蘇菲亞，信不信由你，這兩天你一直繃着臉不和我說話，更加沒有一絲笑容，我……我心裏很難過。」他忽然說。

我心頭一跳，他終於發現我對他的「重要」了，這敢情好！

「蘇菲亞，」他輕輕握住我的手，又道：「你對我是很重要的，知道嗎？」

「谷先生，能夠令你健康快樂，是我的職責。」我說。

「唔，我應該加你薪水，你要多少？儘管開口說好了，我一定照給！」

我搖搖頭，笑着告訴他：「谷先生，你錯了，我不是爲了金錢爲你工作的。」

「我很久以前就聽過你的一切——」

「哦？」

他變眉一揚，緊張地問道：「關於我的甚麼？」

「別緊張，」我淺笑一下，道：「許多人都說你脾氣乖張，很難相處，沈醫生更分析出來，你的病大半是因爲脾氣暴躁形成的。」

「所以你故意來『醫』我？」他含笑問。

「醫是不敢說，不過，能夠把一個地位這樣重要的名人改變過來，並且發掘他善良的，仁慈的一面，卻是一樁相當有意義的工作。」

他眸子裏閃着光，半响才對我說：「蘇菲亞，我服了你，我眞的服了你！」

我只是淡淡一笑，服侍他上床，向他道了「晚安」，離開他的寢房。

月底出糧時，我打開信封，支票的面額竟然是一個「一」，後面四個「○」。

他給我一萬元！

這不是在美國，但即使申算起美金，兩千美元的薪水，大概也打破「私家看護」的紀錄了！

我可以接收這筆錢嗎？

我沉思一下，最後告訴自己：我不能！

於是，我把支票交回他，說道：「谷先生，請你另外寫張支票給我吧！」

「爲甚麼？」他呆呆地問。

「這個數目超過最初講定的三倍。」

「但這是我打賞給你的。」

「我不要！」

「爲甚麼？」他詫異地：「蘇菲亞，別告訴我你不喜歡金錢！」

「但我要本份的錢，這一萬元太多了，」我說：「我不能要！」

「如果我堅持要送給你呢？」

「那麼，我會收下我應得的一份，把其他的捐給公益金，當然，是以你的名義！」

「不！你不能這樣做，七千元太少了，」他急忙道：「人家會誤會我怎麼只捐這一點點。往年，我一捐便是十萬。」

「那麼你收回去吧！」

「蘇菲亞，我不明白爲你不肯收這筆錢，

」他凝視着我問：「告訴我原因，好不好？」

我沉吟了一下，道：「第一，這不是我應得的數目，第二，如果我收了，便好像被你收買了，以後，我也許會爲了得到你更多的賞賜，准你吸烟，准你亂發脾氣，第三，如果我收下你這麼多的錢，便好像是爲金錢工作了，這並不是我來此的本意。」

「這——」他呆住了。

良久，他才嘆了口氣，道：「好吧，爲了成全你的本意，我收回吧。」

「這才好。」我笑着說：「你開張三千元的支票給我吧。」

「蘇菲亞，我眞不瞭解你，」他疑惑地望定我：「根本不像這個世界的人！」

「是嗎？」我打笑道：「難道我是其他星球來的嗎？」

我們都笑了。

這一笑，把我們的距離拉近了許多，不過，我告訴自己，目前所做的功夫還不够，我必須讓他知道，沒有了我他的日子將會怎過。

我等待着機會更進一步地表現出我的「性格」。

這個機會終於來了！

那天，谷子岡請了三個本市的名流晚餐，在他的介紹下，我認識了他們，一個是街坊會的首腦何錦，一個是市立醫院院長李福良，另一個是廠商會的秘書長布成富。

晚餐在大餐廳晉食，出動了兩個厨子。

我被安排在布成富隔壁，谷文華也在座。

六個人共用着晚餐，由於谷子岡的情緒似乎不得好（我猜那是他的「情緒週期」吧？），大家的態度都很拘謹。

晚餐是西式的，最後一道菜是甜點——雜菓布甸。

男僕端上甜點時，谷子岡拿起碟子嗅了嗅，忽然大力將它放了下來。

「阿炳，過來！」

那個名喚「阿炳」的男僕急忙上前，谷子岡指着面前的雜菓布甸，大聲叫道：「這種東西怎能拿出來招待我的貴賓？」

「老爺，這——」

「快拿開，換一道比較特色的！」

「老爺——」

谷子岡不待他說下去，便大力一拍枱子，喝道：「我叫你拿下去，知道嗎？」

「谷先生，」我插口道：「這個甜品也很不錯啊，一時之間叫厨房如何弄其他的？」

「我說要換就換！」谷子岡一拍枱子，道：「我花了那麼多錢請回來的厨師，難道是叫他們弄這樣普通的東西來招待我的貴賓嗎？」

「谷先生，菜單是經我過目的。」我說。

「阿炳，快拿下去！」

阿炳望了我一眼，正猶豫着，谷子岡忽然推動輪椅，向谷文華走去，拿了他面前的碟子，往地上摔去。跟着，他又拿起何錦面前的碟子，摔了下地。一路走過來，把布成富和李福良的碟子也摔到地下

應該輪到我了！我拿着叉子，俯着吃甜點，望也沒望他一眼。一顆心却怦怦跳了起來。

輪椅在我身旁停了下來，我仍然俯着首，用叉子撥弄碟子中的雜菓布甸。

他深吸了一口氣，忽然轉動輪椅，向餐廳外而去。三個貴賓面面相覷，他們都爲谷子岡的火辣脾氣嚇呆了。

然而我可不會，我服伺了他一個半月，很瞭解他的脾氣。

送走貴賓後，我回房收拾行李，谷文華突然閃身而入，詫異地問：「蘇菲亞，你想幹什麼？」

「離開這裏。」

「爲——爲什點？」

「他今天這樣做太過份了！」

「蘇菲亞，你又不是不知道他的脾氣，」他按住我的手，正色道：「別這樣！」

「文華，我是非走不可的了！」我正色告訴他。

「你可知道這樣做會前功盡廢？」他顫聲問。

「不會的，」我淡淡一笑，道：「非但不會前功盡廢，說不定還可以促使我們的計劃早日成功。」

「哦？」

「文華，我會留下一封辭職信給他，」我說：「他看了信後，如果覺得我對他重要的話，他會去找我回來的。」

「萬一他不找呢？」

「那麼表示我對他還不致於重要到這種地步，我們再演下去也是白費心機，」我道：「文華，這是攤牌的時候了，你知道嗎？」

谷文華沉吟了一下，終於長長地嘆了一口氣，道：「好吧，已然你的意思是這樣我也沒有辦法了。」

我留下了一封信給谷子岡，一聲不响地離開了谷氏別墅。

我回到家裏，沒有打電話給沈鉅仁，我是在等候谷子岡的消息。

老實說，這是很大的賭注，我押了「大」，如果開「小」的話，我便一無所有了！

翌日晚上，谷文華來找我，告訴我說：「他知道你不辭而別後，發了很大的脾氣。」

「除此之外呢？」

「他——」谷文華沉吟了一下，才道：「他把你大大罵了一頓。」

「然後呢？」我又問。

「他關到書房去，一直不出來。」

我緩緩地點着頭，雖然沒有我預期中的情形，起碼我的離開對他也有一定的情緒影响。

「他沒有要你把我請回去？」

谷文華緊皺着雙眉，答道：「他把自己關在書房中，不見人。」

我吁了口氣，這樣說來，還未揭盅的哩！

「蘇菲亞，倘若他不叫你回去，那……那怎麼辦？」谷文華問。

我苦笑一下，暗想如果他不叫我回去的話，他也不可能向我求婚，遲早都要揭盅的，我何必枉費青春陪着一個殘廢的老頭子？

「他會的。」我說。

「爲什麼這樣肯定？」

「一種第六感覺。」

「你們女人的第六感覺眞奇怪！」他摟住我的腰，吻我的面頰，柔聲說：「蘇菲亞，這一段日子來，你可知道我有多想你！」

他的話，我刹那間心頭迷醉，我等待這個機會多久了？

我閉起眼，他火熱的雙唇已蓋住了我……

良久良久，他從我的床上爬起身，穿着衣服，一面說：「我要走了。」

「是的，也許他已決定要我回去了，」我說：「你早點回去，他可能會要你來找我。」

臨走前，他又吻了我一下，道：「乖乖在家等我的好消息。」

翌日一早，我接到谷文華的電話，他以興奮的口吻對我說：「他……他眞的要求我來請你回去了，你快打扮一下，我立刻來接你！」

掛下電話後，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氣，終於，我勝利了！

其實這一注下得十分冒險，不過，我認爲這樣做是對的——我敢於毅然離去，表示我並非想守着他，覬覦他的家財！

精明的谷老頭被我的「攻心計」擊敗了！

回到谷氏別墅時，我的感覺和最初有顯著的不同，如果你問我，我會坦白地答：以前的谷氏別墅與我無關，如今的谷氏別墅，却好像是屬於我的了。

「他在書房。」谷文華送我進大廳，悄聲對我說。

我走到書房門口，伸手叩了叩門，然後，輕輕把門打開。

他的背向着我，坐在輪椅上凝視着外面。

我走到他後面，低聲說：「我回來了。」

他轉過身來，望着我，臉上有着激動的神情。我澀然一笑，沒做聲。

他忽然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問道：「蘇菲亞，我是不是一個討厭的人？」

「不，你並不討厭，」我說：「只是在情緒週期來臨時，不顧及他人的情緒。」

他垂下首嘆了一口氣，道：「那天晚上，我實在是失儀的。」

顯然他認了錯，我也應該趁機退步了，我搭住他的肩，柔聲道：「人有時總會發發脾氣的，你不必過份內疚。」

他忽然緊緊地握住我的手，把臉貼在我的手背，道：「蘇菲亞，不要離開我，永遠不要離開我！」

我的心一跳，計劃已經成熟了，現在，該是開花結果的時刻啦。

「蘇菲亞，你明白我的意思嗎？」他仰起首，眸子裏有淚光：「我不能缺少你！」

我沉默着，任由他吻我的手背。

「蘇菲亞，嫁給我！」他終於鼓起勇氣向我求婚。

「我——」

「蘇菲亞，也許……我太妄想了，不過，我眞的不能沒有你，相信我，相信我！」

我蹲下地來，仰首柔聲問：「這——這會不會是你一時的衝動？」

「不，我想了整整一天一夜，」他說：「其實很久以前我就有這個念頭，只是……只是我不敢想，我怕我配不起你！」

我輕吻他的手背，算是默許。

一個星期後，我們結婚了！

婚後，我對谷子岡自然加倍溫柔，因爲我要設法使他更改遺囑，把所有的財產留給我。

那天，谷文華找了一個機會和我商量，他說：「蘇菲亞，老頭子已經叫我到律師樓將他的遺囑取消了，原來他早已立定了遺囑，要把他所有的財產送給慈善機關。」

我點着頭，關於這點，我早就知道了。

「他有沒有叫律師將遺產的承繼人改爲我的名字？」我問。

「還沒有，我看他是在猶豫不决中，」谷文華道：「所以，你一定要表現得更好，使他主動地把你的名字寫下來。」

我緩緩地點着頭。

「不過，即使他現在還沒有在遺囑中聲明，是他的遺產承繼者，你也是唯一的合法承繼人了。」

「哦？」

「是的，如果他現在突然暴斃，你便是他遺產的承繼人了。」

「不！」我急忙道：「你千萬不要打這個主意，否則，我們會被警方懷疑的！」

「我明白，」谷文華狡黠地笑了笑，道：「反正以他現在這樣的年紀，也活不久了。」

我陪他笑了笑，他說的是事實。

「蘇菲亞，我們的好日子就快來了！」他說着摟住我，在我臉上吻了一下。

就在這個時候背後忽然傳來了腳步聲，我們急忙分了開來，回頭一看原來是男僕阿炳。

阿炳似乎看不到我們，逕自向內廂走去。

「他有沒有看到我們？」我担心地問。

「好像沒有。」

「回房休息去吧，」我說：「在沒有成功之前，我們要小心一點。」

「不錯！」

我以爲穩拿谷子岡的遺產，不料事情又有變化，那是婚後半個月，那是我和谷文華談過話後第三天，谷文華忽然告訴我：老頭子又把遺囑成立了。換句話說，他仍然決定把他的億萬家財捐給慈善機關。

是什麼原因使他一再改變主意？

「會不會是阿炳那天晚上看到了我們的親熱行動，告訴了老頭子？」我問。

谷文華皺着眉說道：「有這個可能嗎？」

「那……那怎辦？」我又急又驚，問道：「這樣說來，我們不是枉費心機嗎？」

「總有辦法的！」谷文華內心的憂慮大概也不在我之下。

「什麼辦法？」

谷文華沒有回答我。

一個月後，谷子岡突然暴斃了！

那天早上，我一早起身，發現身畔的他身子一片冰凉，心下一懍。伸手探他鼻息，早已斃命了。我這一驚非同小可！

谷子岡死了——在他尚未把遺囑更改承繼人之前，這便如何是好？

我急忙去找谷文華，他聽了之後，也是大驚失色，急忙陪我回房査探究竟。

「他死了！」谷文華長長地吁了一口氣。

「這……這怎麼辦？」我又驚又急。

「咱們不能够把他的死訊公佈，」他說：「否則，律師一讀遺囑咱們便一無所有了。」

「但……但不公佈怎行？」

他沉吟了半响，忽然道：「有了！」

「你有辦法？」

「我們找個人來頂替他。」

「然後呢？」

「設法將他名下的產業，移到你的名下，」谷文華道：「這樣不就得了？」

「那不是很麻煩？」我說：「何不乾脆弄張假遺囑？」

「不行的，他和律師行太熟了，而且僞造簽名也瞞不過他的律師。」

「難道將他的財產轉我的名不用他簽字嗎？」我詫異地問。

「當然要，但我們可以找其他的律師辦理，」谷文華道：「而且，如果承受遺產，要納一筆數目不菲的遺產稅，一時間到那裏去找這筆現欵？」

「可以變賣他的產業啊！」

「不，」谷文華笑道：「在那種情形下變賣產業，只能得回幾成的本錢損失太大了！」

「我們已經有了這麼多財產，還在乎損失一點嗎？」

「蘇菲亞，這種無謂的損失，可免則免，」他道：「而且，轉名手續比假造遺囑容易得多了。」

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只得表示贊同。

我們把谷子岡的屍體偷偷埋到地牢中，然後假稱谷老頭身體不適，謝絕應酬。

幸好谷子岡一向不喜歡見客，又有我服伺，因此，並沒有人懷疑。我們尋找着酷肖谷子岡的人，終於被我們找到了，他是張力行。

張力行的確太像谷子岡了，尤其是在我們暗中訓練教導之下，他的一舉一動，都像極了谷子岡。然後，我們又叫他學谷子岡的簽名，他在這方面的天才倒令我們十分意外，竟然學得毫無破綻，便是筆跡專家也看不出來。

我們答應給予張力行一百萬元的酬勞，其實呢？他是沒有機會拿這一百萬的。

武技精華

太陽功破追魂劍

·海鷗·

由郭南宏導演的一套武俠鉅片「鬼見愁」，該片剛剛放映就看見銀幕上有兩人決鬥，鬼見愁用追魂劍傷了「百忍道長」的大徒弟，由此引起一連串的殺傷。在武林圈子裏面確有追魂劍，那種劍並非武俠小說寫的「邪劍」，需要用人血練劍，而且要經過一千日的千錘百鍊，然後成功，它只是普通的劍，但有一種特色，劍身光亮，如果在陽光投射之際，利用它反覆揮舞，便可以把陽光反射出來，擅於用劍的人，能夠把這種反射的光亮投射到敵人一雙眼，只要此人突然閉眼，便會吃了一劍，故此這種劍術稱做追魂劍，如果在強烈的燈光照映之下，用它作戰，也是有作用的。追魂劍的魔力就在光綫反映，練習這種劍術的人另有一套，盡量使那一把劍可以在燈光或陽光之下搖幌不已，把它反映出來的一條光亮投射到敵人的臉孔，因此之故，追魂劍的劍法只是適宜用那一種劍施展，並非普通的刀劍都能夠把它使用出來。

至於擊破追魂劍，殊不容易，因爲兩人鬥劍，很難堅守一個單位，倘若向着陽光打鬥，當然吃虧，反之，背着陽光却又担心對方使用追魂劍術，把光綫反映到臉上來，因此之故，正統派的劍客，不願意跟邪門劍術的劍客交手，特別是對方使用追魂劍術，更加避之則吉。

不過，世事很奇，有時想避免一場搏鬥，怎料捲進了漩渦，非鬥不可，避無可避，那就會拚個你死我活。

正統派的劍客爲了對抗追魂劍，便有另外一種功夫叫做「太陽功」。這一路功夫不止是用以抵禦追魂劍，而且有另外的作用，練習既久，一雙眼睛不畏強光，跟敵人交手，在陽光照射得非常猛烈的中午，打鬥起來，它就佔盡上風。

太陽功是對着太陽練習的，每天起床走到向東的一處，剛剛是太陽升起那個方向，臉對着東方，在陽光還沒有升到地面之上，已經要站在那裏凝視着東方雲彩。

初升的旭日，並不很亮，它要升到某一個階段然後逐漸發亮，那時，一雙眼睛能夠忍受得來，它愈升愈高，愈加光亮，就不容易忍受了，練習太陽功的人，一定要忍受，使一雙眼從「微光」看到「強光」，直到忍無可忍，然後閉眼養神。

每天都是這樣練習的，但要注意這一點，只知道用一雙眼睛向陽光注視，可能使它養成了習慣，到了黑夜降臨，就看不出物體來。假如練武之人有這種顧忌，那就弄巧反拙，故此練習太陽功的武林高手，一定要在黎明之前向東方注視，早上練習這種功夫，晚上還要練習另外一套。

晚間在星光之下，到處陰暗，一點星光也是沉黑，除非那晚雨雲密佈，但却不看不出來，然後黑沉沉，稍爲有點星光或者月光，仍然可以看見物體的，練功之人，或在密室觀看，或在田野之間使用眼力看一件物體，注視着它，而且要細心辨認它的輪廓，直到看倦了他的一雙眼爲止。

白天看太陽，夜間看星光，彼此調和，就不會使一雙眼睛受到強光的照映，失去原有的反應。

練習既久，那雙眼睛就比較普通人的眼睛厲害得多，不但在強光照映之下，不必閉眼，同時在晚間稍爲有點星光月色，也可以看到二三十尺遠的物體，剛剛看見了一眼，就能夠分辨出那一件物體究竟是穿了黑衣的行人，抑或是一株大樹。

練習過太陽功的劍客，跟追魂劍搏鬥，就不怕對方使用劍身反映出來的強光去刺激一雙眼了，再者，追魂劍術爲了製造機會，把陽光從劍身反映出來，打鬥的時候就有些弱點可尋，如果劍術稍爲高明，不怕強光照映，很容易擊倒那種邪門劍客的，因此之故清代的劍客多數練習過太陽功。苦練過太陽功的劍客，要是跟一個拳師比武，多數是選擇特殊的時間與地點，倘不是在早上八九點鐘陽光旺盛，就是在深夜，到了更闌人靜，月色微明那時交手，不管用拳脚抑或用刀劍比武，視覺特別強的人，能夠在陰暗的地方看見對方如何發招，當然是必操勝券的，除非對方也練過太陽功然後打個平手。

因爲太陽功是清代劍客很喜歡練習的一種武功，故此有太陽拳出現，同時有個門派是用這種拳脚作戰的，稱做太陽門。

這種拳脚發招猛烈，它的特徵就是橫衝直撞，不發招則已，一出手就向前衝了二三十尺，然後轉身，能否打擊對方軀體，也要衝過去，目的是選擇有利陣地，根本上陽光猛烈之際，背着太陽動手，特別有利。

太陽功打沙包，另有一格，一定要準備四個沙包，而且是吊起來的，練功之人，站在四個沙包的中間左一拳，右一拳，把那些沙包打到飛起來，又再跌下，他發拳去打另外一個沙包之前，必須避開由反彈力跌下來的那個沙包，四個沙包給他打到搖搖幌幌，好像有幾個人圍攻，稍爲不愼，就給沙包撞跌，能夠在沙包互相撞擊的中間走動，沒有倒下來，那就可以在一堆人之間突圍而出，不會打輸。

另外一種太陽功就是在練功之際，由小童把貯滿了沙的沙袋在身上大力敲打，初時僅用沙粒塞在布袋之內，後來取小部份的沙，改用鐵沙，即是鐵沙混海沙，到了深造的階段，鐵沙愈來愈多，海沙愈來愈少，那一個袋重達六七斤，向身上各處敲打，仍然沒有受傷，那就使身上所有肌肉筋絡都捱得起硬橋硬馬的打擊，有了這一套，準可以與武林高手接招不會吃虧。

這種功夫有一個比較熟識的名稱，叫做「鐵布衫」，那是硬功當中最厲害的一種，苦練過它，渾身各處，都能夠捱打，當然是勝人一籌的，不過，練習過太陽功或鐵布衫的人，也非必操勝券，只是佔上風吧了，因爲人體有些要害無法使它堅實起來的，例如眼睛或下陰，不管如何苦練，如果練習得來的成績只是捱打，難以搶攻，那是沒用的，假如他碰着另外一些永不貼身纏着打鬥的拳師，有機可乘，就施展「二龍爭珠」或「神仙摘茄」之類的毒招出擊，仍有可能打輸，因此之故，練習過太陽功的人，總是把這種武功隱藏起來的，如果別人知道他渾身是勁，無法拳打脚踢，專向他的要害出擊可能要他的命。

谷文華早已把他的計劃告訴我，那便是當谷子岡財產差不多全轉到我名下後，便設法令他「自動死亡」，以他的屍體，代替谷子岡的屍體下葬。反正眞的谷子岡早已死了，張力行只不過是借用的一具「活屍體」而已。

我們的的計劃進行得很順利，不料何妮妮出現了，他發現了張力行是假的，於是威脅勒索我們。我們在可能的範圍裏，一直滿足他的要求，直到最後她向我們勒索五十萬，谷文華才叫趙仲德和魯風殺死了她。

我以爲可以安享谷子岡的遺產了，不料，谷文華這狼心狗肺的小子，竟然安排了毒計謀害我……

蘇菲亞親述到此，王小克忍不住插口問道：「他怎樣安排毒謀害你？」

「你發現了張力行的秘密後，他決定把張力行殺了，」蘇菲亞道：「而且故意佈局成我謀殺親夫的樣子，如此一來，我一定會被判罪，對不對？」

「是的。」

「我一被判罪後，谷子岡和我的遺產，他便是唯一的承繼人了，對不對？」

王小克「啊」地一聲低呼了出來，道：「不錯！」

「我是孤兒院長大的，又沒有立過遺囑，除了他之外，還有誰可以承繼我的遺產？」蘇菲亞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道：「小黑，直到昨天，我才知道谷子岡不是自然暴斃的！」

王小克心頭一跳，呆呆地望定了蘇菲亞。

「谷子岡是被他下毒毒死的！」

「哦？」

「警方一發現屍體後，定會剖驗一番，那時候，最大的嫌疑兇手自然是我，因爲我是唯一的合法承繼者，谷文華早已安排這個陷阱給我鑽了！」

王小克不由自主地打了個寒顫，心想谷文華這人眞是太恐怖了！

「哼！但我還是有辦法把他拖落水的。」蘇菲亞恨恨地道。

「什麼辦法？」

「小黑，這便要你帮忙了，」蘇菲亞熱切地望住王小克，道：「你……你肯嗎？」

王小克猶豫了一下，道：「怎樣帮忙？」

「你去找趙仲德和魯風，叫他們出庭作證，何妮妮和方志傑是谷子岡授命他們殺的！」

王小克苦笑了一下，道：「蘇菲亞，他們會答應嗎？」

「他們會的。」

「爲什麼？」王小克詫異地道：「在這種情形下，他們會什麼都不承認的，因爲下手的是他們，如果招了出來，他們也是有罪的。」

「不過，我有證據。」

王小克心中一動，急問：「什麼證據？」

「他們兩人的酬勞是我給的，」蘇菲亞道：「而且是以劃綫支票，存入他們的戶口的，每人十萬元！」

「這——」王小克皺着眉頭，道：「這也只能證明，與殺害何妮妮和方志傑有關，一樣不會影响到谷文華的啊！」

蘇菲亞咬了咬牙，道：「這如何是好？難道就給他逍遙法外嗎？」

「蘇菲亞，你可以把這一切告訴你的律師，由律師代你辯護，法庭得到你的供詞後，會傳訊谷文華的。」王小克道。

「那能入他之罪嗎？」

「我——我對法律不大懂，」王小克赧然一笑，道：「不過，像谷文華那樣的犯罪份子，法律是有辦法對付他的！」

「法律！」蘇菲亞苦笑一下，喃喃地道：「他早已安排好一切，自己置身度外了！」

× × ×

「謀殺親夫案」哄動了東南亞一帶，尤其谷子岡是社會名流太平紳士。

案子一連三天在高等法院審訊，谷文華自然被傳出庭，但由於一切證據都和他無關，反而對蘇菲亞處處不利，因此，法庭判蘇菲亞謀殺罪名成立，無期徒刑。趙仲德和魯風的謀殺罪名成立了，但他們抵死不肯招供谷文華是主謀者之一。

當法官宣判後，蘇菲亞幾乎昏厥過去，但她強行支持着，向法官提出一個要求。

「法官大人，我可以和證人谷文華說兩句話嗎？」蘇菲亞問。

法官沉吟了一下，終於點了點頭，道：「好吧。」

谷文華本來正打算離去，只得向犯人欄的蘇菲亞走去。

「阿嬸，本市已經廢除了死刑，這樣的判決，是太便宜了！」谷文華冷冷地笑着道。

「文華，你走近一點，我有椿秘密告訴你！」蘇菲亞有氣無力地說。

法庭中數百雙眼光一齊向兩人望去——包括王小克在內。

王小克三日來一直在法庭旁聽，他心下暗暗奇怪，蘇菲亞有什麼話要和谷文華說？

谷文華猶豫一下，終於走近蘇菲亞身邊。

「我告訴你——」蘇菲亞忽然手一揚，只見銀光一閃，跟着是谷文華的慘叫聲。

衆人大吃一驚，定眼望去，只見谷文華心窩間插着一把直入沒柄的匕首。

這一個變故來得實在太突然，法庭中立時吵成一團。庭警見發生意外，分別衝上前，把蘇菲亞抓住了。谷文華瞪着雙眼，騰騰騰連退三步，道：「你……你……」

「姓谷的，法律已然制裁不了你，我只好親自下手了，」蘇菲亞冷笑着：「你剛才說過的，本市已廢除了死刑，我不會死的，而你却要下去陪你的叔叔，和他在一起了，哈哈！」

谷文華喉嚨間「咯咯」作响，臉上冷汗涔涔而下。

半晌，他終於「咕咚」一聲摔倒下地。

法庭的地板上刹那間染滿了殷紅的鮮血！

庭警在擾攘間把蘇菲亞帶了下去，一個警員上前一探谷文華的氣息，向站在一旁的檢察官道：「死了。」

離開法庭時，王小克深深地吸了一口氣，他想不到事情會有這樣的結局。

「小鬼子！」

王小克轉過頭去，只見周探長向自己跑了過來。「剛才發生的事太突然了！」周探長奔近了他，說道：「蘇菲亞不知從那兒得來的利器，在那種情形和環境下上演一幕兇殺案！」

王小克淡淡一笑，道：「事實上谷文華太對不起她了。」

「在法庭公然殺人，眞是不可思議！」周探長搖着頭，苦笑着說。

「法律對付不了的罪犯，似乎只有用這個方法來對付了。」

「你讚成蘇菲亞這樣做？」周探長詫異地問。

王小克咬了咬唇，刹那之間，他只覺腦際間一片迷茫，自己究竟是讚成？抑或反對呢？——他得不到答案，世界上沒有答案的難題實在太多了！

（全文完）

預告

小鬼子傳奇故事：**八醜異行錄** 上官庸著

不日刊出·敬請留意

游俠傳奇故事

朱羽·文
盧令·圖

黑馬（二）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黑馬三年寃獄期滿，深知宋天威不會放過他，是以他在離磨盤鄉的前一站下車，潛回鄉中，使得欲在車站狙殺他的宋天威及要保護他的癟二爺等全都撲了個空。宋天威開設的賭場中新聘一流浪漢喬勝，此人自高自大，但身手異常了得，他要宋天威答允他所有打手全歸他指揮，宋天威答允了他，是以那晚黑馬在賭場洩露身份爲數大漢包圍，喬勝却擅作主放了黑馬。薛小翠爲人綁架，薛永順往見蕭七，求他設法，蕭七要薛永順帮助宋天威抓住黑馬，薛永順委屈地點頭答允——

殺聲處處飄　血腥隱隱聞

「蕭爺！」薛永順一副慌不擇路的神態。「我答應，千萬再煩宋大爺跟拐子帮打聲招呼，別嚇着小翠，這份恩情……」

「你放心，大爺既然打過招呼，誰也不敢動你女兒一根頭髮，記住：一個黑馬換一個小翠，對你合不合算，你心頭應該明白。」

「蕭爺！我全力去辦。」

出了宋莊，薛永順反而不像來時那樣脚步沉重，小翠是被宋天威派人綁去，原是意料中事，以小翠來脅制黑馬也是意料中事。一切都在意料中，那又有什麼好愁的呢？

黑馬在半途迎着薛永順，迫不及待地問：

「大叔！怎麼樣？」

「小翠在他們那兒。」

「蕭七公然承認他們綁架擄人？」

「他當然不會那樣驢，他說：小翠在拐子帮手裏，宋大爺去打了個招呼，那邊已答應放人，不過，宋大爺教我爲他辦一件事作爲交換條件……」

「要大叔把我給交出來。」

「是！」

「大叔，先把小翠妹妹救出來再說。」

「你是說……？」

「大叔，我想過了，一個人活到一百歲是一個死，活到我這種年紀也是一個死。你把我送到宋天威那裏去，讓小翠妹妹安然回來，然後……我打算和宋天威同歸于盡。」

「同歸于盡？」薛永順大吃一驚。

「我絕對有把握。」

「黑馬！」薛永順連連地搖頭。「這我絕對不能答應，小翠就是死掉，我還有兒女，兒女都死光，我跟大嬸不算老，說不定還可以生。你呢？孤丁一個，我怎麼能讓你去死？」

黑馬道：「大叔！你難道願意讓許許多多的人去死？」

「許許多多的人！都是誰？」薛永順顯然不明白黑馬話中含意。

黑馬道：「磨盤鄉每一個人，小翠只是第一個，宋天威不除，這種刦難還會繼續下去，大叔……」

「別說了！」薛永順雙手抱頭，顯得很痛苦地說：「我絕不會答應，我絕不會答應！」

黑馬正要再說什麼，突然神情一凛，飛身躍起，落在一遍草叢之後。

那裏有一塊石頭，石頭上坐着一個人，那個人沉靜得猶如一塊石頭，如果不是衣袂飄飄，眞會以爲他是一個石頭人。

黑馬一聲沉叱：「抬頭！」

很聽話，立刻抬起了頭。原來是喬勝。

黑馬神態仍然很嚴肅，語氣却緩和了許多：「你在這裏幹什麼？」

「等一個人。」

「等誰？」

「你。」

「等我幹什麼？」

「談一宗買賣。」

「什麼買賣？」

「小翠。」喬勝的措辭始終那樣簡潔。

「你能救她出來？」

「能。」

「何時？」

「今夜。」

「有條件？」

「沒有條件怎算買賣。」

「說吧！」

「你最好立刻離開磨盤鄉，不過我不勉强，因爲這是你的故鄉，另一件事你必須遵守，不准走近玻璃房子，更不准走近宋莊。」

「是宋天威教你來找我的？」

「不是。」

「那麼，你冒險救小翠，却不是圖一己之利，我眞不明白你是何居心。」

「你不須明白，我也不願教人明白。」

「你的言行眞讓人覺得神秘，那天晚上你可以帮助那些壯漢逮住我，而在宋天威的面前立下大功，但你却反而助我逃走……」

「黑馬！」喬勝冷冷地說：「我不喜歡說太多的廢話，怎麼樣，這單買賣？」

「不能成交。」

「哦！你不關心小翠的死活？」

「關心。」

「那麼……」

「喬勝，如果你換一個條件，我一定會答應，如果你毫無要求，那我將感激終身。喬勝，我總認爲你是一個漢子，你投奔宋天威的那種惡霸，只是受環境所迫。你總有一天會良心發現……」黑馬停住，因爲聽他說話的人已經走得很遠了。

「誰？」薛永順趕來問。

「宋天威請的亡命徒，他專門負責管理玻璃房子，這個人有點怪。」

「怎麼個怪法？」

「他不像是個壞人。」

「黑馬，壞人腦門上並沒有刻着字。」

「大叔！」黑馬很認眞地說：「我信任我的眼睛，這個人壞於一時，不會永遠壞；壞在行爲而絕不會壞在心地。」

「黑馬！」薛永順自然不會關心這個流浪漢壞不壞，他最關心的當然還是他的女兒。「剛才我像聽他提起小翠。」

「是的。」

「他怎麼說？」

「他說他能將小翠救出來。」

「哦！他要多少錢？」

「他不要錢。」

「那麼他要什麼？」

「他要我答應他一件事。」

「什麼事？」薛永順的神色，顯得非常緊張。

「他不許我走近玻璃房子，更不許我走近宋莊。」

「黑馬！你答應沒有？」

「我……」黑馬跪在薛永順的面前，垂着頭說：「薛大叔，實在對不起你，我不能夠答應……」

「起來！起來！」薛永順連忙將他拉起來。「黑馬！我絕不會怪你，你……」

「大叔！關於小翠妹妹，我敢大膽跟你拍胸脯，一定不讓她損傷一根頭髮。」

「黑馬！」薛永順語氣沉重地說：「別向我說這些，我只要你向我保證一件事。」

「什麼事？大叔。」

「不要作無謂的犧牲。」

「大叔！這……」

「答應我，黑馬。」

薛永順那種沉重的語調，像是來自遙遠的天涯海角，也像是出自他娘的口中，一聲叮嚀，半句囑咐，却包含了萬千慈祥。

「大叔！我答應你。」

薛永順笑了，那笑雖然悽苦，却不勉强。

×　×　×

玻璃房子很靜，很寂寥，在白天，這裏半點生氣也沒有。

喬勝沉重的脚步聲穿過寬敞的廳堂，來到了後院，那兒有一排廂房，也是莊稼漢的銷魂窟，現在，連一點聲浪也沒有。

這一排廂房共有十多間，從外表看起來完全相同，然而裏面却略有差別，最少，今天其中一間住的不是賣笑的土娼，而是一個黃花閨女。誰？薛小翠。

薛小翠是個爽朗略帶潑辣的姑娘，所以身在魔窟之中還能保持鎭定。她在這兒所享受的待遇還不算壞，至少沒繩綑索綁，懸吊大樑。

她坐在床上，床頭几上放着一大碗飯，飯上還有很多豐富的菜餚，但她並沒有去動，任何人在這種情況下都不會有胃口。

有個大漢坐在進門處看守着她，看那大漢一副正襟危坐，不敢邪視的模樣，他必然接到了嚴厲的命令，絕不能對小翠施以輕薄，不然他那會那樣老實？

房門砰地一聲蕩開，看守的大漢嚇了一跳，連忙拔出腰間的槍，却想不到進來是喬勝。

喬勝一擺頭，冷冷地說：「出去！」

那看守的大漢楞了一楞，低聲下氣地說：「喬爺，宋大爺交代過，這妞兒……」

喬勝飛起一脚，踢在那大漢的腰眼上，那大漢連爬帶滾地逃了出去。喬勝脚下的功夫的確了不起，因此他經常以脚來代替他的言語。

薛小翠現在有些怯了，自出娘胎以來，她還不曾見過這種兇神惡煞。

喬勝遠遠地坐了下來，輕輕問：「姑娘認識黑馬？」

「嗯！」她怯生生地點頭。

「妳很喜歡他？」

也許由於喬勝的態度很溫和，也許由於薛小翠生來就有一種倔强的個性，使她一揚頭，很响亮地說：「不錯。我喜歡他。磨盤鄉每一個人都喜歡他。」

「恐怕有一個人不會喜歡他。」

「誰？」

「宋大爺。」

「他不算是人。」薛小翠脫口說了句。她似乎發覺這句話太過孟浪，又吃驚地用手掩住了嘴。

「妳很勇敢。」喬勝將櫈子挪近一些。「不過，勇敢得不分利害關係，那就變成了鹵莽。如果這句話被宋大爺聽到，妳該知道會有什麼後果。」

「了不起一個死。」

「死？」喬勝不得不聳肩一笑。「一個人，活得要有價值，死也要有價值，像妳爲了逞一時口舌之快而死，太不値得。」

「你到底是什麼人？」薛小翠瞪大眼睛瞧着他。「怎麼盡說這種怪裡怪氣的話？」

「別管我是什麼人，如果妳肯聽話，就立刻做一件事。」

「要我作什麼?」

「妳可曾讀過書?」

「讀過幾天。」

「可會寫字?」

「當然會。」薛小翠好勝地回答。

「寄一封信給黑馬，教他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走近玻璃房子，更不要走近宋莊。」

「哦!我明白了。」薛小翠原本對喬勝還略有好感，現在她的面色突然變了。「你是跟宋天威賣命的，你們都怕黑馬，所以將我綁來，然後用我的性命來威脅他，是不是?」

「妳不但勇敢，也很聰明。」

「可惜你們並不聰明，告訴你，這封信我不寫。」

喬勝道：「為什麼?難道妳願意看他白白送死?」

「我不寫這封信的原因是因為他不會聽我的話。」

「妳怎麼知道他不聽妳的?」

「他是一個男子漢，應該有他自己的主見，為什麼要聽別人的勸?」

喬勝站了起來，搖搖頭，以惋惜的語氣說：「我以為磨盤鄉只有一頭公黑馬，想不到還有一匹母黑馬，算我白費精神吧!」

薛小翠目光顯出異樣的神采，一個字一個字用力地說：「謝謝你這樣稱呼我。」

喬勝退了出來，剛帶上門，他就看見廊下站着四個人。

一個是宋天威，一個是宋長海，另外兩個就是寸步不離跟在宋天威身後的護衞壯漢，八道目光像利刃似地盯在喬勝的臉上。

喬勝站在房門沒有動，冷冷地問：「宋大爺光臨，莫非有什麼緊急大事?」

「聽說你剛才和黑馬見過面了。」宋天威的語氣咄咄逼人。

「不錯。」

「是你們約好了的?」宋天威的話中已經設下了圈套。

「是我在半路上等他。」

「等他幹什麼?」

「談談。」

「哦!談了些什麼?」

喬勝道：「我告訴他只有一條路可走，那就是滾。」

「喬勝!」宋天威幾個大步走到了喬勝的面前。「我記得你答應過我，三天之內將黑馬送到我面前來。」

「我也記得。」

沒有人敢用這種口氣對宋天威說話，然而宋天威又忍受了，他平靜地問：「那麼，你為什麼教他滾。」

「他不會滾。對黑馬，你比我更了解。」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我教他滾，他才會立刻來找我。」

「哦!原來如此。」宋天威笑了，自然是冷酷的笑。「喬勝!我喜歡能幹的手下，也喜歡聰明的手下，但不喜歡自作主張的手下，你要記住一件事，是你聽我的不是我聽你的。」

「我會記住，」喬勝也在笑，所不同的，是他的笑並非冷酷，而是冷傲。「這是我們的約定。不過我要提醒宋大爺一下，不管多大的事，一旦交到我手裏之後，誰的主意我也不會聽。」

宋天威的臉色變了，他似乎能在頃刻之間暴發一場山洪，但他再度尅制了怒火，只是悻悻地說：「好!黑馬的事情交給你，不過，三天之內他若是沒有交到我手裏，你應該知道有什麼後果。」

喬勝只是笑，沒有說話;但是他的笑比利刀還要扎人。

宋天威一揮手，沉聲下令：「把那妞兒帶走。」

那兩個大漢正要往囚禁薛小翠的那間屋衝，却教喬勝一張手臂給攔住了。

「宋大爺!」喬勝似乎完全不注意宋天威的危險性，很平靜地問道：「您要將那妞兒帶到那裏去?」

「帶到那兒去那是我的事。」

「不!」喬勝很堅持。「那是我的事。」

「哦?」宋天威還耐着性子。「這是怎麼個說法?」

「你擄來這個妞兒的目的是要逼迫黑馬出面，我既然答應你三天之內將黑馬交到你手裏，那麼，這個妞兒對你已不起作用，何不放她回去?」

「喬勝!你不覺得你太過份了?」宋長海開口了：「爹已經很給你面子，你不要不識抬舉。」

「帶走!」宋天威再度下令。

「不行。」喬勝沉叱一聲。

「哦!不行?」宋天威的臉色鐵青，顯示他的憤怒已經到了極點。「如果我一定要帶走那妞兒呢?」

「我也走。」

「你也走?」

「嗯!我們既然有許多地方談不攏，留下去，我沒趣，你上火，那多沒意思?」

「好!你走。」宋天威說得很平靜，這並不是好現象。

「宋大爺!你可要想想清楚：我在，你多一個朋友，我走，你就多了一個敵人。」喬勝說完之後，大搖大擺地走了出去。

宋長海再也忍受不住，一搭腰間槍把，似乎想行兇了。

喬勝身形電轉，聲冷如冰地說：「小子，你最好老實點，如果你想拔槍的話，宋大爺就要損失一個兒子了。」

宋長海被唬住了，一動也不敢動。

另外兩個大漢却想在主子的面前賣弄一番，兩人交換一個眼色，迅速地拔出了槍。

砰砰兩响，烟硝迷漫，哀呼迭起，中槍的不是喬勝，而是那兩個大漢。

喬勝雙手各拿一支銀色左輪槍，冷冷地說：「你們都是無名小輩，所以只斷你們一腕，以後動槍，最好先亮亮你們的招子。」

宋天威突然笑了起來：「哈哈……喬勝!我服了你啦!」

喬勝那種傲慢得令人難以忍受的態度絲毫未減，冷冷地問：「你服我什麼?」

「服你的深藏不露。」

「哦?」喬勝冷笑。「我倒不覺得。」

「從華北到華中，道上的朋友誰沒聽說過『鐵腿銀槍』的寶號，竟然一變為流浪漢，裝得巧!裝得妙!更裝得像!」

「我為什麼要裝?」

「憑你的本事，憑你的名號，怎會潦倒如此?」

「我一不偷，二不搶，家無良田可賣，手無一技之長，又不能刻苦耐勞，我自然會變成流浪漢。我為什麼要裝?宋大爺言重了。」

「好說!好說!」宋天威回頭向他兒子叱道：「長海!你還待在這兒幹嗎?快帶這兩個蠢材滾遠點，免得丟人現眼!」

宋長海手一揮，那兩個負創呼痛的壯漢連忙跟着他連爬帶滾地走了。

「來!坐!坐!」宋天威笑臉迎人地說：「我宋某人有眼不識泰山，來!好生聊聊。」

「古人說：道不同不相為謀，咱們意見分歧，看法不一致，還有甚麼好談的?」

「不!不!有話好商量。」

「宋大爺有意留我?」

「當然，像你這種大將上那兒去找啊!」

「宋大爺，絕不是我姓喬的得寸進尺，為了表現你的誠意，那你就立刻派人將那妞兒送回去。」

「照辦。」宋天威可不是空口答應。他立刻傳人，教他們用一頂軟轎將薛小翠送回。

喬勝這才收起了雙槍，在宋天威對面坐了下來。

「明人不說暗話，有句話我要問明。」宋天威開門見山，絲毫不拐彎兒。「你到我這兒來，眞是為了混生活，找棲身之所?」

「不完全是。」

「這話怎麼說法?」

「我順便還要辦一件事。」

「什麼事?」

「私事。」

宋天威很精明，自然不會再問下去，話鋒立刻一轉：「咱們來談談黑馬，這小子很倔，處處碍我的事，三年前，我找了個藉口，將他送進了監牢，三年當中，他娘死了，他青梅竹馬的女友變成了我的兒媳婦，你說，他恨不恨我?」

「恨之入骨。」

「對!恨之入骨。如今他出了監，又回來了，回來幹甚麼?」

「報仇。」

「對!換了你我也會報仇。請問：此人不除，我怎麼能安?」

「嗯!」

「那麼，請你為我除去黑馬，條件任由你開。」

「我從來不為錢而殺人。」

「喬勝!你拒絕了?」

「沒有。」

「可是……?」

「宋大爺!你既然聽說過我的名號，當然也該了解一點我的為人。我不是小人，可也不是坦蕩君子。我絕不為錢財而殺人，所以你不必跟我談條件。」

「那麼……?」

「我自己也知道我的心胸狹窄，睚眦必報，我是為榮譽而殺人。」喬勝抬起頭來望着宋天威，一個字一個字用力地說：「宋大爺!如果你眞想假我之手除去黑馬，你必須依我幾件事。」

「你說。」

「聽說黑馬回鄉之後就誇下了海口，他要毀掉玻璃房子。」

「別以為他是唬人，他眞幹得出。」

「那麼，吩咐你的人，從今天起，別再去招惹他，更別去接近他，就像磨盤鄉根本就沒有這個人。」

「還有麼?」

「他既然說要毀掉這麼玻璃房子，他一定要來到這兒才能下手，那麼就讓他來。」

「嗯!」宋天威漫應着。

「讓他來，讓他來玩，讓他來賭，讓他來觀察，讓他來找機會。」喬勝愈說愈有勁：「讓他來侵犯我，也讓他來找死。」

「我不明白為什麼還要那樣麻煩?」

「別人沒有侵犯我，我就起不了殺機。宋大爺!你不能勉强我去改變自己的性格。而且，黑馬在那種情況下被我殺死，任何人都沒有話說。」

「好!」宋天威一隻手按在喬勝肩膊頭上。「就這麼說定了。一切托付，一切托付。」

當宋天威離去之後，喬勝臉上流露出詭譎的笑意。除了他之外，只怕誰也不知道他心裏隱藏了什麼。

× × ×

宋天威一回到宋莊，他的大兒子長山，二兒子長壽都迎了過來。老大長山有些迫不及待地問：「爹!聽說姓喬的就是江湖道上聞名的『鐵腿銀槍』?」

「沒錯。」宋天威皺着眉頭說：「我見過不少好手，任何人的槍法都比不上他。」

「爹!」老二長壽說：「這就得當心了，他在江湖上猶如一座山，又大，又重，怎會那麼潦倒，又怎能屈就咱們這份護院的差使。」

「我什麼都不担心，」宋天威面色凝重地說：「只担心一件事。」

兩個兒子同聲發問：「爹担心什麼事?」

「担心他是不是跟黑馬聯上了手。」

「哦!」二人不禁一驚。

「如果他跟黑馬聯上了手，那可眞難應付。」停了一停，宋天威揚起頭來問：「長山!咱們手底下像樣，肯拚管用的，有多少人?」

宋長山仔細地想了一想，才愼重地回答：「人是不少，肯拚管用的只有那麼兩三個。」

宋天威道：「只要肯拚管用，一個也够。長山!你去把他們找來，悄悄的，別招搖……長壽!你去吩咐廚下準備酒菜…噯!酒菜送到內廳去。」

兩個兒子都啣命而去。

宋天威的臉上也流露了詭譎的笑容，除他之外，又有誰知道他心中在作什麼打算呢?

× × ×

薛小翠說得眉飛色舞，繪影繪聲，薛永順，大飛腿，八章魚，大燈籠，一個個聽得目瞪口呆。

唯獨黑馬勾着脖子，一句話也沒有說。

「黑馬!」小翠精神奕奕，幾乎忘記她剛剛從一場災難中脫身歸來。「這傢伙好神氣哩!砰!砰!兩槍，嚇死我啦!我想這個姓喬的一定完蛋了，從門縫中一瞄，哇!他手裏拿着兩支銀光閃閃的槍，槍口還在冒烟，他冲着槍口直吹氣，好神氣啊!」

黑馬還是沒有說話，他似乎正在思索着什麼。

「唉!」薛永順感嘆地說：「我聽人家說，盜也有道，小翠眞是福星高照，遇上了這位大救星……黑馬!看樣子，他一定是被生活所迫才去投奔宋天威，你得想法子跟他談談，別讓他誤入歧途。」

「大叔!」黑馬終於開了口，這一開口，確是具備了無比的吸引力：「這個人在江湖道上的名氣之大，大得可以嚇死人，他的槍法百發百中，他智勇兼備，膽識過人，大夥兒對他的評語是這樣八個字——不好不壞，也好也壞。說他是好人，他也時常作壞事;說他是壞人，他也時常作好事。我想了很久，都想不透，他投奔宋天威，到底是為了什麼。」

八章魚壓低了嗓門說：「黑馬!我也一直在想，說不定這姓喬的暗中還有什麼企圖。」

「為財?」黑馬勾着頸子自問自答：「不可能。他是個見錢眼不開的傢伙。為仇?也不可能。姓宋的只不過是個土霸，還不够資格跟江湖道上的人物結怨。為什麼?為什麼?眞想不透。」

「那還不簡單，」大燈籠插上了嘴：「直截了當地去問他……」

「大燈籠!」大飛腿連忙將他的話攔住。「跑腿有你的份，說話沒有你的份……」

「大飛腿!」八章魚一本正經地說：「大燈籠的話乍聽起來很驢，其實也很有道理。不過這話要黑馬親自問他才管用。」

「沒有用。」黑馬冷冷地說。「其實也不用問。」

「哦?」大夥兒的目光又集中在黑馬的身

上。

「他今天跟我說的話，眞要教十五個人想半個月，他教我不要走近玻璃房子，不要走近宋莊，是怕我嗎？不是，絕不是。」

八章魚嗓門一亮，振聲說：「他是怕你攪和在中間壞他的事。」

「嗯！」黑馬點頭附合：「我也是這樣想，照這種情形推斷，他來到磨盤鄉一定對宋天威不利……」

突然，外面响起了敲門聲。

「薛大叔在嗎？」喊門聲跟着响起。

「是曹龍，」薛永順低聲說：「我去開門，你們待在裏屋別露頭。」

門打開，只聽薛永順很客氣地說：「曹隊長！請屋裏坐……」

「不啦！剛才我到宋大爺那兒去，聽說他已經將你的大閨女找回來了。」

「是！是！改天我還要去登門叩謝。」

「免啦，宋大爺要我順便捎個信，你們大夥兒既然看在黑馬無家可歸，讓他回鄉來，宋大爺當然也沒有話說。不過，宋大爺表明一點，他對黑馬毫無成見，只要黑馬循規蹈矩，好好作個莊稼漢，宋大爺絕不找他的碴兒，大家還是好鄉親，薛大叔要是見到黑馬，不妨將這番話轉告他。」

「一定！一定！」

「好！沒事，我走啦！」

曹龍走了，却留下了一片疑雲，這是不近情理的事；至少宋天威不是這種雍容大肚的人。爲什麼？爲什麼？誰也說不出答案。

內中必定有花樣，那是鐵定的。是什麼花樣呢？

「黑馬！」大飛腿說：「愈是這樣，你愈不能漏臉。這是一計……」

「噯！」八章魚附合地說：「這是一着誘兵之計，想誘黑馬出面……」

「不！」黑馬在經過一陣沉思之後開了口：「你們將宋天威估計得太低了。我今晚就去玻璃房子……」

「不行！」薛永順立即表示反對。「你不能太任性，聽聽大夥兒的，絕沒有錯。」

「大叔！」黑馬的神態很嚴肅，語氣也很沉重：「我跟宋天威沒有握手言和的可能，不是他要我死，就是我要他亡。我能避一天，不能避一輩子。你讓我去，如果該我死在他的手裏，就不妨早死兩天。」

「黑馬！」薛永順愁眉苦臉地說：「你這種絕話都說出來了，我還能說什麼？我唯一能說的只有一句話——別逞意氣，死！不足畏，但要有價值……」

「薛大叔！我絕不是逞意氣，我是爲鄉民除害，如果能使家鄉安寧，我犧牲一條性命又算什麼？」

「好吧！」薛永順勾着頸子連連揮手。「我什麼都不說了，你多珍重。」

「黑馬！」八章魚自告奮勇地說：「我跟你去。」

「我也去。」大飛腿立刻加入。

黑馬看着大飛腿，似在思索什麼，過了好一陣子，他才開了口：「大飛腿！姓喬的外號是『鐵腿銀槍』，他腿上的功夫一定不錯，我也曾見過他露了兩招，的確不賴，你敢不敢試試他的斤兩？」

「當然敢。」

「大飛腿！我的目的不是要見輸贏，也不是想探測他的底子，記住！一動就撤，絕不纏鬥。」

「如果他不肯罷休呢？」

「逃！」

「逃？那多丟人？」

「丟人比吃虧要好得多。」

大飛腿迷惑不勝地搖着頭：「黑馬！我眞不明白你的居心。」

「我只是要證實一件事情。」

「什麼事？」

「現在不能說。而且，我們的對象是宋天威，不是喬勝。大飛腿！如果你答應，你就跟我一起去。」

大飛腿望着八章魚；後者沒有作表示。

薛小翠挿上了嘴：「大飛腿！你最好還是聽黑馬的，你們大夥兒都應該對他有信心。」

「好！」大飛腿終於點了頭，說道：「我答應。」

薛小翠向黑馬招招手：「黑馬哥！你過來，我跟你說件事。」

若是平時，大夥兒早就取笑了；今兒個誰也沒有心情去打趣了。

來到角落裏，薛小翠輕聲說：「黑馬哥！玻璃房子也有個名叫小翠的姑娘，你得想辦法將她救出來。」

「妳怎麼認識的？」

「我關在那兒，她偷偷跑到窗下跟我談天，她還要帮忙我逃跑呢！」

「哦，我會留意。」

「黑馬哥！你還要答應我一樁事。」

「妳說。」

「答應我不要死，在任何情況下，都要活着。」

黑馬很快地點頭，但他心頭却像被火頭灼燙了一下。

× × ×

當晚霞正要消失的那一瞬間，玻璃房子又亮了起來。喬勝還是和頭一天晚上一樣，頂着那個青光蘿蔔也似的腦袋在到處巡視。他心裏在想：黑馬今晚一定會來。他的判斷非常正確，玻璃房子的大門一開，頭一個跨進門檻的就是黑馬。

喬勝迎上去，笑着說：「我知道你不會聽我的勸告，可是，你既然來了，我還是照樣歡迎。今晚是要玩牌九，還是抓骰子？」

「全套。」黑馬狂放地說。

「全套？」喬勝不禁一楞，他似是沒有摸清楚黑馬說這兩個字的意思。

「我要在每一張賭台上試試運氣，然後在後面的小房子裏住上一宿。」

「哦！」喬勝瞇起了眼睛凝視着他，緩慢地說：「對你這種客人，我們是最表歡迎的。只是我想問一問，今晚如此放縱，可有什麼特別原因？」

「我也許看不到明朝的太陽，不樂一樂，死也難以瞑目。」

「好洒脫！」喬勝聳肩一笑。「後面小房子裏可有中意的姑娘？」

「小翠。」

「眞巧！你好像對名叫小翠的姑娘都有興趣。好！我吩咐她準備侍候你。」說到這裏，喬勝笑着一擺手。「開始你的狂歡吧！我保證沒有任何人打擾你。」

「關於薛小翠的事，我應該向你道謝。」

「不必。」喬勝的臉色突冷了下來。「我絕不是爲你而帮忙薛姑娘，我只是覺得這樣一個純潔的村姑爲你這種浪子受活罪太無辜。黑馬！請記住，你不欠我的情，更不必道謝。」

喬勝說完之後，又忙着向別人打招呼了。

黑馬轉身到牌九的賭枱上坐了下來，跟他先後來到的大飛腿也擠到了他的身邊，向他投出一個探詢的眼色。

黑馬以手掩口，輕聲說：「按原訂之計進行。不過，你千萬記住你答應我的事，只要喬勝跟你過一招，你就拔腿開溜。」

大飛腿點點頭，表示絕對遵守他的諾言。

磨盤鄉雖然不算小，人口也不算少，轉來轉去却都是熟人，推莊的是一個油坊的東家，冲着大飛腿一擠眼：「嗨！你怎麼也來啦？」

「怎麼，我不能來？」大飛腿却瞪了眼。

「怎麼回事？」那油坊東家不大爲訝異。

「你莫非吃了炸藥，一開口就要爆？」

「你管老子吃了什麼？」大飛腿愈說愈不像話了。

「大飛腿！」那油坊東家不由得上了火。「你它娘的算那門子葱？是不是仗着你會踢兩脚？告訴你，先看看地方，宋大爺可不管你是飛腿還是狗腿，你敢動粗，包管你變成大『廢』腿。」

這油坊東家只怕作夢也沒想到大飛腿是存心找碴兒來的，才敢說出這番狠話。

大飛腿也不答話，一躍上了賭枱，就踢了過去。

這一脚他留了分寸，勁道只用了三成，而且踢向最不容易負傷的肩膊頭。饒是如此，那油坊東家仍然跌了一個元寶大翻身。

大飛腿並未就此善罷甘休，他大喝一聲，又向那油坊東家撲了過去。

竟然有人敢在玻璃房子打架滋事，這還了得？打手羣立刻圍攻來上。大飛腿可有過癮的機會，東踢東倒，西踢西翻，踢了一個痛快淋漓。

黑馬坐在那兒一動也不動，他的眼睛盯住喬勝不放；眞怪！喬勝抱着膀子站在一邊冷冷觀看，似乎這場打鬥與他完全無關。

這場打鬥終於結束了，玻璃房子的打手羣不是東倒西歪，就是畏懼退避，大飛腿沒有對手，也只得停了下來。

喬勝終於動了，他緩緩走到大飛腿的面前。不過他動的不是他的腿功，而是他的口：「兄弟！你這兩腿踢得眞漂亮，是跟誰學的？」

目的是要喬勝動武，因此大飛腿的回話很嗆：「跟誰學的你管不着。」

喬勝不但沒有上火，反而笑了：「年少氣盛！嗯！我當年也是如此……小兄弟！這兒是找樂子的地方，犯不着上火。你若是手癢脚癢，上武館去，這兒沒人奉陪，也沒有誰够格奉陪，各位鄉親，該怎玩就怎玩，沒事啦！」

沒事啦，這怎麼成？大飛腿瞄了黑馬一眼，見黑馬沒有任何非示，於是狂態十足說：「那羣窩囊廢不够資格奉陪，你總够格吧……」

話聲未落，一脚如閃電般踢出。

叭，這一脚踢了個正着，喬勝的身子幌了幌，一轉身，走開了。

所有的人都對這種情況感到意外，大飛腿更是傻了，他不知道如何才好。幸好，黑馬立刻給了他一個提示：「大飛腿，別給臉不要臉，該歇歇啦！」

大飛腿明白這台戲巳經到了該落幕的時候，他故意悻悻地冷哼一聲，然後掉頭離去。

喬勝像沒有發生過任何事情般平靜，他在牌九賭枱上坐下，笑着說：「來！來！來！我推五塊大洋的小莊，輸贏都是一樂。這年頭，何必鬥氣傷精神。」

鄉民的感覺都非常遲鈍，他們並未發現有什麼特別不對勁的地方，於是情緒一變，玻璃房子裏又熱鬧起來。

喬勝正好坐在黑馬的貼身處，他一面慢條斯理地疊牌，開門，一面低聲問：「黑馬！那小子是你帶來的？」

「不錯。」

「他不的腿功不錯。」

黑馬道：「是不錯。不然，閣下怎會嚇得不敢出手。」

喬勝根本不去理會黑馬的挑釁，仍是語氣平淡地說：「我實在不明白，你要這一招的用意何在。」

「出出氣，消消火。」

「匹夫之勇。」

「毀掉這座玻璃房子，就是要靠那匹夫之勇。」

「錯了。」

「哦？」

「像剛才那小子，就是有一百，一千，也毀不了玻璃房子。」

「你剛才爲什麼不動手？」

「犯不着。」

「還不到時候。」喬勝很快地離開了黑馬；他的目光曖昧，言語也曖昧。

還不到時候？這是一句頗是猜疑的話，黑馬凝望着他背影，一直在想；可就是想不透。

突然，一隻强而有力的手按上了黑馬的肩頭。那也可以說是一隻兇悍野獸銳利脚爪，連指節骨處的黑色汗毛都長過一寸。猛一眼看去，實在令人膽顫心驚。

黑馬自然也在吃驚，但他却很冷靜；現在在敵人的巢穴中，驚慌除了貽人笑柄之外，甚至可能送命。

他像一座山，像一塊石，一動也不動。

那隻手所帶來的震懾力雖然無比大，說話的聲音却意外的文靜：「這不是黑馬麼？」

那聲音像一道暖流，立刻通過黑馬的全身，他那凝凍的血液化解開來了，那隻手的震懾力也突然消失，黑馬的右手搭上了對方的手背，目光也轉過來了。

那張黑臉，那如同座塔的碩大身軀，那雙如鵝卵般的眼睛，那一嘴令人望之發寒的森森白牙，那種憨憨的笑……太熟悉了！吳魁！一個地道的血性漢子，爲了打架吃了幾個月的官司，跟黑馬不打不相識的朋友。

「黑馬！多早晚回來的？」吳魁的語氣非常親切。

「前兩天。」黑馬的腦海中却佈滿了疑雲。「你怎麼在這兒？」

「路過。順便找個人。」

「找我？」

吳魁無言地搖搖頭。

黑馬心頭不禁打了一個顫，莫非又跟喬勝一樣來投奔宋天威？如今成爲助紂爲虐的劊子手？

「找誰？」黑馬追問；他必須立刻知道正確答案。

「跟你說話那個大光頭。」

「喬勝？」

「嗯！江湖上有名的『鐵腿銀槍』。」

「朋友？」

吳魁再次搖搖頭。

黑馬巳不必再問下去了，他摟着吳魁的肩膊頭，走向大廳的角落，輕聲細語地說：「吳魁！我了解你比了解我自己還要透徹，如果沒有什麼深仇大恨，最好還是別惹麻煩。」

「我知道他很厲害，但他和我一樣，只有一條命。」吳魁似巳存心拚命，但是這番話從他口中說出，却絲毫不見激動。

「什麼了不起的深仇大恨？」

「人生在世，有兩大仇恨非報不可，一是殺父之仇，一是奪妻之恨……」

「前者？後者？」

吳魁突然咬牙切齒地說：「奪妻之恨。」

「哦！我怎麼從來沒有聽你說過？」

「說起來丟人……唉！不提也罷！」

「阿魁！我眞不敢相信我的耳朵，但我確信你不會說假話，可是……可是，喬勝不像那種卑鄙無恥的人啊！這……這……」

「不談了！」吳魁將滿臉的陰霾掃開。「黑馬！咱們找地方喝一杯去，敘敘舊。」

「阿魁！心中打結，臉上裝笑，那是最痛苦的事，藉酒澆愁，那更可怕。咱們還是找個地方詳細地聊上一聊，我關心你比關心我自己尤甚。」

吳魁以詫疑的目光凝視他，像是突然發現什麼秘密。他緩緩地說：「黑馬，你變了。」

「哦？」黑馬笑笑，很艱澀，很勉强。

「那時，你人在鐵窻，還非常樂觀；現在，你自由自在，反倒……」

「阿魁，當一個人所擁有的一切突然消失之後，他怎不變？」

「你？……」

「老娘死了，心愛的女友嫁了別人，而都是被逼迫的，你該了解我心頭打了多少結。」

「哦！可是你還在這兒狂歡作樂……」

「所以，我們需要詳細聊聊，你看到的只是表面。」

「走！」吳魁勾住了黑馬的胳臂。轉身向外走。

黑馬正要招呼大飛腿跟他們同時離去，驀地喬勝向他們走了過來。

喬勝並沒有去看吳魁，目光一直盯在黑馬的臉上，冷冷地問：「這個人是你的朋友？」

「嗯！好像也曾經是你的朋友。」

「我沒有這種朋友，」喬勝尖刻地說：「我希望你也沒有這種朋友；我這裏更不希望招待這種客人。」

這不是喬勝平常的態度，黑馬心中不禁連連稱怪。

吳魁的拳頭揑緊了，額頭上的青筋也暴了起來。黑馬緊緊地勾住了吳魁的胳臂，他有把握，只要他不放鬆，吳魁就不會衝動。

喬勝繼續刻薄地說下去：「黑馬！我給你一個勸告，你這位朋友最好早一些離開磨盤鄉，不然，遲早會給你丟人現眼。」

這是怎麼回事？是在存心挑釁嘛！

黑馬笑着說：「你們兩位是不是存心想打一架？」

「他不配！」

吳魁終於忍不住開口了：「喬勝，你的大話說够了吧？聽說你在這兒，才專程來找你。我是無藉藉名，你是江湖大豪，我當然不配。不過，我有勇氣，根本沒有將你的鐵腿銀鎗放在眼裏，請選一個時間地點，咱痛痛快快作一個了斷。」

喬勝鄙夷地問：「你想死？」

「也許。」現在，吳魁反倒不像起初那樣激動了。

「明天日出前，東頭亂葬崗。」

「好！」吳魁連第二個字都沒有說。

「要不要個見證人，黑馬最理想。」

「不要。」吳魁一口拒絕。

黑馬很想阻止，他知道這是無法阻止的，照江湖規矩，他不能插手過問別人的私人恩怨。但他却又爲吳魁担憂，在他的想像中，如果兩人非要拚個你死我活不可，那麼，死者一定是吳魁。

心裏有了這個念頭，話就不自禁地從他口中迸了出來：「你們兩個非要拚個你死我活不可嗎？」

「他既然想死，我當然樂意成全他的願望。」喬勝的口吻仍是那樣輕鄙。

吳魁却無意流連，用力拉着黑馬，離開了玻璃房子，似是唯恐慢走一步，黑馬就會破壞他和喬勝訂下的死亡約會。

「阿魁！」黑馬語氣沉重地說：「你如此向喬勝挑戰，太不智了。」

「你是說我敵不過他？」

「阿魁！我們是好朋友，不必說奉承話，你絕非他的敵手。」

「也許。」

「既有自知之明，又何必……？」

「因爲我想死。」

「什麼？」黑馬吃了一驚。

「痛苦地活着，不如痛痛快快地死。」

「阿魁！怎麼回事？你說我變，其實，你比我變得更厲害。不行！我要阻止你。」

「黑馬！」吳魁轉過身來面對着他，在漆黑夜裏，他的眸子猶如兩點星光。「我求你不要管我和喬勝的事，眞的，你一定不要管。」

「阿魁！說什麼我也不能……」

「黑馬！我們是朋友，對不對？」

「我們豈止是朋友？簡直就是生死患難之交。」

「那就對了，答應我。」

「你簡直强人所難。」

「的確是强人所難，黑馬，沒有辦法。」

「你既然這樣逼我，我也沒有辦法，我答應你，但你一定要珍惜你的生命。」

「我也答應。現在，」吳魁的一雙眸子更亮了。「你還要答應我另一件事。」

「你要去送死，我都答應不管，還有什麼事情不可以答應的？」

「眞答應？」

「當然。」黑馬回答毫不猶豫。

「好！」吳魁壓低了嗓門說：「從此刻算起，兩天之內，你要將你的行動完全停下來，最好連房門都不要出一步。」

「爲什麼？」

「不許問。黑馬，你已經先就答應了，絕不能反悔。你是最守信的人。」

「我不反悔，可是你總得告訴我一個原因呀！」

「暫時不能告訴你。」

「怎麼回事？阿魁！我記得你是一個很爽快的人，怎麼變得這樣神秘了呀？」

「這叫歲月不饒人，三年不見，我又長了三歲，年紀大的人是比較狡猾一些的。」

黑馬默然了，他努力思索，希望能從對方的神色和語氣中去發現一些秘密，但他終於還是一無所獲。絞盡腦汁，他只不過得到一個答案——所謂年齡愈大的人，愈狡猾，這話，未必正確。

× × ×

大飛腿在一幌眼之下就失去了黑馬的踪跡，他當然想不到黑馬臨去匆匆忘記招呼他，還以爲黑馬到裏面和喬勝談話去了，還眼巴巴地在那兒等着。

過了一刻工夫，來了一個人，在他耳邊低語：「你是大飛腿嗎？」

「幹嗎？」他瞪眼反問。

「黑馬在後頭喝酒，請你過去。」

「怎麼去法？」

「請跟我來。」

那人在前面帶路，穿過一道筆直的長廊，經過了那一排不時有淫聲穢語傳出的小房子。再一轉彎，走出一道拱門。

大飛腿剛一跨出拱門，花樣來了，有四個大漢從他後面撲過去，兩人一邊，捉住了他的胳臂，引路的漢子突然回身，堅硬的拳頭接二連三地敲上了他的下頦。

大飛腿眼前一遍黑，只感到身子一直往下沉。沉！沉！沉……沉向無底的深淵。

當大飛腿從昏迷中醒轉時，感覺到頭上是濕的，身上也是濕的，就像剛從河裏撈起來。他的兩隻手好像不見了、不是突然消失，而是被反綁在背後，當中還穿插了一根木樁子，他的身體就靠在那根樁子上。

大飛腿幾乎已完全清醒，他已感到了下頦處的疼痛，也感到了雙手的痠痲，但他並沒有睜開眼睛。他想在睜開之前先弄清楚如今置身何處。

「再潑！」

嘩！一桶冰凉的冷水兜頭潑來。

那滋味，挺不好受，大飛腿只得睜開了眼睛。

屋內點了兩盞油燈，光綫不算明亮，大飛腿光睜開眼，什麼也看不清，他只是感覺到屋內有不少人。

過了一陣子，他的視綫恢復正常了，第一眼就看到了宋天威，對方神氣活現地坐在一把藤椅上，活像一個奪命判官。大飛腿驀地一驚，而他並沒有想到本身的處境，却惦念黑馬如今身在何處。他，眞不愧是一個够義氣的血性漢子。

這一驚，大飛腿的神智已完全恢復，他昂起了頭，以一雙憤怒的目光瞪着宋天威，如果那兩道目光是兩把刀，宋天威立刻就要濺血當場。

「你叫大飛腿？」宋天威開了口，陰沉沉地。

「不錯。」大飛腿用力地回答，正因爲太用力，他的太陽穴處立刻發生了一股脹痛。

「你是黑馬的死黨？」

「磨盤鄉每一個人都是黑馬的死黨。」

宋天威笑笑，站了起來。意外得很，他並沒有發怒，反而溫和地說：「大飛腿！原來你是一個安份良民，自從黑馬回來之後，你才跟我作對，由此可見，你是被黑馬帶壞的，所以我不怪你。……我只向你打聽一件事，說出來我就放你走。」

「能說的就說。」

「大飛腿！別使性子，你還年輕，犯不着自尋死路，不能說的你也得說。」

大飛腿緘默了，並非屈服，而是說多了話，使他的兩邊太陽穴處脹痛得很厲害。

宋天威走到了他的面前，一手托起他的下頦，緩慢而有力地說：「大飛腿！我向你打聽一個人。」

「誰？」

「孫超！」

孫超？這兩個字像是針灸醫生手裏的兩支銀針，倏地揷進了大飛腿的太陽穴，原來的脹痛竟然消失了。

「孫超！我再說一遍。」

「我不認識。」大飛腿的語氣緩和了許多。他了解宋天威架他來的目的之後，提高了警覺；這似乎是一場冗長的戰鬥，他必須保存持久的精力才能應付。

「你早先的確不認識，不過，從今天早晨開始，你已經認識他了。」

「還是不認識他。」

「大飛腿！要硬嘴的人週身骨頭都會碎，你那兩條腿很值兩文，倘若我把它給廢了，豈不太可惜？」

大飛腿猛古丁打了一個寒噤，但他的口風依然很緊：「我從來就沒有見過這個人。」

宋天威一招手，兩個大漢抬來了一個火爐，在熊熊的火舌中揷着好幾支燒得通紅的鐵條。大飛腿打了一個更大的寒噤：這玩藝兒他只聽人說過，想不到今天自己要去嚐試。

宋天威臉色一沉，冷酷地說：「大飛腿！你難道眞想使你那兩條飛腿變成火腿？」

「宋大爺！」大飛腿當然不願受這種罪，口頭上的稱呼也改了。「如果您認爲冒犯了您，要怎麼折磨我，我都認了。您若是硬逼我交代出那個姓孫的，我實在一點門兒也沒有。」

「大飛腿！你聽仔細：孫超一大早離開自衞隊，他走的是通往縣城的那條路。有人見着你們三個從那條路上回來。姓孫的沒過七里灣就不見了，他難道上了天？入了地？大飛腿！事情擺明白了，賴是賴不掉的，你交出孫超，就能安安穩穩地走，不然……嘿嘿！我也不用說了。」

「宋大爺！」大飛腿已經拿定了主意，絕不吐實，因爲那是宋天威犯罪的一個有力證據。「您這是從那裏說起呢？咱們連那姓孫的鬼影子都沒有見到啊！」

「大飛腿！再說下去也是徒費口舌，只要你能熬得住，你儘管緊閉你的嘴吧！」宋天威向身後一揮手：「上吧！」

兩個貌相猙獰的大漢走了上來，一個人抓起一根火紅的鐵條。大飛腿雖然下定了決心，但他畢竟是血肉之軀的人，方才下定的決心不禁開始搖動……。

驀地，一個人在屋門口出現了，他是喬勝。他一出現，就沉叱了一聲：「慢點！」

宋天威的神情微微一變，他語氣不悅地問道：「玻璃房子正在忙的時候，您怎麼可以離開？」

喬勝沒有回答，緩步走進屋內，突然飛起一脚，踢中了大飛腿的下頦。這一脚踢得非常巧妙，外表看不出傷，而大飛腿却再度昏了過去。

宋天威怒目圓睜，沉聲問道：「喬勝！你這是幹什麼？」

喬勝道：「因爲我不願讓他聽到我所說的每一個字。」

「你要說什麼？」

「我希望宋大爺不要破壞了我的計劃。」

「你的計劃？什麼計劃？」

「殲滅黑馬的計劃。」

「哦！」宋天威臉上浮現了冷笑。「我還以爲你早將這件事情忘掉了。將你計劃說出來聽聽。」

「不能說。」

「爲什麼？因爲我身邊有人？那麼，我敎他們出去，對我一個人說，總該可以吧？」

「還是不能說。」

「爲什麼？」宋天威開始咆哮了。

「宋大爺別發怒，」喬勝倒是很沉得住氣。「我從來沒有給你幹過事，你對我的能力自然不能太相信，我的計劃又是那樣匪夷所思，說出來你一定會力加反對，那又何必呢？」

「嗯！」宋天威的口氣緩和了許多。「那麼，你現在到這裏來的目的是什麼？」

「放掉這個人。」喬勝說來輕鬆已極，好像他是這裏的主人。

宋天威那雙眼睛睜得很大，在一瞬間，他又瞇成了一道細縫。慢吞吞地說：「喬勝！你知不知道你的行爲非常危險？」

「我倒不覺得，不過，我也不在乎；多少年來，我一直在危險中求生存。」

「但是，我在乎。」

「哦！」

「我懷疑你存心在帮黑馬。」

「路遙知馬力。」

「日久見人心。」

「宋大爺，你既然知道這句話，那就太好了。三天巳經過去一天，還有兩天，到時候，自然會給你一個交代。」

「喬勝！也許你有你的如意算盤，不過，我姓宋的也不是呆瓜笨鵝，哼！往下我也不必說了。」

喬勝笑了笑，沒有說什麼；他似乎不屑說這些無謂的話。

宋天威回過頭去，揮手下令：「將這小子抬出去，扔在路邊，遠點，別扔在宋莊的地界

內。」

喬勝臉上的笑容更濃了：他似乎很滿足眼前這點勝利。

× × ×

和吳魁分了手，黑馬這才想到了大飛腿，急急忙忙又向玻璃房子跑，當他發現大飛腿踪影不見時，一股不祥的意念立刻昇上了他的腦際。

他旁若無人地穿過賭枱密佈的大廳，來到後面那排小房子。仍然沒有見到大飛腿的影子，連喬勝似乎也不見了。雖然有幾個漢子殷勤地過來問他找誰，都被他回掉了。

他知道，問了也是白問。

出了玻璃房子，他略一忖思，就往宋莊奔。此刻黑馬再也不會往別處想。他想到癟二爺，想到薛小翠，想到……他直覺地認爲大飛腿一定遭到了毒手。

宋莊够大的，四週還圍了竹籬，但是這道竹籬對黑馬來說，絲毫沒有隔阻作用，他毫不費事就潛了進去。

莊子是好幾房排子組合起來的，碾房，芝蔴堆棧，馬騾房……一排又一排，一進又一進，黑馬像一隻昏了頭的蒼蠅，到處亂撞。

一道院牆橫在眼前，黑馬一騰身，就躍了過去。

他剛落地，就響起了一聲喝問：「誰？」

這一個字就像一聲雷，使得黑馬心神一震；這一個字更像是一道魔法無邊的咒語，將黑馬給鎭住了。

「誰？」這一聲輕了許多；似乎唯恐被第三者聽去。

黑馬很想踰牆而出，早早離開，可是他那兩條腿就是不聽使喚。

「黑馬！」怯怯的，輕輕的，人也走了過來。

怎會這麼巧呢？這麼多房子，這麼多人，卻偏偏遇上蓮姑，這不是蒼天存心捉弄人麼？

「蓮姑！妳還好麼？」這不是平日黑馬的口氣，也不是一個大男人在這種情況下說得出來的話，但是這句話却不由自主地從黑馬的口中冒出來；出口之後，連他自己都感到驚訝。

「黑馬，」蓮姑的口氣透着埋怨。「你不該到這裏來的。」

黑馬楞了，沒有一絲關切，沒有一聲喧問，兜頭就是一盆冷水。

「你更不該回到磨盤鄉來。」又是一盆冷水。

黑馬現在不僅是發楞，他已開始惱怒：「我是不該來，不過，有一句話沒有問清楚，我死不甘心。」

「你問吧！」口氣冷淡得好像隆多臘月的寒冰。

「妳嫁給宋長海，是被他們所迫？還是自願？」

「是我願意的。」回答得毫不猶豫，然而她的心却在絞痛。

「蓮姑！」黑馬的嗓門在發抖。「妳……妳再說一遍。」

「是我願意的。」

「這是眞話？」黑馬不死心地問。

「當然是眞話。嫁到宋家來，不愁吃，不愁穿，不但我過得好，連我娘，我弟弟都過得很好，最重要的是長海非常非常愛我。」

黑馬渾身冰涼，這些話由任何人轉告他，他都不會相信，但是這是從蓮姑口中清晰地說出來的。

他空空洞洞的聲音在寂靜的夜中響起：「我是不該來……是不該來。」

「如果你是一個男子漢，就該走得遠遠的，免得我日夜不安。」

這話太絕情了，但是黑馬不會想到這是蓮姑口不由心的話，她太明白黑馬的處境，她巴不得他早一些遠走高飛。她日夜不安是事實，而她担心的既不是她自己，也不是宋家，而是黑馬。

黑馬道：「放心，蓮姑！我不會破壞妳的幸福生活。」

「我聽人說，你要殺宋長海。」

「這是謠言。」

「我相信這是謠言，但是我還是半信半疑。除非你證實這是謠言，我才會安心。」

「教我如何證實？」

「立刻離開磨盤鄉。」

「對不起！蓮姑，我不能答應妳。」

「爲什麼？」

「我也沒有必要告訴妳。」

「哼！」蓮姑硬着心腸說出她不願說的話：「你不說我也明白。你恨我，恨我毀棄誓言，沒有等你，所以你要殺死我的公公婆婆，殺死我的丈夫，使我披蔴戴孝，哭腫眼睛……」

黑馬道：「蓮姑！求求妳不要再說這些話刺激我。」

「我說的都是實話。」

「蓮姑！妳在昧着良心說話，妳明明知道我不是那種人。妳……妳怎麼變得這個樣子？莫非宋家的飯有毒？毒素使妳善良的本性都消失了？」

「黑馬！」蓮姑背過身子，冷酷無情地說：「你說這些話太多餘了，請走吧！」

「我當然要走，不過，有一句話我一定要交代清楚。」

「只要不是廢話，我都願意聽。」

「我也許會作出對你們宋家不利的事，但絕不是爲了洩私恨，更不是因爲要對妳施展報復，而是爲了整個磨盤鄉；這是一塊乾淨土，是我生長的地方，我不能忍受暴力的蹂躪。」

「黑馬！」蓮姑眼看刺激不發生作用，又改變成哀求的口氣。「我求求你行吧？爲了我的幸福生活，你別作那些傻事。」

「妳不能把妳的幸福建築在鄉人的痛苦上啊！」

「黑馬！你還是沒有變。」

「我永遠也不會變。」

「那我也不必說什麼了，你走吧！不說心裏怪鼈，我還得說最後一句——憑你那點血氣之勇，想要抗衡宋家的勢力，你只有白白地賠一條命。」

黑馬了解自己的性格，再說下去，他一定會傷害蓮姑的心，然而蓮姑是他最不願意傷害的一個人。

他沒有再說什麼，轉頭走向院牆。

就在這個時候，屋子裏傳來一聲暴叱：「黑馬！你給我站住。」

是宋長海，他像一頭憤怒的牛，因爲他的頭上沒有角，所以他的手裏拿了兩枝槍。

一觸卽發的槍火，握在一個憤怒者的手裏，其危險性可想而知，然而黑馬却非常鎭靜，他也許是被嚇呆了。

「長海！你……」蓮姑畢竟是一個女人，她緊張地叫了起來。她自然不願黑馬被殺；更不願意她的丈夫變成一個殺人兇手。

「站開！蓮姑！」宋長海一面冷叱，一面向黑馬逼近。「黑馬！我知道你對我們宋家恨之入骨，沒關係，這份仇恨我擔了。現在，人不知，鬼不覺，誰也不會多事來攔我們，一對一，公平交易，誰死誰活，誰存誰亡，由老天去決定。」

話一說完，左手一揚，原來握在手裏的槍丟到了黑馬的脚下。

這倒是使人意外的事，宋長海給予黑馬一

個機會，倒不失爲男子漢大丈夫的作風。但這也可能是一個陷阱，當黑馬拿槍在手的時候，宋長海就先一步開槍狙殺黑馬，理由很堂皇——爲保護自己而殺人。

不管眞實情況如何，黑馬都沒有動，只是冷冷地問：「你要和我決一高下？」

「不錯。」

「爲什麼？」

「解決你我之間的仇恨。」

「你我之間沒有仇恨，我從來沒有恨過任何人。」

「那麼，我們就爲蓮姑決鬥。」

「這我就更不明白了……」

「黑馬！你不要裝糊塗，我們二人必須有一個死，因爲蓮姑只能屬於一個男人。」

「她是屬於你的。」

「不！」宋長海痛苦地搖着頭。「她所給我的只是一具軀殼，心靈早就給你了……」

「你的話對蓮姑是一種侮辱，方才她說的話你應該都聽到了……」

「那些話都是假的，」宋長海的怒火雖然高張，神智倒是十分清朗，辭鋒更是尖銳：「她想刺激你，使你遠走高飛，免得作槍底游魂，她說那些狠心腸的話都是因爲愛你，愛你這個傻瓜！」

「長海！」蓮姑原本在哭泣，現在却止住了淚，以非常穩定的語氣說：「我死是宋家的鬼，活是宋家的人，這一輩子已經定了。長海！我求你，求你讓黑馬走，今晚他沒有錯。」

「沒有錯？私入人宅，與有夫之婦厮會，這還沒有錯？」

「是我教他來的。」

「什麼？妳……妳？……」

「長海！我教他來，就是要告訴他剛才那番話，你都聽到了。長海！犯不着爲這點小事拚死拚活。我不願我的丈夫被殺，但也不願意我的丈夫是個殺人犯。」

「黑馬！」宋長海的聲音在發抖，他執槍的右手也在發抖，這顯示他的情緒已經衝動到極點。「你都聽見了，她的話聽起來冠冕堂皇，其實，骨子裏却在挖苦我，黑馬！是男子漢就檢起地上的槍。」

「宋長海！」黑馬喟然地說：「你實在不該如此誣衊蓮姑，娶到這樣的妻子是你的福氣。收起你的槍，讓我走，我保證從此不再見她的面。」

「檢起地上的槍！」宋長海再次發出怒吼道。

「宋長海！我不是怕你，而是不願眼看着蓮姑當寡婦。」

「什麼！你可憐我，同情我！你以爲你手中無槍，我就不敢殺你？你是個賊，有案底，坐過監的壞胚子，殺了你什麼事都沒有……」

黑馬的身子突然閃動，快得像閃電，當宋長海警覺的時候，他手裏的槍已經被黑馬一脚踢飛了。

黑馬手指戳在宋長海的鼻尖上，一個字一個字用力地說：「宋長海！你聽清楚：爲了蓮姑，我忍受了你的辱罵，別虧待她，她是一個好妻子！」

話說完，一縱身越過了高高的院牆。

黑馬一落地，就發現一條人影在不遠處閃動，他追上去，一直追出了宋莊，在一條僻靜的小路上，那條影子突然停了下來。

星光很亮，黑馬立刻認出對方是喬勝。

「唉！」喬勝這一聲嘆息，明顯地有濃厚的諷刺意味。「我看你跟宋家的這一段恩仇，還複雜得很哩！」

「喬勝！你很留意我的行動？」

「湊巧遇上。我眞想不通你一個人跑來宋莊幹什麼？難道是和那什麼姑的娘兒們約好了的？」

「喬勝！」黑馬怒不可遏地說：「希望你不要信口開河。」

「那麼，你跑來幹什麼？」

「你明白。」

「我就是不明白，才等着你，問個青紅皂白。」

「大飛腿呢？」

「回家睡覺去了。」

「眞的！」

「我作過不少壞事，但我還沒有騙過人。若不是我，他那兩條腿這會兒只怕已經變成了『火』腿。」

黑馬驚問道：「怎麼回事？」

「回去問問大飛腿，你自然明白。」說到這裏，喬勝的語氣沉了下來：「黑馬！你是個聰明人，實在不該作這些笨事。」

「哦！我作了些什麼笨事？」

「比如說你今晚帶大飛腿到玻璃房子來鬧事就不太高明。聽說你有個朋友叫八章魚的，他過去是個設局的騙子，腦筋一定不壞，以後凡事多跟他商量商量。」

「多謝指點，這教我如何報答你呢？」

喬勝沉默了一陣，才說：「這句話會從黑馬口口出來，倒眞是意料不到。」

「我已經想好了一個報答你的方法，你必須接受。」

「說說看。」

「調解你和吳魁之間的過節。」

性情不算太壞的喬勝突然咆哮起來：「黑馬！你是泥菩薩過江，自身尚難保，最好少管人家的閑事。警告你，我和吳魁的事，不許你插手。」

「但是，吳魁是我的朋友。」

「那麼，你就幫着吳魁一起來對付我。」

「喬勝！我只能說一句話——你不是人。」最後的一句話，黑馬說得特別用力。然後，他抬頭挺胸地向前走去。

在經過喬勝身邊的時候，喬勝突然冲手攔住了他：「拿去。」

「什麼？」黑馬一楞。

「藥。」

黑馬接了過來，那是一隻小小的瓷瓶。他對藥不算內行，但是看看這隻精緻的小瓷瓶，也可猜想得到瓶中的藥一定非常名貴。

「什麼藥？」

「傷藥。」喬勝說話的時候目光望向別處。「分三次給癟二爺吃下去，雖然醫不好的他斷腿，却能減輕他的痛苦，救他一條命。」

黑馬看看喬勝，又看看手裏的小瓷瓶，然後輕輕地說：「剛才說的話，我要改變一下——你或許是一個人，不過，却是一個怪人。」

× × ×

陽光普照，大好天氣；但是在亂葬崗頭仍有幾分荒涼的意味。

喬勝的腦袋在陽光照射下泛出油光，他的雙眼瞇成了一條綫，顯得有些陰沉沉的味道；黑馬說得不錯，吳魁絕不是他的對手。他一副老謀深算的模樣，吳魁若交起手，那無異是飛蛾撲火。

然而吳魁却來了。

瞧他！抬頭挺胸，氣概非凡，就像是去吃喜酒那樣興高采烈。

在距離喬勝約莫十步的地方，吳魁停了下來。

喬勝站在一座墳頭上，他站得高，看得遠，似在注意四週有沒有人偷窺；沒有。就他視力所及之處，沒有半個人影，而且在吳魁來到之前，他還將現場仔細搜索過。

他開口說話，目光仍然在東瞟西瞄：「吳魁！你怎麼會認識黑馬的？」

「坐監認識的，」吳魁的眉頭皺得很緊。「我眞沒有想到我會在這兒碰上他。」

「你的謊言並不高明。」

「是呀！原來的計劃我們二人要扮成寃家對頭，什麼怨？什麼仇呢？我臨時實在想不透，只得胡扯一個奪妻之恨了。」

「唉！你眞驢！我姓喬的那會做這種骯髒事？」

「說實話，我眞不願意騙黑馬，他實在算得上是一個好朋友。」

「別說這話！」喬勝不悅地說：「他眞敎我惱死了，我計劃了這麼久，誰知道剛一動手就遇上了他，吳魁，你可知道這小子攪和在中間會壞事哩！」

「老喬！我看索性拉他進來。」

「別作你的千秋大夢吧！你以爲黑馬是塊什麼料？他滿腦子的正義感，滿腦子的鄉土觀念，你拉他進來？你可知道有什麼後果？一隻老鼠壞一鍋湯。」

「那……該怎麼辦？」

「若是依我早兩年的脾氣，早就放倒他了。唉！人老心軟，放倒他又覺得怪可惜的，留着他又挺礙事。教他站到一邊去，他根本不理會碴兒。這幾天他專跟我捅漏子，我又不得不帮着他，眞敎我煩透了。」

「老喬！總得想個法子啊！」

「法子倒有，得你才能辦妥。」

「你說。」

喬勝掏出一個綠色的小瓷瓶，交到吳魁手裏：「滲在酒裏讓他喝下去，他會連睡三天三夜，找個秘密地方一放，等他醒來，咱們事情已經辦妥了。」

「不行。」吳魁連連地搖頭。

「爲什麼不行？」

「我不能這樣對待他。」

「難道你就願意看着咱們計劃了這麼久的事情泡湯？」

「跟他明說。」

「不行。」

「老喬，黑馬是個明事理的人。」

「不行！」喬勝的態度非常堅決。「我說不行就不行，絕不能冒這個險。」

「那麼，我換個方式試試，教他暫時避幾天……」

「他若問你爲什麼呢？」

「是啊！」吳魁又爲難了。「到時我眞回答不出，我吳魁也許能騙娘親祖奶奶，可就是硬不下心腸說假話騙黑馬。」

「我還不是？」喬勝拍着光溜溜的腦袋瓜。「放倒個把英雄好漢算得了什麼，對黑馬這小子我就是下不了手。」

「老喬！難得你有這份軟心腸，咱們就讓他一些，他不是正要和姓宋的作對麼？兩下併在一起，三股綫擰根繩，還來得有力些。」

「吳魁！」喬勝咆哮起來：「你怎麼老是那麼天眞？坐監？挨苦？你的教訓，還沒有受夠？只有一個法兒，將這瓶藥滲在酒裏讓他喝下去，要不然，咱們立刻滾蛋，什麼事也別辦了。」

喬勝掉頭走了，走得毫不猶豫。

吳魁追了上來，連聲嚷道：「老喬！慢點走。」

「還有什麼事？」喬勝冷冰冰地問。

「咱們昨晚說得那樣斬釘截鐵，非要拚個你死我活，今天却什麼事沒有，萬一黑馬問起來，我怎麼說？」

「隨你編。」

「站在黑馬面前，我可一句謊話也說不出來。」

「那麼，就說我將約會改期了。」

「老喬！這……這說得通麼？」

「唉！」喬勝又急又氣地直跺脚。「這小子眞是教人煩透了。」

「不用煩！」一個輕輕的聲音在他們身邊響起。「也不用編謊言，你們剛才說的話我已經全部聽到了。」

是黑馬的聲音，但是人呢？

亂葬崗上連人影都沒有。

喬勝大感錯愕，吳魁則流露了一絲狡黠的笑意。黑馬終於出現了，是從一個墓穴中爬出來的。

黑馬一面拍去身上的塵土，一面說：「老喬，你忽略了一件事，以我和吳魁的交情，我會不聞不問，不關心他的死活嗎？」

喬勝沉聲說：「黑馬！你也忽略了一件事，多知道人家一份秘密，就多增加一份危險。現在，我不會放你過門了。」

「你要殺死我？」

「不錯。」

「只怕一個人不會同意。」

「誰？」

黑馬沒有答話，只是拿目光望着吳魁。

「哼！」喬勝不禁冷笑。「黑馬！你太重視友情了，其實那是不可靠的，不錯，吳魁是你的好友，他也許不忍見我殺死你，但是他跟我有約定，絕不會失信背約，不信你可以問問他。」

吳魁顯得非常難爲的樣子，他躲過了喬勝的目光，也避開了黑馬的目光，低頭望着自己的脚尖。

黑馬那種不在乎一切的神態在這一瞬間消失了，他了解黑道人物的性格：他們的是非觀念往往以自己的利害或自身的榮譽爲標準。喬勝不是擺姿態更不是虛聲恫嚇，他眞會殺人。

「老喬！」黑馬以妥協的語氣問：「難道沒有商量的餘地？」

吳魁連忙抓住機會說：「老喬！黑馬是個好朋友，更是個好伙伴，他絕不會壞我們的事……黑馬！如果老喬眞要殺你，我絕不會阻止他。現在，只有一條路——參加。」

「參加什麼？」黑馬問。

「參加我們的行動。」

黑馬道：「最少你該先讓我知道你們有什麼行動。」

「黑馬！」喬勝冷冷地說：「你太不知死活了，吳魁的建議我未必就會採取，你竟然想先知道我們將有什麼行動。哼……」

「老喬！」黑馬很鎭定地說：「如果我說我絕不會洩漏你們的秘密你也不會信，如果你要殺死我以堵絕秘密外漏，我又不甘心。吳魁說得不錯，另有一條路，那就是參加你們的行動。但是，我只要求不違背我的原則。」

吳魁很緊張地問道：「說呀！你有什麼原則？」

「不管你們要作什麼，只要不危害磨盤鄉善良的百姓。」

「絕不會。」吳魁唯恐喬勝不答應似的。「老喬！我們應該歡迎黑馬……」

喬勝揚手制止吳魁說下去，然後面對黑馬，一個字一個字用力地說：「如果你眞想參加，那麼有一個條件你必須遵守——一切都聽我的。」

「我可以遵守，但是，你能尊重我的原則嗎？」

「如果我的行爲違背你的原則，我也不允許你參加了。」

「好！」黑馬伸出了他的手。

喬勝重重一握，然後說：「詳細情況吳魁

會告訴你，晚上咱們在玻璃房子見。」

手一鬆，他先走了。

黑馬苦笑道：「阿魁！你的謊言太迫眞，害我昨晚担了一夜心思。」

「慚愧！」吳魁一臉尷尬之色。「來！咱們坐下談，黑馬！宋天威很有錢，是不是？」

「嗯！你們就是爲這而來？」

「黑馬！如果你將喬勝看成打家刼舍的強盜，那未免太侮辱他了。」

「那麼……？」

「爲一件東西。」

「很値錢的東西？」

「對不起，什麼東西我還不知道，我是老喬的助手，不爲名又不爲利，只因我欠他一份情：去年在河北他曾經救過我一命。」

「阿魁！以你看，老喬到底算是好人？還是壞人？」

吳魁毫不猶豫地回答：「好人。」

「根據什麼？」

「據我所知，他從來未爲自己打算，一個只爲別人着想的人怎不算是好人？」

「不錯。」

「難道這一次也是爲了別人？」

「爲了誰？」

「那我就不知道了。」方才這些似乎都是閑話，說到這裏，吳魁的神色突然一正：「說正格的，黑馬！你一定要聽老喬的，聽他的口氣，這件事不算太簡單，稍一疏忽就會功敗垂成。」

「憑他『鐵腿銀鎗』的名號，我是該聽他的，不過……阿魁，有句話，我可要說在前面，萬一，他的行爲有損害磨盤鄉，我是要毀約的。」

「放心，我敢擔保，他絕不會違背你的原則。」

× × ×

宋莊的早上一向很靜，因爲宋天威不是一個喜歡早起的人，他一懶，大夥兒也就跟着懶了。

今天早上却大不同，院子裏頭拴了一匹馬，馬蹄全是泥，馬背一層灰，一看就知道是跑了遠路，鞍子還在背上，這證明騎馬來的人還要走。不錯，正有許多人提水，拿刷，準備將馬兒刷洗乾淨，也有人拿麥稭，推槽子，準備將馬兒餵個飽。

遠客，連夜趕來的遠客。這個遠客是個什麼樣的人物呢？請看：三十冒頭，短小精悍，雖經一夜奔馳，仍然精神奕奕，坐在那兒腰幹挺直。

宋天威終於趕出來了，衣服披在身上，鞋子趿着，顯示他是匆忙起身，未及梳洗就趕出來的。

「宋大爺！」那漢子連忙起來行禮。

「坐！坐！」宋天威一向都很喜歡擺架子，現在他對這個粗壯漢子却很客氣。「老胡！是老爺子派你來的麼？」

「是……是的。」

「莫非有什麼急事？」

姓胡的漢子沒有說話，目光向左右一瞟。

宋天威立刻揮手下令：「都退下去，將廳門給我關起來。」

大廳肅靜之後，姓胡的漢子才壓低了嗓門說：「宋大爺！事情犯了。」

「犯了？」

「嗯！已經出了三起紕漏，老爺子得到了消息，省城可能派了專人到磨盤鄉來查。」

「哦！怎麼查到這兒來？」

「大概有人知道大爺和老爺子的關係。」

「老胡！你回稟老爺子，請他放心，就算省城派人來查，也不會查出什麼名堂來。」

技擊叢談

鐵臂托平台

海雲

說到舉重方面，有許多人以爲在世運會裏面的舉重冠軍，能夠雙手舉起一千二百磅過外的長柄槓鈴，已經算是了不起，殊不料眞正有資格稱做大力士的人，並非舉得那麼少，美國史密夫卡龍這個青年，僅有二十三歲，他就在紐約的馬戲團裏面表演過一項驚人的舉重，雙手舉起四千二百磅。

從來沒有一個人像他舉得那麼重的，也沒有人想出使用這種方法舉重，當時有三千六百個人在場看到這個驚人的節目表演，證明確有這麼一回事。

他不是抓住一個啞鈴舉起來，而是站在一個平台之下表演。那個平台上站着八個美女，另有一人彈鋼琴，此外，還有許多傢俬，總量是四千二百磅，亦即一個大客廳正在歡宴的模樣，那些靚女還在傾聽鋼琴表演的時候來來往往的走動，那個平台上面有這樣多的東西，它是正方形的，兩邊的長度都是二十尺，在那麼大的一個平台之下，另有一個細小的正方形，再有一個更細的正方形，然後由史密夫卡龍把一雙手伸高，托住最細的正方形那一件物體，擺好了姿勢才把上邊用鋼筋拉住平台的一組牽引力當中逐條鋼筋移開。

一切進行全部都是機械化的，到了最後一條鋼筋都移開的時候，觀衆就淸淸楚楚看見他祗用一雙手托住平台，平台之上的人那時寂然不動，免得增加壓力，即使如此，它們連人帶鋼琴以及梳化椅等合計，加上三組平台的木料，總量是四千二百磅，已經非常驚人。

史密夫卡龍做這項表演之前，經過多次考驗，然後正式演出，他所工作的馬戲團還替他買了五十萬美元的保險，萬一平台壓下來，他就變成肉漿。

當晚他舉行這種表演，沒有特別的變故發生，但在事後，紐約當局却禁止任何人做同樣的表演，因爲人類的骨骼支持力有限，雖然擺好了物體然後伸手托住它，比不上俯身把一個長柄槓鈴舉高，沒有那麼吃力。

可是，幾千磅的重量，到底是很厲害的，普通人的骨骼，完全沒有辦法支持得來，故此這一項表演，祗能說是史密夫卡龍個人的成就，並非所有自命不凡的舉重專家都能夠做得到，預防有危險發生，故此，紐約當局禁止有同樣的表演。

史密夫卡龍祗是靠着他那副堅實的骨骼，以及有彈力的肌肉去支持沉重的壓力，除了做出舉重的表演之外，他沒有甚麼特別出色，既然不是角力的選手，也不是拳擊冠軍。

由此可以反映出，有些人天生獨厚，能夠在武林稱霸，却不一定是所有搏鬥的方式，都是登峯造極的，可能祗有一兩種擅長，碰着適當的機會，他然後能夠盡量發揮。

「不！」姓胡的語氣凝重地說：「老爺子可不這樣說，他老人家將這件事情看得很嚴重，所以特地教我先來報個信，他老人家一兩天就趕到。在他老人家趕到之前，您這邊的行動都要停下來。」

「老爺子怎麼啦！」宋天威似乎還不太在意，「這點小事他也看得這麼嚴重，他老人家到鄉下來散散心，倒是挺不錯的。」

「宋大爺！臨來時，老爺子一再千叮萬囑，他老人家說，省城派來的人不會明着來，所以，任何一個陌生人都得格外留意。」

「哦！」宋天威的神色突然一變。

「我要告退。」

「來！」宋天威塞了一捲大洋到姓胡的手裏。「路上買酒喝。」

姓胡的漢子先走，宋天威却陷入了沉思。良久，他突然發一聲喊：「來人！」

立刻有兩個壯漢應聲而進。

宋天威沉聲說：「去玻璃房子找喬勝，教他立刻來，……別漏什麼口風。」

兩個大漢喞命而去，不旋踵間，喬勝就來了，以他那雙久經世道的眼睛，應該看出事情有點不對勁，但他却沒有一點兒的警覺性。

「坐！」宋天威不動聲色地擺擺手。

喬勝大模大樣地坐下。

「喬勝！」宋天威在喬勝未到之間巳經作了妥善的佈置。所以他的態度顯得非常冷傲：「我們之間似乎應該攤牌了。」

「攤牌？」喬勝不明所以地聳聳肩。

「嗯！這樣對彼此都有好處。」

「宋大爺，我實在不明白你說些什麼。」

「喬勝！我不聾，也不啞，這兩天，我問了不少，也聽了不少。你姓喬的雖不是百萬富翁，却也不至於潦倒得非要到處流浪找糊口之處。那麼，我就要問一問了——你找到這兒來，到底是何居心？」

喬勝的神態很鎮定，他緩緩答道：「宋大爺！你問的問題，我很難答覆你，而且我不願辯解。如果你對我懷疑，我就走路。」

「不行。你必須回答。」

「我的回答你不會滿意。」

「我在聽。」

「我能回答的只有一句——你所聽到的並不正確。」

「那麼，你巳作辯白——到我這兒來，並無不良企圖。」

「是的。」

「我需要證實。」

「請問你如何證實？」

「爲我殺人。」

「我並沒有答應你作劊子手。」

「不必解釋，只說你是否願意。」

「如果我不願意呢？」

「你將被殺。」

「宋大爺！我希望你弄清楚一件事：我既不願殺人，也不願被殺。」

「不願殺人你有權決定，不願被殺你却無權決定。」

「宋大爺眞有自信？」

「這是宋莊。」

「我明白。你手下養了不少槍手，不過，那些二三流的槍手恐怕還不够格放倒我。」

「喬勝！這是你最後的回答嗎？」

「是的。」喬勝毫無畏懼之色。

宋天威倏地站了起來，同時，大廳外竄進來好幾個大漢，每個人手裏都有槍。

喬勝坐在那兒，紋風不動，而且還面帶笑容。

宋天威聲色俱厲地說：「喬勝，你的鎮定功夫實在令我佩服，不過，你實在太不精明，如果你知道，我是眞要置你於死地，你就會嚇了。」

「我知道你是全心要殺我的。」

「你知道？」

「當然，不過你到最後一定會改變你的決定。」

「爲什麼？」

「因爲，有一個人絕對不原諒你的愚蠢行爲。」

「誰？」

「老爺子。」

「那個老爺子？」

「馮仲達馮老爺子。」

宋天威的臉色突變，他的眼睛瞇成一條綫，左看右看，似是想看出喬勝心中的詭計。可惜他是肉眼凡胎，什麼也看不出。

良久，他才迸出了一句話：「你跟馮老爺子是什麼關係？」

「非常親密的關係。」

「你少唬我。」

「我不需要唬你，反正一兩天之內馮老爺子會來，你可以當面問他。」

「哦！」宋天威再次楞住，因爲他發覺喬勝的話完全接近事實。

「馮老爺子知道你這邊可能有漏子，所以教我先來，他一再叮囑我不可洩漏我的眞正來意，這樣到時候才會發生效用。宋大爺！是你逼我的，萬一馮老爺子怪罪，你可要擔待。」

宋天威突然爆開笑聲：「哈哈……原來是自己人，只因爲你的行跡太神秘，才引起了我的懷疑……老喬！連馮老爺子都這麼的看重你，我宋天威怎能把你看輕？立刻搬到莊子內來住……」

「不！我還是住在玻璃房子那邊。宋大爺、你應該了解馮老爺子的脾氣，他老人家吩咐的事，咱們最好別違犯。」

宋天威道：「對！對！那麼，你就在那邊，委屈幾天……」

「沒事我先告退了。」喬勝說完之後，就走了。

這時，宋天威的兒子宋長海跑了出來，他語氣凝重地說：「爹！你眞相信喬勝的話？」

「你以爲老喬在說假話？噯，你這娃兒太多疑啦！誰都知道我跟馮老爺子的關係啊！」

「我認爲喬勝的話不可信。」

「哦！」

「第一，按常理來說，方才老胡來，馮老爺子一定會要他在你面前提一提；第二，倘若馮老爺子安排喬勝作一着奇兵，不准他洩漏身份，就算你逼他他也不應該說，是不是？」

宋天威眼睛珠子的溜溜地轉，一句話也不說。

「爹！」宋長海一直振振有辭，此刻却突然囁嚅起來：「還有一句話我不敢講了。」

「爲什麼不敢講？」

「講出來怕你生氣。」

「沒有關係，有話儘管說出來，爹不會生氣。」

「爹！你該想想：喬勝在江湖上是多麼了不起的人物，『鐵腿銀鎗』的名號有多麼响亮，他絕不會替馮老爺子跑腿當差的。」

「長海！你愈說我心頭愈慌……你說，咱們該怎麼辦？」

「爹！這不過是我的猜疑，是否確實，到底還不能十拿九穩，我看……最妙的辦法是派人暗暗釘住他。」

「照你這麼說，再行的人也釘他不住。」

「那也只有走一步說一步，多派幾個，萬一發現他有什麼毛病，寧可事後讓馮老爺子怪罪，也得想法子先將他圈住。」

「對！就這麼辦。長海！跟你大哥二哥說一聲，那件事咱們暫時停一停，等馮老爺子到了再說。」

× × ×

在一座小崗巒上，喬勝和吳魁也在那兒密商討議。

「老喬！幸虧你認出那傢伙是馮仲達的密使，轉變得快，將宋天威唬了過去。不過，這只能唬一時，不能唬永遠啊！」

喬勝的臉上一直有一層陰霾籠罩着，他緩緩地說：「照我看，明天馮老頭就會到。」

「是啊！到時候西洋鏡一拆穿，咱們的計劃就全泡湯了。」

「只有兩個辦法。」

「你說說看。」

「一是咱們半路上想法子攔住馮老頭。」

「難。」吳魁連連搖頭。

「難？」

「當然。第一，他的行踪不定，把握不住。第二，馮老頭身邊的人多，不易下手。」

喬勝道：「那麼，就用另一個辦法——今晚下手。」

「更難。」

「更難？」

「老喬！你今天是怎麼同事？連腦子都沒有以前靈活了，咱們邊都沒摸着怎麼下手？」

「我想到了一個法子。」

「什麼妙計？」

「可以說是下下之策，而且我很不願意用這個法子，不過，却很有用。」

「有用就行。」

「宋天威的三兒長海很愛他的老婆，咱們先將他的老婆架走，然後悄悄地去找宋長海，以他老婆的性命爲要脅，逼他吐實。」

吳魁看上去是個粗漢，其實心眼兒却很細，他想了一想，搖着頭說：「不行。」

「爲什麼？」

「有顧忌。」

「有什麼顧忌？」

「第一，宋長海年紀最小，不一定知道這個秘密；第二，他縱使知道這個秘密也不一定肯說；第三，萬一驚動了他老子，那更是一團糟……」

「別說了！別說了！」喬勝咆哮起來：「這也不行，那也不行，咱們何不捲鋪蓋，走回頭路，還賴在這兒丟人現眼幹什麼？」

「老喬！沉住氣。你是主帥，我是副將，你若亂了方寸，這場硬仗還能打麼？」

喬勝又突然笑了，他摸着光溜溜的腦袋瓜子，喃喃地說：「吳魁！我眞差勁，多年來闖蕩江湖，出生入死，從沒含糊過，今兒頭一遭辦點正經事，就這麼緊張，眞沒出息……對了！你跟黑馬談得怎麼樣？」

「我只跟他說了點皮毛，不敢多透露……老喬！黑馬是個可信賴的好朋友，咱們不妨跟他商議商議。」

「不行。」

「爲什麼呢？」

「我也說不出來爲什麼不行，吳魁！咱們千萬別三心二意，當初說好了只有我們才能知道內中機密，就這麼辦，不到最後，絕不讓黑馬知道。」

吳魁道：「我說過了，你是主帥，我當然是聽你的。」

「還是照我的計劃行事，天一黑，就去架宋長海的老婆。」喬勝附在吳魁的耳根上低語一陣，然後問：「明白了吧！」

「放心！準定依照你的吩咐去辦。」

「吳魁！」喬勝臉色凝重地說道：「我要特別交待你兩點：一是絕對照我的話去作，不要自作主張；一是絕對不能讓黑馬知道一星半點。」

「這你放心……」吳魁眼珠子突然一轉，低聲說：「老喬！草窩有人。」

「是黑馬，」喬勝也壓低了聲音。「咱們裝着不知道，你先走。」

「萬一方才咱們的談話……」

「他剛來，那些話他一個字也沒聽着。」

× × ×

瘸二爺的腿經傷科大夫上了夾板，又服下了喬勝送他的靈丹妙藥，情況自然好了許多。一大早，薛小翠又給他送來一大碗熱氣騰騰的小米粥。俗語說得好：人是鐵，飯是鋼，這碗小米粥一下肚，瘸二爺的精神就旺健多啦！

由於多年瘸腿的習慣，在床上他很會運用拐肘的力量翻身，或坐起，如今兩條腿都斷掉當然要費勁點，最後他還是支撐着坐了起來。

剛坐起，他就聽到院子裏有脚步聲，他試着問道：「是黑馬嗎？」

「請問：瘸二爺住在這兒嗎？」一個陌生的聲音。

「誰？」瘸二爺吃驚了，同時抓起了放在床頭邊的鳥槍，拉起了頂門火。

來人巳經出現在門口，四十來歲，穿得乾乾淨淨，一看就知道不是幹粗活兒的。當他看見瘸二爺端着鳥槍對着他時，不禁吃了一驚，連忙擧起了雙手，連聲說：「別誤會，別誤會！我只是來看看您……」

「我根本不認識你。」瘸二爺這雙老眼也很會看人，因此口氣緩和了許多。

「聽人說，瘸二爺是磨盤鄉最正直的人，所以特來拜訪。」

「坐！」瘸二爺一擺頭，鳥槍却沒離手。

幾張櫈子早就砸爛了，來客也只有在床邊坐了下來。

「你好像不是本地人。」

「對！我是從縣城來的……」

「縣城來的，這麼一大早？……」

「哦！我昨晚宿在柳家溝，早晨從柳家溝來，五里地，一眨眼就到了。」

「嗯！」瘸二爺臉上那股猜疑的神色消失了。

「瘸二爺這腿……」

「別提！」瘸二爺冷冷一揮手。

「哦！是這麼同事……呃！聽說瘸二爺爲人正直，嫉惡如仇，所以有點事特來請教。」

「既然知道我爲人正直，請你說話就別拐彎兒，繞圈圈。」

「是！是！我是應該直說，瘸二爺正在養傷，不能打擾太久……是關於宋莊的事。」

「宋莊怎麼樣？」

「聽說，宋天威在這兒作威作福，魚肉鄉民……」

瘸二爺憤怒地說：「宋天威作威作福，你又能把他怎麼樣？連老天爺都閉上了眼睛，你又有什麼了不起……走！走！走！」

「瘸二爺……」

「走！走！走！」瘸二爺嘶聲咆哮：「你幸虧問到我，若是問到別人，往宋天威那兒一傳，你還想活。走！走！走得愈快愈好。」

「哼！他難道眼中，心裏都沒有王法？」

「什麼是王法？嗯？自衞隊隊長是他的爪牙，鄉長只會當縮頭烏龜，連村長都跟他一鼻孔出氣，王法？王法就是他姓宋的一句話。」

「瘸二爺！正因爲每個人都怕他……」

「不怕他行麼？我就不怕他，結果怎麼樣？一條腿是早幾年在山裏被狼咬斷的，另一條腿却是被一條披着人皮的狼打斷的。」

「瘸二爺！您先歇歇氣，聽我說幾句，你不怕他，我也不怕他。我打老遠來，就是爲了

調查他的犯罪證據。」

「你！你是什麼人？」

「我是省長委派的專員，專門懲辦各鄉各鎭的土豪劣紳和惡霸。」

「專員！」癩二爺對這個名辭是陌生的，他不禁瞪大了眼睛。「專員有多大？」

「在執行職務的時候比任何人都大。」

「你有權柄辦宋天威？」

「當然有。不過要有他犯罪的證據。」

「證據！嘿嘿！太多啦！我這條上了夾板的斷腿就是證據。他誣良為盜，霸佔民女，放高利貸，強徵強購，開賭場，開娼館，無惡不作……」

「癩二爺！你這條腿，是宋天威親手打斷的？」

「他當然不會親自動手，是他派的人。」

「心裏知道是一回事，」那位自稱是省府專員的人突然壓低了聲音：「我告訴你，聽說宋天威暗中在進行一件犯法的勾當，如果查明屬實，是要殺頭的。現在，我要請教你幾個問題，知道的就答，既不要隱瞞，也不要添油添醬。」

「放心！我這個人一輩子都不會說過假話，若是說一個虛字，我就天誅地滅。」

「癩二爺！我信得過你才來問你……」接下來，這位神秘來客和癩二爺交談了很久，由於談話的聲音非常低，誰也不知道他們談了些什麼。

× × ×

這個上午，癩二爺的精神特別旺健，哼！姓宋的！這下子你可要吃不了兜着走了。他想跑出去，大吼，大叫，將這個消息告訴磨盤鄉每一個人。可惜，他跑不出去，而且，這個秘密非得暫時守住不可。

有喜悅沒人共享，有高興的事不能說出來，可眞有點彆扭。

驀然，黑馬來了。

癩二爺正要高興地大叫，突然發現黑馬的臉色不對勁，連忙問道：「怎麼啦？」

「二爺！我要問你一件事。」黑馬神色凝重，語氣也非常沉重：「早晨是不是有生人到你這兒來過？」

「嗯！」

「聽說待了很久？」

「嗯！」

「那人是幹什麼的？」

「你問這些幹嗎？」

「那個人被宋天威逮去了。」

「逮去了！」癩二爺不禁吃了一驚。

「我一聽說就跑來了，二爺！那人究竟是幹什麼門道的啊？」

「他說他是省長委派的專員。」

「什麼叫專員？」

「我也弄不清，反正是很大的官，他說，是專程來調查宋天威犯法的事。」

「二爺！你覺得這個人是不是在吹牛？」

「絕不。」癩二爺回答得很肯定。

「二爺！您說說看，那個什麼專員落到宋天威手裏，還活得成嗎？」

癩二爺道：「我不相信姓宋的敢殺省長派來的大官。」

「他有什麼不敢？」黑馬頓了一頓，又說：「二爺！我娘下世了，再也沒有人跟我作主，您可得為我作主。」

「你說，要我作什麼主？」

「宋天威無法無天，一向沒人管，如今省長派人來查，正是咱們吐一口氣的日子到了。若是那位專員被宋天威殺害，這個吐氣揚眉的機會又要喪失。我要立刻召集有血性的好鄉親，全力去營救那位專員。也許我會殺人，或者殺死宋天威。並不是我生性好鬥，而是為鄉里除害。二爺！請您點個頭吧！」

「黑馬！」癩二爺苦着臉說：「照說我該答應，可是我不答應。」

「為什麼？」

「萬一你有個三長兩短，我如何對得起你那死去的老娘？」

「二爺……」

突然外面有人高喊：「癩二爺在麼？」

「誰？」黑馬一幌身，奔向堂屋門。

院子門口站着四個人，地上擱着一乘小轎，其中一個說：「宋大爺要接癩二爺過去敍敍，聽說二爺傷了腿，還特別來了一乘轎子。」

「對不起！」黑馬冷冷地說：「癩二爺不能去。」

「黑馬！」那漢子顯然認識他。「你閑事也管得太多了。去與不去得由癩二爺決定。」

黑馬不想逞強，閃開讓路。讓其中一個大漢去碰癩二爺的大釘子。

他的預料沒有錯，那漢子一過門檻，癩二爺就罵了起來：「狗東西！不要進來，回去告訴宋天威，我跟他一不沾親，二不帶故，敍個什麼勁兒？我不去。」

「二爺！」那漢子皮笑肉不笑地說：「何必給咱們跑腿當差的討麻煩。這話要說，請你到宋大爺那兒當面說去。」

癩二爺嘶吼着道：「不去！不去！就是不去！」

「對不住！你不想去也得去……」他就站在堂屋門口揮手，大聲吼道：「來，抬走。」

這豈不是綁票擄人麼？黑馬也忍耐不住，飛起一脚，將那大漢踢了一個四仰八乂。

那漢子翻身站起，手裏突然多了一根短槍，死冷冷的槍口對準了黑馬，不禁使他打了一個寒噤。

幾乎同時，院子門口出現了不少人，八章魚，大飛腿，大燈籠……每個人手裏都有一支火銃，那玩藝兒比洋槍還管用，只要一冒火，中槍的人身上最少也有百來個窟窿。

「丟槍吧！相好的！」大飛腿開了腔：「你年紀還輕，犯不着為別人賣命。」

那大漢還在猶豫，黑馬抽冷子又是一脚，將他手裏的短槍踢飛了。

就好像是事先安排好了的，大路上突然響起了一陣馬蹄之聲，就在大夥兒聞聲一楞之際，馬隊已經到了，是自衛隊的人。

曹龍一馬當先，手裏馬鞭呼呼響，嘴裏叫罵不停：「好哇！你們竟敢執械毆鬥，這還得了，都給我抓到隊上去。」

他的部下立刻動手抓人，大飛腿，八章魚，大燈籠自然是主要對象。宋天威派來的人也同時被抓走，不過，黑馬心裏有數，那四個大漢一定是前門進，後門出。

當幾個自衛隊員衝上來要抓黑馬的時候，他說話了：「曹隊長！我手裏沒有槍，也沒有打架，只是靜靜地站在這兒，憑什麼抓我？」

曹龍走到黑馬面前，悄聲說道：「黑馬！我只不過作作樣子，去一趟，到了自衛隊你就走。」

「對不住。」黑馬冷冷地說：「我不願意跑這一趟冤枉路。」

「那麼，你給我一點面子，趕快拔腿跑，我不叫人追你。」

「我沒有犯法，不需要跑。」

「黑馬！不要跟自己過不去。」

「曹隊長！你的作法倒有點像是跟你自己過不去。」

「好！好！算你狠！」曹龍一轉身，破口大罵：「你們這些混球，人家站在那裏動也沒有動，憑什麼抓人家？還不快滾！」

黑馬的朋友以及那幫來找碴兒的傢伙都被曹龍帶走了。但是黑馬心裏有數，這兩起不同身份的，必然將遭到兩種不同的待遇。

他躡跟在後，果然，宋天威的人前門進，後門出，大飛腿那一夥却被關進了囚室。

黑馬並沒有暴怒，他明白，處在逆境，處在下風，越需要冷靜；但是冷靜絕非退却，於是他昂然地進入了自衛隊隊部。

曹龍第一眼就看到了他，一個箭步竄過來，低吼道：「黑馬！你幹什麼？」

「跟你談談。」黑馬很冷靜地說。

「你趕快走，否則你只有進籠子去陪你的朋友。」

黑馬壓低了聲音說：「曹隊長，你最好還是單獨跟我談一談，對你絕對有好處。」

曹龍在猶豫，最後終於在黑馬目光中的壓力下屈服：「好！跟我來。」

二人來到一間密室，曹龍小心翼翼地關上門，沉聲問道：「黑馬！你要跟我談什麼？」

「談談孫超的事。」

「孫超！誰是孫超？」

「曹龍！少裝迷糊，孫超是一個亡命殺手，被宋天威化錢收買，那天埋伏在車站煤堆上打算暗殺我，被宋二爺發現，在磨盤鄉數百雙眼睛下被抓住，送到你這兒來，今天一大早你却把他放了。」

「不錯。有這回事，是我把他放了。」

「你縱放一個殺人兇犯，嗯？」

曹龍道：「誰也不能證明他伏在煤堆上是要殺人。」

「但他的確是個殺人兇犯。」

「哦？」

「他身上揹了好幾條命案，你可知道？」

「黑馬，你要弄清楚，我只是自衛隊隊長，保護鄉里，只要他沒有在磨盤鄉殺人，他在別的地方幹了些什麼，我可管不了。」

「但他在磨盤鄉準備要殺人。」

「誰能證明？」

黑馬一個字一個字地說：「他自己。」

「他自己！」曹龍的眼睛瞇了起來，口張開，額上見了汗。

「曹隊長！我不喜歡打啞謎……孫超落到了我的手裏，他什麼都招了。別以為我只有磨盤鄉才有幾個朋友，錯了！縣城，省城我都有朋友，孫超已經被我那些朋友帶走了。這一回咱們存心要驚天動地鬧上一鬧，請你先表示一下態度。」

「黑馬！」曹龍的神色，語氣，在這一瞬間都變了。「你是明白人，可別責難我，自衛隊買槍，買火藥子彈，作制服，都是宋大爺拿錢，我總得多少聽他一點兒，不然……他要是不支持……」

「曹隊長！」黑馬冷冷地說：「你不要睜着眼睛說瞎話，宋天威化錢支持自衛隊，不是為了保鄉護民，是為他自己增加武力。他在自衛隊化了一萬大洋，你們却助他找回了十倍的利益，這些錢都是鄉民的血汗喲，曹龍，你會不明白。」

「我……我……我……」曹龍張口結舌，說不出話來。

「說句實話，孫超的事倒沒有什麼大不了，另一樁事恐怕會連累你的腦袋搬家。」

「哦！」曹龍已成了驚弓之鳥。「為……為什麼？」

「今天從外地來了一個陌生人。」

「幹什麼的？」

「他一來就去看癩二爺，一離開癩二爺就被宋天威派人擄走了。跟着，宋天威又派人來找癩二爺，你隨後跟到，想必也受到了宋天威的指示。」

「不！不！我根本不知道這回事。」

「現在你已知道了。」

「是！是！那個人是幹什麼的？」

「是省長派來的專員，專程來調查宋天威的劣跡，曹龍！姓宋的末日已經到了。」

「黑馬！你聽誰說的？」

「曹龍！人總是先該為自己打算，你現在只有兩條路可以走：一是去宋天威那兒密報邀功，搶虎容易放虎難，宋天威必然殺死那個專員滅口，除非他有本事將磨盤鄉的人全部殺光，否則這件事遲早會傳到省長耳朵裏去，那時，你就只好陪着宋天威上法場了……」

「另一條路呢？」

「站在正義的一邊。」

「正義！」

「曹龍！你是有一套的，不然你也幹不了這份自衛隊隊長的差使，想不到你現在連正義都摸不清是怎麼回事了。」

「黑馬！你是要我倒向你們這一邊，聯合起來對抗宋大爺？」

「不是對抗某一個人，而是共同為鄉里除去一個惡霸。」

「黑馬！我要問你一句話：你憑什麼和宋大爺鬥？」

「滿腔熱血，一顆良心。」

「哼！熱血流得盡，良心看不見。」

「那我們就不必談下去了。」

「慢點！你要作些什麼？」

「不要忘記你是磨盤鄉自衛隊隊長，並非宋天威的私人保鑣。」

「黑馬！說明白點，要我幹什麼？」

「先放掉我的朋友。」

「嗯！」

「然後，去勸告宋天威，放出省長派來的專員。」

「他不會聽我的。」

「他如不聽，你將他抓到這裏關起來。」

「黑馬！你將我看得太了不起啦！如果我這樣作，我一定會立刻死在宋莊。現在，我告訴你，我所能作的事很有限度。」

「那些事？」

「釋放你的朋友，沒問題，但不是現在，必須要等天黑的時候。」

「還有呢？」

「我不與你正面為敵，如果宋大爺要我對付你，我會事先通知你。」

黑馬道：「重要的不是我，是那位省長派來的專員。」

「告訴你，我救不了。」曹龍忿忿地吼了起來：「我不是神，尤其在宋天威面前，我只不過是個奴才。」

「你絕不是奴才，我還記得，那年有一股散匪想捲磨盤鄉！你帶了十幾根破槍，竟然將那股散匪轟走了。由此可見你是一個有魄力，有才幹的人，你絕不是奴才；你在宋天威面前自己覺得像個奴才，久而久之，你就變成了奴才。」

曹龍瞪大了兩隻眼睛，目光中顯露了驚訝，錯愕的神色，他似乎沒有想到這番話會從黑馬嘴裏說出來。

驚愕良久，他才迸出話來：「黑馬，別拿這些話來套我，你說，到底要我怎麼辦？」

「要你別忘記你也是磨盤鄉的人。」

「我沒有忘記。」

「那就好，你多想想，自然會明白你應該怎麼辦。」

「我想我應該告訴你一件事情。」曹龍的聲音很低，他的頭也低垂着，似是羞於見人。

「什麼事？」

「快去看看癩二爺。」 ②（未完）

沈勝衣傳奇故事

黃鷹·文
盧令·圖

紅蝙蝠（上）



名捕遭鎩羽　俊俠顯玄功

夜。

夜已深。

霜清月冷梅花瘦。

徑兩側除了梅花還有其他花木，卻除了梅花，其他花木都盡見凋零。

冷月下，一徑的花木影子，參差斑駁，眞似羣鬼亂舞。

如此寒夜，花徑上居然還有人。

那個人一身黑布長衫，幽靈一樣出現，半弓着身子，緊踏着花木影子不動聲色的迅速向前移動。

花徑的盡頭是一座小樓。

那一座小樓相當奇怪，一面重門深鎖，三面高牆。

牆高三丈，粉白，門左右的兩面各開了一個窗，離地面最少兩丈高下。

花徑直伸往門前，那個人卻未到花徑盡頭便已收住了脚步。

面對着那個人的是門左那一面粉牆。

那個人的目光這下就落在粉牆之上。

目光忽一閃，那個人雙手一分衣襟，雙肩一抽，倏的卸下了那一襲黑布長衫。

那之下是雪白的緊身衣裳，黑布長衫一卸，那個人的身子就貼地一個翻滾，滾到那邊牆下。

牆白人白，人牆一刹那混成一片，那個人彷彿就消失在牆中。

月照在牆上，也照在那個人的臉上。

那個人赫然沒有面目！

也不知何時，那個人的頭上就已套上了一個白布袋，只露出兩隻眼睛。

目光再一閃，那個人的身子，猛地一彈一拔！

一拔兩丈，左手一伸，便已抓住了那一扇窗戶的邊緣，右手旋即在腰間，拔出了一支短劍！

劍出鞘，天地間竟好像多了一股森寒的殺氣。

那當然是一支好劍。

劍飛快插入了那一扇窗戶的窗縫！

靜夜中立時响起了錚的一下輕响！

窗戶原來是鐵鑄的！

那個人卻似乎早已經知悉，一些也沒有表示驚訝，緊接着就隔着布袋，打從口中發出了短促的幾聲鳥叫，手中劍同時順着窗縫往上急削！

鳥叫聲中錚錚的又是兩下輕响，那在內關上的兩扇窗戶應聲緩緩左右打了開來，窗栓子無疑都已被那劍削斷！

劍果然是好劍！

那個人的身子，就在這下往上一縮，穿窗而入！

人不錯並不是眞的與牆壁合成了一體，那一番擧動，多少不免都在月光下留了影子，但樹影疏疏落落的也有不少給月光照在粉牆上。

風吹，樹搖，影動，以足已掩飾有餘。

這一切進行得都是如此的順利。

這一切卻都在查四的監視之中！

×　×　×

冷月照窗白。

查四的一張臉月色中亦顯得蒼白非常，月光卻始終不變，利似刀，寒如雪，不離對面那

一座小樓。

窗戶半開，從這一扇窗戶外望，那一座小樓正在眼底。

他選擇這個地方等候並不是沒有原因。

今夜已是他在這個地方等候的第七夜，前六夜都是徒勞無功，但今夜，他知道一定不會再失望的了。

奉命離開大名府，南下追緝劇盜紅蝙蝠，到現在爲止，經已三個多月，這三個多月之中，紅蝙蝠一再出現，先後又偷入了十二戶豪門，盜去了價值連城的珠寶。

這一次，紅蝙蝠都走在他的前面。

只有這次例外。

這其實是在那第十一次的刦案發生後，他便放棄了追蹤，飛馬搶先趕來這個地方。

他並不知道紅蝙蝠那之後的對象是什麼人家，但如果繼續南下，這個地方紅蝙蝠實在沒有可能錯過。

所以他在這個地方等候。

鎭江山水天下第一，亦是豪門聚集的地方，崔北海却是鎭江的第一大財主，崔府的藏珍閣也名符其實的是藏珍閣。

這裏正是崔北海的府邸，那一座奇怪的小樓正是崔北海的藏珍閣。

大名府留守司甘魏上馬管軍，下馬管民，又是當朝太師的女婿，由他指派出來的，各地的官員大都賣賬，崔北海方面同樣合作得很，查四並不難調來當地的捕快在藏珍閣四面佈下天羅地網，保密的工作做得相當足够。

這一等，却等了他七夜。

第六日頭上，他已聽到了崔北海的悶哼聲，其他的人，開始鬆懈。

只有他始終如一！

日間他盡可能休息，到了晚上他便全神貫注。

那個人的身手，雖然敏捷，也極盡小心，還是逃不過他的眼睛，一上了粉牆，便給他覺察！

這天下三大名捕之一畢竟非比尋常！

他咀角一咧，咧出了一絲冷笑，那個人一入窗戶，在內將窗戶關上，他的右手亦一擧一落！

侍候在他左右的兩個捕快，連忙取出了哨子！

哨子聲未响，他人已穿窗，兩個起落，已到了藏珍閣之前！

尖銳的哨子聲，這才驚破了靜夜，响澈長空！

查四的身形並未收歛，連隨又縱，凌空飛起了兩丈多三丈，手一搭滴水飛簷，再一個翻身，翻上了藏珍閣的瓦面！

刹那間，哨子聲已從四面吹响，火把燈籠先後燃起，數十個捕快，還有崔府的護院武師家丁，分別手執燈籠火把，紛紛趕來！

說是快，那實在不能算快，以那個人身手的敏捷，在查四翻上瓦面的時候應該可以退出藏珍閣。

那個人並未退出！

包圍網迅速組成！

查四在瓦面上目光四面一掃，猛一聲叱喝：「紅蝙蝠，還不出來束手就擒！」

窗戶叱喝聲中再打開，那個人游身而出，手中已然多了一隻錦盒！

那一邊的捕快看在眼內，不約而同的發出了一聲吆喝！

那個人却一聽聲笑，手一按窗緣，整個身子蝙蝠一樣呼的飛起，半空中弧形一折，竟落在瓦面之上！

無論那個人打從什麼方向衝出，查四在瓦面上居高臨下，都一目瞭然，可是那個人竟上了瓦面，這卻在查四意料之外！

那個人同樣的意外，脫口一聲輕叱道：「誰！」

「查四！」

「大名府的查四？」那個人又是一個意外，語聲不覺間變的短促起來。

「正是大名府的查四！」查四的叱聲一寒。「紅蝙蝠？」

「正是紅蝙蝠！」那個人倏的仰天大笑。「落在天下三大名捕之一的算計之中，這口氣我是還可以嚥下！」

查四的目光這下却落在紅蝙蝠手中的錦盒之上。

紅蝙蝠看在眼內，不等他開口，接着又道：「入寶山豈可空手而回，多少我總得帶走一些！」

查四冷笑道：「人贓並獲，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哦？」紅蝙蝠亦自冷笑。「就不怕風大閃了舌頭？」

語聲甫落，紅蝙蝠右手懷中一入一出一揮，一張白紙飃的刀一樣飛向查四的面門！

白紙上緊貼一隻紅色的蝙蝠剪紙！

蝙蝠入眼，紙角便已切向眼瞳！

查四即時一抬手，將那張白紙接在手中，道：「蝙蝠這不是已落在我手上？」

「有那麼容易？」紅蝙蝠冷笑。

冷笑聲未絕，那一支短劍已又出現在紅蝙蝠的手中！

劍與人齊飛，飛射向查四！

那刹那，查四的右手已然腰間一抖，抽出了一柄軟劍！

嗡的軟劍迎風抖的筆直，迎向紅蝙蝠！

兩劍眼看就相觸，紅蝙蝠連人帶劍突然往後倒翻了出去！

看似凌厲非常的那一劍是虛招！

那一個倒翻最少倒翻兩丈，兩丈之外已凌空，紅蝙蝠凌空而下，着地又飛起，飛入了燈籠火把之中！

查四都意外，那一衆捕快又怎會意料得到，當先兩個捕快刀還未擧起，胸膛已各自多了一個劍洞，濺血倒地！

驚呼慘叫聲當塲此起彼落！

崔府的一個護院武師一旁連隨咆哮殺上，一雙虎頭鈎左右砸下！

紅蝙蝠只是一聲冷笑！

冷笑聲未絕，劍光暴閃，一雙虎頭鈎凌空未落，嗆啷啷突然斷做四截！

那一個護院武師驚呼急退，紅蝙蝠也不理會，劍一收一展，迎面而來的三柄長刀又在劍光中兩斷！

好鋒利的一支劍！

紅蝙蝠斷刀中竄過，已然衝出了包圍，脚一點，身形又飛起！

那身形才一動，一道劍光，就凌空飛射而至！

查四的軟劍到底來了！

嗤的一片衣角劍光中斬飛！

查四的軟劍到底來的慢了一分，只留下紅蝙蝠的一片衣角。

他的反應却也敏捷的很，身形一落即起，緊追在紅蝙蝠身後！

兩個人飛鳥一樣飛越長空，接連五個起落，已穿越兩個小院子，三道月洞門！

第五個起落，查四幾乎與紅蝙蝠，同時着地。

眼前是一個池塘。

池塘上飛橋九曲，却遠在三丈之外。

這一番追逐，兩個人都已耗去不少氣力，就是有，亦未必能够橫越這三丈水面。

紅蝙蝠那身形竟還來一個起落！

這一起，人就在水面之上，這一落，人却是直落水中！

通隆的水花四射！

查四當場在池邊呆住。

莫說他不諳水性，即使他水性非常高明，在這個深夜，亦不能在池中將紅蝙蝠追尋，而池塘方圓十丈，在岸上同樣不知何處守候。

他只希望紅蝙蝠的水性不會太好。

火光人聲，正迅速的向這邊移來，他當然亦希望得那些捕快迅速趕到。

集合所有的人手，要將這十丈池塘完全封鎖，也不是一件難事。

只可惜紅蝙蝠的水性實在不錯。

也不過片刻，紅蝙蝠便從水池對邊浮了起來！

手一搭池邊石砌，嘩啦的一聲水响，人離水一個翻身，就落在那邊牆脚！

「那裏走！」查四眼中分明，一聲暴喝，身形急起，追了過去。

那剎那他的心情實在焦急之極，由他立脚的地方動身，不管他往左往右，少不免一折再折，繞池走上二十多丈的路才能够到達紅蝙蝠那裏，這除非紅蝙蝠就在那裏束手待縛，否則到他追到的時候，紅蝙蝠應已遠走高飛。

紅蝙蝠當然不會在那裏束手待縛，查四身形一起，他的身形亦起，一長身，掠上了高牆，翻過了高牆！

× × ×

高牆之後是一條小巷。

一條小巷夾在兩道高牆之間，月一不在中天，就是一片陰暗。

查四翻過高牆，躍下這陰暗的小巷之際，紅蝙蝠經已不知所踪。

七夜辛勞，一番苦心，這就白費？

查四不由的仰天一聲歎息。

紅蝙蝠的身手無疑非凡，這個地方的捕快亦未免太自作主張。

以他本來的計劃，哨子聲一响，崔府的護院家丁便該燃起火把會同埋伏的捕快封鎖莊院所有的出口，那一來，紅蝙蝠即使搶在他的前面，一路上最少得遇上五六道的阻截！

有那五六道的阻截他就算落後許多，要追上紅蝙蝠亦應該不成問題。

豈知道哨子聲一响，所有的人都擁向藏珍閣。

這實在不能說他們不賣力。

望着這一羣賣力的兄弟，查四當時却幾乎沒有吐血。

他知道一切都得看自己的了。

果然不出他所料，他稍爲落後，紅蝙蝠一衝包圍，便毫無阻碍，順利的逃脫。

到這個地步，查四也惟有歎息。

歎息聲未已，他眼旁白影一閃，猛瞥見一個白衣人自那邊彎角一閃而入！

那邊莫非是絕路，紅蝙蝠不得已只得折回來？

查四那心念一動，人馬上飛起，劍馬上刺出！

人劍驚虹也似急射向那個白衣人！

白衣人身形當場一頓，詫異的「嗯」了一聲。

那一聲出口，劍已然刺到。

小巷狹窄，要閃避實在不容易，白衣人却只是一偏身，便將那一劍讓開！

那一劍之後還有兩劍！

查四的身形已落下，脚踏實地，再出手的兩劍當然比方才的一劍凌厲！

白衣人又是嗯的一聲，左手猛一揮，嗆啷的一道劍光暴起！

劍一起一橫，錚錚的兩聲，查四那兩劍就被擊開！

查四那身子同時震的一幌再幌！

白衣人好强勁的功力！

查四却沒有就此氣餒，第四劍，緊接着刺出！

這一劍才刺出一半，查四突然挫腕，硬硬將那一劍收回！

白衣人那剎那竟似也亦看出接來的那一劍絕不會刺到自己的身上，劍圈雖已激起了他胸前的衣襟，他仍然沒有舉動，就看着查四硬硬的收回那一劍。

這個人的神經簡直就像是條鋼絲一樣的堅韌。

查四看在眼內，不由的倒抽了一口冷氣。

不錯兩個人都是一身白衣，紅蝙蝠可是緊身衣裳，眼前這個白衣人則是長衫。

紅蝙蝠用右手，用短劍，這個白衣人用左手，用長劍！

紅蝙蝠剛從水中出來，這個白衣人的衣衫並無水濕的跡像。

那片刻，查四最少已分辨出這幾點不同的地方。

他突然覺得那根本像是兩個人，所以他突然收劍，口中却還是不免隨即問上一句：「可是紅蝙蝠？」

白衣人一怔，不答反問道：「是什麼紅蝙蝠？」

「大盜紅蝙蝠！」查四說着上上下下的打量了白衣人一眼。「看來你並不是我方才追捕的那個人，那隻紅蝙蝠！」

「嗯。」白衣人下意識一頷首。

「但半夜三更——」查四的語聲陡地一寒。「你到這裏幹什麼？」

「方才我老遠見這邊突然火光冲天，隱約又聽得哨子亂响，一時好奇，走來一看。」

查四緊緊追問道：「這個時候怎麼你還在街上遊蕩？」

「沒有辦法，我趕夜路，方才才進城，還找不到投宿的地方。」

「你是路客？」

「不錯，你呢？」

「大名府的捕頭。」

白衣人一聽大感詫異，說道：「這裏是鎮江嗎？」

查四道：「我南下追緝大盜紅蝙蝠，一路追到這裏！」

「大名府的捕頭？」白衣人忽然像想起了什麼，重覆了一次查四那句話，接問道：「貴姓？」

「姓查，查四！」

「查四！」白衣人當場一怔。

「你莫非諗我？」查四不由一怔。

小巷雖然陰暗，以查四的目力，並不難看清楚白衣人的面目，在他的印象之中，這個白衣人可是完全陌生。

「我不識。」白衣人接着說了一句很奇怪的話：「你這個查四當眞？」

「不成還有第二個查四嗎？」查四也是一怔。

「第二個查四倒沒有，却有人冒用過這個名字。」

「後來知道不是了？」

白衣人道：「知道不是的時候，已給他取去一條命！」

「有這種事情？」

白衣人點頭。

「哦？」查四沉吟了片刻，轉問道：「閣下又是那一位？」

「沈勝衣！」

「沈勝衣？」查四聽到沈勝衣這個名字，比沈勝衣聽到他查四那個名字的時候，還要驚異。

也就在這下，雜亂的人聲，脚步聲突然傳來，火光相繼出現。

兩人應聲回頭，很快就看見一小隊捕快打着燈籠轉入這條小巷。

一看見查四，那一衆捕快便加快了脚步，來到查四身旁，看見了沈勝衣，却連隨停下，滿懷敵意的目光盡落在沈勝衣的面上。

一個捕快頭子裝束的彪形大漢旋即排衆而出，一揖道：「查兄，事情怎樣了？」

他是對查四說話，目光却盯緊了沈勝衣，那表情，簡直就已將沈勝衣當做紅蝙蝠。

查四又豈會看不出來，淡應道：「你現在望着的這一位並不是紅蝙蝠。」

「那麼紅蝙蝠……」

「他潛越池塘，翻過這一道高牆，之後便不見踪影，不過他一身水濕，必會在地上留下踪跡，你們帶來燈火最好，往地上照照看。」

查四的目光說着亦落在地上。

燈光的照耀下，那邊的地上赫然看見好幾處水漬，還有好幾個脚印。

就只是那些，再過便什麼也不見，似乎紅蝙蝠在這條小巷只走了那兩步便灰飛烟滅，消失在人間。

一個人當然不會那麼容易消失。

查四的目光剎那一轉，轉落向一側高牆，沈勝衣的目光也是一樣。

查四即時回顧沈勝衣，道：「依我看，那蝙蝠是越過這高牆，逃入隔壁的院子，你的意思？」

沈勝衣道：「跟你相同。」

旁邊那個捕快頭子聽說奇怪的望着沈勝衣，忽問道：「這位是……」

查四截口道：「沈勝衣大俠，我請來幫忙的。」

這一次却輪到沈勝衣奇怪的望着查四。

「沈大俠！」那一衆捕快，却不由失聲驚呼。

查四連隨揮手，說道：「不妨與屬下弟兄到隔壁去調查一下，我跟沈大俠，還有其他的事情。」

那個姓張的捕快頭子聽說忙一聲：「好！」領着那一衆捕快急步離開。

那一聲倒像是衝着沈勝衣而應的，查四望着那一衆，不覺失笑道：「人的名兒，樹的影兒，這說話實在有些道理。」

「哦？」沈勝衣淡應一聲，轉口道：「你這個查四看來假不了。」

「就正如你這位沈大俠一樣。」

說話間那一衆捕快已然先後消失在巷口，查四的目光亦自收回，忽然道：「我敢說，他們在隔壁一定什麼也找不到。」

沈勝衣頷首道：「除非這隔壁就是那蝙蝠的巢穴，否則那還有不溜掉的道理。」

查四一笑道：「隔壁當然不會是那蝙蝠的巢穴。」

「那你還要他們去？」

「即使我不要，他們也會堅持走一趟，這不是他們想不到，而是這一來，對他們來說不單只有一個交代，亦不會再有生命危險。」查四淡淡的一笑。「大多數地方的捕快都是抱着一個原則，只拿小賊，好像紅蝙蝠那種大盜，却是躲避猶恐不及。」

「你的下屬也一樣？」

查四搖頭道：「不一樣！」

沈勝衣目光轉往那一衆捕快離開的方向，奇怪的問道：「他們莫非並不是你的下屬？」

查四道：「由大名府南下追踪到這裏的只我一人，他們是這裏的捕快。」

沈勝衣輕歎。「好像你這種捕頭，實在難得。」

「我這只不過做自己職責上，應該做的事情。」

沈勝衣道：「你這種行事作風，只怕不容易見於官場。」

查四淡笑道：「我也不一定要幹這個捕頭，一個人只要有懲惡除奸之心，就可以做懲惡除奸之事，不過幹捕頭，多的是這種機會，做起來，方便得很。」

沈勝衣不禁一聲：「佩服！」

「彼此！」查四轉問道：「你這一次到來這裏敢情就是因爲紅蝙蝠？」

「怎麼你會有這種想法？」

「據我所知那一次你到應天府，就只是因爲大盜白蜘蛛在應天府出現！」

「那一次的確是一如你所說，這一次却只是巧合。」

「即使是巧合，既然遇上了，我相信你一定會插手！」

沈勝衣反問道：「你不想我插手？」

「那來的說話，你插手，我高興還來不及。」查四隨即放聲大笑了起來。「俠義中人死一個，少一個難得有機會，遇上一個，這除非你另有要事，否則你就算還沒有意思伸手入來，我也一於將你的手拉定了。」

「好在我現在並無要事。」沈勝衣一笑。那個紅蝙蝠到底又是怎樣的一個人？」

「比起白蜘蛛，在某一方面來說，白蜘蛛是一個君子！」查四的面上忽然露出一種厭惡之極的神色。「白蜘蛛只是刼財，紅蝙蝠刼財之外，碰到上眼的，還刼色，這一路南下，就我所知，已有三個閨女毀在他的手上！」

沈勝衣不其而亦出現了一面的厭惡，問道：「你可知我生平最痛恨的是那種事？」

「那種事？」

「紅蝙蝠所做的那種事！」

「我也是！」查四咬牙切齒的。「錢財身外物，但毀了一個女孩子的貞操，無疑就毀了一個女孩子的終生！」

「這件事，我管定了！」沈勝衣摸了一下鼻子。「那不要越幫越忙才好，就正如方才，我一來，却惹起你的誤會，反讓紅蝙蝠乘機逃去！」

查四道：「在你未來之前，紅蝙蝠經已逃去了。」

「不成完全沒有追截的可能？」

「一到了街上，四面八方都有路，孤掌難鳴！」

「那些捕快？」

「成事不足，敗事有餘！」

「多少大概總會有一些用處。」

「嗯。」查四也沒有否認。「所以我由得他們去白忙，這一來，先安下紅蝠蝙的心，我們就乘他大意疏忽，走第二條路找他！」

「第二條路？」

「我早已安排好了第二條路，也就是這一條！」查四舉起了脚步，走向小巷的另一頭。

沈勝衣亦自將脚步舉起。

查四走着又問道：「對於紅蝙蝠，你可有什麼需要知道？」

沈勝衣隨口問道：「這個人本來叫做什麼名字？」

「也許就叫做尙伯文。」

「也許？」

「在未看到他的廬山眞面目之前，我實在不能給你一個肯定的答覆。」

「你方才不是跟他碰面？」

「沒有用，他幪着臉龐。」

「那的確是見不得人的事情，這一點，他與一般的盜賊倒也沒有什麼不同。」

「不過有幾點，與一般的盜賊却有顯著的分別。」

「那幾點？」

「就我從大名府一路南下的追查所得，他每一次的行動，都似是已早有計劃，這是第一點。」

沈衣勝不覺失笑。「一般的盜賊也是這樣的，先擬好了計劃，然後再下手。」

「一般的盜賊只是一兩個計劃，一兩個目標，他却是一連串的計劃，一連串的目標，一得手，馬上就離開，一離開，馬上就找上下一個對象，這一路追緝，連盜十一戶人家，每一次都走在我的前面，行事的迅速，實在令人咋舌！」

「那的確只有預先計劃妥當，才可以做到，」沈勝衣連連點頭，「這一點，果與衆不同，不過這一次，總算讓你趕過他！」

「這其實只是我放棄了追緝，先行趕到這裏等候他。」

「你怎知他一定來這裏？」

「以他行走的路綫，鎭江應該是必經之地，而既然來到鎭江，似乎亦沒有錯過崔北海的藏珍閣的道理。」

沈勝衣道：「先刻你就是在崔北海的藏珍閣遇上他？」

「正是！」查四點頭。

沈勝衣接問道：「第二點與衆不同的又是什麼？」

「他雖然成功偷入人家藏珍的地方，盡可能予取予携，却只帶走一般的珠寶玉石，這是第二點。」

沈勝衣笑道：「這蝙蝠的胃口，似乎並不大。」

「但也是他聰明的地方，那一類珠寶玉石既值錢，又毫無識別，最容易脫手不過，事實上——」查四語聲一頓又道：「他所刦得的珠寶玉石幾乎在第二日頭上便完全賣出，這也就是他的第三點與衆不同的地方！」

「聽來這個人的確聰明。」

「嗯。」查四苦笑，「也就因此，到他離開的時候，身上有的只是銀両，莫說不知道他的本來面目，即使知道，亦沒有證據，沒有理由將他扣押起來。」

「這一點你怎能夠如此肯定？」

「正當的商人絕不會隨便收購來歷不明的珠寶玉石，要迅速脫手，只有找那些專營收購賍物賺錢的人，這種人大名府也許還不少，但能夠付得出那麼多銀両，買得起那麼多珠寶玉石的只有一個人，我們接到了綫人的密報，知道了這件事，找上了這個人，接着又在這個的宅中搜到了與事主報失符合的珠寶玉石！」

「不是說那一類珠寶玉石毫無識別？」

「事實的確是這樣，再講到職業道德，那個人替賣主守秘，亦實無旁貸，只要那個人矢口否認，事情便難有着落，可惜遇上我，要一個人說眞話，除了威迫利誘，旁敲側擊之外，我還有好些辦法！」

「尙伯文這個名字也就是從那個人的口中問出來的？」

查四一笑。

「對於這個尙伯文，你知道多少？」

「也沒有多少，在此之前我根本沒有怎樣注意這個人。」

「那是說，你是認識尙伯文的了？」

「記起來這是三年之前的事情。」查四並沒有否認。

沈勝衣一再追問：「你怎會認識他的？」

查四又是一笑。「他是盜賊，我是捕頭，盜賊做案不幸遇上了捕頭，失手遭擒，就這樣認識。」

「當時他就已經是做賊的了？」

查四笑道：「不同的只是當時他是小賊，現在是大盜，目前我翻查有關文件，當時他只是判刑三月，早知來一個三年，也樂得現在安靜。」

沈勝衣沉吟着，說道：「以那麼一個小賊不到三年竟成了一個大盜，這實在有些不可思議。」

「是以我並不肯定他就是紅蝙蝠，當年我將他拿下，雖說是在他意外之下，但武功方面，並沒有現在這麼高強。」

「士別三日，刮目相看，何況三年？肯下苦功的話，也應該有幾下子的了。」

「好在只是幾下子。」

沈勝衣接道：「大概也就是因爲你三年前曾經親手拘捕尙伯文，紅蝙蝠這件案才交到你的手上。」

「這未嘗不是一件好事，反正我早就想找個機會走一趟江南。」

「不過，我敢說你一定不喜歡這樣子走一趟。」

查四苦笑。「這樣子走到來這處，只是說明了一件事，一路上我都是處於被動，給那紅蝙蝠牽着走！」

「其間相信你經已費了不少心機。」

「的確不少。」

「一路上紅蝙蝠的行事作風就一如你方才所說？」

查四沉吟道：「大名府與隣近兩縣的情形都並無不同，接下來的地方雖然環境陌生，時間倉猝，我並未能夠及時找到那收買賍物的人一問究竟，但除此之外，其他的完全一樣，以常理推測，應該一如我方才所說。」

沈勝衣即時問道：「這一次紅蝙蝠可會得手？」

查四頷首道：「取去了兩串珍珠！」

紅蝙蝠帶走的那一個盒子載着什麼東西，查四也居然知道。

沈勝衣却不知道那許多，接問道：「這地方可有人做收買賊賍這種生意？」

「有，以這幾天我調查所得，一共有三個！」查四一咧嘴。「但，一時之間，拿得出那麼多銀両，買得起那兩串珍珠的，最多却只得一人！」

「這方面紅蝙蝠定必亦經已調查淸楚，那麼只要我們搶先找到那個人，紅蝙蝠豈非就變成了自投羅網？」

「就不知這一次又是他先還是我們先。」

「那我們還不趕快？」沈勝衣連隨一聲催促。

查四却笑了。「我們現在走的這第二條路就是去找那個人！」

「誰？」

「錢如山！」

× × ×

錢如山也許未必眞的錢如山，身裁倒眞的山一樣。

只可惜他高不過五尺，一身的肌肉又不够結實，就連風吹在身上的時候，他那一身的肌肉也似起了顫動。

這樣的一座山隨時都有倒下去的可能，所以除了上床的時候，這座山的左右幾乎都少不了宋金剛呂羅漢！

宋金剛的天門棍，呂羅漢的開山斧都是百斤過外的重兵器！

能够使得動那種重逾百斤的兵器的人，大概你亦可以想像得到應該是怎樣子。

這兩個人不單祗身段魁梧，身高差不多都

有七尺。

好像這樣的兩個人，當然也可以叫做山。

人而叫做山的事實有好幾種，就譬如肉山來說，最低限度就已經有兩種。

除了人之外，其他的東西也有不少用山來譬喻。

不過什麼山也好，眞正有威勢的似乎只有一種山。

錢山！

所以，宋金剛呂羅漢這兩座山就拜倒在錢如山脚下，多了這兩座山在身旁，錢如山這一座山，就非獨不容易倒下，在江湖上也吃得更開了。

有人說，收買賊賍這一種生意錢如山也敢做，其實就完全是因爲左右多了這兩座山。

但無可否認，錢如山本人對於這一種生意亦顯然大感興趣。

通常他最多只用僅爲原來三份之一的價錢就可以將東西買下，那經過改裝，再在他開設的珠寶店子賣出，最少，可以將那三份之二的價錢賺回。

這種生意實在不怕做。

他開設的只是珠寶店子，收購的，只是珠寶玉石。

這是他聰明的地方。

珠寶玉石的價錢向來穩定得很，首先就不用担心虧本。

他家在這裏，那間珠寶店子並不在這裏。

這是他狡猾的地方。

賍物一經買下，立即他就會着心腹手下送走。

這是他謹愼的地方。

聰明，狡猾，再加上謹愼，他的生意之所以能够越做越開，越做越大，亦不無道理。

這一次却是例外。

那個賊都已走了，他還是對着那買下來的賍物發呆。

那一串珍珠實在令他愛不釋手。

十二顆鴿蛋一樣大小，顆顆完整無缺的珍珠分別嵌在十二個黃金托子之上，再用一串細小的珍珠將十二個黃金托子連接起來，組成了那一串珍珠。

好像那樣的一串珍珠，單就是那十二顆大珍珠就經已價值不菲，何况還有黃金托子，還有差不多一百顆的小珍珠？

錢如山之外，那一串珍珠的確不容易在鎭江再找上第二個買主。

在錢如山方面，那無疑也是一件大買賣。

所以宋金剛呂羅漢，不敢做主，慌忙將錢如山從床上請起來。

那會子，錢如山正在夢中。

就現在來說，距離黎明還有一大段時候。

錢如山那會子當然不怎樣高興，但到那一串珍珠入眼，神色雖然沒有表現出來，問心說，即使小睡三夜，他都已認爲値得。

一上手，他就看得出那一串珍珠的價値。

當然他也看得出對方急着將那一串珍珠脫手。

再幾句旁敲側擊，又給他發覺對方所懂的並不多，價錢方面只要不太過，這一宗買賣，他相信，一定會成功，很成功！

果然不出他們所料。

這一宗買賣一拍即合，他所付出的甚至原來三分之一只怕也不到的價錢。

他幾乎沒有由內心笑出。

好容易他才忍住那淡聲笑一心只等那來人離開，才開懷放聲大笑，可是到對方離開，他反而又不想笑了。

左右宋金剛呂羅漢不由盡皆一怔，他們倆雖然沒有錢如山那麼懂，到底也是識貨的，豈有看不出這是一宗好買賣的道理，但錢如山這表情，却不由他們不担心起來。

宋金剛連隨問道：「老闆，這一串珍珠莫非有什麼不妥當的地方？」

「嗯。」錢如山應聲又歎了一口氣。

一旁呂羅漢立時拍案而起，厲聲道：「那個小子居然賣假貨，大概不想活了，我們這就去找他回來！」

「你想到那裏去了？」錢如山反而一怔。

呂羅漢亦自一怔。「這一串珍珠難道不是假的？」

「當然不是假的。」

「那是什麼地方不妥當？」

「東西雖然不假，這一宗買賣我看還是虧定了。」錢如山再又歎了一口氣。

呂羅漢宋金剛不由又怔住。

他們實在想不透錢如山那句話的意思。

錢如山並沒有要他們多傷腦筋，歎氣接着道：「我越看越愛，只想將這一串珍珠給自己留下來，不想再賣出手，這豈非虧定了？」

宋金剛呂羅漢恍然大悟，齊聲笑了起來。

錢如山不禁亦失笑道：「好在這種虧本買賣難得遇上一次。」

呂羅漢忙道：「既是如此，老闆就給自己留下好了。」

錢如山把玩着那一串珍珠，歎息着點頭。

宋金剛的目光亦落在那一串珍珠之上，忽道：「眞不知那小子在什麼地方偷來這一串珍珠？」

宋金剛不知，錢如山呂羅漢同樣不知，兩個人不約而同的一搖頭。

一個聲音即時在門外響起。

「崔北海的藏珍閣！」

這竟是替他們回答那個問題。

宋金剛呂羅漢猛吃一驚，霍地回首，錢如山却脫口大叫道：「可不是，除了崔北海那老小子，這地方誰還有這種好東西！」

說話出口，錢如山亦抬頭，一抬頭他就看到了宋金剛呂羅漢一面詫異之色睜大了眼睛，緊盯着門外！

宋金剛的雙手已反抄住腰後插着的一對天門棍，呂羅漢的一隻右手亦已握住了椅旁的開山斧。

「方才不是你們在說話。」錢如山不由亦大感詫異。

宋金剛呂羅漢一齊搖頭，目光還是在門那邊。

錢如山忙問道：「那是誰？」

「我！」門外那個人應聲將內堂那兩扇虛掩着的描花大門推開。

人隨即舉步踏入內堂，兩個人！

沈勝衣，查四！

錢如山並不認識他們，宋金剛呂羅漢，沒有印象，三人面上的詫異之色更濃。

沈勝衣查四居然一直走到那桌子之前，在錢如山對面那兩張椅子坐下！

錢如山幾乎沒有連人帶椅仰天驚翻！

宋金剛呂羅漢連忙左右扶住了錢如山的肩膀。

錢如山混身立時就像多了好幾百斤的氣力，拍案而起，厲聲喝道：「你們兩個是什麼東西！」

「不是什麼東西，是人！」沈勝衣一笑。

錢如山可不跟沈勝衣笑，咆哮起來：「什麼人這麼大的胆子，未經通傳，未經許可，貿夜闖入你家錢大爺的內堂！」

查四銳利的目光應聲落在錢如山的面上，沉聲道：「我叫做查四……」

「我管你查四還是查三，嘿——」錢如山的咆哮忽一頓，驚聲問道：「查四？那一個查

四？」

查四不徐不疾的應道：「來自大名府衙門的那一個。」

宋金剛呂羅漢當場面色一變。

錢如山的面色亦自微變，却馬上回復正常，那一面的怒氣旋即換過了一面驚喜之色，居然還打了一個哈哈。「哦，原來是天下知名的查捕頭，失敬失敬，請坐請坐！」

「我已在坐着。」

錢如山一愕，笑問道：「未知查捕頭深夜光臨寒舍，有何指教？」

查四的表情並沒有錢如山那麼多變化，甚至連聲調也沒有兩樣，道：「要說到指教，有一事情，我反而要請錢大爺指教！」

「豈敢豈敢！」錢如山虛應着倏的一顧左右，一聲輕叱：「你們兩個呆着幹什麼，還不趕快收拾好桌上這些東西，着人去準備茶點，好讓我跟查捕頭舒舒服服的聚一聚！」

語聲未落，錢如山手中那一串珍珠已落在桌上原本用來載放珍珠那一個檀木盒子之中。

宋金剛呂羅漢不約而同連忙把手伸出，想將那一個盒子接去。

兩人並不是呆子。

查四好像也不是，即時揮手道：「慢，我要請錢大爺指教的正是這一個盒子，這一串珍珠！」

六隻手立時停留在半空！

錢如山無可奈何的雙手一攤，宋金剛呂羅漢的四隻手當先收回，跟着就是錢如山自己雙手。

查四那隻手也自放下，連隨問道：「這一串珍珠的賣主那兒去了？」

「你在說什麼賣主？」錢如山似乎聽不懂查四的說話。

查四一笑，重覆一次：「這一串珍珠的賣主！」

錢如山亦笑了起來！道：「這一串珍珠是我錢家傳家之寶，我並未打算出賣，那來的賣主？」

「方才你們那一番說話，我在門外聽得非常清楚。」

錢如山却顯的很意外，又一顧左右，問道：「我們方才說過了什麼？」

宋金剛第一個應聲道：「我們記得什麼也沒有說過。」

呂羅漢接道：「我也是。」

「這看來查捕頭恐怕是聽錯了！門外很大風，對於耳朶多少總會有點影响，可也怪不得。」錢如山狡猾的一笑。

片面之詞，不能作實，錢如山三人一口否認，查四所說便成了片面之詞。

查四居然還笑得出來，笑問道：「錢大爺可曾聽說過紅蝙蝠的事情？」

「紅蝙蝠？」錢如山一怔，搖頭道：「我不知道什麼紅蝙蝠綠蝙蝠。」

看樣子，錢如山這一次倒不像說謊。

查四也沒有理會那許多，接下去：「紅蝙蝠是一個大盜的綽號，這個綽號之所以有，大概是由於案發之後，現場總留下一隻紅色蝙蝠剪紙，我追緝這一隻蝙蝠已經三個月有多，打從大名府一路南下，他沿途做案，每一次都是先我一步，只有這一次，我搶在前頭，在崔北海的藏珍閣先佈下陷阱，看着他自投羅網！」

錢如山脫口問道：「他可有上當？」

查四一頷首，微喟道：「只可惜百密一疏，紅蝙蝠又實在有幾下子，不單祗給他逃掉，而且還給他順手牽羊帶走了一盒珍珠！」

錢如山哦了一聲，並沒有表示意見。

查四繼續說下去：「表面上看來，這一次他又成功，事實上，他又踏入了我們設的第二個圈套！」

「第二個圈套？」錢如山好像很感興趣。

「那得從三個月前說起，當時他在大名府以及大名府附近的兩個地方，接連做了三件案子，事後我經過一番調查，發現了幾件事，第一，紅蝙蝠身手不凡，一切的行動都是早已計劃妥當，第二，他取去的都是既值錢，又無從識別的珠寶玉石，第三，一到手馬上就脫手，馬上就離開，是以要將他拘捕並不容易，但針對他與衆不同的地方，我擬好了一個計劃，借來了大名府留守司甘大人的一盒珍珠，這珍珠，想不到直到三個月之後的今日才用上，那一盒珍珠目的用在紅蝙蝠偷入之後才被察覺，像那樣的一盒珍珠，又放在當眼的地方，不管一偷入就被覺察，倉惶逃走，抑或事後才知道已被他偷入，當時他有一大段時間可以選擇，他都絕不會錯過，如此即使他可以逃脫，只要他帶走那一盒珍珠，我就還有機會！」查四稍頓又道：「那盒珍珠價值不菲，他要在這裏脫手，只有找一個人，也只有那個人可以倉猝間一下子拿得出那麼多的錢！」

錢如山隨即問道：「那個人是誰？」

「除了錢大爺還有誰？」查四迫視着錢如山。

「查捕頭眞喜歡說笑。」錢如山有意無意的避開了查四的目光。

「相反，我並不喜歡說笑，尤其是這種說笑。」查四的目光轉落在盒子之上。「錢大爺這麼聰明，當然已知道我所說的那一盒珍珠就是現在放在桌面上的這一盒。」

「人有相似，物有相同，查捕頭莫要錯認了。」錢如山談笑自若，神色不變。

查四亦是原來那種表情，那種聲調，道：「好像這一類珠寶玉石，無疑並不易識別，這一盒珍珠却是例外，並不難分辨出來！」

「是麼？」錢如山似在笑，笑得却有些勉強。

「片刻我曾將那紅蝙蝠迫入水中，那盒子既然在他身上，不免亦入水，如果我沒有眼花，桌上這盒子托底的絹繡正是完全濕透！」

錢如山笑道：「那是我方才一個不愼，打翻了茶杯，弄濕了的。」

「桌上我並不見有茶杯。」

「却教人收拾去了。」錢如山面上的笑意又濃了起來。

「大爺能言善辯，我佩服，不過，以水濕這一事來做證據，這個證據亦未免太缺乏說服力，輕易就可以推翻，所以我根本也沒有這個打算。」查四倏的一正面容道：「現在我只想請你錢大爺將盒子翻轉，留心一下那盒底。」

「自己的東西，平日我就已經够留心的了，不成你還比我清楚。」錢如山呢喃着還是將那個盒子先闔上，再翻轉過來。

盒底赫然蓋着一個朱印。

只一眼，錢如山的笑容便僵硬。

「大名府留守司甘鏚，」一個字出口，錢如山的語聲低沉一分，讀到最後那個鏚字，幾乎已聽不到他的語聲。宋金剛呂羅漢一旁看在眼中，聽在耳中，面色亦不見得好到那裏去。

查四應聲道：「這本來就是我借自甘大人的東西。」

語聲甫落，宋金剛的一隻右手已落在盒子上！憑他的功力，要將盒子毀掉並不是一件難事。

盒子一毀掉，證據也就沒有了，他打的實在是一個好主意。

錢如山又豈會看不出宋金剛的企圖，眼中不其流露出嘉許之色。

他一直就倚重這兩個左右，在這要緊的關頭，這兩個左右果然也沒有令他失望。

查四居然沒有阻止，只是搖頭。

宋金剛一時間反而下不了手，怔怔的望着查四。

查四這才道：「沒有用，除非將盒子裏頭珍珠一起毀掉！」

宋金剛並不明白。

查四接着解釋道：「這珍珠本來是當朝太師明年大壽的賀禮，甘大人是太師的女婿，在賀禮方面馬虎不得，所以才不惜重金搜購那些珍珠，先着人精心設計圖樣，再找來名師依圖樣鑲嵌，圖樣現在還保存在甘大人手中，要非連盒帶珍珠一起毀掉，兩下一對照，還不是一樣？」

錢如山聽說當場傻了臉，宋金剛呂羅漢亦面面相覷。

「再講，那一共兩串珍珠……」

「兩串？」錢如山又一怔。

「方才在門外我聽得很清楚，紅蝙蝠賣給你的只是其中的一串，但事實的確兩串，還有的一串，也許價錢方面不甚滿意，也許自己亦有一份喜愛，給自己留下，這未嘗不好，一來我還有綫索追尋下去，說不定來一個人贓並獲，得再省找證據，再添麻煩，二來兩串珍珠都是一個樣子，即使圖樣不見，盒子毀掉，還可以拿來與你對質，不過到那個地步，對你錢大爺來說，可就麻煩了！」

錢如山沒有作聲。

宋金剛呂羅漢也沒有，相望了一眼，兩個人，四隻手，突然又握住了天門棍，開山斧！

查四看在眼內，神色絲毫不變，接又說道：「先將我殺死無疑也是一個辦法，說不定還可以將事情推在紅蝙蝠的頭上，但除非一擊中的，否則事情會變成怎樣，錢大爺一定比我還清楚。」

「我那來這個胆子，但說到一擊中的——」錢如山再又一顧左右。「侍候在我左右這兩位，大概也不成問題。」

宋金剛呂羅漢的雙手即時一緊。

查四却即時一聲歎息。「要對付我一個人，憑他們，應該不成爲問題，只可惜，除了我之外，同來還有我一個朋友！」

查四原來還記得，身旁有沈勝衣這一個朋友。

宋金剛呂羅漢，好像到現在才省起有沈勝衣這個人的存在，目光不其而落在沈勝衣的面上。

無論怎樣看，沈勝衣都不像一個可怕的角色。

只一瞥宋金剛便將目光收回，冷笑道：「巧的很，我們也是兩個人，二對二，彼此都不吃虧。」

查四淡應道：「兩位大概就是宋金剛呂羅漢了？」

呂羅漢格格笑道：「捕頭到底是捕頭，消息果然靈通得很。」

「事前我已經調查淸楚。」查四這顯然並非假話，接又道：「兩位的天門棍，開山斧，在江南武林據講，有相當份量，在鎭江地面更就不在話下，隨便找個人一問，多少應該都可以問得出來。」

宋金剛呂羅漢兩人的胸膛不約而同，一下子挺了開去。

查四還有說話：「兩位既然是武林中人，對於武林道上的事情相信總比我熟悉。」

宋金剛不耐煩的截口問道：「你說這些是什麼意思？」

「只想弄清楚當今武林道上最負盛名的是那一個？」

「那一個？除了沈勝衣還有那一個？」宋金剛一面揶揄之色。「以你查捕頭的消息靈通，怎麼這還要問我們？」

查四却沒有再理會宋金剛，轉顧沈勝衣，大笑道：「衆口一詞，當今武林道上最負盛名的看來果眞非你莫屬！」

沈勝衣淡笑。

那說話入耳，宋金剛、呂羅漢却好像肚子上突然挨了一拳，挺起的胸膛一下子便縮了回去。

錢如山，這才留意沈勝衣，變色道：「你這位朋友……」

查四截口道：「我這位朋友，就叫做沈勝衣！」

錢如山當場一屁股跌倒椅上，兩眼中却閃現着疑惑之色，宋金剛，呂羅漢好像也沒有例外。

只憑查四一句話說，他們實在難以深信，雖然眼前人的衣飾，裝束與傳說中的沈勝衣完全相似，但衣飾裝束任何人都可模仿。

查四看得出那眼中的疑惑，隨笑道：「三位如果還有疑問，不妨找我這位朋友來印證一下！」

宋金剛，呂羅漢應聲躍躍欲試。

沈勝衣即時衝着查四歎息一聲。「儘請別人找自己的朋友麻煩，你這種朋友，實在够朋友！」

查四大笑，道：「出了這地方我請你喝一杯！」

「喝你這一杯只怕還沒有削那梅花來得容易！」沈勝衣這句話才說完，嗤的一聲！

那刹那，沈勝衣的左手已拔劍出鞘，削向那放在一旁几子之上的一個膠瓶！

膠瓶中一支蠟梅，五朶梅花淡飄着淸香。

劍光只一閃，錚的又入鞘！

這拔劍，出劍，收劍之迅速，錢如山不在話下，宋金剛，呂羅漢，甚至查四亦爲之瞠目結舌！

也就在同時，那一支蠟梅上的五朶梅花突然一齊飄墮！

梅花飄墮的如此柔和，完全不像是給劍所擊落，查四入來的時候已反手將門闔上，堂中並無風，顯然那梅花是給沈勝衣用劍削下！

五朶梅花上上下下，並非並生，劍光一閃的刹那，沈勝衣竟已刺出了五劍！

梅花雖落，梅枝未斷，單就是這一份眼力經已驚人！

這一個沈勝衣也許還有疑問，這一手劍法無論如何假不了。

宋金剛，呂羅漢這才變了面色！

錢如山的面色更難看。

「除了我，我這個朋友，戶外還等着這裏的張捕頭，與手下捕快，」查四再來這一番說話！「以錢大爺這樣的聰明人，相信用不着我多講，也已明白目下是怎樣的一種情勢！」

錢如山無奈點頭。

「珍珠既是大名府留守司甘大人的東西，又是用來送給當朝太師的賀禮，開罪這兩個人有什麼後果，錢大爺相信明白。」

錢如山只有點頭。

「那麼該怎樣做，錢大爺，明白了？」

錢如山一聲歎息，將那一盒珍珠緩緩推向查四，才推到一半，囁嚅着道：「這一串珍珠我可是已經用錢買下來。」

「我知道！」

「那麼找到了那個賊之後，我付給他的那些錢……」

查四冷截道：「我認爲你最好就打消這個念頭，否則屆時對質公堂，追查起來，對於你只怕並無好處！」

「那看來我這一次買賣名符其實，是血本無歸的了！」錢如山又一聲歎息。（未完）

金燈



新派俠義傳奇

驀承千鈞責　首作江湖人

臥龍生・文
盧令・配圖

一夜風雪，遍地瓊瑤，把大地裝成了一片銀色世界。

王俊打開大門，想欣賞一下早晨的雪景。但打開大門，却使他大大的吃了一驚。門外面横臥着一個人，大部份的身軀，都已被大雪埋住，只露出半張臉來。

由雪中露出的一些鬢髯上判斷，這該是一個四十以上中年人。

王俊震動了一下，推開積雪，伸手按在那人鼻息間，發覺尚有一絲微弱的氣息。

是一個青衫長軀修偉的大漢，只是不知在大雪中躺了多久，全身都已凍僵直了。

王俊活動了一下雙臂，抱着了那青衫人，急奔廳中。

放下青衫人，掃去他身上的積雪，室中早烘起了一盆炭火，增加了不少暖意。

掩上房門，取來一條棉被，覆在青衫人的身上。

這青衣人的個子很大，王俊已無法把他抱入臥室的木榻上。

王俊略通急救的常識，煲一碗薑湯，灌入那青衫人的口中。

也許這青衫人特別的健壯，喝了一碗薑湯後，居然清醒過來。

他睜開了眼睛，可見一對很黑的眼珠子，那該是一對很有神光的眼睛，但却早已失去了應有光采。

一夜風雪酷寒，似乎是還沒有使他的神志痲木，禮貌的對王俊頷首微笑一下。

王俊有些羨慕的忖道：這人不但有一個健壯的身軀，也有着過人的意志。

移動了一下火盆，王俊緩緩的話聲說道：「兄台，你好好的休息，我替你燙壺酒逐逐寒意。」

青衫人微微搖了搖頭，苦笑一下，說道：「我很舒適，也很清醒，但我沒有太多的時間了。」

震動了一下，王俊有些奇怪的說道：「你已很快的清醒過來了，……」

青衫人盡量保持自己的平靜，也盡量露出和藹的笑容，道：「像我這樣的身體，就算是再大一點風雪，也不會困住我，是麼——」

點點頭，王俊不得不承認的說道：「是的，你這樣快清醒過來，體能和意志，確非常人能及，但你卻倒臥在風雪中。」

「我受了傷，很重很重的傷。」青衫人盡量保持着聲音平靜。

「傷！」王俊吃驚叫了起來，「我沒有看到啊……」

一抹微微笑意，顯示出了那青衫人的無畏勇氣。

青衫人道：「很重的傷，致命的一刀。」

王俊奇怪的道：「是刀傷……」

「是！一把很鋒利的匕首。」青衫人仍是完全沒有面對着死亡的畏懼。「由後背直透而入，刺中了心臟要害。」

「啊……」王俊尖聲而叫。

青衫人解釋道：「刀！仍留在我的身上，所以，沒有流出血來。」

王俊呆了一呆，道：「什麼人殺了你！爲什麼？」

又微微搖搖頭，青衫人徐徐的說道：「不知道什麼人？我也不想知道。」

「你不要報仇。」王俊有些大惑不解地問道。

「是的！我不想報仇，也不想我的朋友替我報仇！這世界上，有很多更重要的事要做，私人的仇恨，至少是不太重要。」

王俊有些肅然起敬的感覺，望着那青衫人，但却想不出一句措詞適當的話來。

青衫人輕輕吁一口氣，緩緩的接道：「我個人死了，算不了什麼，但我却不想我的志願，由於我的死亡，隨着幻滅。」

王俊無可奈何的嘆口氣，道：「可惜，我不是一個很好的大夫，我只是由書本上，知道一些急救的常識……」

略一沉思，接道：「三里外有一位很好的大夫，我去請他來，看看你的傷勢，也許還有救治的希望。」

「不可能的！」青衫人斬釘截鐵的說道：「就算世界最好的大夫，也無法替我修補起洞穿的心臟。」

王俊有些茫然，道：「兄台，我能爲你盡些力麼？」

青衫人道：「能！」

有些微微震動，王俊道：「那就請兄台吩咐吧！」

青衫人道：「你承繼我未完的志願。」

「我能麼？」

「能！只要你肯全心全意的認眞去做。」

兩人說了不少話，但王俊還無法決定這青衫人是幹什麼的。

「你請說吧！我能爲你做些什麼？」

青衫人用右手，很吃力的取下了身上的一個革囊，道：「這裏面有一盞可以折疊的金燈，明夜上，你把它懸掛起來。」

「一盞金燈。」

王俊有些丈八金剛，完全摸不着頭腦的感覺。

青衫人道：「很可惜，我無法給你很詳盡的解說了，但我相信，你一定會依照我的話去做。」

王俊有些不自主的點點頭，問道：「懸掛在什麼地方？」

「高一些，愈高愈好，能使人很遠就瞧到的地方。」

王俊完全無法瞭解這盞金燈的意義和作用，茫然的說道：「這金燈代表些什麼？」

青衫人道：「我說過，我不能再作詳細的解說了。」

青衫人忽然推開棉被，掙扎而起。

王俊大吃一驚，道：「你要幹什麼？」

「我要離開這裏，趁我還有些體能，可以支持我再走一程。」

「你受了很重的傷，風雪雖住，但積雪滿地，就算是未受傷的人也不易行走！你……」

「我非走不可，因爲，我留下來，你也無法救我的性命，對麼？」

「話是不錯，但，我不能眼看着你走向死亡。」

「一樣的死！我不死在大雪中，會死在你這裏，那會給你添了無窮的痲煩。」

「可是你離開這裏，至少死的早些……」

「是！但那不會連累到你，人命關天，你會被帶到官府中去，那時你無法解釋我死亡的原因……」

「我不是兇手，問心無愧。」

青衫人臉上露出了滿意的微笑，道：「看來，我沒有選錯人。」

「你說什麼？……」

青衫人長長吸一口氣，道：「死亡是一件大事，官府中找不出兇手，會給你平添無窮的煩惱，輕則拖累你坐上三五年牢，重則會羅織你一個謀財害命的罪名。」

王俊道：「就算有些痲煩吧！我也不能讓你這樣離開。」

青衫人已舉步向外行去。

王俊心中大急，伸手抓住了青衫人的右臂，嚷道：「你還有救治的希望，爲什麼不請一個大夫瞧瞧。」

青衫人淡然笑一笑，道：「像我這樣的傷勢，沒有治癒的希望了。」

輕輕一揮手臂。

王俊感覺到一股很强大的力量，湧上身來，不自主的跌出五六步遠。

他掙扎着站起來，那青衫人已迅快的奔出了大門。

而且，順手帶上了門戶。

王俊衝出大門，只見白雪茫茫，已不見那青衫人行踪何處。

望望灰黯天空，王俊有着一種如夢疑眞的感覺。

一個受傷的人，在風雪中凍了一夜，怎的一醒來就有着如此的體能？快速的奔行身法。難道他沒有受傷？但又想不出他欺騙自己的理由。

緩步行回室中，順手取過革囊，果然，裏面是一隻可以折疊的金燈。

除了金燈之外，革囊中再無別物。

輕輕一提金燈上的銅環，折叠的金燈，忽然張開，那是一盞非紙非絹製成的金燈，放射出閃閃的金光。

手捧着金燈，王俊幻生出無數的奇想。

這可能是一盞寶燈，像那些俚俗傳說的故事一樣，這盞金燈會帶給他一筆龐大的財富。

也可能是一盞兇燈，會帶給殺身之禍，他已經看到了一個身懷金燈的主人，中刀死亡。

雖然，他沒有看到那一把刀。

但他相信那青衫人不會騙他。

這一盞金燈，帶給他無數的夢幻般奇想。

一天時光，就在他重重的幻想中，匆匆過去。

天色暗了下來。

不知何時，又開始飄下着大雪。

忽然間王俊發覺整座廳中完全黑了下來。濃密的雪層，使夜暗提早了降臨人間。

王俊廢寢忘餐的想了一天，仍無法確定這一盞金燈究竟代表什麼？

天黑了，王俊燃起一隻燭火。

也點燃了手中的金燈。

他從沒看到過這樣漂亮的燈，點燃了燈蕊之後，立時散發金色的寶光，整個小廳中，閃耀金色的光輝。

好美的一盞金燈。

打開了廳門，王俊緩步行了出去。

冷冽的西北風，吹在身上，像鋒利的小刀，帶着砭肌刺骨的寒意。

用一根晒衣服的長竹，挑起了金燈。

强烈的寒風，使金燈在大雪中不停的搖顫，幌動，但它却仍然數發出金色的光亮。

是一盞巧匠細心製造的成品，不畏風雪。

這只是一座不太大的村莊，除了西村頭王二爺的一座大瓦房之外，餘下的數十戶人家，大都是茅草，土牆築建的矮屋。

冷風使得王俊生出衣薄不勝寒的感受，緩緩退回廳中。

期待着金燈會帶來驚奇，王俊盡力保持着自己清醒。

但寒夜漫漫，不知過去了多少時間，終於朦朧睡去。

一覺醒來，天已大亮。

一股淡淡的幽香，使得王俊尚有些迷濛的神智，忽然間清醒過來。

這是兩明一暗的上房，臥室連着小廳。

一面花布垂簾，分隔了內外。

那淡淡的幽香，就從小廳中飄傳過來。

他本是和衣而臥，匆匆揭被而起。

啓簾望去，只見一個身着青衣的少女，坐在一張竹椅上，爐內的炭火熊熊，分明是經過了加薪。

旁側木案上放着那盞又經折叠好的金燈。

這是一個很美的少女，瓜子臉蛋，彎彎秀眉，雪樣的肌膚，長長秀髮梳了垂肩雙辮兒。

只見她緩緩轉過臉兒，兩道秋水一般的眼神，打量了王俊一眼，輕啓櫻唇，婉轉傳出一縷清音，道：「是你挑起了這盞金燈。」

說的不徐不疾，臉上沒有喜悅，也沒有怒意。

但王俊却感覺到那清脆平靜的聲音中，隱隱間含有着一種懾人的威力。

點點頭，王俊也盡量保持着平靜的說道：「是！」

「你檢到了這盞金燈。」

「不是！一個人送給我這一盞燈。」

「哦！」青衣少女臉上現出驚異，但很快又恢復了平靜道：「怎麼樣一個人？」

王俊道：「一個身軀修偉的青衣大漢，可惜，他沒有告訴我姓名。」

「人呢？」

「走了，他受了很重的傷，倒臥在風雪中，喝一碗薑湯後，留下了這一盞金燈。」

「他傷在何處？」

「一把鋒利的七首，由後背刺入心臟，那是致命的重傷，但我沒有看到血，也沒有看到他背上的七首。」

「什麼人傷了他！」青衣少女雖然盡量在抑制着自己，但王俊却看出她情緒有着很大的激動。

「他沒有說明什麼人。」

「就這樣簡單麼？」

「他說過，不願追究什麼人殺了他，這世上還有很多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哦！」青衣少女微微一閉雙目，兩行淚珠兒，滾落了下來。

「我想攔住他，一個受了重傷的人，孤獨的行在大雪中，很難有僥倖的機會，可惜我攔不住他。」

青衣少女垂着頭，似想把悲傷埋藏起來。但她的聲音，却充滿着悲苦悽涼。「大哥就是那樣一個人，你已經盡了心力。」

王俊吁一口氣，道：「我很慚愧，姑娘認識他麼？」

「認識，他是我們最敬重的大哥。」

「啊！這一盞金燈是他唯一的遺物，既是姑娘的大哥，我就交還給姑娘了。」

拭去臉上的淚痕，青衣少女緩緩抬起頭來，臉上是一股很奇的表情，緩緩說道：「兄台可否見告姓名？」

「王俊，一個讀書不第，異域流落。教書糊口的人。」

「失敬了，小妹來的匆忙，舉止失態，王兄不要見怪才好。」

「不敢。」王俊輕輕嘆息一聲，道：「姑娘和令兄，都不是平常的人，可悲的是，在下無能阻止令兄的離去，他那樣健壯的身體，應該有救治好的希望。」

青衣少女搖搖頭，道：「大哥他一生中不打誑語，他如能活下去，決不會甘心死去，他有很多的心願未完。」青衣少女轉變了話題，「王兄你可想聽聽這一盞金燈的事跡麼？」

王俊沉吟了一陣，道：「在下對江湖上的事物，知曉不多，但姑娘和令兄，及這一盞金燈，似乎是有很多的隱密，在下是局外人，知道的太多了，只怕是不太方便。」

「不會的！在你沒有作決定之前，我不會告訴你很多事，但我一定得告訴你這盞金燈的事，這對你很重要，是一種權利，也是一種義務，不過，你原不屬於我們這一個組合中人，所以，你還有選擇的自由。」

「既然如此，在下就洗耳恭聽了。」

「這一盞金燈，代表着一個組合，一種精神。」青衣少女臉上泛起一片凜然的莊嚴。「誰執有着這盞金燈時，我們就稱他爲掌燈的大哥……」

王俊有些驚異的接道：「哦！但我不是你們之中的人，我執有這一盞金燈，只是一個偶然的巧合。」

「所以，你有選擇的權利。但我們傳統中，只有掌燈人，有權選擇接替他的人。你無意取得金燈，但那是上一代掌燈人，親手交給你的，在沒有另一個接過這一盞金燈之前，你就是我們的掌燈大哥。」

王俊苦笑一下，道：「聽起來，那掌燈人，有着很大的責任。」

「也有很大的權利。」

「如是，這金燈落入一個壞人手中呢？」

「我們相信掌燈大哥的眼光，他寧可使這一盞金燈像他的生命一樣，消失人間，也不會把金燈傳給壞人手中。」

「姑娘，能不能告訴我，你們是一個什麼樣子的組合，這金燈代表的精神又是什麼？」

「金燈像它放出的光彩一樣，象徵着光明，它有着逐走黑暗的力量，金燈照耀的地方，充滿清明祥和，它懲奸除惡。……」

她舉手理一下鬢邊的散髮，緩緩接道：「我們是什麼樣一個組合，在王兄，沒有確定是否接掌這盞金燈之前，小妹不便奉告。」

「如是，在下把這盞金燈無條件交還給姑娘呢！」

「金燈有着絕對的權威，這世間，不可能同時有兩個掌理金燈的人。」

怔了一怔，王俊緩緩說道：「那是說，只有一個人死亡時，才能交出金燈。」

「這是傳統，我們已行之有年。」

事情已說的很明顯，王俊只有一個交出金燈的辦法，那就是他自絕死亡。

「這傳統，有些不合情理。」王俊有些不滿。

「是的！對一個局外人而言，這確然有些強人所難，但我們一直有着很精密的計劃，對掌燈人，也有很精密的保護，但這一場大雪，使我們的計劃有了差錯。」

「和這場風雪有關。」

「是的！如是沒有這一場風雪，我們照着掌燈人留下的暗記，追踪而至，就算他不幸遇害，我們也會很快的趕到，這一盞金燈，不也會落入你王兄的手中了。」

王俊忽然覺着有點口乾，伸出手去……。

美麗的青衣少女，似乎是早已看穿了他的心意，很快取過桌上的茶杯，替他斟滿了一杯茶。

她動作看上去，一板一眼，但連續動作的過程，却快過了常人幾倍，王俊剛剛伸直了手，滿滿的一杯茶，已到了他手中。

這只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情，但如能去仔細的想它，想一想，就會有着凜然的感覺。

一口氣飲乾一杯濃茶，緩緩放下茶杯。

這一段緩慢的過程，使得王俊有了較多的思慮的時間。

「我只是一個流浪在外的教書人，這是個很小的村莊，一共只有七八個上學的孩子，我已經習慣於安貧樂道的生活。」

青衣少女道：「我知道，王先生，我們無意強迫你接掌金燈……」

「但也無法修正你們的傳統。」

青衣少女神情間有些迷惘，也有些惶惑：「但也無法解開這一個死結。」

黯然的點點頭，緩緩說道：「我想，應該有一個辦法解決，不過，我還沒有想出來。」

王俊輕輕吁了一口氣，道：「姑娘，不論這一盞金燈代表着什麼？但那只是屬於金燈門下的事，我王某和金燈是全然無關的一個人，在一種偶然的巧合下，我取得了金燈，這金燈的傳統，不應該對我有約束的力量。」

「王先生，你說的很有道理……」青衣少女有些詞窮無以爲對的感覺，「但怎會呢？大哥會把這一盞金燈交給你……」

抬頭望着室外不停飄落的雪花，自言自語的接道：「他還有帶走金燈的體能，但他爲什麼不肯帶走。」

「也許他知道你們要來，只是想借我之手，把金燈還給你們。」

只看她倒一杯茶的快速，王俊已感覺這青衣少女有着一身很好的武功。

但她也是個很懂道理的人，王俊的說詞，顯然已使她有着理屈的感覺。

搖搖頭，青衣少女有些抱疚的笑道：「王先生，再等一會吧！我想我們會屈服在先生的

道理之下，這樣大的風雪，今天不會有人來上學吧？」

她極力想改變一個話題。

「不會，已是臘鼓頻催的時間，就算是沒有一場風雪，也不會有人來上學，只是這大風雪，使這裏更冷清一點。」

「哦！就要過年了，先生怎不回家過一個團圓的年節。」

「我是流浪的人，無家可歸的流浪人，父母都已謝世多年了。」

「我姓蕭……」

「蕭姑娘。」

「小名飛燕，他們都叫我小燕子。」她很想表現出姑娘家的溫柔，把氣氛調整的輕鬆一些。

「蕭飛燕，很雅緻的名字，我雖不會武功，但我看得出姑娘是一位身懷絕技的人，我們是兩種絕不相同的人，我們有着太遠的距離，很難合在一起的人……」

王俊犀利的言詞，使得蕭飛燕有着招架不住的焦急。

「王先生，我明白你的意思……」

「那很好！蕭姑娘請便罷！對這盞金燈的事，我永遠不會再提起，我自已也會逐漸的把它淡忘。」

蕭飛燕有些羞意，低垂螓首，低聲說：「王先生，多給我們點時間，他們就該到了。」

一皺眉頭，王俊緩緩站起了身子，道：「蕭姑娘，孤男寡女，不宜久處一室，妳可以走了。」

蕭飛燕無可奈何的站了起來，道：「王先生如此逐客，小妹也不便再厚顏相求，多留片刻了。」

蕭飛燕緩移蓮步，向外行去。

回顧了仍放在木案上金燈一眼，王俊高聲說道：「蕭姑娘，帶走這盞金燈。」

蕭飛燕緩緩回過身子，一雙清澈的雙目中，滿含着瑩晶的淚水，臉上是一片迷惘和委屈混合的神情，搖搖頭，道：「王兄，恕小妹很難從命，金燈門是一個很講理的組合，王兄理直氣壯，小妹欲辯無言，但我們想不出如何處置這盞金燈時只有先把金燈置放此處了……」

明明是有着一身武功的人，但却寧受着無比的羞窘，不肯發作。

王俊逐客的意志，忽然有些動搖，忖道：「看來，這金燈門下，當眞是一個明是非，知禮義的組合，也許她一舉手，一投足間，就可以把我打成殘廢，但她寧願忍着羞辱，極力委屈着自己，不肯逾越失禮的舉動，這是何等忍耐的功夫，而且，她還是一個年輕秀美的女孩子。」

一念轉動，不覺間，對那盞金燈生出了一種敬重，仰慕之感。

只聽蕭飛燕清脆的聲音，叫道：「二哥，三哥，你們怎麼才來啊！」

聲音中充滿着委屈，兩行珠淚兒，順腮滾落。

她心中充塞了太多的委屈，痛苦，一剎間，爆發出來，再無法控制自己的情緒。

王俊轉頭看去，不知何時，在蕭飛燕的身側，已多了兩個穿黑衣的男人。

是兩個健壯的大漢，雖然穿着一樣的衣服，兩人的年齡，都約莫在五十歲間。

左首一人，年齡較大，短鬚繞頰，環目濃眉，自具一股威嚴的氣勢。

只見他一揚濃眉兒道：「五妹，妳……」

蕭飛燕迅速拭去臉上的淚痕，接道：「我很好……」目光轉注王俊的身上，接道：「這位就是大哥傳出金燈的人。」

顧不得再多問蕭飛燕什麼了？兩個黑衣人齊齊向王俊抱拳一禮，撩衫跪倒。

王俊急的連揮着雙手，道：「兩位壯士快快請起，快快請起。」

兩個黑衣人站起了起來。

蕭飛燕道：「王先生雖受大哥金燈相傳，但他却無意於掌理金燈。」

「在下手無縛鷄之力，不宜混身於江湖之中。」

王俊解釋的清楚一些。

那短鬚繞頰的黑衣人，突然伸手從身上摸出一張白簡，向前行了幾步，對着金燈展開，朗朗讀道：「血手七醜，已選中保定府張百萬家，定於大年夜下手，旨在翡翠八駿馬，查七醜行刦做案，一向心狠手辣，老少婦孺，一體誅絕，從不留一個活口，張百萬積善之家，修橋鋪路，遠親近隣，多受其惠，每年入多，捨飯三月，三十年從未中斷，食客年逾萬人，爲保定府第一行善之家。」

黑衣大漢唸完筆上所記，雙手遞向王俊。

輕輕吁了一口氣，王俊不自主伸手接下。

黑衣人向後退了兩步，肅立不言。

王俊忽然間，感覺着肩頭上，壓下了一副千斤重擔，望着那黑衣大漢，不知如何措施。

兩個黑衣人，也不多問，只是垂手肅立，一副待命神情。

王俊茫然了，望望桌上的金燈，又望望蕭飛燕，道：「蕭姑娘……」

「小妹在此。」

苦笑了一下，王俊說道：「我……我該如何？」

蕭飛燕道：「此等事向由掌燈大哥裁決，小妹不敢妄言。」

「咱們應該救救張百萬一家人？對麼？」

蕭飛燕道：「大哥明察。」

王俊道：「大年夜間下手，只不過七八天的時間了，此地距離保定府，還有二百里以上的行程。」

蕭飛燕道：「快馬飛車，至遲兩天就可以趕到保定府。」

沉吟一陣，王俊道：「我們有多少人？」

「六個，連大哥一道計算在內！」蕭飛燕恭敬的說明內情。

「整個的金燈門，只有六個？」

「是！所以金燈門在江湖上，知曉的人並不太多，我們只六個人，但一向無往不利。」

望望手中白箋，白紙黑字寫得十分清楚。

「還有兩位，是麼？」

王俊想到了那修偉大漢臨去之際的期望，心中生出了一種從所未有的勇氣。

暗暗的想道：我不會武功，但他爲什麼選中了我呢？他定然感覺到我有能力擔當起這件事，我讀了很多書，我可以很精密的計劃。

一股強烈的好奇，化成了一種豪勇之氣。

那虬髯繞頰的大漢，恭敬應道：「我和三弟，五妹在此，四弟和六妹已趕往保定府。」

簡單的幾句話，已勾繪出金燈門中大概的情形，六個人中，有兩個是女的。

蕭飛燕臉上泛起了笑容，道：「大哥，決定掌理金燈了。」

望望金燈和那虬髯大漢，道：「蕭姑娘，我試試吧！」

蕭飛燕道：「我相信掌燈大哥決不會選錯接替他的掌燈人。」望望那虬髯大漢，蕭飛燕接道：「這是二哥于重。三哥方昭。四哥言小秋和六妹黃媚。」

王俊點點頭，道：「于兄，小弟……」

急急揮動着雙手，于重臉色莊嚴的說道：「我們五兄妹，都以年齡排序，但掌燈的大哥例外。」

「掌理金燈的人，就是金燈門的大哥。」

站在右首的黑衣方昭，補充了一句。

「他是唯一不受年齡限制的人，那是金燈門中的規矩，也是對掌燈大哥的敬重。」蕭飛燕解說的清楚一些。

「既是傳統的規矩，我就從命了。」

于重忽然從身上取出一把短劍，雙手奉上道：「這是金燈門傳下來的寶劍，受着嚴格的使用限制，只有一個人，適合了某種條件時，才能夠自由運用。」

方昭接口道：「只有掌理金燈的大哥，可以自由的施用它。」

王俊肩起了金燈門的責任，也伸手接過短劍。

他已明白，這金燈代表的組合中，有很多傳統的規矩，是不容違抗的。

方昭一躬身，道：「當年創立這金燈門的師祖，早想到了有一天，這金燈會傳到了一個不會武功人的手中，所以，鑄了這一把短劍，這把劍和金燈一向是分開保管，金燈是本門的信徵，權威，這短劍却是本門的執法刑具。」

「方三弟，可否說的清楚一些。」

王俊，顯然還無法一下瞭解那短劍作用。

「回掌燈大哥的話。」方昭一直保持着對王俊的尊重。「這短劍，只有在一個不會武功的人，接掌了金燈之後，才可以自由的用於對敵，第二個作用，就是追殺金燈門中的叛逆，這些年來，金燈門從沒有一個背叛的弟子，歷代掌燈的大哥，也都是本門中武功最好的人，所以，這把劍，恐已有數十年沒有用過了。」

于重把短劍的施用之法，仔細的解說之後，接道：「我和三弟，必需盡早趕往保定府去，血手七醜，不是簡單人物，四弟六妹，兩個人，一旦和他們衝突起來，力量就太過單薄一些了。」

「留下五妹侍候大哥，她對本門中的事務，知道的很詳盡，大哥有什麼不解之處，只管問她就是。」方昭接着說。

「二弟，三弟，請快些上路。」

王俊逐漸習慣了這些稱呼。

目睹兩人去後，蕭飛燕才溫柔一笑，道：「大哥，金燈門中有很多的規戒，一時間，也解說不清，容小妹慢慢的奉告。」

「我已知曉了一個大概情形，這件事倒不用太急了。」

蕭飛燕道：「大哥已下令解救了張善人一家老幼，是否也要到保定一行呢！」

「去！」王俊斬釘截鐵的說道，「我留下一封解館的書信，咱們立刻上路。」

× × ×

保定府，大地方，張百萬更是保定府中的大富豪。

過年的氣息，已很濃烈，家家戶戶，都在匆忙中準備年貨。

連年的豐收，使這個年充滿着一片昇平的氣象。

但這不是說，保定府已經沒有了窮人，因爲，張百萬施捨的多飯，每餐仍有着很多人。

一則是，張家施捨的菜飯，稀飯，饅頭，麵條，應有盡有，雖然說不上美味可口，比起一般中下的家庭生活，却算得很豐盛。

一身黑色棉衣，濺滿了油泥，散亂的長髮，掩去了本來面目的蕭飛燕，正坐在一張長木櫈上，吃着張百萬施捨的菜飯。

她旁側坐着一個身着青衫，但已被洗的發白的文士。

那是使人一眼就可以看出，是一位很落魄的人。

事實上，如不是很落魄的文士，誰又會來吃這施捨的飯呢。

是王俊。

顯然，兩人，都經過了一番很細心的改扮，便以混入這些人羣中，而不會有任何特殊和異常的地方。

王俊手中捧着一大碗麵，但目光却不停的轉動着，四下瞧着。

他希望能發現于重，方昭，或是未曾謀面的言小秋和黃媚。

事實上，除了于重，方昭之外，他根本不認識言小秋和黃媚。就算是見到了，也是無法認出來。

但他相信蕭飛燕一定會告訴他。

忽然間，一個衣着光鮮的年輕人，緩步由張家大門中行了出來，似乎是在巡視施飯情形一般，轉了一圈，又囘入府中。

這時，午飯時刻已過，趕來吃施飯的人，已然大部星散。

其實，張府外面一條竹簾搭成的長棚下，至少，還有百人以上，只不過，不像剛才那樣擠罷了。

緩緩把身軀移近王俊，蕭飛燕低聲說道：「大哥，瞧到了剛才那位衣着很光鮮的年輕人麼？」

「瞧到了，他好像是張府中的管事，出來查看施飯的情形。」

蕭飛燕道：「那就是四哥。」

王俊道：「和你說的不大相像啊！」

蕭飛燕道：「金燈門每次行動中，一直盡量隱秘自己，除了掌燈大哥，有時間，出面應酬一下之外，其餘的人，都盡量不見生人。」

王俊道：「哦……」

蕭飛燕道：「一則是因爲我們的人數太少，怕人瞭解了我們的實力，二則，我們是以人間道理正義論是非，識人太多，難免會受人情牽扯的影響，第三是因爲，我們結仇太多，若多認識一個人，就少了一分安全，所以，我們在江湖上的活動，向以隱秘爲主。」

王俊道：「我明白了，掌門大哥所以受人敬重，是因爲他一直是金燈門中首當敵鋒的人，別的人都不露面，掌燈大哥，就是人家報仇暗殺的唯一對象了。」

蕭飛燕微微一怔，道：「我們從沒有這樣想過。……」

王俊微笑着接道：「這也是金燈門所以能夠保持不衰的原因，受盡尊敬的大哥，自然也應該擔當這些危險，正因爲，金燈門有殺之不絕的大哥，這一個組合才能永遠存在人間。」

蕭飛燕道：「哦！看來，大哥究竟是多讀了一些書的人，看法比我們深刻多了。」

「五妹，我們這一個組合中，都是以兄弟姊妹相稱麼？」

蕭飛燕道：「是！我們都是以年齡相序，只有掌燈的大哥不受限制。」

長長吁一口氣，王俊緩緩說道：「五妹，對江湖中事，我知道的太少，應該如何行動，還要五妹指點，指點才行。」

蕭飛燕道：「大哥，金燈門中只有大哥的令諭，小妹只能提出一些意見，但如何下令行動，還要大哥作主了。」

王俊道：「我接過了這盞金燈時，已決定以身貢獻，我會爲金燈門，貢獻出自己的才慧，性命……」

語聲微微一頓，接道：「五妹，現在，是否發覺了血手七醜的行踪。」

蕭飛燕低聲道：「還沒有，四哥的認人之能，天下無出其右，發現了可疑之處，就會及時告訴咱們。」

王俊道：「現在，咱們應該如何？」

蕭飛燕道：「三哥得到的消息是今夜中血手七醜就要行動，我想今天他們必有行動。」

王俊道：「咱們一直在這裏等下去麼！」

蕭飛燕道：「四哥已發覺咱們的行踪，有事情，自會過來招呼我們。」

王俊低聲道：「他發覺了咱們的行踪，也不會認識咱們？」

蕭飛燕道：「我們金燈門中有一種特殊的連絡信號，四哥已經看到了我們的信號。」

王俊道：「我還沒有見過言四弟。」

蕭飛燕道：「他已認識你了。」

兩人這一陣談話的工夫，集聚在飯棚下的食客，又散去了大部份。

蕭飛燕低聲道：「大哥，我要離開一下，你坐在這裏別動。」

王俊雖然是流浪天涯，但還是第一次參與這等事情，內心中，充塞着一種緊張的感受。

但蕭飛燕的陡然離去，也逼的王俊開始留心週圍的事物，盤算着應變之法。

蕭飛燕去了半個時辰之久，仍未同來。

王俊摸摸袖中的短劍，懷中的金燈，一切都還是那樣眞實。

飯棚中的人，已散去了十之八九，很大的長棚中，只餘下十幾個人。

十幾個人，在一個可容數百人進餐的大飯棚下，看上去太稀疏了。

但王俊仍未發覺蕭飛燕或是于重等人。

忽然間，一個穿着青綢長袍的老者，快步行了過來。

王俊很快的就決定了那是對着自己而來，因爲，在他附近兩丈之內，再無別人。

初臨江湖，在心理上那人與人之間劃了一個橫溝，王俊開始考慮着如何對付那青袍人。

青袍人看似是緩步而來，其實，動作快極，王俊心中打轉，還未想定應該如何對付那青袍人時，那人已到了身前，躬身一個長揖，道：「你是王先生吧！」

王俊輕輕咳了一聲，不知是否應該承認下來。

這突如其來的變化，完全不在四書五經之內，王俊雖然是一位飽學之士，但也不知如何應對才好。

一個低微的聲音，傳入耳際，道：「大哥，小弟方昭，咱們人手不足，所以，行事只求效率，實行，我們都已經混入了張府之中，血手七醜也已現身，他們已來過一次。」那聲音接着道：「但他們的舉動很小心，已隨着那散去的食客離去，但他們已瀏覽了張府中的形勢，今宵必來，已然無疑，大哥請隨小弟，暫入張府，共議拒敵之策。」

王俊仔細看去，果然由那青袍人的眉宇之間，瞧出了一些方昭的神韻。

緩緩站起身子，王俊一揮手，道：「那就有勞管家帶路了。」

方昭向前行了兩步，突然停了下來，說道：「奴才不敢擅進，還是先生請吧！」

一種心理上的戒備，使王俊警覺到事情又有了變化。

盡量保持着神色的平靜，口中嗯了一聲，王俊舉步向前行去。

借王俊的身子掩遮，方昭低聲說道：「留心在前面那個大孩子似的年輕人。」

王俊感覺中，已進入了針鋒相對，短兵相接的局面。

生平中第一次，參與了這等事情，王俊內心中有着一種難以言喻的緊張和好奇。

緩緩轉頭看去，果然見一個十六歲的孩子，臉上帶一片稚氣的笑容，一對圓圓的大眼睛，也正在望着王俊。

如若這就是血手七醜中人，實在是並不醜，而且，還有些可愛。

對王俊的注意，似乎是也引起那年輕人的警覺，笑一笑，轉身緩步而去。

唯一使王俊覺着可疑的，就是那年輕人，穿着的衣衫，一身寶藍色的長袍，不像是來吃捨飯的人。

除了這一點可疑，王俊再也瞧不出任何可疑的地方。

如若沒有方昭的暗中指點，王俊做夢也想不到，那是血手七醜中人。

年輕人繞出了飯棚，消失不見。

王俊却被引入張府大門，讓入前廳之中。

保定府的首富大家，氣派非凡，前廳雖只接待一般訪客的地方，但它的佈設，却已極見豪華。

王俊從來沒有見到過這麼豪華的大廳，紅毡鋪地，白綾幔壁，八仙桌上，鋪着黃色的桌布，紅漆的木椅上，也放着黃緞子的坐墊。

方昭一直緊隨在王俊的身後，低聲道：「大哥，放輕鬆一些，你是一位深藏不露的儒醫，能醫治各種疑難雜症。」

王俊呆了一呆，道：「我……」

方昭接道：「大哥，請放心，我們都爲你安排好了，你會藥到病除。」

輕輕吁一口氣，王俊忽然感覺到，這金燈門的大哥，並非是一個很好的差事。

兩個青衣女婢，魚貫行入了廳中。

一個手捧木盤，盤中放着一隻白玉茶杯，另一個却捧金光閃閃的水烟袋。

王俊被讓到八仙桌旁的客位上，方昭却垂手站在一側。

兩個女婢敬獻過香茗，水烟之後，悄然退了出去。

四顧了大廳一眼，不見別人，王俊才緩緩說道：「三弟，你們究竟作了什麼樣的安排，我一點都不明白，在應對之間，只怕會露出破綻。」

方昭道：「事情太緊急了，無法事先和大哥講說明白，四弟動了手脚，使得張府中的大少爺，忽生怪病，引進了二哥，但他只能止住張家大少爺的病勢暫緩發作，還得大哥妙手回春，醫好張家大少爺的怪病。」

王俊點一點頭，說道：「果然是很有效的方法。」

方昭道：「這方法也不太妥當，但事情太緊急，咱們必得先瞭解張府的形勢，不用此法，很難混得進來。」

王俊道：「四弟怎能一下混入張府，引進了二弟，又安排了你也在張府當差。」

方昭道：「四弟的花招最多，六妹，五妹，也都被他設法引入了內院，詳細情形，等一會要四弟，面報大哥……」

× × ×

一個五十左右的老者，戴着一頂員外巾，穿一件海青色的胡綢長袍子，外罩團花馬褂，緩步行了進來。

是一個長像很慈祥的老者，神情間却帶着一抹淡淡的憂愁。

方昭低聲說道：「大哥，這位就是保定首富，號稱張百萬張大善人了。」

王俊還未來得及開口，那張百萬已搶先抱拳，道：「這位想是王大夫了。」

「不敢，在下王俊。」

「老朽張伯年，爲犬子之病，勞動大夫跋涉遠來，老朽也心中甚是不安。」

王俊笑一笑道：「員外言重了，懸壺濟世，救人至上，但不知目下令郎的病情如何？」

「沉重，一道昏迷不醒，唉！老朽承祖上餘蔭，經營幾種行業，都賺了大錢，但老朽自信不是愛錢如命的人，也沒有作一件愧心的事。」張伯年似有着無限的感慨。

「員外的善名，這方圓數百里內，是婦孺皆知了，吉人天相，在下覺着，令郎自會平安

的渡過這一次刼難。」

「但願大夫妙手回春，挽救他一條性命，但得犬子疾體早癒，至於診金，可任由大夫吩咐。」

王俊笑一笑，道：「救人要緊，在下想先瞧瞧令郎的病勢。」

「老朽帶路。」

× × ×

一個雅緻的臥室，紫檀雕花的大木床上，仰臥着一個臉色略顯蒼白的少年，微閉着雙目，睡意甚濃。

一個四十上下的中年婦人，和一個十七八歲的清秀女婢，分守在床側。

王俊心中估算了一下，這少年大約有十四五歲的年紀。

「王媽！少爺醒過沒有？」張百年口氣中滿是憂慮。

王媽道：「沒有，我一直守在這裏，唉！我把寶生由小帶到十五歲，除了偶而受一點風寒之外，從沒有讓他病過，這一次，想不到病的這樣沉重，要是寶生少爺的病，好不了，我也無顏活着見老爺了。」

「這不能怪妳，我這大半輩子，仰不愧天，伏不怍地，寶生病勢不能好，那是我們張家祖上無德，怨不得別人。」

王俊雖然未習岐黃之術，但他心中明白，這張公子之病，只是兄弟們佈下登堂入室之計，笑一笑，道：「員外，令郎的病情並不重，只不過是肝火上升太急，直逼玄關，人才暈了過去，吃上兩劑藥，就可以好了。」

張伯年有些驚喜，但又有些不放心的說：「大夫，你！你有把握麼？老朽只此一子……」張員外掩不住父子天性。

「員外，但請放心，在下有把握。」

王俊的鎮靜，和堅決口氣，似乎也給了張員外很大的信心。

那清秀女婢已輕輕揭開紅綾被，取出那少年的左腕。

一個細微如絲的聲音，傳了過來。道：「大哥，我是六妹黃娟，只要用力按緊他左腕脈穴，他就發出一些聲音，然後，去開藥單子，你要裝作的神乎其技，要他們對你敬若神明，我們才方便行事。」

聲音細如蛛絲，但王俊却聽得十分清楚。

心頭微微震動一下，王俊感覺到金燈門行事的精密，迅速，無怪只有五六個人的力量，却能發揮出莫可匹敵威力，計劃精密，步步搶制先機，該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微微頷首示意，王俊緩緩伸出了右手食、中二指，搭上了張公子的脈穴。

他熟讀經書，對簡單的醫理，稍有瞭解，閉目點頭，裝作的維妙維肖。

忽然間，二指微微加力，壓緊了張公子的左腕脈穴。

張公子重重吁一口氣，突然睜開了眼睛。

張伯年心中驚喜，難以自禁，急說道：「寶生，你好了些麼？」

王俊放開了手指，張公子又閉上雙目。

「大夫，犬子睜開過一次眼睛。」

淡然一笑，王俊緩緩說道：「在下開個藥方子，照方子吃上兩副藥，就可以使病勢消退了。」

「大夫妙手……」

行入書房，張員外親自奉上竹管。

王俊接過筆，心中忽然生出了不安之感，既不通醫理藥道，自然很難開出個藥方子。

幸得方昭及時傳音入耳。

王俊振筆疾書，開的却是方昭傳來的藥方子。

張員外派人去抓藥，自己却親自把王俊讓入了二進院子裏的一座跨院裏，又撥來一個伶俐的書童隨侍聽差。應付過張公子的病情，王俊才開始想到血手七醜的事，今夜中只怕要有一場很厲害搏殺血戰。

金燈門這個奇怪的組合，似是救人除惡爲職志。

這是崇高的組合，忘我的俠義行爲，不求利祿，不求聞達。

但這一次，方昭並未同來，王俊心中雖仍有甚多不解之處，但無人可以探問。

晚餐很豐盛，滿桌佳餚，只有王俊和張伯年兩個人。

酒席之間，張員外告訴王俊，張公子已醒過了兩次，人雖然還未完全清醒過來，但已可要吃要喝。

張伯年說盡了恭維之言，只聽得王俊臉上發燒，暗叫慚愧。

夜幕低垂，張府中燈火輝煌。

王俊急欲要知血手七醜是否改變了今晚的行動，如是沒有改變，他們要如何下手，金燈門中人要如何應付，自己要作些什麼？

他心中的問題太多，推說力不勝酒，辭席回到了跨院住處。

遣走了隨侍書童，王俊獨對着一盞孤燈，等候進一步消息。

初更過後，仍不見于重方昭等，傳來信息和行動的方法。只等到二更將近時分，才見人影一閃，蕭飛燕突然出現室中。

王俊急急說道：「五妹，血手七醜改變了計劃麼？」

「沒有，七醜是目下江湖中最著名的匪盜之一，他們既經決定的事，不會改變。」

「咱們要如何應付呢？」

蕭飛燕道：「小妹正要來禀告大哥。」

「五妹請說，他們如何行動，咱們如何對付，我應該作些什麼！」

「本來，不敢驚動到大哥，但小妹知道大哥已存心參與這件事。」

「說下去。」王俊急於想知曉內情了。

蕭飛燕笑一笑，道：「血手七醜，已決定三更時分下手，大哥也該準備一下了。」

王俊霍然站起身子，道：「準備什麼？」

蕭飛燕道：「小妹已替大哥選好了一個地方，大哥在那裏可以看到全盤情事。」

王俊站起身子，道：「天已二更，時已不早，咱們也該準備一下了。」

蕭飛燕道：「大哥，搏殺凶險，大哥只怕是很少見過了。」

搖搖頭，王俊苦笑一下，道：「沒有，從來沒有見過。」

蕭飛燕道：「大哥要沉着一些，七醜武功高強，動手過程，極爲凶險，大哥如是稍有驚慌，只怕小妹保護不週。」

「我會盡量使自己平靜下來，我既然無法推辭掉這金燈門的掌門大哥之位，醜媳總得見公婆，總得長些見識才行。」

蕭飛燕呼的一聲，吹熄了書案上的燈頭，道：「大哥還記得那短劍施用之法吧！」

「記得。」

蕭飛燕道：「大哥，握着那一把短劍，記着施用之法，必要時用它對付敵人。」

一種緊迫密扣的形勢，構成了一種無形的力量，硬把王俊推入了生命另一層境界。

蕭飛燕伸手扶起了王俊，低聲接道：「大哥，我扶你走吧！」

「不！」王俊搖搖頭。「我自己會走！」

蕭飛燕道：「小妹帶路了。」

那是正廳，前面的大院落，靠東方一角處，早已安排了一張木椅。

「大哥，坐下去，我會隨時守護在你的身

側。」

王俊嗯了一聲，未再多言。

他心中有着太多的話，但一時間，却不知從何說起。

這情形如虎，自己却已被推上了虎背。

金燈門中的掌門老大，總不能連一番應答的話也不會說。

於是，王俊開始思索應付各種情勢變化的方法，和應對之言。

一時間，腦際間紛至沓來，盡都是過去未曾想到過的事。

玄思冥索之中，不知過去了多少時間。

忽然間，耳際間響起了蕭飛燕的聲音，道：「大哥，來了，不教而殺爲之虐，咱們金燈門還有一個規矩，那就是臨事勸人三思，血手七醜，雖然是窮兇極惡之徒，但咱們也得勸他幾句。」

王俊呆了一呆，正想問問應該勸他些什麼才好？

但還未來及開口，突然間，亮起了一道燈光。

燈光照射着三個全身穿着黑衣的人。

王俊無法認出他們是不是血手七醜，但這却是他有生以來，第一次見到人穿着這樣的衣着。

那是濃黑的對襟密扣黑色勁裝。

三個人並肩而立。

中間一人，四十多些的年紀，個子很瘦小，背上斜揷着一把寶劍，留着一綹稀疏的山羊鬍子。

左面是一個女的，黑帕罩頭，包起了滿頭青絲，身佩雙刀，面目娟秀，看上去，只不過是二十多些。

右首一個白面無鬚，二十左右的年紀，猿臂蜂腰，長得十分英俊。

三個人很沉着，在一道强烈的燈光照射之下，一直肅立着不動。

王俊看那燈光，由屋面上直射而下，似乎早已有人在屋面上等候着。

只見那居中而立的黑衣人冷笑一聲，道：「咱們兄弟走南闖北，經歷過不少風浪，見識過不少場面，朋友這做法，嚇不住咱們，但紅花，白藕，青蓮葉，三教本是一家人，朋友亮個底兒，咱們兄弟，總會有一個交代，犯不着爲張百萬這種人賣命。」

顯然，那一陣突然射出的燈光，取位之準，已使得來人有了很高的警覺，也受到了很大的震懾。

那不是一般的燈光，而是江湖人中常用的孔明燈，光度强烈，隨意轉動。

一般情形，在燈光照射的局面下，亦必在匣弩，暗器瞄準之下。

王俊等候了片刻，不聞有人接口，才意識到這是掌燈大哥應付的事。

也許，蕭飛燕等都隱藏在附近，但金燈門中，一向對外，都只有掌燈人一人出面。

他雖然，早已想過很多種應付辦法，但事到臨頭，仍有着無所措施的感覺。

良久之後，才輕輕咳了一聲，道：「諸位是……」

那居中而立的黑衣人接道：「血手七義，江湖上朋友們，也有叫咱們血手七醜的。」

照江湖一般規矩而言，人家既然報上了姓名，王俊也應該立刻說出自己的身份，來歷才是。

但王俊不知道這些江湖規矩。

不過，他究竟是讀書的人，胸藏經綸，逐漸的恢復了鎮靜之後，擺起了教書先生的架子，嗯了一聲，道：「閣下是……」

這等不按江湖常情的答話，使得來人也有些莫測高深了。

怔了一怔，居中人接道：「在下耿光，在七義中排名第二。」

王俊道：「原來二當家的，你們大當家爲什麼不來？」

口氣拙拙逼人。

耿光皺皺眉頭，似想發作，但却又强自忍了下去。道：「大當家有事延誤了一下行程，不過，四更左右必到。」

王俊的每一句話，都不在道上，使得耿光這頭老狐狸，完全無法猜測對方的身份，來歷，所以，一直强自忍着胸中的怒火。

强烈的孔明燈光，也使得耿光心理上受着很大的威脅。想像之中，四週的暗影中，正有着數十件暗器對準着三人。

輕輕吁一口氣，耿光緩緩說道：「咱們兄弟已亮了字號，閣下可否見告大名呢？」

「王俊。」完全沒有思索，一下報上了自已的姓名。

耿光右手捻着顎下的山羊鬍子，口中一直重覆着說道：「王俊，王俊……朋友是……」

這名字太陌生了，耿光迅快的想過了江湖熟知的人物，完全想不出這麼一個人來。

經過這一陣對答之後，王俊已逐漸適應，朗朗說道：「咱們不是公門中人，也不是張家的護院武師，但咱們兄弟很巧的趕上來了這件事，張伯年積善之家，冥冥中自有一種護持的力量，盜亦有盜，貴兄弟在江湖上，極具身份，對張家這等積善人家下手，良心何安，天理也難容。」

這完全是一副教訓的口吻，不帶一點江湖氣。

耿光怔住了，沉吟了良久，才緩緩說道：「王兄也是道中人麼？可否給兄弟一點面子，也好讓兄弟有個交代。」① （未完）

湖海異聞

毒巨子

文風

就捕之「毒巨子」，人但知其生活之豪奢，出沒之神秘，而不知其籠絡他人之手段，亦逈非尋常之輩所可比擬於十一者也。

據一歡場女兒稱，「毒巨子」未敗露前，恒喜小坐於舞榭中，至則三五大漢與俱，能爲宴宴之言笑者，則唯一二人而已。然揮霍殊豪，坐不頃刻，必選三數嬰宛與俱出，出則就食於潮帮之酒家，從不例外。「巨子」鮮事狂飲，然與偕至者逸興遄飛之際，欲醉而後歸，亦未嘗禁止，故諸女無不喜之，以季子多金而復通達人情也。

渠於歡場中，尤其「特色」者，厥爲諸女之生活，靡不關切備至，或悉有感困難者，輒致以慰藉，需欵者俾以欵，他事有糾紛者則善爲排解之。受其惠者，由於感激，無不爲他馳軀，於是巨子之綫網亦日以廣，事皆得從容肆應，官府亦無如之何矣。

一日有某女乘醉，必欲使送已返於所居，「巨子」不忍却，既與返，女且袒裼以進，將有所奉。「巨子」正容而起，徐謂之：「我視汝等命蹇，故憐愛同於我女，豈容有此。休矣。」

女爲赧然而止，然「巨子」復予以多金而後行，於是女亦甘爲之死矣。此道中人，每以是稱之，蓋亦所謂「大盜不操戈矛」，僞善而已。

新派武俠長篇／東方英・文
　　　　　　　盧　令・圖

虎膽

少俠悲失侶　雙姝嘆蒙塵

「文天華！」

文天華二十來歲年紀，不大健碩的體型，看來有點清瘦，行動舉止，斯斯文文的，像是一個讀書種子。

這時，他正滿腦子心事，皺着一雙淸眉，橫過京陵夫子廟前廣場，走向秦淮河。

忽然，斜刺裏跳出來一個滿臉絡腮鬍子的昂藏大漢，驚喜過望的大叫了一聲。

文天華驀地一震，星目精光陡射，當他看淸來人之後，驚容頓失，臉上立時綻開了一片歡欣的笑容，「啊！」了一聲，趨步向前，拖住那大漢手臂，搖晃着笑道：「關大哥，是什麼風把你吹來京陵的？」

那虬鬚大漢長嘆一聲，道：「還不是來找你！」

關宏濤可是江湖上出了名的豪邁漢子，腦袋掉了碗大個疤，天下事在他眼裏，沒有「難」字，也沒有「怕」字，更沒有「苦」字。

這時，他居然皺起眉頭嘆起氣來，這倒是非常意外的事。

文天華心中暗暗一震，知道有了麻煩，當下一讓，道：「好，小弟先請你喝二杯去。」

關宏濤眉頭一寬，笑道：「這幾天來，我滴酒未沾，眞把我的鳥都淡出來了。」

萬幸一來就找到了文天華，先自放寬了心，收起一片愁腸。

文天華身形一轉，領着關宏濤直奔秦淮河，跳上河中一艘畫舫，畫舫一動，艙內走出一個十四五歲的大辮子姑娘，笑口道：「文爺，您好早呀！我們娟姊姊還沒起身啦！」

文天華搖手示意道：「不要驚動你娟姊姊了，你替我們準備三斤上好佳釀，一些下酒菜來，就行了。」

那大姑娘打量了關宏濤一眼，應諾着退回後艙而去。

文天華請關宏濤進入前艙，相對就座。

這時，那大姑娘已把杯筷酒菜送上來，文天華也吩咐那大姑娘道：「婉兒，這位是關大爺。」

婉兒欠身行禮，叫了一聲：「關大爺！」

關宏濤顯然從來沒有到過這種地方，拘束的點了一點頭，嘴皮微微顫動了一下，可是却沒有發出聲音來。

文天華微微一笑，又吩咐婉兒道：「婉兒，關大爺是初次來京陵，你去啓動畫舫，緩緩而行，讓關大爺領略一下河上風光。」

婉兒領命退了出去，接着，槳起舟行，畫舫平穩的駛入河中。

關宏濤轉動目光，望了後艙一眼，謹愼的道：「這裏說話方便麼？」

文天華提起酒壺，一面斟滿了關宏濤面前杯中酒，一面點頭道：「這裏是京陵地頭上最可靠的地方，關大哥，您有什麼話，儘可放膽而言。」

「放膽」兩字，似乎激起了關宏濤的豪興，朗朗一笑，道：「兄弟，我們先乾一杯。」

兩人乾了杯中酒，關宏濤把酒杯重重的向桌上一放，虎眉倒剔，目射稜芒，掌力一落，拍得桌上杯盤「嘩啦！」一聲，跳了起來，虎吼一聲，道：「我好恨啊！」

說着，虎目汩汩的流下了兩行英雄之淚。

「男兒有淚不輕彈」，尤其像關宏濤這等豪邁漢子，誰說他也有流淚的一天，那不但別人不會相信，就是他自己也不會相信。

但，現在，他的眼淚却像珍珠一般的在文天華眼前滾落不止。

文天華喟嘆一聲，道：「關大哥，這些日子來，你一定鷩苦了。」端起酒杯，猛的倒進口中，一口而盡。

關宏濤雙目一凝，目光烱烱的定在文天華臉上，道：「兄弟，你還記不記得『萬松坪』的『松黃柏果酒』？」

文天華點頭道：「當然記得，那『松黃柏果酒』……」

關宏濤截口又問道：「你還記不記得松濤之夜，明月當空，繁星點點，你，我，柏齡三人，對酒當歌，暢論天下英雄的壯志豪情？」

文天華道：「那已是五年前的事了，道義情感的交流，永馨心頭，小弟懷念不已。」

關宏濤大叫一聲，道：「你也記不記得，那年七夕之夜，……。」

文天華苦笑一聲，截口道：「關大哥，您有話就直說了吧！」

關宏濤悲憤的道：「完了！完了！一切都完了！柏齡完了，梅仙完了，萬松坪的一切都完了。他們都被我一手毀完了。」

文天華面色微微一變，叫了一聲：「關大哥！」

沒有多說一個字，稜厲的目光，道盡了他的心意。

關宏濤長嘆一聲，道：「去年，我替他們萬松坪引進去一位朋友，結果，那狗娘養的，一手把萬松坪毀了，他毀了萬松坪，豈不就等於我毀了萬松坪！」

文天華劍眉一軒，星目之中冲起一道殺光，道：「他叫什麼名字？」

關宏濤道：「司馬欣，長得一表人才，吐談風雅豪氣。文事武功，與兄弟你不相上下，這也就是我把他引進萬松坪的原因。」

文天華道：「關大哥，你說司馬欣毀了萬松坪，是你親眼所見？道聽途說？」

關宏濤道：「我遲到一步，萬松坪已是圡瓦無存，尙幸萬柏齡刼後餘生，見到了他最後一面，他臨終遺言，把一切都托在你我兄弟身上了。」

文天華道：「好，我們就去找他去。」

關宏濤道：「你現在走得開麼？」

文天華道：「萬二哥的事，走不開也得要走……。」

驀地，傳來一聲嗔責的話聲，道：「文爺，你也不管我們這裏的事了麼？」一個披着水綠色輕紗的美麗姑娘，帶怨含嗔的出現在關宏濤眼前。

關宏濤呆了一呆，暗嘆一聲，道：「英雄難過美人關，我們這位文武全才的兄弟……」

暗中念頭未了，文天華已是替他們介紹道：「娟娟姑娘是一位風塵俠女……這一位，就是小弟口中常常提的起關大哥關宏濤大哥。」

娟娟萬福一禮，口中道了一聲：「久仰！久仰！」

關宏濤則雙拳一抱，道：「娟娟姑娘原來是一位風塵俠女，關某失敬了。」

娟娟姑娘蓮步轉移，走到艙中，秀目含着盈盈的淚光道：「文大俠，您這一去，……」

文天華輕嘆一聲，道：「娟娟姑娘，你先別急，我就是要走，也一定有所安排，你且坐下，我們大家商量商量。」

娟娟打橫坐在一旁，伸起雪白的玉手，替文天華他們斟滿了杯中之酒。

文天華望了娟娟一眼，道了一聲：「多謝！」星目一轉，回到關宏濤臉上，道：「關大哥，你找到了司馬欣的行踪沒有？」

關宏濤道：「沒有，……」

娟娟接口道：「人都沒有找到，那就更沒急急離開這裏的理由了。」

關宏濤道：「話不是這樣說，因爲……」

娟娟緊接着問道：「因爲什麼？」

關宏濤望了娟娟一眼，又望了一望文天華，吞吞吐吐的道：「因爲……因爲……。」

娟娟可是水晶般的心肝，一見關宏濤那種看人的眼色，就知道他顧忌的什麼了，當下淒然一笑，道：「關大俠，賤妾與文大俠，只是道義之交，你有話但說無妨。」

關宏濤本來就是一個有什麼話說什麼話的直性子人，這種場合已是蹩得他悶氣不過，這時娟娟既然表明了她與文天華的關係，他長長的吁了一口氣，道：「因爲梅仙……」

文天華心弦猛的一緊，急問道：「梅仙怎樣？」

關宏濤道：「梅仙沒有當場死難……」

文天華方自吁得半口氣，只聽關宏濤繼續道：「可是不見了她的人影子，想必是被那惡賊刼走了，那惡賊心黑手辣，卑鄙下流，我們必需很快的把梅仙救回來。」

文天華霍的一站而起，忽然又長嘆了一口氣，坐了下去，道：「娟娟姑娘，請借文房四寶一用。」

娟娟點了一點頭，親起身回到後艙將文房四寶取來。

文天華一言不發的提筆寫了三封書信，交給娟娟道：「有勞姑娘替我傳道一下。」

娟娟姑娘接過那三封書信，也是一言不發的走了出去，片刻之間回來說：「已經急足送出去了。」

文天華道了一聲：「多謝！」

娟娟姑娘淡淡一笑，道：「您客氣了。」

文天華轉向關宏濤道：「關大哥，小弟這三封書信發出去後，三天之內見分曉，在未得到回信之前，我們再急也是於事無補，……」

一言未了，關宏濤截口道：「你的意思是我們有三天時光等回信。」

文天華道：「小弟正是此意……。」

關宏濤道：「那我要大睡一覺了，……呼……呼……。」話聲一落，人便向桌上一伏，呼！呼！的發出了酣睡之聲。

文天華慨嘆一聲，道：「眞不知他有多少天沒有睡覺了。」

娟娟道：「的是一條血性漢子。」

文天華話鋒一轉，道：「今晚初更時分，請令姊一會，關大哥有勞代爲欵待，我要出去一下了。」

話聲未了，人已走出了船艙，當他說完最後一句話時，身形一幌，頓失所在。

娟娟痴痴的倚在艙門，臉上是一片幽怨之色。

文天華這時又回到了夫子廟前，而且到了一座茶樓前面，邁步就上了茶樓，茶博士迎着他笑嘻嘻的道了一聲：「文爺好，您多天不來了……。」一面替文天華張羅茶具。

文天華一擺手道：「今天不坐了。」

茶博士一怔，道：「您……。」

文天華道：「我來見你們胡三爺的。」

那茶博士一欠身，道：「您自己請吧。」

文天華穿過八陣圖似的茶座，閃身進了一道側門，側門裏面是一座雅緻的小客廳。

客廳裏靜悄悄的沒有人，但裏面房中却發出一聲輕咳，問道：「是那一位呀？」

「在下文天華！」

「啊！是文爺你，請坐，請坐，老朽這就出來了……。」

文天華剛一落座，一個花白鬍子的老者一面扣着衣服鈕子，一面從內走了出來。

文天華只好又站了起來，堆着笑臉道：「打擾您了！」

「請坐！請坐！……。」胡三爺一面讓客就座，一面自己也在一張椅子上坐了下去。

文天華微一欠身道：「在下是無事不登三寶殿……」

胡三爺呵呵一笑，道：「文爺，你有什麼事，但請吩咐，老朽是無不樂於効勞。」

文天華直接了當的道：「東門外，在下那爿莊子，你看能值多少銀子？」

文天華在京陵地面上，可是一位世家子弟，只是近來落到他手中，已是王小二過年，一年不如一年了。

不過，他的景況雖然是一年不如一年，但他的財產還是相當可觀，足以在人前維持應有的尊嚴。

胡三爺瞇着眼睛，說道：「文爺，您這又何必哩！您如要銀子週轉，吩咐一聲就是，又何必……。」

文天華下定了決心，以不容置啄的口吻，道：「你給我算算，能值多少銀子。」

胡三爺心裏的想法如何不得而知，但他却皺起眉頭，以無可奈何的神態，嘆了一口氣，又搖了一搖頭道：「文爺，你既然下定了決心老朽也就不好再說什麼了……照市價說，您東門外那爿莊子，連地帶屋，至少也值十萬兩銀子，可是……。」

文天華一笑道：「那是半價……。」

胡三爺訕訕的叫了一聲，吶吶說道：「文爺……。」

文天華一擺手，道：「你的意思我知道……我現在準備只賣五萬兩銀子。」

胡三爺「哦！」了一聲，道：「那太便宜了。」

文天華笑了一笑，道：「五萬兩銀子，那只是我的賣價，你能賣多少，有多的，全是你的。」

胡三爺一聽憑空掉下來這等天大的好處，當下也就忘了剛才的一番做作，跳了起來道：「當眞？」

文天華道：「我說過不算數的話沒有。」話聲一頓，接着又道：「不過，我有一個條件……」

「什麼條件，你請吩咐。」

文天華道：「後天中午時分，我要五十張同心和的銀票，正午一過，這筆買賣，就算作罷。」

胡三爺雙眉一皺道：「這……時間太匆促了……」

文天華站起身來，做出要走的樣子道：「這爿莊宅我已托了好幾個人，你看着辦吧。」

胡三爺急叫一聲說道：「請稍緩一步，老朽有一句話請教。」

「什麼話？」

胡三爺搶身阻在門口，生怕文天華不耐煩聽下去，然後說道：「如果大家都替你作成了呢？」

文天華道：「我想總有個先後之別吧。」說着，就要從胡三爺身旁擠了出去。

胡三爺雙手一張，擋住文天華道：「請慢，老朽還有一句說話。」

文天華微微一笑，停住了身子，望着胡三爺，等他開口說話。

胡三爺猶豫了一下道：「如果老朽能在今天日落之前替你辦好此事，你是不是可以保證給老朽。」

「不能！」文天華說得斬釘截鐵，身子一轉，過了胡三爺，走出去了。

胡三爺在文天華身形消失之後，發出一聲冷笑道：「好一個敗家子，你也太小看我胡三爺了。」

文天華走出胡三爺的茶樓，便折身向雨花台走去。

雨花台旁邊有一間東倒西歪的木板房子，木板早已變成了黑色，張開了三四寸寬的裂縫，這間房要是在夏天，那倒眞是涼快得很。

可惜，現在已是初冬了。

房子旁邊，有一座三塊石頭架起來小灶，小灶上伏着一個老頭子，正在向着灶內猛吹。

灶內放的柴火顯然太潮了，那老頭子雖然用盡了力氣猛吹，仍是吹不上火焰來，只吹得烟霧塵天，一身灰燼。

文天華站在那老頭子身後站了片刻，只見那老頭子仍在猛吹不已，不由得搖了一搖頭，輕咳一聲，道：「老丈！老丈！……」

「混帳！我誰的帳也不欠，什麼老賬不老賬！」那老頭子灶裏的火沒有吹起來，却吹得自己滿臉子怒火，開口就駡了起來，駡完之後，還是伏在灶上一個勁的在吹氣。

文天華一笑道：「鍾山大俠，明人眼裏不夾砂子，請不要裝佯了吧。」

那老頭慢慢抬起頭來，又是揉眼睛又是咳嗽的磨了半天時光，才大吃一驚似的「啊！」了一聲，道：「原來是文公子，文少爺，文老爺駕到……剛才您在說什麼呀！」

文天華微微一笑，道：「鍾老，您倒眞會裝佯。」

那老頭一怔，道：「什麼？『壯陽』？你怎麼找到我拾荒的破老頭身上來，我又不是郎中……」

文天華莞爾一笑道：「京陵有位鍾山大俠，名滿天下，可惜神龍見首不見尾，不知老丈可認得其人？」

那拾荒老頭微微一震，散目無光的打量了文天華一眼，暗暗忖道：「這紈袴子弟，看來沒有什麼苗頭呀！他怎會一口叫出我的身份來呢？」

鍾山大俠鍾進可也是光棍打九九，不打加一，身份一被看破，倒不便死皮不要臉的賴皮了，面色一正，冷冷的道：「你找鍾山大俠做什麼？」

文天華道：「在下有一樣東西，想請他看一看。」

「什麼東西？」

「請過目。」文天華一翻掌，掌中托着一隻指頭大小的象牙人像。

鍾山大俠鍾進見了那象牙人像，神態一肅，把文天華請進了他那間小木屋之內，抱拳一禮，便說道：「鍾某人有眼無珠，不知道少俠乃是……」

文天華一笑截口道：「老哥哥！」意思是阻止他再說下去。

鍾山大俠鍾進一怔，呵呵笑道：「少俠過份禮遇，鍾進不敢無禮。」

文天華微微一笑，道：「老哥哥，你這樣一客氣，小弟就不敢重托了。」

鍾山大俠鍾進道：「鍾進不敢狂妄，有事但憑吩咐。」

文天華面色微微一正，道：「老哥哥，你要再客氣，小弟就只有另行……」

話聲未了，鍾山大俠鍾進已是一笑，改口道：「兄弟既然如此抬舉老哥哥，老哥哥就只有厚起臉皮僭越了。」

文天華一笑，道：「老哥哥太言重了。」話聲微微一頓，接着又道：「小弟眞正身份，目前在京陵地面上，尚無人知曉，還望老哥哥代為守密。」

鍾山大俠鍾進點頭道：「老哥哥理會得。兄弟，你有什麼事？需要老哥哥効勞的。」

文天華道：「小弟有三件事，有請老哥哥鼎力相助。」

接着，話聲一輕，說得鍾山大俠鍾進連聲

應允，點頭不止。

文天華話別隱姓埋名的鍾山大俠之後，回到娟娟姑娘的畫舫上，關宏濤尤自伏在那裏酣睡未醒。

娟娟輕柔的道：「要不要叫醒他？」

文天華搖了一搖頭道：「不用，讓他多睡一睡。」

娟娟嘆息一聲，道：「文爺，賤妾心中有幾句話，不知當問不當問？」

文天華凝目含笑道：「心裏有話就該說，世間很多誤會，都因當說不說而起，請盡情的說出來。」

娟娟正了一正面色道：「如此請恕賤妾直言無忌了。」

文天華點頭道：「理當如此。」

娟娟輕咳了一聲，道：「請問文爺，你這次拔刀相助愚姊妹，不知文爺您除了基於正義的立場外，還有沒有別的理由？」

文天華冷靜而乾脆的點頭道：「有！」

娟娟微微一笑，道：「文爺，您眞是一位誠實君子。」

文天華笑了一笑，道：「過獎！過獎！」

娟娟笑容一歛道：「請問文爺那另外的理由？」

文天華雙目神光一現，閃了一閃，道：「你眞要知道？」

娟娟道：「文爺，你剛才不是說，把話說開了，就不會有誤會麼！」

文天華一笑，道：「說得好，我說出來就是。」

「請！」

文天華正着面色道：「姑娘與令姊不但一貌如花，傾國傾城，而且錦心慧口，冰雪般聰明，正是我理想中的人才……」

娟娟聽得心花怒放，忍不住接口道：「您不嫌我娟娟是一個笑臉迎人的賤女人麼？」

她隱迹風塵，見多識廣，深知機會稍縱卽逝，所以直坦的表達出自己的心意。

文天華俊臉微微一紅，尷尬的一笑，說道：「姑娘，我知道你是一朶出汚泥而不染的青蓮，我很尊敬姑娘，可是，姑娘誤會我的意思了。」

娟娟姑娘欣喜渴望的眼色怔了一怔，道：「文爺，您對我們姊妹毫無情意！那是我們姊妹高攀不上你文爺了！」代之而起的眼神，不僅充滿了幽怨之色，而且隱隱放射着怒惱的光芒。

文天華心中暗暗一震，皺了一皺眉頭，哈哈一笑，道：「姑娘，你不覺得你這種想法太俗氣了麼？」

娟娟姑娘不是一位俗氣的姑娘，只因她說話直率，單刀直入的攻勢，叫文天華有點招架不住，只得把「俗氣」兩字搬出來抵擋。

這「俗氣」兩字倒頗有「泰山石敢當」的神效，娟娟姑娘聽得一呆，道：「你說我『俗氣』？」

文天華不敢再作解釋，話鋒一避，道：「我覺得男女之間，也應該有道義之交，你認為對嗎？」

娟娟幽幽的嘆息一聲，道：「文爺，我知道你心目中已經有了梅仙姑娘了，所以，才看不起我們姊妹。」

文天華道：「我不否認我與梅仙的感情，可是，我絕對沒有看不起賢姊妹的意思。」

娟娟緊逼着道：「如果你還看得起愚姊妹，那又為什麼拒人於千里之外呢？賤妾……」

文天華知道她要出口的是什麼，當下輕嘆一聲，截口道：「在下是除却巫山不是雲，所以，不能誤人誤己。」

娟娟喪然一嘆道：「文爺，你眞是一個忍心之人。」

文天華歉然道：「請你多多原諒。」

娟娟把話說開之後，雖然遭到了拒絕，心裏却也拿得起放得下，嘆息一聲之後，雙掌一拍，道：「好，我算是死了心了。」

文天華沉思了一下，道：「如果姑娘不以在下方命見責的話，在下倒想與賢姊妹結一兄妹之情。」

娟娟眨動着大眼睛道：「此話當眞？」

文天華正色道：「在下不作欺心之談。」

娟娟悲悽的面色，立時春花明媚的一綻，叫了一聲，道：「大哥……。」

「什麼事？……」睡夢中的關宏濤一骨碌跳了起來，張着一雙茫然的虎目，楞楞的望着娟娟和文天華他們。

文天華道：「關大哥，你睡吧，沒有什麼事。」

娟娟興沖沖的道：「關大俠，小妹有一大喜事告訴你。」

「什麼喜事？」關宏濤的表情，顯得有氣無力，冷冷淡淡的。

娟娟可是一點不在乎，一個勁的道：「文大哥與小妹要結兄妹之情了。」

關宏濤沒有感情的「哦！」了一聲，道：「很好，很好！」

忽然，嘆息一聲，面色一凜，向着文天華冷肅地道：「兄弟，你關大哥可要說一句不客氣的話了。」

文天華微微一皺眉頭道：「請說。」

關宏濤微現疾厲之色，道：「你這毛病什麼時候能改，你心裏還有梅仙沒有？」

文天華俊臉一紅，訕訕的一笑，道：「關大哥……。」

娟娟這一來，心裏可不舒服了，嬌靨一變，冷笑一聲，道：「你就這樣看不起小妹，須知小妹也不是低三下四的人。」

關宏濤望了娟娟一眼，笑了一笑，沒有答話，他是男子漢大丈夫，豈能和一個婦人女子在口舌上爭長道短。

娟娟見他不答話，心裏的火氣也就更大了，「哼！」了一聲，道：「老實告訴你，小妹世居翡翠谷……。」

翡翠谷裏翡翠宮，凡是跑過江湖的人，大約沒有個不知道的，那是一處非常不平凡的地方。

關宏濤臉色動了一動，但馬上又歸於冷漠，依然不與娟娟答話，只瞪眼向着文天華道：「有了翡翠谷，當然不必再要萬松坪的朋友了，有了翡翠雙姝，又何必再管梅仙的死活，我關某人另想辦法去，希望你好自為之。」

聯珠爆竹一般，根本不給文天華挿嘴的機會，話聲一落，身形隨着飛了起來，向艙外射去。

文天華急叫了一聲，道：「關大哥，請聽小弟一言。」

「不必了！」話聲是用眞元內力從老遠送到他們耳中的。

娟娟搖頭一嘆，歉然地道：「文大哥，這都怪小妹的不是。」

文天華苦笑一聲，道：「不要放在心上，他就是這種人，脾氣一來，天王老子都不在乎，過不了好久，他就什麼事都沒有了。」

娟娟說道：「小妹看，他這次只怕認眞得很。」

文天華道：「我想不會的。」

娟娟道：「有一件事，可能你自己還沒有看出來。」

「什麼事？」

娟娟道：「小妹看他對你，可能早有成見了。」

文天華一怔，道：「不會吧，我們一向交往得情同手足，無話不說。」

娟娟道：「有的時候話說多了，也一樣會造成誤會。」

文天華微微一愣，立足長身而起道：「我們晚上見。」急急的追趕關宏濤去了。

京陵是一個大地方，大街小巷不知道有多少，要找一個人談何容易，可是文天華有文天華的辦法，向一個小叫化子一使眼色，那小叫化子便一步搶到他身前，伸着手。「少爺，老爺。」的乞求起來。

文天華給了他一把銅子，但銅子之中夾了一張字條，於是，二化傳道，那張字條到了小叫化子手中。

敢情，他和丐帮也有一份交情。

他原本從容泰然的態度，這時，顯得有點不寧，他促步又走上了胡三爺的茶樓，本來是想要一壺茶，洗滌一下沉悶的頭腦，可是茶博士迎着他一欠身，耳語說道：「文爺，敝東有請。」

文天華跨步走進胡三爺後面客廳裏，只見胡三爺正陪着另外一個外地裝束的人在說話，他輕輕的「啊！」了一聲，引起了他們的注意，却又做出退身的樣子。

胡三爺一跳而起，招呼文天華道：「文爺，請坐，請坐！」

文天華打着頓道：「你有朋友……」

胡三爺道：「大家都不是外人，敝友也正想一睹京陵公子文爺您的風采哩！」

文天華哈哈一笑道：「什麼京陵公子，紈袴子弟罷了！」

胡三爺笑道：「那裏！那裏！凡是住在京陵的人，那一個不知文爺是一位疏財仗義的俠士人物。」

那原與胡三爺談話的外地人，這時也站了起來，向文天華一抱拳，道：「在下江豹，久仰文爺義薄雲天，今日有幸得識芝顏，眞不枉前來京陵這一趟了。」

文天華開朗的一笑，還禮作揖，道：「有承謬獎，文某人愧莫敢當……」

胡三爺接口道：「江爺來自嶺南，江爺也和你文爺一樣，是一位疏財仗義的奇人。今天兩位可要好好的交一交。」

文天華再次一拱手道：「失敬！失敬！」

三人你吹我捧，一陣寒暄過後，胡三爺請文天華與江豹併肩上坐。

文天華輕咳一聲，道：「胡三爺，在下相托的那件事……。」

胡三爺笑道：「幸不辱命，請文爺過目。」伸手胸前，取出一隻大紅封套，雙手送給文天華。

文天華接過那封套，看也不看的，便向懷中一揷，道：「契約準備好了沒有?」

胡三爺連聲道：「好了！好了！請文爺過目。」展開契約，遞了過去。

文天華也沒有多看，只在該畫押的地方畫了押，就將契約向胡三爺手中一塞，起座抱拳道：「江爺初來敝地，在下理當一盡地主之誼，只因，在下刻有要事在身，不便久留，請改日再向江爺接風請罪。」匆匆就要告辭而去。

胡三爺叫了一聲，道：「文爺，請慢行一步。」

文天華臉上微現不悅之色，說道：「胡三爺！……」

胡三爺嘻嘻的輕聲一笑，說道：「文爺，您……。」

文天華恍然而悟的「哦！」了一聲，笑道：「對不起，對不起！我是忙昏了頭。」

取出大紅封套，伸手拿出十幾張銀票，便向胡三爺手中一塞，笑道：「小意思，小意思，請三爺笑納。」

胡三爺一面搖着雙手，一面向後退着，道：「文爺，您是會錯我胡三的意思了。」

文天華笑道：「這是你應該得的，再有別的話，請收下了再說。」

胡三爺勉強的收了下來，從中取了一張銀票，將其他的璧還給文天華道：「文爺，胡三是却之不恭，受之有愧，謝謝文爺。」

文天華一笑道：「你……」

目光一楞，又道：「爲什麼這都是五千兩一張的銀票?……」

五千兩一張的面額，其總數那是遠在五萬兩以上，文天華不但難以相信，而且也呆住。

胡三爺微微一笑，道：「文爺，胡三替您辦事還不壞吧！」

當面不點錢數是表示信任，但這時再不數銀票的數量，那就不是信任而是自己不够了。

文天華在京陵地面上可出了名的豪客，當然不會含糊，神情立時恢復了常態，笑笑的取出所有的銀票，數了一數，不多不少，整整的二十七萬兩銀子，與他所希望的足足多了二十二萬兩。

這是一個大數目，要在從前，文天華也許沒有把它放在眼內，但，現在他却不能不心頭一震了。

暗暗吸了一口氣，皺起眉頭，道：「胡三爺，這是什麼意思?多了二十二萬兩銀票。」

胡三爺嘻嘻地笑道：「文爺，您能不能再稍坐片刻，好讓胡三一一向您說明。」

文天華道：「你說吧，我站着聽，也是一樣。」

胡三爺可摸透了文天華的脾氣，便不堅請文天華回座，笑了一笑，道：「事情是這樣的，因爲文爺您那爿莊園，按市價來說，足值二十七萬兩銀子，甚至可以說只少不多，您殺價求現，可是買你那莊子的人，因素知文爺您是一位疏財仗義的好人，說不定您賣了這莊子的錢，又是去帮別人的忙，所以他不願意乘你文爺手頭不方便之危，佔你這便宜，照市價出了二十七萬兩銀子。」

文天華自己的家財，該值多少錢，心裏原就有數，胡三沒說錯，二十七萬兩銀子，是很公平的交易。

那位出價的人，算是一位坦蕩君子。

如果換了另外一個脾氣怪異的人，這筆交易，也許反而因此吹了，因爲對方的過份大方，很容易使人發生反感，與起一種被周濟的感覺，而寧可只要五萬兩銀子。

文天華內心之中有沒有這種想法不得而知，只見他沉吟了一下，道：「好，我領情了，謝謝你。」轉頭向江豹點了點頭，大步而去。

胡三爺待得文天華走出去之後，搖了一搖頭，嘆息一聲，道：「江爺，您可別見氣，他就是這樣一個人，也不問問買主是誰，好像應該似的……」

江豹一笑，道：「其實，他並沒有佔便宜，自然也用不着表示感激之意。」

胡三爺道：「可是江爺你多給了他二十二萬兩銀子呀！」

江豹道：「我是買便宜貨的人麼，我要只花五萬兩銀子，將來豈不落人口實。」

胡三爺不以爲然的道：「江爺，胡三總覺得你這二十二萬兩銀子花得寃。」

江豹笑了一笑，站起身來，塞了一把銀票到胡三爺手中道：「那我這五萬兩銀子算不算寃呢?」

胡三爺無言以對的呵呵大笑了起來。

江豹面色一正，叫了一聲，道：「胡三爺，銀子我是花了，但我拜托的事，你可得替我辦好。」

胡三爺趕忙止住笑聲，欠腰道：「您放心，一切沒有問題。」

當他說完話，抬起頭來時，那江豹的影子都不見了。

文天華回到娟娟畫舫上，娟娟已經走了，婉兒招呼他用了晚飯，他就沒再出去，在畫舫中調息起來。

初更時分，他向一座大宅第走去。

這裏是娟娟的大姊素素所住的地方，娟娟在秦淮河畫舫上當歌妓，而她姊姊却住着一棟深似海的大宅第，以豪門望族的身份出現。

在這裏，素素是叫榴花夫人，是一位腰纏萬貫的新寡文君。

文天華沒有通門請見，他是繞到後園翻牆而入，他也不要人接待，身形飄動之下，便到了一座紅樓前面。

娟娟翹首企足的等着他了。

她迎着文天華道：「大哥，我們另外請了幾個朋友，您不會見怪吧?」

文天華一笑，道：「何怪之有。」

娟娟陪着文天華進入裏面花廳，素素也待在廳前相迎，可見她們姊妹對文天華的尊敬。

花廳裏已經有了五個人，五人之中三男二女，男的三個都是六十左右的老年人，二女之間，則一個是老年人，另一個是中年婦人。

經過一番介紹之後，原來那三個人都是當今江湖上非常有名望的耆宿。

他們是：風雷雙老的風婆卓影娘和雷公古震天，無敵金刀邱立羣，神目天王蕭公望，九品夫人沈素秋。

他們那五人，都對文天華很客氣，不過文天華看得出來，他們的客氣，完全是因爲翡翠雙姝的關係，其實他們對他，不會有太多的認識，因此，憑他們的江湖身份，是沒有理由對他這樣客氣的。

文天華保持着不卑不亢的態度與他們週旋，不過，他這種態度並不討好，當時三位老頭，就不時的皺着眉頭。

說來也是，憑他們在武林之中的威望，以文天華的年齡來說，不說晚二輩，至少也要晚一輩，這不顯得文天華有點狂傲和輕浮。

大家應酬了幾句，娟娟走到文天華身前，道：「大哥，家姊很重視大哥的美意，已經準備好了香案，要不要現在就行結義之禮?」

文天華道：「等一等，好不好，我也有一個朋友要來……」

話說到這裏，外面正好傳來一聲，喝問道：「什麼人?」

文天華霍的站起來道：「說不定就是我的朋友來了。」

娟娟丢開文天華飛也似的跑了出去，只見被擋在門外面的人，是一個髒兮兮的糟老頭子，她不免又懷疑起來，不由得問道：「老丈找什麼人?」

「老哥哥，請！請！請！」文天華站在娟娟身後向那糟老頭子招呼起來。

娟娟一回頭道：「大哥，他……」

文天華一笑，道：「鍾山大俠！」

娟娟面色一肅，向着鍾山大俠鍾進欠身一禮，道：「晚輩有眼不識泰山……」

鍾山大俠鍾進再也不是那副冷眉冷臉的面孔，呵呵一笑，道：「小妹，不要多禮，你現在不是認識老哥哥我了麼。」

娟娟惶恐的一怔，說道：「你老前輩這稱呼……」

鍾山大俠鍾進指着文天華道：「算你沾老夫這位小兄弟的光吧！」

平易近人的態度，解除了娟娟心理上的不平衡，她原是一位很開朗的姑娘，心頭壓力一去，便也笑了起來道：「老哥哥吃虧太大，等會小妹要多敬你幾杯水酒。」

鍾山大俠鍾進一笑，道：「同時，把老夫這條老命也一併訂下了。」

娟娟一怔，文天華接口道：「老哥哥的命就這樣不值錢麼?三杯水酒就交給人家。」

鍾山大俠鍾進哈哈一笑，進入了花廳。

他一步踏進花廳，座上的風婆卓影娘老眼不花，一眼就認出了鍾山大俠鍾進，「啊！」的一聲，霍地站了起來，指着他道：「你……你不就是鍾老哥嗎?」

鍾山大俠鍾進呵呵一笑道：「老妹子，眞不賴，虧你還認得老夫。」

雷公古震天眼睛一鼓，慨嘆一聲，道：「鍾老哥，你怎樣落得這般淒慘?」

鍾山大俠鍾進哈哈大笑道：「你說老夫淒慘麼?老夫有得吃，有得喝，還有間自己的小房子，這能算淒慘麼?」

所謂人名樹影，鍾山大俠鍾進雖然不認得另外那三人，但另外那三人不待主人出面引見，便一一的先自向鍾山大俠打招呼，作自我介紹，反把身爲主人的榴花夫人擱到一旁去。

當大家都和鍾山大俠打過招呼之後，榴花夫人素素，才得有機會向前與鍾山大俠鍾進相見。

擺上香案，文天華與翡翠雙姝正式行了結義之禮。

酒筵擺上來了，風雷雙老硬推着鍾山大俠鍾進坐在首席上，鍾山大俠鍾進對風雷雙老的禮讓，並不過份推辭，但却特別向文天華表示了歉意。

這是非常微小的細節，可是落在有心人眼裏，不免產生多少迷惑的疑訝。

在座的人，除了鍾山大俠鍾進外，大家對文天華的看法，他不過是京陵地面上的地頭蛇而已，以鍾山大俠名動整個武林的聲望來說，他對文天華的客氣，似乎過份了一點。

翡翠雙姝她們是慧眼識英雄，雖然極力結交文天華，主要的是以「情」字爲基礎，至於鍾山大俠的禮遇文天華，却有着深獲我心的欣喜，因爲這可以證明她們的看法沒錯，文天華是一位有深度的人。

榴花夫人素素以主人身份在酒過三巡之後，端起酒杯敬了大家一杯酒，道：「晚輩此番前來京陵，由於文大哥的全力相助，已經發現了大仇踪跡……。」

風婆卓影娘忽然截口道：「素素，座上鍾山大俠可能不大瞭解你的一切，你是不是該先向鍾大俠另外作一個簡單的說明。」

榴花夫人素素應了一聲，道：「是！」

接着便簡單的說出一番話來。

原來，翡翠宮在五年之前，發生一次極大的變故，宮中珍寶財物，被帳房先生裏應外合，偸盜一空，那帳房先生臨開溜的時候，不但暗中向宮主楚中原身上下了毒，還放了一把無情毒火，把翡翠宮燒得七零八落。

他這一手做得眞絕，不但消除了事主的追殺，而且也掩飾了自己的罪行，甚至把自己也佈置成死於無情毒火之中。

那時，翡翠雙姝年紀還小，正好隨着母親去探望外祖父，因此倖免於難。

當她們母女聞訊趕回翡翠宮時，翡翠宮已是面目全非，慘不忍睹了。

後來她們母女在一批忠貞的家人相助之下，重建了翡翠宮，同時，也查出了前因後果。

幾經查訪，又查出了那位沒有良心的元兇禍首老帳房楚旦已換姓埋名在京陵作了團團富家翁。

於是，她們姊妹也改名姓追踪來到京陵。

只是這時的楚旦，不但家大業大，而且結

結交官府，蓄養武士，成了京陵地面上的大豪，要想動他，已經不是簡單的事了。

榴花夫人素素把前因後果說完，已是梨花帶雨，淚眼婆娑了。

鍾山大俠鍾進微微一皺雙眉，說道：「姑娘說的可是最近與威武將軍成了兒女親家的段芝霖？」

榴花夫人驚「咦！」一聲，道：「老哥哥，你怎麼知道的？」

鍾山大俠鍾進道：「京陵地面上的人物，老夫要不知道，豈不太丟人了。」

榴花夫人素素道：「文大哥帮我們證實了他的作爲，瞭解了他的情況，我們本打算緩緩圖之，可是，最近文大哥自己又生了一件事情，非離開京陵不可，爲了怕夜長夢多，晚輩特乘今日與文大哥義結金蘭之便，有請各位前來，替晚輩作主。」

榴花夫人素素的這個決定，事先顯然沒有告訴文天華，文天華聽得一楞道：「素素，你想提前向那老賊動手？」

榴花夫人素素點頭道：「大哥，小妹知道你自己的事一定很麻煩，小妹這時不動手，誰知要等到什麼時候你能回來？」

文天華搖頭帶笑說道：「素妹，這是不妥當的，……你道小兄今天爲什麼把鍾老哥哥請來？」

榴花夫人素素輕顰蛾眉，道：「請大哥明示。」

文天華道：「小兄不能放下你們的事，就此一去了之，可是小兄又不能不去，所以小兄特別把鍾老哥哥請來相助兩位賢妹，兩位賢妹有鍾老哥哥相助，還担什麼心，所以，小兄還是勸你們，緩緩圖之，不要操之過急，以致僨事。」

鍾山大俠鍾進微微一笑道：「素小妹，有一件事，你或許還不知道，段芝霖早就離開京陵了。」

榴花夫人素素一怔，道：「沒有吧！」目光一閃，望向了娟娟。

娟娟接口道：「那是不可能的事，小妹前天還見過他的本人啦！」

文天華道：「你在那裏見到他的？」

娟娟道：「前天莫大人老夫人八十八歲嵩壽，小妹在堂會中親眼見到他的。」

鍾山大俠鍾進說道：「你見到的不是他本人。」

娟娟道：「那是誰？」

鍾山大俠鍾進道：「那只是他的替身。」

段芝霖有替身的事，顯然大家都不知道，當時只聽得大家哄的齊聲說：「他有替身？」

鍾山大俠鍾進道：「一個人做多了不見得人的虧心事，總是提心吊膽的怕人圖謀他，找一個當災的替身，那是最聰明的法子。」

娟娟一皺秀眉，道：「他要有替身的事，小妹怎會不知道呢？」

鍾山大俠鍾進一笑道：「他那拖油瓶的兒子都不知道你怎會知道！」

娟娟玉面緋紅的瞪了文天華一眼，道：「大哥，你……」

鍾山大俠鍾進笑了一笑道：「你別錯怪了人，因爲你們的事早就落在老哥哥眼裏了。」

文天華一笑道：「這樣看來小弟就是不去找你老哥哥，你老哥哥也不會袖手旁觀了。」

娟娟接着問道：「爲什麼？」

鍾山大俠鍾進微微一笑道：「這是老哥哥的毛病。」

娟娟一怔道：「毛病，什麼毛病？」

文天華哈哈一笑道：「什麼毛病，還不是和小兄一樣，愛管閑事的毛病。」

忽然，話鋒一轉，鍾山大俠鍾進道：「還有文老弟你……」

文天華一愕道：「小弟怎樣？」

鍾山大俠鍾進道：「你最好不要作離開京陵的打算。」

文天華微搖了搖頭，說道：「老哥哥，小弟……」

鍾山大俠鍾進面帶微笑的截口道：「兄弟，你聽我說，因爲你要找的那人，藏在京陵的可能性最大，要找他最好就待在京陵。」

如果那人眞能來到京陵，文天華自然守在京陵最好，可是，人家準到京陵來麼？

文天華疑懷滿腹的道：「老哥哥，你這話可有什麼根據？」

鍾山大俠鍾進搖了搖頭，道：「沒有。」

文天華苦笑一聲，道：「老哥哥，這就叫小弟爲難了。」

鍾山大俠鍾進道：「老夫問你，萬松坪的變故，發生有多少時日了？」

文天華默默計算了一下道：「算起來差不多有半個多月了。」

娟娟接口道：「半個多月的時間不算短，該發生的事情，只怕早已發生過了。」

鍾山大俠鍾進又道：「就算你一出去就能找到對方，至少也還要十天半個月，前後算起來，就是一個月了，照事理來說，危險期已經過去了，你也無需過份的心急了。」

他們兩個人都沒有直言指說「梅仙」，文天華當然也聽得出來，劍眉跳動了一陣，嘆息一聲，道：「你們兩位的話都不錯，不過，小弟日間已經有信息發出去了，目前我也不能作最後的決定……。」

一語未了，外面忽然有人報道：「啓禀夫人，婉兒說是有事，要見文爺。」

娟娟一皺眉頭道：「婉兒會有什麼事？」

文天華道：「我去見她去。」身形微幌，一閃而逝，那身法之快，簡直叫人看不清楚他的身形是怎樣消失的。

風婆卓影娘驚「咦！」了一聲，瞪目道：「眞看不出，這小子還有一身出奇的上乘輕功！他是什麼來路？」她前面一句話是說不出的驚訝，後面一句話是對着鍾山大俠鍾進發問。

鍾山大俠鍾進歉然地笑道：「老夫也不大清楚。」

風婆卓影娘面色一正，道：「鍾老哥，你不是言不由衷吧？」

鍾山大俠鍾進道：「你看老夫什麼時候說過假話。」

風婆卓影娘道：「你眼皮子底下，有着一位輕功這樣卓越的青年俊彥，你不打聽打聽他的出身來歷？」

鍾山大俠鍾進一笑，道：「他不說，我能逼着他說麼？」

風婆卓影娘就是以輕身功夫見稱於世的當代名家，因此，對於輕身功夫特別强，因從鍾山大俠嘴裏問不出所以然來，於是老臉一轉，叫了一聲，道：「素素，你們是怎樣結交這娃兒的？甚至死皮不要臉的賴上人家，我看這裏面一定大有文章，你說出來給老身聽聽。」

翡翠雙姝從前不是死皮不要臉的人，又何嘗是死皮不要臉的人，但風婆就是這樣的人，想了就說，也不管別人聽了難不難過。

好在翡翠雙姝非常瞭解她的爲人，不會生她的氣，可是，就這樣也羞得翡翠雙姝兩張秀臉紅了半爿天，低垂着螓首抬不起頭了。

風婆卓影娘緊接着大叫一聲，道：「你們爲什麼不說話呀！」

素素輕輕的嘆了一口氣！還是沒有開口。

娟娟搖着頭苦笑一聲，道：「老前輩，這……這……」

風婆卓影娘道：「不要這……這……那…

…那的了，在座的那一位不是你們家裏的老朋友，有什麼話不能話。」

娟娟咬了一咬銀牙，鼓着膽氣道：「就是不能說嘛！」

風婆卓影娘雙目一瞪道：「爲什麼？」

娟娟道：「因爲我們也說不出來。」

風婆卓影娘冷笑一聲，道：「廢話！」

素素眼看風婆卓影娘快要生氣了，趕忙接口道：「事情是這樣的，我們姊妹來到京陵，簡直就不知從何着手，後來有人指點我們，我們才去找他相助的。」

風婆卓影娘道：「那暗中指點你們的人，一定對他很清楚了？」

素素道：「晚輩也是這樣想。」

風婆卓影娘道：「那暗中指點你們的人是誰？」

素素道：「我們只聞其聲，未見其人，不知他是誰。」

風婆卓影娘道：「你們連他的人都看不到，就這樣相信他的話？」

老婆子一字不放鬆的緊迫追問，問得素素只皺眉頭，眞不知如何回答了。

這時，雷公古震天從旁打岔道：「老婆子，你這不是誠心叫素素過不去。」

風婆卓影娘瞪目道：「你懂什麼？」

雷公古震天道：「我不懂！你還不是嫉妒那小子的輕身功夫比你更高明。」

風婆卓影娘哇哇大叫道：「放你的屁……我老婆子自己問他去。」

話聲一落，身子便從座位飛了起來。也是一閃而逝。

雷公古震天大叫一聲，道：「老婆子，使不得……」就要起座追了出去。

鍾山大俠鍾進叫住雷公古震天道：「古兄，你又不是不知道她的脾氣，讓她去罷。」

雷公古震天搖頭嘆氣地道：「這老婆子眞是越老越不通情理了。」

鍾山大俠鍾進笑道：「你敢在背後說她的壞話，不怕她知道了和你算帳麼？……呵！呵？呵呵！」笑聲中掠空而去。

文天華轉出花廳，便見到了婉兒，婉兒不待他開口便道：「丐帮京陵舵有人來，請您趕快去一趟。」

文天華一點頭，二話不問的，便飛身向丐帮京陵舵趕去。

該到什麼地方，找什麼人，文天華清楚得很，他離開榴花夫人的府第不遠，又投入另一座宅第之內。

丐帮京陵舵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大舵，舵中經管的府第，就有十幾二十處，文天華奔去的這府第，就是專爲他設置的，所以他問都不要問，知道要見他的人就在這裏。

文天華越牆而入，打出暗號之後，身形不稍停頓的飄身落在東廂一間燈光外露的廳房外面，發話叫道：「黃老哥，要見小弟，有什麼事？」

揚聲入室，室內京陵大舵舵主黃介宇來不及起座相迎，文天華已經閃身到了他身前。

黃介宇趕忙起座，抱拳道：「幸不辱命，算是替你找到了關大俠。」

這句話聽來不大順耳，文天華暗暗一震道：「他在那裏？」

「就在裏面房中。」黃介宇擧手讓客。

文天華跨步走了進去，只見關宏濤瞪着一雙大眼躺在床上，目光是一片散亂，望着文天華進來，臉上沒有任何表情。

文天華驚叫一聲，道：「關大哥，你怎樣了？」閃身走到床前，便替他檢查起來。

黃介宇站在文天華身後，輕嘆一聲，道：「當敝帮弟子發現關大俠時，他就是這個樣子，老朽慚愧，查不出他的病因。」

文天華檢查了一陣，緊皺着一雙劍眉，道：「他被一種極厲害的手法所暗算，唉……。」嘆息聲中，搖了一搖頭，表示很不樂觀。

黃介宇道：「敝帮華長老精通醫理，要不要請他來看一看？」

文天華道：「方便麼？」

黃介宇道：「他正好因公到了鎭江，如果文爺你同意的話，老朽立即傳信鎭江，請他飛騎趕來。」

文天華雙手一抱拳，說道：「小弟感激不盡！」

黃介宇還揖道：「敝帮主有話交下來，文爺的事就是敝帮的事，文爺請不要客氣。」

文天華望着關宏濤那不言不動的樣子，心裏好不難過，可是，他心裏雖然難過，却絲毫帮不上他的忙，他望着關宏濤發了一陣呆，長嘆了一聲，向黃介宇告辭去了。

文天華在京陵城內還有一座自己的府第，他雖父母都已去世，家裏還是保持着相當的氣派，上下用的人就有二三十人，有帳房也有管事的，這些人，都是他父母手下的老人，對他不但忠心與尊敬，而且還有一種無形的約束，因爲，他們都不是江湖人物，所以對他不甚瞭解，因此對他的爲人處事，特多出自善意的勸阻，這類阻勸，叫他哭笑不得而又無可奈何。

因爲，他們都沒錯，而文天華認爲自己也沒有錯，這就是文天華自己的苦惱，所以，文天華儘量不把外面的事，帶到自己家裏來，讓自己的家保持着寧靜。

文天華離開丐帮時已是深夜，這時，他也不敢叫門而入，身形一拔，越牆而進，當他進入自己的小天地——一座隔絕的院落——時，抬頭一望，只見院中靜靜的站着二個人。

那是一男一女，兩個上了年紀的老人家。

男的，是他家裏的老總管郝壽臣，人家尊稱他爲郝大爺，文天華自小就叫他郝大叔。

女的，是他母親家帶來的奶媽，他母親就是吃她的奶長大的，她的來頭，就他母親在世時，也得敬她三分，到了文天華手裏，文天華除了乖乖的以外，簡直毫無辦法，他管她還得叫一聲姥姥。

不過，話又說回來，一男一女，一內一外兩個人，雖然像兩把鉗子一樣，夾得他回到家裏非循規蹈矩不可，但是他們兩人對文家可也是忠心耿耿，從不藏私。

因此，文天華見了他們雖然有點頭痛，可也對他們十分尊敬，從心底感激他們的這片忠心。文天華這時一見他們站在院落之中，頭皮便是一麻，暗暗一皺眉頭，說道：「原來是你們兩位老人家，今晚……我……我回來得遲了一點……。」

郝壽臣輕嘆一聲，道：「少爺，我們有些話，想和你說一說，所以在此有候少爺。」

王姥姥大叫一聲，道：「小蝶，少爺回來了，還不快起來掌燈，替少爺準備宵夜。」

他們站在院落之中等他，就沒走進他的書房，這是一種使人非常感動的敬意。

文天華愧疚而難過的暗自嘆息了一聲。

屋內亮起了燈光，小蝶現身相迎。

王姥姥與郝壽臣兩人一讓身，請文天華先行。

這是，他們兩老一向的規矩，所以文天華不敢客氣，當先進入屋，在自己應坐的椅子上坐了下去。

王姥姥與郝壽臣隨後而入，分別坐在文天華下首。

小蝶轉身送上三杯香茗。

王姥姥一揮手道：「你下去，未經呼喚，不要進來。」

① （未完）

曹若冰・文
盧　令・圖

一刀斬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江阿郎獲知遼東七雄受脅於幽靈門，入關逞兇，此次前來洛陽，目的是要搗毀第一堡主屬下的一間綢緞莊，據萬事通所說，遼東七雄落脚在陳家廢宅，宅主爲六俊中的閻王筆，看守廢宅的老僕更是二十年前威震黑白兩道的地煞紀堃，七雄未知其中原委，奉命在該處落脚，紀堃也因得到主人暗示，未予揭破，江阿郎爲偵查幽靈門主下一步行動，直闖廢宅，表明身份，着紀堃往請閻王筆陳飛虹回來，隨向七雄龐老大詢問，可知道向他們七雄傳達幽靈門主令諭之人是誰，你們兄弟可曾見過他——

仁心感惡漢　俠膽闖賊窠

龐老大道：「見過。」

江阿郎道：「他的面貌長相，是個什麼樣子？」

龐老大道：「他頭上戴着黑布頭罩，無法看得到他的面貌長相！」

江阿郎道：「身材呢？」

「身材高矮適中，看來有點肥胖！」

江阿郎默然沉思了刹那，說道：「那『幽靈門』挾持你兄弟家小的目的，爲的是脅迫你兄弟當殺手，替他們賣命，如果你兄弟一死，人質便失去挾持的價值，以你兄弟看，『幽靈門』可能會釋放人質嗎？」

「這個……」龐老大道：「江大俠的意思是？……」

江阿郎淡淡道：「如果你兄弟死了，『幽靈門』便可能會釋放所有人質的話，我想讓你兄弟死一次！」

龐老大眨了眨眼睛道：「江大俠是要我兄弟詐死？」

江阿郎點頭道：「我既然要留下你兄弟，不讓你兄弟繼續受其脅迫當殺手，爲你兄弟的家小着想，我認爲這應該是個較爲妥當的辦法，你兄弟認爲如何？」

龐老大沉吟地道：「萬一『幽靈門』仍然不放人質呢？」

江阿郎道：「如是仍然不放，我想也是有益無害！」

說話間，屋外人影一閃，一前一後進來兩個人。

前面的是個俊面，劍眉，星目，氣宇英挺，書生打扮，二十一二歲年紀的白衣少年。

他，正是陳家的少主人——「閻王筆」陳飛虹。

後面的一個不用說，那自然是「地煞」紀堃了。

陳飛虹一進屋內，立即向江阿郎笑說道：「江大哥，你可眞會冤人呀！」

江阿郎笑笑道：「陳兄弟，我怎麼眞會冤人了？」

陳飛虹道：「你既是『長生峯』老人家的傳人，上次相遇時，你爲何不告訴我，害得我眞替你担心！」

江阿郎笑道：「那是因爲當時我並不知道你是『金筆』弟子啊！」

「江大哥現在又怎麼知道的？」

「是『萬事通』告訴我的。」

「那老兒和江大哥認識？」

「也是剛認識的。」

「他也來了洛陽？」

「現在『第一綢緞莊』的私宅，和西門堡主一起！」

「哦！」陳飛虹目光一瞥「遼東七雄」，說道：「怪不得他七個昨夜沒有向『第一綢緞莊』下手，原來是西門堡主也來了洛陽，『幽靈門』的消息可眞靈通！」

江阿郎笑道：「這並不是『幽靈門』的消息靈通，而是西門堡主屬下羣中出了內奸！」

陳飛虹雙目一凝，道：「已經知道那內奸是什麼人了嗎？」

江阿郎道：「已經查出了一點眉目，尚待進一步的證實！」

詰聲一頓又起，凝目問道：「陳兄弟，你在弄什麼玄虛？」

陳飛虹一怔，眨眨星目道：「江大哥，小弟那裏弄什麼玄虛了？」

江阿郎說道：「你既然知道『遼東七雄』前來洛陽的目的意圖，爲何還讓他們在此間落脚？」

陳飛虹一笑道：「小弟讓他七個落脚此間，是爲了好知道他們下手的確實時間，小弟好和紀二叔跟踪隨後，全搏殺他七個！」

這話，聽得「遼東七雄」心中全都不禁打了個寒顫！暗暗直喊「僥倖！好險！」不已。

「哦！」江阿郎笑說道：「這麼說來，倒是西門堡主救了他七個的命了！」

陳飛虹道：「事實也確是如此！」

目光再次一瞥「遼東七雄」，詰鋒倏地一

轉，說道：「小弟聽紀二叔說，江大哥要將他七個留下交給紀二叔負責看管，是麼？」

江阿郎點頭道：「兄弟以爲如何？」

陳飛虹微一沉思道：「小弟以爲大可不必多此麻煩之舉，江大哥如是不想手沾血腥殺他七個，那就廢了他們的一身功力，任由他們自去算了！」

「遼東七雄」聞言，臉色不由齊皆一變！

金老三突然一聲冷哼，道：「陳飛虹，你何不乾脆動手殺了我兄弟七個，豈不更好！」

陳飛虹星目寒芒一閃，說道：「你兄弟七個縱橫遼東多年，那一個不是兩手血腥，殺了你七個該不爲過！」

金老三雙目陡地一睜，才要再開口，龐老大已沉聲叱喝道：「老三，不准你開口，咱們兄弟的生死自有江大俠作主！」

金老三立即閉口不言。

江阿郎含笑說道：「陳兄弟，以他兄弟往日的行爲，殺之雖然並不爲過，但是，他們這一次入關逞兇殺人，替『幽靈門』賣命，却情有可原之處！」

陳飛虹一怔，目含詢問之色的，望着江阿郎。

江阿郎語聲微微一頓，又說道：「他兄弟是身不由己，被迫而爲！」

陳飛虹星目閃過一絲疑惑之色，說道：「江大哥，這話該不是他兄弟爲求保命而對江大哥說的吧！」

「不是！」江阿郎搖搖頭道：「那『幽靈門』在他兄弟身上下了毒，並擄刼了龐老大，裘老二和丁老五的家小，尤老七的老母持爲人質，他兄弟不得不替『幽靈門』賣命，行兇殺人！」

陳飛虹一雙星目倏如電射地逼視着「遼東七雄」，像是要透穿「七雄」的心事般地問道：「你兄弟這話可實在？」

龐老大神情淡漠地說道：「陳少俠，這話並不是我兄弟告訴江大俠的！」

陳飛虹不由感覺意外地怔了怔，望着江阿郎問道：「江大哥，是麼？」

江阿郎點頭一笑道：「這些事情全是『萬事通』告訴我的！」

「哦！」陳飛虹眨眨星目，沉吟地說道：「他兄弟既是身不由己被迫而爲，那就隨江大哥的意思辦好了！」

江阿郎含笑地點了點頭，說道：「陳兄弟，我要先替他兄弟逼出所中劇毒，麻煩你和紀老人家……」

話未說完，雙目寒芒倏地一閃，揚聲喝道：「外面來的是那位朋友？」

「我……」

外面剛回答了個「我」字，陳飛虹已身如電閃地掠了出去，接着是「砰！」的一聲震響，顯然，陳飛虹已和來人硬對了一掌。

從來人那一聲「我」字聲音中，江阿郎已經聽出了來人是誰，連忙閃身出屋，說道：「陳兄弟，是自己人！」

來人一襲青衫，是個面貌俊秀的美少年；正是那位易釵而弁「飄雨劍」西門玉霜姑娘。

江阿郎問道：「姑娘，妳怎麼找到這裏來了？」

一句「姑娘」，聽得陳飛虹神情不由一愕，一雙星目不住上下的打量着西門玉霜。

西門玉霜眉鋒微蹙了蹙，說道：「我是從『萬事通』那兒逼出來的，他猜想你大半是來了這裏！」

江阿郎點了點頭，隨即替西門玉霜和陳飛虹，紀堃三人介紹分別見禮。

陳飛虹抱拳一拱，說道：「適才多有冒犯，尚請姑娘原諒在下魯莽之過！」

西門玉霜淡淡地道：「別客氣了，剛才那一掌幸虧是我，若是換個人，要不傷在你掌下才怪，只要以後別再這樣冒失就好了！」

陳飛虹俊臉不由微微一紅。

江阿郎笑說道：「西門姑娘，妳『飄雨劍』名列『六俊』第四，他名列第六，妳好意思麼？」

陳飛虹再也想不到西門玉霜就是「飄雨劍」，星目不由倏然一睜，道：「怎麼？西門姑娘就是『飄雨劍』！」

西門玉霜冷冷道：「你可是不服？」

陳飛虹神情不禁微微一呆，道：「在下不敢！」

他口裏雖說「不敢」，但是臉色神情間已顯出了一絲不自然之色！

西門玉霜可不管他臉色神情如何，一聲冷笑道：「你最好是不敢，否則我就要你……」

江阿郎已知西門玉霜刁蠻的個性，恐怕陳飛虹下不了台，連忙岔開話題的擺手笑說道：「西門姑娘，請屋裏坐吧！」

西門玉霜本是聰明之人，江阿郎這麼攔阻她的話剛一說，心中明白江阿郎是不讓她使陳飛虹太難堪，遂即朝江阿郎微微一笑，舉步走向屋內。

入屋，一見「遼東七雄」，臉色立時一變！說道：「江大哥，他七個就是『遼東七雄』麼？」

「正是。」江阿郎點了點頭。

西門玉霜雙目陡射寒煞，喝道：「你七個竟敢逞兇屠殺本堡屬下，殺人償命，接掌！」

閃電抬手，一掌直朝龐老大當胸拍去！

江阿郎等人在屋外的談話，「遼東七雄」全都聽得很清楚，已知這位青衫美少年是西門堡主的掌珠，也是名列當世武林「少年六俊」第四的「飄雨劍」！

按理，不管龐老大的武學功力如何，是不是能接得下西門玉霜這一掌，總該出掌相迎才是！

可是，理雖如此，事却不然，眼見西門玉霜出掌拍到，龐老大只雙眉微軒了一下，竟然端坐未動，未出掌相迎，也未閃身避讓！

這是爲什麼？

是龐老大被封了穴道不能動，還是他自知接不下西門玉霜這一掌，而不敢接？

不是！絕對不是！

以「遼東七雄」的性情，雖然明知不敵，也決不會束手待斃！

原因是「遼東七雄」縱橫遼東，雖是惡徒，但此次入關行兇殺人，本是被迫而非出自心願，今天遇上了江阿郎，他兄弟已自料必死，沒想到江阿郎竟因知道他兄弟是身不由己，不但沒難爲他們，反而要替他們逼出所中劇毒，協助他兄弟解救被「幽靈門」所挾持的家小人質！

因此，在西門玉霜擧掌拍出之際，龐老大心裏突然閃過一道靈光；他想到西門玉霜這一掌，他只一出掌相接，不論情形如何，西門玉霜必將因而更加氣怒，連續出手，反而不如不接不避的實挨她一掌，縱是落個重傷當場，江阿郎定會及時攔阻，決不會讓西門玉霜連續出手，眼看着他死在這裏！

龐老大這想法雖然是冒了性命的危險，但是却想對了！

也就在西門玉霜的掌力即將拍實龐老大胸口，快如電光石火飛閃的刹那，江阿郎已奇快絕倫地一伸手，托住了西門玉霜的玉腕！

西門玉霜神情不由一愕！道：「江大哥，你……」

江阿郎微微一笑，道：「適才之前，我已經答應不難爲他兄弟！」

西門玉霜說道：「你是要我也饒過他兄弟們？」

江阿郎點點頭，縮回托住西門玉霜玉腕的一隻手，說道：「請姑娘看我薄面！」

西門玉霜眉鋒微微一蹙，道：「又是看你薄面！」

江阿郎笑說道：「俗語雖說事不過三，但我這才是第二回！」

西門玉霜道：「江大哥，本堡唐沽、天津兩處那些屬下的血債，難道就這麼算了？不討了？」

江阿郎道：「那十多條人命的血債，自然不能就這麼算了，當然要討還，但不該找他兄弟！」

西門玉霜道：「人是他兄弟殺的，不該找他兄弟找誰？」

江阿郎道：「寃有頭，債有主，人雖是他兄弟殺的，但他兄弟乃是身不由己，被脅迫無可奈的行爲，要找應該找那『幽靈門主』！」

西門玉霜眨眨眼睛道：「你說的雖然有道理，但是……」

江阿郎接口道：「姑娘，俗語說的好，得饒人處且饒人，能放手時便放手！」

西門玉霜道：「江大哥，我看你那江湖人聞名心驚胆顫的『一刀斬』的美號，應該改一改了！」

江阿郎笑道：「我那『一刀斬』的外號，乃是專爲對付惡人的！」

西門玉霜雙眉微微一揚，道：「他七個難道還不算是惡人？」

江阿郎淡淡道：「他七個雖然算得上是惡人，但却非大惡之徒，尤其是這次入關行兇，其情可恕可憫！」

西門玉霜性情雖然刁蠻，並非是個不明事理之人，她之突然發難擧掌拍出，只不過是情緒上一時氣怒的衝動，經過江阿郎出手攔住道麼一勸說，她那情緒上一時的氣怒、衝動，早已烟消平息，也覺得「遼東七雄」之被迫行兇殺人，其情確實可憫可恕！

何況，她剛才一掌拍出，龐老大既未出掌相接，也未稍有閃避之意，顯然是心懷歉疚，存心要實挨她這一掌，藉以消解她心中氣怒！

因此，她心中氣怒雖已烟消平息，但却一頓脚道：「都是你有道理，我說不過你，不和你說了！」

身子一轉，賭氣地，在一張椅子上坐了下去！

這，是女兒家的性情！

理不對，沒軸了，心裏氣也消了，仍要裝腔作勢的做作一番！

江阿郎心裏倏然暗暗一笑，但臉色神情却正肅地向「遼東七雄」說道：「龐老大，你兄弟還不趕快謝謝西門姑娘寬恕之德！」

龐老大先是一怔！旋即會意地站起身子，領着六個兄弟霍地矮身下拜說道：「謝謝姑娘大度寬容！」

西門玉霜見狀，不由立時閃身避過一邊，頓脚嬌嗔道：「江大哥，你這是存心……」

江阿郎笑說道：「姑娘深明大義饒過他兄弟，不找他兄弟討那唐沽、天津兩地屬下的血債，他兄弟謝謝姑娘乃是理所應該的！」

西門玉霜和江阿郎半夜相識，從江阿郎夜來處理一連串事情的言談行動中，已深知江阿郎貌相看來忠厚，其實才智兩皆高明絕世，實在是個佛家所謂「大智若愚」之人！

她平素雖然十分自負智高，有「女智多星」之稱，但如今她已自知絕高不過江阿郎去！

因此，江阿郎話音一落，她立即轉向「遼東七雄」說道：「你們快不要如此，也用不着謝我，只要你兄弟從此改惡向善，重新做好人，『武林第一堡』，絕不找你們兄弟討那些血債！」

「遼東七雄」長身站起，龐老大躬身肅容說道：「姑娘請放心，咱兄弟過去雖然做了不少的壞事，不是好人，但也不是那『狼心狗肺』之人，姑娘今天之寬恕大德，咱兄弟當永誌衷心，從今以後，一定改惡向善，重新做人，以答報姑娘！」

江阿郎忽然哈哈一笑說道：「姑娘這一來可爲遼東江湖造福不少，眞是積德匪淺！」

這話，乍然聽起來似乎只是順情順理的一句場面話，但却正是江阿郎讓人欽敬，令人感覺可愛的地方！

因爲事實上，以仁義感化「遼東七雄」的是他江阿郎，饒過「遼東七雄」，令「七雄」兄弟心生歉疚的是他江阿郎，結果，他却將這一切功勞送給了西門玉霜！

西門玉霜聰明絕頂，芳心裏不由非常感激江阿郎對她的愛護用心！

她美目眨了眨，朝江阿郎嫣然甜笑地說道：「江大哥，你別給我戴高帽子了，其實，這些還不都是你的功德，適才若非你及時攔住我，以理勸說我，龐老大他早就第一個躺在地上了！」

江阿郎笑了笑，話題一改，說道：「姑娘，妳大概已知道我爲何獨自前來這裏的用意了吧？」

西門玉霜微搖了搖頭。

江阿郎道：「妳沒問『萬事通』？」

西門玉霜道：「我問過他，他說他猜想，可能是在查證一件事情！」

語鋒一頓，凝目問道：「是麼？」

江阿郎點頭道：「他猜想的一點不錯，我確是在查證一件事情！」

西門玉霜道：「是什麼事情？」

江阿郎微一沉吟道：「我懷疑徐理仁有問題！」

西門玉霜美目倏然一睜，道：「江大哥，你可是懷疑徐理仁就是那洩露我爹行踪消息的內奸？」

「不錯！」江阿郎點頭道：「多半可能是他！」

西門玉霜美目凝注地道：「江大哥，你查證出了什麼沒有？」

江阿郎道：「現在只差一點了！」

語聲一頓，目光倏轉，向「地煞」紀堃，問道：「老人家，昨晚發現徐理仁來過這裏沒有？」

紀堃搖頭道：「沒有！」

江阿郎道：「據說昨夜他自二更時分就隱身在這裏附近查探『遼東七雄』的動靜，直到四更以後才返回，以老人家的一身功力修爲，老人家應該不會不有所發覺！」

紀堃笑說道：「那只有一個可能！」

江阿郎道：「什麼可能？」

紀堃道：「他的一身功力修爲，高過了老朽！」

江阿郎笑道：「這可能嗎？」

紀堃搖頭道：「應該不可能，而且，昨晚二更以後，老朽曾進出了兩次，他若果隱身附近，老朽絕不可能毫無警兆！」

江阿郎兩道濃眉忽然一皺，道：「這就更奇怪了！」

紀堃道：「什麼更奇怪了？」

江阿郎道：「據他說，他在這裏守候了將近兩個更次之久，未見一個人影，這還不奇怪麼？」

紀堃點頭說道：「不錯，縱然是老朽疏忽大意沒有發現他，但老朽進出兩次，他應該不會沒有見到，怎地竟說未見一個人影？」

江阿郎沉吟地說道：「照此情形看來，昨晚二更以後，他顯然並未隱身這附近，說的也全是謊話了！」

紀堃點了點頭，沒再接話。

西門玉霜倏然站起身子，說道：「江大哥我們回去吧！」

她說時美目寒芒閃動，一雙黛眉高挑，眉宇間現出一股凜人的殺機！

江阿郎暗皺了皺眉頭，道：「姑娘請等會兒，也請稍安毋躁！」

西門玉霜道：「江大哥還有什麼事麼？」

江阿郎剛自微一點頭，西門玉霜已立刻接着說道：「那我就先回去好了！」

話落，便即擧步往屋外走去！

江阿郎連忙抬手一攔，道：「姑娘這麼急着回去，要幹什麼？」

西門玉霜道：「江大哥何必明知故問！」

江阿郎笑笑道：」這麼說，姑娘急着回去是要殺那徐理仁了？」

西門玉霜道：「天下武林尊仰的『第一堡』，豈能容任內奸不屑之徒存在！」

江阿郎眨眨眼睛道：「姑娘，我請問他的罪名是什麼？」

西門玉霜道：「通敵！」

江阿郎道：「他如何通敵了？」

西門玉霜道：「將堡主的行踪消息傳告給『幽靈門』！」

江阿郎道：「有證據麼？」

西門玉霜雙眉微微一揚，道：「事實俱在，還要有什麼證據？」

江阿郎道：「什麼事實俱在？」

西門玉霜道：「剛才大哥和紀老人家談的那難道不是事實？難道還不够？」

江阿郎搖頭道：「這當然不够！」

西門玉霜一怔！道：「不够？」

江阿郎道：「我請問姑娘，這事實他承認了沒有？」

西門玉霜道：「只要是事實，他承認不承認，還不都是一樣？」

江阿郎搖頭道：「這不但不一樣，並且差別很大！」

西門玉霜愕然一怔！詫異地道：「差別很大？」

「嗯！」江阿郎點頭道：「姑娘，剛才我和紀老人家所談的事實，並不足以作爲證據，『第一堡』屬衆數百，沒有證據便予誅殺，何能服衆？」

這話不錯，是理，也是實情！

西門玉霜雙眉微蹙，沉吟地道：「那麼……江大哥，我該怎麼辦呢？」

江阿郎淡然一笑道：「我認爲應該讓他親口招供，好讓他死而無怨，死得心服口服！」

西門玉霜凝目道：「江大哥認爲他會招供嗎？」

江阿郎笑笑道：「姑娘可相信我？」

西門玉霜點頭說道：「江大哥，我怎麼會不相信你！」

江阿郎道：「姑娘既然相信我，便請聽我的！」

西門玉霜道：「江大哥請說，我當洗耳恭聽！」

江阿郎一笑道：「姑娘請先坐下，等我替龐老大兄弟迫出體內劇毒之後，我們一起回去，徐理仁的事情妳交給我來辦，我負責讓他自己供出一切！」

西門玉霜點了點頭，雙目倏又一凝道：「你要以內功來替龐老大兄弟迫出所中劇毒？」

江阿郎點頭說道：「這是我先前對他兄弟許下的諾言！」

西門玉霜忽地一搖頭道：「不行！」

江阿郎正容說道：「姑娘，人無信而不立，這是我自己許下的諾言，並不是他兄弟要求我的，我豈可毁諾信！」

西門玉霜黛眉微蹙道：「江大哥，你可曾想到以內功替他兄弟迫出劇毒，你要損耗多少眞力，要多久時間才能恢復？」

江阿郎道：「我知道。」

西門玉霜道：「你既然知道，爲何還要這麼做，他兄弟所中之毒，難道就沒藥可解？」

江阿郎道：「雖然有藥可解，但是我們何來那解毒靈藥！」

西門玉霜眨眨美目道：「江大哥，那『回春丸』如何？可用麼？」

江阿郎雙目倏地一睜，驚喜地道：「姑娘願將『回春丸』給他兄弟解毒？」

西門玉霜微微一笑道：「憑良心說，我心裏實在有些兒捨不得，可是爲了你的信諾，爲了不願讓你損耗眞力，我就不得不大方了！」

這話，出自一位姑娘之口，其所表露的情意，够明白了，雖然是個木頭人，也能體會得到，何況是才智高絕聰明蓋代的江阿郎？

江阿郎心裏不由暗暗震動了一下，說道：「姑娘這番心意，實在令我感激，不過……」

語聲略頓了頓，淡然搖頭道：「這恐怕沒有用！」

西門玉霜一怔！凝目道：「爲什麼？難道『回春丸』解不得他兄弟之毒？」

江阿郎搖頭道：「那倒不是，『回春丸』雖是能解百毒的靈藥，雖然可用，但數量只有兩顆！」

西門玉霜道：「大哥是說兩顆『回春丸』的數量不够？」

江阿郎點點頭說道：「數量確實是嫌少了些！」

西門玉霜眨動了一下美目道：「如是用水

和開呢？」

江阿郎道：「用水和開雖然不失為一個好辦法，但是藥效卻要差了許多！」

西門玉霜道：「還能解淨劇毒嗎？」

江阿郎想了想道：「能，但是需要一段時日才能解淨！」

西門玉霜道：「大概要多少時日？」

江阿郎道：「十天左右。」

龐老大突然輕咳一聲，說道：「江大俠，我兄弟目前反正已不便在江湖上露面，十天又有何妨！」

龐老大既這麼說了，江阿郎自然也就不再多說什麼的點頭說道：「如此，你兄弟就快謝謝西門姑娘吧！」

於是，龐老大立即與六個兄弟齊朝西門玉霜躬身抱拳拱手說道：「謝謝姑娘賜藥大恩，咱兄弟……」

西門玉霜抬手一擺，截口說道：「你兄弟別謝了，我還是那句話，只要你兄弟從此改過向善，比說上一萬句『謝謝』都強！」

龐老大正容說道：「姑娘請放一萬個心，咱兄弟今後如再作一件壞事定遭天打雷劈！」

江阿郎聽得雙目不由異采一閃，暗暗為之點頭！

他放心了，龐老大既然發了這個重誓，「遼東七雄」從此定會成為遼東武林中的一股正義力量！

西門玉霜沒再說話，抬手由懷內取出那盛放「回春丸」的小玉瓶交給龐老大。

龐老大恭敬地躬身雙手接過。

江阿郎說道：「龐老大，將藥丸和水服下之後，立即調息運功，驅行藥力，氣走百脈，血行心經，週而復始，功行三匝，以後，每天早晚各行一次，如此十天之後，體內劇毒自然能淨除！」

龐老大躬身肅容恭敬地說道：「謝謝江大俠指教！」

西門玉霜說道：「江大哥，現在可以回去了吧？」

江阿郎點了點頭，望着陳飛虹含笑說道：「陳兄弟，你跟我一起去和西門堡主大家見見吧！」

陳飛虹畧一猶豫地瞥視了門西玉霜一眼，道：「江大哥，這……」

江阿郎從他的神色上已明白了他的心意，不由一笑，說道：「陳兄弟，你放心好了，西門姑娘剛才是故意逗你的，她絕不會給你難堪的！」

西門玉霜倏然噗哧一笑道：「昂藏軀，鬚眉漢，真沒用！」話未說完，人已當先快步跑了出去！

江阿郎笑說道：「陳兄弟，你要是不去，她更會笑你沒用了，走吧！」

陳飛虹俊臉不由微微一紅，道：「小弟遵命！」

江阿郎哈哈一笑，抬手抱拳朝「地煞」紀堃一拱，說了聲「告辭」，和陳飛虹大步走向屋外。

大門口，西門玉霜已經開了大門在等着二人。

× × ×

大客廳中。

陳飛虹在江阿郎的介紹下，拜見西門天豪，吳博智。

又與谷亞男和「金銀雙鞭」分別見禮後，全都落了座。

坐定，吳博智首先笑問道：「江兄弟，此行如何？有收穫麼？」

江阿郎笑了笑，望着西門天豪問道：「堡主，徐理仁呢？」

西門天豪道：「我要他到店裏去結束生意去了，大概就快回來了！」

江阿郎又問道：「項君彥呢？」

西門天豪道：「他說有點事情出去一下，就回來！」

江阿郎眨眨眼睛，望着吳博智笑說道：「老哥哥，大概是你要他去的吧？」

吳博智點頭一笑道：「兄弟，我就知道事情絕對瞞不過你，不錯，正是我要他去暗暗監視他的！」

西門天豪不禁詫異地問道：「吳兄，你們在說什麼，你要項少俠監視誰去了？」

吳博智笑說道：「這問題，江兄弟比我清楚，你還是問他吧！」

西門天豪目光望向江阿郎，雖然沒有開口發問，雙目中卻含着詢問之色。

江阿郎畧微猶豫了一下，說道：「監視徐理仁！」

西門天豪神色一怔！說道：「徐理仁怎麼了？」

西門玉霜接口說道：「爹，他就是洩露您此來洛陽行踪消息的內奸！」

西門天豪臉色一變！道：「真的？」

西門玉霜道：「江大哥剛才說出去走走，就是為查證這件事去的！」

西門天豪望着江阿郎問道：「查證出來了麼？江少俠！」

江阿郎未點頭也未搖頭表示什麼，只將向「遼東七雄」查問所得及與「地煞」紀堃所談的情形，摘要告訴了西門天豪！

西門天豪聽後，雙眉不禁連連軒動，威態凜人地說道：「他好大的胆，我待他不薄，他竟敢出賣我，等他回來，我非要親手鍘了他不可！」

江阿郎暗暗一皺眉道：「堡主且請息怒，可否先聽晚輩一言？」

西門天豪威態一斂，說道：「少俠請別客氣，只管請說！」

江阿郎道：「此事我們雖已掌握了非常明顯的事實，但並非憑證，俗語說得好，『捉賊要贓』，無憑無證，堡主怎可殺他？」

西門天豪微一揚眉道：「那『遼東七雄』與『地煞』紀堃都是憑證，只要他們與之當面一對證，他便無所遁形！」

江阿郎微微一笑道：「堡主說的雖然甚是，只要『遼東七雄』當面一對證，他便可能無所遁形，但是由於『遼東七雄』的家小人質目前還在『幽靈門』手裏，別說他兄弟不宜出面對證，何況他兄弟根本未見到他的面貌，縱然出面對證，他只來個矢口否認，還不是等於零，拿他無可奈何！」

這話不錯，是理。

「遼東七雄」既然未見到過他的面貌，他就可以來個矢口否認！

西門天豪眉鋒一蹙說道：「那麼，依少俠的意思應該如何？……」

江阿郎道：「先設法讓他親口招供，然後再將他正以堡規！」

西門玉霜接口說道：「爹，這件事情你就不用操心了，交給江大哥辦，準沒差錯！」

西門天豪沉吟地深深望了愛女一眼，隨即點頭一笑，朝江阿郎抱拳一拱道：「江少俠，你不會拒絕吧？」

江阿郎肅容說道：「只要堡主信得過晚輩，晚輩當効棉力！」

西門天豪一笑道：「如此，我就交給少俠了！」

吳博智忽然嘻嘻一笑，說道：「霜姑娘，你真偏心呵！」

西門玉霜一怔！說道：「我什麼事情偏心

了？」

吳博智眨動着兩隻小眼睛道：「這種大事，妳怎不向妳爹說交給我辦，卻交給我江兄弟辦，讓他一個人出盡風頭，這還不偏心麼？」

說話，乍聽起來，似是他人老雄心猶在，爭着出風頭！

但是，他真正的用意何在？其所謂「偏心」的弦外之音是什麼？

西門玉霜那會聽不出來，那會不懂？嬌靨兒立時不由微微一紅，嗔道：「吳博智，你少惹我，當心我把你轟出去！」

吳博智忽地一伸舌頭道：「霜姑娘，這可千萬使不得，我老頭兒只一被轟出去，死人復活的消息馬上便會傳遍武林，『幽靈門』的那些個『幽靈』知道了，我老頭兒的這條命準定得完蛋！」

話，雖是玩笑話，可也是實情！

西門玉霜似笑非笑的說道：「你既然明白，那你就最好和我放正經些，少惹我！」

吳博智不住連連點頭道：「是！是！我老頭兒下次再不敢了！」

他嘴裏這麼說着，兩隻小眼睛卻直朝江阿郎連眨帶擠的說道：「江兄弟，看來老哥哥是非得請你做靠山不行了！」

他為什麼非得請江阿郎做「靠山」不行？這又是什麼意思？

衆人都不是糊塗人，也都明白！

西門玉霜倏然一瞪美目，嬌聲叱說道：「吳博智，你還敢亂說話，當真要我把你轟出去麼？」

吳博智神情故意一怔！道：「霜姑娘，我又那裏說錯話，惹了妳？」

西門玉霜道：「我問你，你請江大哥做『靠山』是什麼意思？」

「這……」吳博智嘻嘻一笑道：「我老頭兒這是防患未然，萬一『幽靈門』的那些個『幽靈』再找上我老頭兒時，有江兄弟做『靠山』，好替我老頭兒擋呀！」

這倒也是個理由。

西門玉霜雖然明知他不是這個意思，卻拿他無可奈何，不禁氣得一跺腳，轉向西門天豪撒嬌地說道：「爹，他老沒正經欺負女兒，你也不管麼？」

西門天豪淡然一笑道：「這種話，妳要爹怎麼個管法？他說他的，妳不理他不就完了，妳理他，豈不是愈描愈黑，自找麻煩！」

西門玉霜連連跺腳道：「爹，你怎麼也說這種話，幇着他欺負女兒，女兒不再理理你們了！」

話落，嬌軀一轉，像一陣風似地往廳後奔了進去！

廳內衆人全都不禁笑了。

至此，「閻王筆」陳飛虹才了解這位名震武林的「飄雨劍」，原來是這麼個個性之人，是在嬌縱寵愛環境中生長的驕女！

× × ×

夜，三更剛過。

整座宅子裏，黑沉沉地，每一間屋裏都熄了燈，顯然，整座宅子上上下下的人都已入睡了！

真的都已入睡了麼？

不！沒有！

突然，後院的一間屋子裏躡手躡足的走出了個人；是個年約五十多歲，身材肥胖的黑衣人。

他走出屋外，目光灼灼如電地四下裏張望了一下，突然騰身電射飛掠出墻外而去！

這黑衣人是誰？他行動又為何如此鬼鬼祟祟？

這時，另一間屋子裏，正有兩雙眼睛隔着窗櫺，從四個小窟洞中注視着黑衣人的行動！

黑衣人一走，屋裏的兩個人立刻同時深深吐出了口長氣！

他兩人，一個是「閃電刀」項君彥，一個是「萬事通」吳博智。

項君彥說道：「吳老，江兄弟實在高明得令人心折！」

吳博智輕聲一笑道：「小子，這就是你為什麼名列第二，不如他的地方！」

項君彥笑了笑道：「吳老，我們要不要跟下去看看？」

吳博智搖頭道：「不用了，我們且休息一忽兒，天亮以前起來等候佳音吧！」

× × ×

楊莊。

在洛陽城南五里地方，看起來只是小小的莊子，總共不過二三十戶人家。

在莊子的西頭，有一座佔地頗大的宅院，是楊莊的首富，也是楊莊的莊主！

楊莊的莊主名叫楊立福，是遠近聞名的善人！

說他是善人，一點也不誇張，附近的居民，包括楊莊以外的窮苦人家，只要有了困難，只要找上了楊立福，他沒有個不慷慨解囊帮忙的！

當然，這只是表面上的事，其實暗地裏，他卻是個坐地分贓，江湖上的黑道高手，也是「幽靈門」洛陽分舵的負責人！

× × ×

三更一刻。

楊莊的東頭出現了一個黑衣人影，畧現肥胖的身形，快如電射地掠進了楊莊，直撲大宅院！

這黑衣人的頭臉都用黑布包蒙着，他剛一掠進楊莊，一座茅屋暗影處突然冒出了一個也是用黑布包蒙着頭臉的黑衣人，攔住了身材肥胖的黑衣人，冷聲喝道：「站住！」

身材肥胖的黑衣人脚步一停，正要開口說話。

攔路的黑衣人又冷聲說道：「你怎麼到這時候才來？」

身材肥胖的黑衣人微微猶豫了一下，道：「你……」

攔路的黑衣人冷聲截口叱道：「什麼你呀我的，這是你和我說話的口氣？連楊莊主他也不敢！」

身材肥胖的黑衣人的心頭不由暗暗一凜！道：「那麼……請問你是那一位？我該如何稱呼你？」

攔路的黑衣人冷冷道：「我是那一位，等會兒自會讓你知道，現在不妨對我用您，自稱屬下好了，明白麼？」

身材肥胖的黑衣人躬身說道：「屬下明白了！」

「嗯，現在答我的問話，為何遲來？」

「是，屬下遵命！」語聲微頓了頓，說道：「您知道，眼下西門天豪和『萬事通』，還有『一刀斬』，『閃電刀』等人他們都在那兒，屬下不得不小心一些，不得不等他們全都休息了才敢出來！」

「哼！那『萬事通』老兒，不是已經死了嗎？」

「本來他是必死的，卻被『一刀斬』伸手救了他，並且還替他解了毒！」

「那『一刀斬』他能解毒？」

「您大概還不知道『一刀斬』的出身來歷吧？」

「他是個什麼出身來歷？」

「他是昔年武林第一奇客，『聖刀』的唯一傳人！」

「哦！我問你，今天下午，傳出『萬事通』老兒的死訊，並還買了棺材去，那是怎麼回事？」

「那是『一刀斬』所出的鬼主意，要『萬事通』就此詐死，以另一個身份面目，出現江湖！」

「這麼大的事情，你爲什麼沒把消息傳報過來？」

「屬下當時實在沒有機會！」

「那『遼東七雄』，現在還在陳家巨宅中麼？」

「還在，屬下另有重要消息稟告！」

「說！」

「那陳家巨宅的少主人，男的是武林『六俊』之末的『閻王筆』，是『金筆書生』的弟子，女的是『五鳳幫』『五鳳』中的么鳳！」

「嗯！還有那個彎腰弓背，老態龍鍾，看守巨宅的老僕，就是二十年前煞威震江湖的『天地雙煞』的老二『地煞』紀堃，對麼？」

「這……您已經知道了！」

「哼！現在你仔細聽着，楊莊主那兒你不必去了，你回去以後，一切行動千萬小心，聽候令諭行事，沒有令諭不得擅自行動，『遼東七雄』從現在開始由我直接指揮，你不用管了，你聽明白了麼？」

「是！屬下聽明白了！」

「明白了就好，你可以回去了！」

身材肥胖的黑衣人沒有立刻應命移身，沒動。

攔路的黑衣人道：「你可是還有什麼話要說麼？」

身材肥胖的黑衣人猶豫了一下，囁嚅地說道：「屬下想請示您的身份？」

「不必了，你回去吧，過幾天你問楊莊主就知道了！」

「屬下告辭！」

語落轉身，騰身電射，直奔洛陽城飛掠而去！

攔路的黑衣人立刻也騰身而起，電射劃空，直奔洛陽城方向！

好快的身法，比那身材肥胖的黑衣人起碼要快了一倍！

奇怪！他既然是「幽靈門」的人，這時立刻爲何不去楊莊主的大宅院，反而撲奔洛陽城呢？

這三更半夜的，他去洛陽城幹什麼？

× × ×

四更剛過。

那個肥胖的黑衣人回到了洛陽城內的大宅院裏，他剛一掠過圍墻，落入後院。

突然，一個熟悉冰冷的聲音冷喝道：「站住！」

身材肥胖的黑衣人心中陡地一驚！眼前人影一閃，面前已站着個人；是剛才楊莊攔路的那個黑衣人！

身材肥胖的黑衣人驚魂畧定的暗吸了口氣，上前一步，壓低聲音說道：「您……您怎麼來這裏了？」

攔路的黑衣人冷冷說道：「我突然想起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必須立刻告訴你，所以不得不冒險來這裏一趟！」

「您請諭示！」

攔路的黑衣人聲調倏然一變！沉聲喝道：「徐理仁，你的行踪敗露了！」

這身材肥胖的黑衣人敢情就是那表現得很懂禮，很恭順的「鐵算盤」徐理仁！

徐理仁一聽這語氣不對，驚魂剛定的心神，不由又是猛地一驚！懍聲道：「你……你是誰？」

「江阿郎，你明白了麼？」

話聲中，一抬手，扯落了頭臉上包蒙着的黑布，不是「一刀斬」是誰！

徐理仁不禁驚魂出了竅，身形一長，就要騰起，他要逃！

江阿郎突然一聲冷笑道：「在我的面前，你就是長了翅膀也逃不了！」

閃電抬手，一指點出！

徐理仁身軀一震，穴道一麻，眞力立洩，剛騰起的身形，立時下墜，「叭！」的一聲摔落地上！

以他的一身功力而言，這一摔，應該毫不在乎，應該能夠立刻挺身站起才對！

可是，不知怎地，他身子一摔落地以後，不但未能立刻挺身站起，而且，身體竟猶如虛脫了般地軟弱無力，被摔的疼澈心肺！

這是怎麼回事？他心裏明白了，一身功力已廢在江阿郎那一指之下！

「江阿郎，你好狠毒的心腸！」

江阿郎冷冷地道：「對你這種不忠不義之人，這也算狠毒？」

徐理仁道：「你何不甘脆殺了我！」

江阿郎淡淡道：「殺你這種人汚我雙手，你是『第一堡』的屬下，應該由西門堡主親自處置你，以正堡規！」

語落，抬手一擊掌，後院子倏然燈火齊明，西門天豪衆人紛紛從暗處現身走了出來。

徐理仁雖然已知自己這條命絕對活不成了，一見西門天豪，仍不禁心顫胆寒，已經煞白的臉色更形煞白，有如一片死灰！

西門天豪臉寒似冰的緩步走到徐理仁身旁，目射煞芒的沉聲說道：「徐理仁，我那裏薄待你了，你爲何吃裏扒外，出賣我？說！」

徐理仁閉口不言！

他能說什麼？事實上西門天豪待他實在不薄，視他猶如兄弟！

西門天豪道：「你有何話可說？」

徐理仁道：「我想明白一件事。」

西門天豪道：「什麼事？」

徐理仁道：「我想明白讓我前往楊莊的那張令諭，是怎麼回事？」

江阿郎道：「那是我僞造的！」

西門天豪又道：「你認罪麼？」

徐理仁點了點頭，沒再說話。

西門玉霜倏然一探手，「嗆！」的拔出了腰間的長劍，寒光電閃，就要斬下！

西門天豪閃電抬手，托住了西門玉霜的右腕，搖頭說道：「玉霜，收起妳的劍來！」

西門玉霜愕然一怔！道：「爹，他已經認罪了，還留着他幹什麼？」

西門天豪淡然一笑，說道：「此事爹自有道理！」

西門玉霜黛眉皺了皺，沒再說話，一反手，收起了長劍！

西門天豪目光隨即轉望着江阿郎，含笑問道：「江少俠，你看應該如何處置他？」

江阿郎雙目眨了眨說道：「他是堡主屬下，堡主可按貴堡堡規處置他——」

語聲微微一頓，接說道：「不過，堡主如能大度寬容，恩施格外，何妨饒他一命！」

西門天豪雙目異采飛閃，點頭一笑，說道：「少俠說的是！」

話鋒一頓，轉向徐理仁說道：「徐理仁，你走吧！」

徐理仁原以爲這條命是死定了，聞言不禁大感意外地一怔！道：「堡主爲何不殺我？」

西門玉霜在旁也極感意外地睜大着一雙美目，道：「爹！……」

西門天豪倏然抬手一擺，阻止住西門玉霜的話鋒，說道：「玉霜，妳別開口！」

一頓，隨即望着徐理仁淡淡說道：「徐理

仁，論罪行，我應該殺你以正堡規，但是，念在你追隨我多年的情份上，我不忍心殺你，你走吧！」

徐理仁忽地慘然一笑，緩緩站起身子，費力地邁動腳步，默默朝後門走去！

西門天豪等衆人望着他的背影，都站立在原地沒動！

突然，徐理仁腳步微停，暗吸了口氣，身子忽地向前一衝，直朝圍墻上撞去！

他已走近圍墻三尺距離之處，與西門天豪等衆人相隔足有三丈多遠！

江阿郎一見這情形，已知徐理仁要做什麼，心頭不禁陡然一驚！身形電閃，疾朝徐理仁撲去，探掌直抓徐理仁的背後衣服，口中同時急喝道：「不可……」

但是，慢了！

江阿郎身手雖然快如閃電，奇快絕倫，仍嫌稍慢了絲毫！

「砰！」

徐理仁一頭撞在圍墻上，腦袋開了花，紅的鮮血，白的腦漿，濺在墻上，濺在地上！

屍身「砰」然落地，伸了伸腿，立時斷了氣！

江阿郎那厚道的臉上流露出一片不忍之色，兩道濃眉深蹙地說道：「眞想不到，他竟是這麼個人！」

這時，衆人已都走了過來。

西門天豪不由輕聲一嘆，搖了搖頭說道：「這倒是我也沒有想到的結果！」

吳博智突然輕咳一聲，說道：「江兄弟和堡主你二位都別爲他難過了，其實，他這麼一死，反而比活着要好得多！」

西門天豪聽得不由微微一怔！問道：「爲什麼？」

吳博智淡然一笑，道：「堡主難道沒看出來江兄弟那一指？」

西門天豪恍然若悟地，明白了，點點頭，說道：「吳兄說的不錯，他活着確實不如死了的好！」

西門天豪雖然明白了，但是，除項君彥也明白外，西門玉霜，谷亞男與「金銀雙鞭」四人卻一點都不明白！

西門玉霜眨眨美目，問道：「爹，是怎麼回事？」

西門天豪一笑道：「妳請妳江大哥告訴妳吧！」

西門玉霜美目立刻凝視着江阿郎，含笑說道：「江大哥，好麼？」

江阿郎道：「是我剛才那一指點破他的眞氣，廢了他的一身功力！」

「呵！原來是這麼回事！」

至此，西門玉霜這才明白，剛才她爹爲何阻止她殺徐理仁，江阿郎爲何要她爹大度寬容，恩施格外，饒過徐理仁一命！

× × ×

夜，二更時分。

楊莊莊主楊立福正高坐大廳中的太師椅子上，廳門外兩邊，站立着四個挺着胸脯，抱着胳膊的黑衣大漢！

這時，廳中央正躬身肅立着兩個精幹的少年黑衣漢子！

看樣子，兩個少年黑衣漢子似乎剛向楊立福報告了些什麼消息，使楊立福感覺困惑，雙眉糾結在一起的沉思不語。

片刻沉默之後。

楊立福忽然凝目問道：「你兩個在那兒守候了多久時刻。」

一名少年黑衣漢子說道：「從未時剛過開始，直到回來之前！」

楊立福道：「一直沒有見到他？」

那少年黑衣漢子搖頭道：「沒有！」

楊立福道：「你兩個沒向人探問？」

那少年黑衣漢子答道：「屬下等，未敢冒失！」

楊立福的雙眉又糾結了起來，沉思不語。

驀地，廳外來了不速之客，是二男一女三個人。

男的是「一刀斬」江阿郎和「閃電刀」項君彥，女的是「飄雨劍」西門玉霜。

江阿郎輕聲一笑道：「楊莊主，你是想知道『遼東七雄』的消息？還是要知道徐理仁的下落？」

楊立福臉色勃變！身子剛才站起，廳門口人影一閃，來人已全部進入廳內！

廳門口兩邊站立着的四個黑衣大漢，仍然站在那兒沒動，他四個似乎根本沒有出手攔阻過來人！

不過，明眼人一眼即知，他四個已全都被制了穴道，縱然有心出手攔阻來人也辦不到！

楊立福臉色連變了兩變，心中雖然驚駭無比，但卻强自鎭定地問道：「閣下等何人？」

江阿郎淡淡道：「我們是何人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楊莊主想不想知道『遼東七雄』和徐理仁的消息？」

楊立福暗吸了口氣，道：「想知道便怎麼樣？」

江阿郎道：「我可以奉告。」

楊立福道：「如此我請問？」

江阿郎淡然一笑道：「莊主這是待客之道麼？」

楊立福臉孔不禁一紅，抬手肅容說道：「請恕我失禮，三位請坐！」

江阿郎微微一笑，和項君彥，西門玉霜三人各自落了坐。

這時，那兩個少年精幹漢子，已退立在一邊。

楊立福目視三人落坐之後，他自己隨即也坐了下去，雙手抱拳一拱，說道：「請恕我眼拙，請教三位尊姓大名？」

江阿郎淡淡道：「在下等的姓名稍時自當奉告，現在我要請莊主先實答我一問，莊主願意麼？」

楊立福眉鋒微微一皺，說道：「必須實答麼？」

江阿郎點頭道：「不錯！」

楊立福道：「如是我不願意呢？」

江阿郎道：「我不勉强你！」

楊立福微一沉吟道：「如此，這問題請留待稍後再談如何？」

江阿郎笑道：「莊主可是怕上當？」

楊立福坦然一搖頭，說道：「那倒不是，在未明瞭三位的身份來歷之前，我不願作任何承諾！」

話鋒倏地一轉，說道：「請閣下先賜告『遼東七雄』與徐理仁的消息下落？」

江阿郎淡淡道：「死了！」

楊立福心頭陡地一震，雙目倏睜，道：「你說什麼？誰死了？」

西門玉霜冷冷道：「你耳朶聾了麼，是『遼東七雄』和徐理仁八個都死了！」

楊立福止不住震抖無比地問道：「他八個是怎麼死的？」

江阿郎淡淡道：「徐理仁是自絕的，『遼東七雄』是我殺的！」

楊立福道：「所謂是你殺的，那『遼東七雄』都是閣下殺的？」

「不錯！」江阿郎道：「他七個都是我殺的。」

楊立福有點懷疑不信的道：「閣下一個能殺得了他兄弟七個？」（7）（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憶文·文　盧令·圖

霸劍艷姬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衛擊宇單人隻劍暗探天坤帮，他由峴山山後攀登，飛岩渡澗，避過樁卡，直達天坤帮總壇的廣場前，此時總壇中端坐着帮主及護法、堂主等人，衛擊宇一看那帮主，果不出所料是晉嫂黃靖芬，衛擊宇守候黃靖芬責罰了齊南狂叟一頓後，毅然現身，黃靖芬正因失去衛擊宇的消息而焦慮，此刻一見衛擊宇到來，正是喜出望外，忙不迭地為他介紹兩位護法，苦海師太，金剛頭陀，及另兩堂主，並命衛擊宇進廳，此際金剛頭陀突阻撓，指衛私闖總壇，那送信往棲鳳宮的青年更從旁挑撥，齊南狂叟怒斥那青年——

神功驚四座　瘋態震芳心

送信的青年一聽，頓時大怒，不由舉手一指「齊南狂叟」，瞋目厲聲道：「姓張的，你別倚老賣老自以為了不起，告訴你，大爺我還眞沒把你看在眼裏……」

「齊南狂叟」未待對方話完，早巳厲喝道：「好個乳臭未乾的小子，我老人家今天不斃了你，我老人家的頭朝下走……」

說話之間，一個箭步縱上去就要動手。

黃靖芬一見，只氣得嬌靨煞白，渾身直抖不由厲叱道：「反了，反了，簡直是反了！」

「齊南狂叟」和送信的青年，正待動手，這時一聽，只得憤憤的分開了。

衛擊宇冷眼旁觀，覺得「天坤帮」雖然有這麼龐大的組織，擁有近萬高手，乍然看來仍是一羣烏合之衆。也許因為黃靖芬統禦有方，加之有這幾個怪異人物支持，所以才有今日。

看眼前情形，由於黃靖芬前去「棲鳳宮」，或許大權旁落，指揮起來已有些力不從心，他衛擊宇如不先設法制服這個「金剛頭陀」，非但正事辦不成，很可能被這些人給哄出去。

是以，未待黃靖芬繼續發話，已一揮手勢，故意沉聲道：「黃帮主，『法通』禪師所謂的依法處理，也不過是想藉機試試在下的身手，帮主放心，在下頗有致勝的把握，大膽的說，貴帮除了帮主妳和這位老師太，無人是在下的對手……」

話未說完，「金剛頭陀」已暴聲喝了個「好」，飛身縱向場中，身形立穩，「稀里嘩啦」的將胸前的一串精鋼唸珠取下來，飛眉瞪眼的向着衛擊宇舉手一指厲喝道：「你既然如此瞧不起本帮同人，佛爺倒眞的要試試你的根基，廢話少說，手底下見功夫，快些出場吧！」

衛擊宇哂然一笑，大步向場中走去。

其餘人等早在「金剛頭陀」縱向場中厲聲發話之際，業已紛紛散開，同時圍了一個大圈子。

黃靖芬一見，暗自焦急，知道無法阻止，但她却惶急的說：「宇弟弟千萬小心，絕對不可大意，『法通』禪師神力驚人，筋骨堅逾鋼鐵……」

衛擊宇一面走向場中，一面漫不經心的揮了一下手勢，同時淡然道：「黃帮主妳放心，在下不會傷妳的左右助臂的……」

話未說完，場中的「金剛頭陀」已氣得仰天發出一陣哈哈大笑，同時大笑道：「說大話，誇海口，救不了你今天栽跟頭，莫說你傷我，就是你伸手觸及了一下佛爺的衣服，佛爺就拜你為師。」

說話之間，衛擊宇已到了場中，只見他淡然一笑道：「在下還沒有到七老八十的年紀，還不想收徒授藝！」

「金剛頭陀」環眼一瞪，神色十分悽厲，舉手一指衛擊宇，厲喝道：「廢話少說，快亮你的寶劍吧！」

衛擊宇淡然一笑，說道：「在下的佩劍出鞘就要見血，在下傷都不願傷你，還會用劍殺你嗎？」

黃靖芬聽得芳心一驚，花容大變，脫口急呼道：「宇弟弟你？……」

話剛開口，「金剛頭陀」已厲喝一聲：「好個狂妄小子！」

厲喝聲中，飛身前撲，手中一串胡桃大的精鋼唸珠，迎空一掄，幻起千百珠影，唰的一聲抽向衛擊宇。

衛擊宇沒把「金剛頭陀」看在眼內，但也不敢大意，因為根據對方唸珠掄動帶起的勁風，知道「金剛頭陀」的臂力果然驚人。

是以，一俟對方招式用老，身形反向一旋閃電般轉向「金剛頭陀」的身後。

「金剛頭陀」兩眼一花，唸珠同時擊空，知道衛擊宇已到了身後，由於他的招式用老，而衛擊宇旋飛的方向，又使他恰好無法兼顧，他這一驚非同小可，為了不被衛擊宇在背後得手，顧不了什麼顏面地位，怪嗥一聲，疾演「懶驢打滾」，一個翻身滾出了七八步。

「齊南狂叟」、「糊塗翁」等人一見，俱都忍不住哈哈笑了。

由地上急忙躍起，盲目揮出一招的「金剛頭陀」一看，發現衛擊宇並沒有趁勢追擊，依然立在原地。

「金剛頭陀」的一張胖臉，頓時漲得通紅

，這時再聽了「齊南狂叟」等人的哈哈譏笑，面色一變，心頭倏起殺機，立即咬牙切齒的恨聲說：「姓衛的小子，靠輕靈小巧的技倆取勝算不得眞本事，佛爺要你施展硬功夫！」

說話之間，緩步前進，面目獰惡，神色悽厲，脚下發出「沙沙」聲音，每走一步脚下便留下一個深深脚印。

「天坤帮」總壇的人衆一看，俱都面色大變，不少人為衛擊宇捏了一把冷汗，即使黃靖芬也幾乎忍不住出口喝止。

但是，傲然卓立場中的衛擊宇，却視如未覩，淡然一笑道：「在下曾告訴過你，在下還不想收徒授藝，你何必嚇成那副樣子？」

「金剛頭陀」一聽，簡直氣炸了肺，緩步走至衛擊宇的面前五步處，雙足立定，面目鐵青，咬牙切齒，雙唇一陣噏動，突然一聲暴喝，手中精鋼唸珠，照準衛擊宇的天靈狠狠抽了下去。

任何人看得出，「金剛頭陀」這一擊可實可虛，而且勢在必得，一擊必中，因而不少人脫口發出一聲驚呼！

但是，衛擊宇却在對方狠狠下抽的同時，疾演「小挪移」，身形一個電閃，立即引起十數身影，直奔「金剛頭陀」的身後。

「金剛頭陀」似乎早已成竹在胸，一看衛擊宇閃身，再度一聲暴喝，手中一串唸珠，似如靈蛇般，呼的一聲掃向身後，嘴裏同時厲喝道：「那裏跑！」

豈知，他這一招應變的雖然快，但是他的唸珠依然擊空了。

「金剛頭陀」一招擊空，迅即反身，身後並沒有衛擊宇。他這一驚非同小可，知道衛擊宇繼續旋飛，又閃到了他的背後。

於是怪嗥一聲，閃電旋身，手中唸珠飛舞掄向身後，但是，依然沒有看到衛擊宇影子。

「金剛頭陀」這一下可驚壞了，不由連聲怪喝，暴跳騰躍，手中唸珠飛舞帶嘯，幻起千萬珠影，幾乎把他的胖大身軀全罩住了。

站在場外的「齊南狂叟」和「糊塗翁」等人一看，再也忍不住哈哈笑了。

一直覺得衛擊宇站在背後的「金剛頭陀」誤以為「齊南狂叟」笑他無法把衛擊宇甩掉，愈加暴喝不停，飛舞唸珠，同時，猛烈旋身，拚命的回頭看向身後。

圍立四週的香主執事大頭目們看了這情形，也忍不住哈哈笑了。

黃靖芬雖覺「金剛頭陀」過於狂傲，很有些想取她的帮主地位而代之的意向，但他終究是帮中的護法，如果任由他這樣折騰下去，即使不累死，也得休養數日，是以，急忙出口阻止道：「好了，『法通』禪師可以停止了！」

但是，「金剛頭陀」神情如狂，似乎已失了理智，依然暴跳如雷，飛舞唸珠，口中怪嗥不止。

「齊南狂叟」哈哈笑着說：「帮主，您就別替護法担心啦，他是一條使不完氣力的蠻牛，咱們倒可以測驗一下他究竟能支持到什麼時候！」

話聲甫落，場中暴跳怪嗥的「金剛頭陀」突然一聲尖銳厲嘯，身形騰空而起，一躍數丈，他的身體雖在空中，但手中唸珠仍未忘了飛舞，這份功力，也的確令在場的人衆着實佩服，因而，不自覺的脫口喝了聲如雷烈彩。

只見「金剛頭陀」身形升至半空，突然一個旋滾翻身，接着又看了一眼地面，發現全都沒有衛擊宇的踪影。

看了這情形，心知上當，一聲怪嗥，疾瀉而下，到達地面遊目一看，發現衛擊宇俊面展笑，正站在帮主黃靖芬的身邊為他鼓掌叫好。

「金剛頭陀」一見，只氣得眼冒金星，天旋地轉，不由舉手一指衛擊宇，暴睜一雙滿佈血絲的環眼，厲喝道：「姓衛的小輩，你懂不懂什麼叫眞本事硬功夫？」

這時全場彩聲早已停止，衛擊宇也停止了拍手。

黃靖芬覺得不能再胡鬧下去了，因而肅容正色說道：「雙方交手過招，本來就是點到為止……」

話剛開口，「金剛頭陀」已怒喝道：「屬下在執行屬下的職權，希望帮主不要過問，如果妳要干預，別怪咱家不客氣，冒犯了妳的帮主虎威……」

黃靖芬一聽，頓時大怒，不由柳眉一剔，怒叱道：「大膽，你膽敢不聽我的命令？」

說話之間，雙手翻腕，「嗆嗆」兩聲，寒光如電，揷在背後的兩柄短劍業已撤出鞘外，兩泓秋水，寒芒飛洒，耀眼生花，隱隱有「嗡嗡」龍吟聲，顯然是一對鋒利寶刃。

「金剛頭陀」一見黃靖芬撤出劍來，趕緊住口不說了，同時，臉上的傲氣，也消失了不少。

「齊南狂叟」，「糊塗翁」，以及「鐵掌開碑」六大壇主等人，俱都臉斂笑容，面現畏懼之色。

衛擊宇一看，這時才證實他的想法不錯，黃靖芬的武功的確有其驚人之處。

但他不願「天坤帮」的人為了他演出自殘場面，因而向着黃靖芬一拱手，含笑道：「黃帮主請息怒，都是在下不好，未能拿出一些眞本事硬功夫，『法通』禪師心裏當然不服，現在請讓在下自己來處理這件事！」

說罷轉身，也不待黃靖芬答話，立即望着場中的「金剛頭陀」拱手問：「以『法通』禪師的意思，要如何比鬥你才口服心服？」

「金剛頭陀」被黃靖芬一喝斥，氣焰消失

了不少，但仍憤憤的怒聲道：「走，咱家要和你比一比掌力！」

說着，舉手指了指正南昏暗中的練武場。

衞擊宇毫不遲疑的肅手一擺，道：「禪師請！」

「金剛頭陀」哼了一聲，轉身向練武場走去。

其餘人等一見，紛紛散開，一俟衞擊宇和黃靖芬舉步，也跟着向練武場走去。

「糊塗翁」立卽望着大廳高階上的十數警衞，嚷着說：「別呆在那兒啦，快把廊下的紗燈拿下來，摸黑打架沒有準頭，看得也不清楚，說不定是打嘴巴，結果打了肚子！」

「鐵掌無敵」立卽沉聲道：「一拳打出去差那麼遠，那還稱他娘的什麼高手？」

轟轟前進的人衆一聽，不少人偸偸笑了。守在大廳上的十數警衞嘍囉，也急忙放下紗燈，提着燈籠紛紛的奔下廳階來。

由於有十數盞大紗燈照明，整個練武場立卽光明大放，「金剛頭陀」越過兵器架和沙包巨碑等設置，直到一方三尺方圓的畸形青石前才停下身來。

「齊南狂叟」等人一見，立卽紛紛止步，不敢過份近前。黃靖芬業已收回雙劍，也揮手示意兩邊的香主執事大頭目們後退些。

衞擊宇則繼續舉步向場中走去。

「金剛頭陀」未待衞擊宇走至近前，已先舉手一指七八尺外的那方青石，傲然沉聲道：「你看到了沒有，咱家要和你比的就是以掌力擊開這方大石！」

衞擊宇看得虎眉一蹙，面現難色的說：「用掌力劈大石，那是『鐵掌無敵』崔堂主的拿手絕活，對這一門硬功夫在下恩師沒教過！」

如此一說，不少人笑了，同時也掀起一陣交頭接耳的議論聲音。

「鐵掌無敵」崔堂主則宏聲道：「衞少俠，您太看得起俺了，俺的掌力要是比他頭陀的高，『天坤帮』的護法大位早是俺的了！」

說話間，場中的「金剛頭陀」已神氣的傲然一指矗立夜空的大寨門樓，厲喝道：「走，現在馬上走！」

衞擊宇虎眉一蹙，問：「走到那裏去？」

「金剛頭陀」毫不客氣的說：「走到北山口外，重新報名而入……」

話未說完，黃靖芬已嬌叱道：「法通，你竟敢如此無禮，自信你的掌力能勝衞少俠？」

但是，「金剛頭陀」却雙目圓睜，暴喝道：「屬下要懲治懲治這些初出茅廬的後生晚輩，要他們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

厚字出口，倏然轉身，右臂一陣「克叭」輕响，暴喝一聲，巨掌振腕劈向那塊青石。

也就在「金剛頭陀」振腕劈石的同時，衞擊宇也急忙舒掌向青石劈了一下。

只聽「轟」然一聲暴响，宛如平地暴起的霹靂，碎石四射，劃空帶嘯，青烟激旋，石霧飛空，兩邊站立的嘍囉大頭目們，齊聲驚叫，紛紛暴退，不少人雙手抱住了頭。

呆了，「金剛頭陀」瞪大了兩眼，楞楞的望着七八尺外的那堆殘石碎屑，聽着遠近「叭叭」的碎石落地聲，他完全驚呆了。他在心裏不停的喊着：「這是怎麼一回事？這是怎麼一回事？」

想是他嚇糊塗了，因而不自覺的喊出聲來：「這是怎麼回事呀？」

急忙一定心神的「齊南狂叟」道：「俺的西域佛爺，這還用問嗎？你以前一掌只能把石頭擊個翻身，震破兩道裂紋，今天，一掌下去石頭不見了，當然是你的佛法無邊，功力大進了！」

「金剛頭陀」這時已恍然明白了是怎麼回事，倏然轉身，望着衞擊宇，厲聲道：「好，你三番兩次的戲耍佛爺我，這筆仇，佛爺一定要報！」

報字出口，倏然轉身，飛身縱向大寨門。

衞擊宇一見，頓時大怒，大喝一聲：「站住！」右掌倏然伸出，五指彎曲如鈎，緩緩向狂奔的「金剛頭陀」抓去。

也就在衞擊宇伸手抓出的同時，「金剛頭陀」竟好似眞的被人由背後抓住了衣服，雙臂掄舞，兩脚踏步，仰面望着夜空驚呼，竟然再也無法前進一步！

「天坤帮」的人衆一看，俱都驚得張口無聲，面色如紙，全都傻了。

黃靖芬知道衞擊宇要將「法通」的心攫出來，慌急之下，不由脫口急呼道：「宇弟弟不要殺他，放了他，放了他……」

話未說完，衞擊宇已鬆手吁氣，「金剛頭陀」也猛的一個跟蹌，一頭栽在地上，一連滾了幾個跟頭，四平八穩的　在地上，頓時暈死了過去。

黃靖芬一見，立卽望着六壇主，急聲吩咐道：「你們六人把護法抬出寨外去，醒過來讓他馬上下山，永遠不准他轉回總壇！」

六個腰繫藍絲英雄帶的男女，同時恭聲應了個是，齊向「金剛頭陀」倒身處奔去。

黃靖芬說罷，立卽奔至衞擊宇的身前，關切焦急的說：「宇弟弟，對付這些渾人莽漢，何必動眞氣！」

衞擊宇淡然一笑道：「我並沒有殺他之心，只是想殺殺他的傲氣！」

黃靖芬深情的望着衞擊宇的俊面，有些心疼的說：「看你的臉色都氣白了，還說沒有動怒？」

衞擊宇見黃靖芬言詞親切，目閃異彩，她在「棲鳳宮」時的明媚艷麗影子，再度浮上了他的腦海，因而神情一呆，趕緊正色道：「嗅，晉嫂……不，黃帮主，在下還有急事在身，不便久留，在下的來意，黃帮主業已十分瞭解，在下想立卽和妳單獨談談關於……」

說至此處，聽了「晉嫂」兩字，嬌靨歛笑的黃靖芬已趕緊搶先道：「好好，姊姊知道，我說是代你取的就是代你取的，你沒看懂我信上的意思？」

衞擊宇一聽，頓時寬心了不少，知道黃靖芬一定會還他「玉心」，因而愉快的一笑道：「我懂，我懂！」

黃靖芬一聽，這才嫣然一笑，明媚的望了衞擊宇一眼，愉快的道：「走吧，到後寨去，姊姊還有好多事要和你愼重商議！」

衞擊宇一聽後寨，神情不由一呆，同時他也想起了。「風月仙姑」的警告和「齊南狂叟」的話——一個說黃帮主會下毒，一個說準死沒活。

但是，就在他一呆之際，黃靖芬已回身望着總壇的部衆，朗聲道：「今夜天色已晚，不便在大廳上設筵爲衞少俠接風，諸位可回去休息了，明天聽候通知，再爲衞少俠送行！」

話聲甫落，紛紛抱拳，朗聲高呼道：「帮主晚安！」

黃靖芬揮了一個手勢，接着似有所悟的繼續道：「護法『法通』禪師又被逐離山，護法一職，暫由『天德堂』張堂主兼代！」

「齊南狂叟」一聽，頓時慌了，不由急聲說道：「帮主開恩，我老人家本身就經常違規犯紀，冒犯妳帮主的虎威，難不成妳要我老人家自己打我自己的屁股不成？倒是『糊塗蟲』，他的年歲較長，技高一等，稱得上是德高望衆……」

話未說完，「糊塗蟲」已氣唬唬的說：「老朽是出了名的『糊塗蟲』，既不知帮規有多

少條，犯了紀的人也不知罰輕罰重，既無知人之明，也無用人之能……」

話未說完，黃靖芬已瞋目怒喝道：「你們兩人都不要說了，天德堂主乃本帮首席堂主，你不代理誰代理，再要推諉定以帮規治罪！」

「齊南狂叟」一聽，只得無可奈何的說道：「用大帽子砸下來，我老人家還有什麼話好說？」

黃靖芬含嗔一笑，立卽望着衞擊宇，親切的說：「宇弟弟，咱們走！」

衞擊宇本待不走，又覺得不去無法拿回「玉心」，去了還眞怕着了黃靖芬的道兒，最後決定見機行事，不喝她的酒，不吃她的東西也就是了。

心念已定，立卽拱手道：「黃帮主請！」

於是，兩人併肩向廳前走去。

其餘人等，躬身相送，僅黃靖芬的座前執事和十數貼身背佩劍的少女跟在身後。

衞擊宇一面前進一面想着應付之策，不過，他根據眼前情形和黃靖芬對他的態度，他看不出黃靖芬會向他下毒手的原因。

但是，當他想到他前去「棲鳳宮」時，黃靖芬的神情一直冰冷，有時還對他衞擊宇故意熱嘲冷諷，這其中必定另有原因，稍時依然大意不得。

心念間已到大廳高階前，卽和黃靖芬舉步而上，其餘人等也紛紛跟在身後。

就在這時，衞擊宇的背後突然暴起一聲厲喝道：「小子納命來！」

厲喝聲中，一股冷風已到了衞擊宇的腰後，同時也响起一片男女驚叫和嬌呼。

衞擊宇心中一驚，知道閃躲已經不及，緊急間，前腹向前一挺，右手閃電拏向腰，根據勁風的部位，立卽將一隻握着刀柄的手擒住。

黃靖芬早已驚得回身止步，出掌向行刺的的那人拍去。

衞擊宇一見，急忙旋臂回手，那人一聲驚叫，咚的一聲跌在高階下，因而黃靖芬拍出的一掌也沒拍中。

這時衞擊宇已經看清行刺的那人，竟是前去「棲鳳宮」送信的那個青年。

「齊南狂叟」，「糊塗蟲」，以及「鐵掌無敵」等人聞聽吆喝之聲也紛紛飛身趕至，同時驚急的問：「帮主什麼事？帮主什麼事？」

這時的黃靖芬只氣得嬌軀顫抖，嬌靨鐵青，她顫抖的櫻唇一陣啓翕，久久才恨聲說：「張護法，斃了他，斃了他……」

話未說完，前去送信的青年猛的由地上跳起來，神情悽厲的指着黃靖芬，厲聲說：「黃靖芬，妳這水性楊花的賤婦，妳無情無義，喜新厭舊，玩罷了這個甩掉那個……」

話未說完，「齊南狂叟」已飛身向前，蓬的一掌擊在送信青年的後背上，只聽一聲慘叫，「哇」的張口吐出一道鮮血，身形一旋，咚的一聲栽在高階上，直向階下滾去。

衞擊宇知道那青年因妬成恨，才怨毒的抽出七首來向他下手，但他並不恨那個青年，反而覺得黃靖芬不該下此毒手，因而望着黃靖芬，有些不高興的道：「他出此下策，乃事出有因，妳應該好言對他解釋……」

黃靖芬一聽，知道衞擊宇已誤會她與那青年有了曖昧關係，不由瞪大了眼睛，顫抖着嬌軀，痛心的問：「你？……你？……你說什麼你？你眞的把我當成了蕩婦，淫娃，下賤的女人，原來你也是一個頭腦單純的糊塗人，你傷透了我的心！」

說至最後，一雙美目中已湧滿了熱淚，心字出口，倏然轉身，急步向廳內奔去。

幾個背劍女子，其中便有那個衞擊宇看了有些面熟的少女在內，立卽急步跟進廳內。

衞擊宇楞楞的站在那兒，望着黃靖芬的急速背影消失在那座高大錦屏之後，不知道是否該跟進去。

正在進退維谷，「齊南狂叟」已望着老尼姑，低聲道：「老師太，快去勸勸吧，別說人家衞少俠多心，就是我老人家和『糊塗蟲』看了也有些犯嘀咕！」

「苦海」老師太合什宣了聲佛號，道：「清者自清，濁者自濁，是是非非總有弄清楚的時候，貧尼前去就是，衞少俠在此稍候！」

說罷，轉身走進廳內。

「鐵掌無敵」崔堂主，望着老師太的背影搖搖頭，無可奈何的說：「這位帮主的老師叔，說話總是咕哩咕嚕，說也說不清楚，俺一點也聽不懂她的意思！」

「糊塗蟲」立卽正色問：「那個和尙老道尼婆子唸經你聽得懂？」

「鐵掌無敵」聽得濃眉一蹙，不由驚異的問：「你是說，她方才是衝着你唸經？」

「糊塗蟲」一聽，立卽雙眼一瞪，道：「我老人家又沒死，我要她來給我唸經？」

「鐵掌無敵」聽得一楞，正待生氣的說什麼，廳內已急步奔出來一位背劍少女，向着衞擊宇施禮恭聲道：「衞少俠，帮主有請！」

「齊南狂叟」和「糊塗蟲」一見，立卽望着仍有些發楞的衞擊宇，一嘟嘴道：「快去吧少俠，當心去遲了來個閉門羹，想當初我們兩位老人家，也是英挺俊美的少年人物，只緣眼高於頂，胖的不要，瘦的不成，到現在依舊是孑然一身，萬事成空……」

衞擊宇心亂如蔴，那有閑情聽他們打哈哈，拱了拱手，卽和前來引導的背劍少女走進大廳。

他隨着背劍少女前進，看到的都是宏偉建築，飛簷琉瓦彫樑畫棟，三步一個警衞，五步一對背劍少女，兩廊懸滿了精緻紗燈。

穿過一道長廊，進入兩道中門，已到了他早在崖上看到那爿崇樓麗閣之處。

剛剛進入一道屏門，已看見黃靖芬和幾名背劍少女，含着微笑，正立在正樓下的廊前相迎！

衞擊宇一見，急上數步，拱手含笑，正待說什麼，發現黃靖芬的一雙美目仍紅，顯然傷心的痛哭過，只得歉然改口道：「非常抱歉，方才十分冒昧……」

話剛開口，黃靖芬已明媚的一笑道：「宇弟弟，快不要那麼說，都是姊姊不好！」

說罷側身，肅手說了聲請！

衞擊宇再度拱手道：「黃帮主請！」

於是，兩人併肩向前走去。

登階走進樓內，正中一道鋪有紅毯的寬大樓梯，直通樓半，然後逕分左右，直達樓上。

衞擊宇看得不禁有些遲疑，因爲，他斷定樓上必是黃靖芬的香閨，他認爲談正事最好在客廳裏！

聰明的黃靖芬似乎已看出衞擊宇的心意，因而肅手一指樓梯，道：「樓廳在上面，而且談話也較爲方便！」

衞擊宇一聽，俊面不由一紅，只得頷首應了個是，卽和黃靖芬雙雙向樓上走去。

登上樓上一看，燈光明亮，十分寬敞，果然是一處陳設十分豪華的大樓廳。

就在他遊目打量之際，左邊牆下的珠簾圓門之處，忽然走出一個腰繫紅絲帶的少女，這個少女正是衞擊宇覺得她面熟，而乍然間又想她不起的那個少女，而那個少女掀簾一見衞擊宇走上來，吃了一驚，神情一呆，急忙又退了回去。

衞擊宇看得心中一動，斷定這中間一定有問題，是以，不自覺的脫口急呼道：「姑娘請

站住！」

急呼聲中，深怕那個少女逃走，竟飛身撲了過去。

衛擎宇揮手掀開珠簾，奔進門內一看，目光一亮，神情一呆，急忙刹住了身勢。

因爲，只見室內燈光明亮，陳設豪華，錦幃繡帳，緞被牙床，兩邊尚有衣櫥漆櫃和粧台。而那個面貌熟悉的少女，却面向着牆角，低頭站在一個亮漆高几的鮮花盆景下。

衛擎宇看了這情形，着實吃了一驚，俊面頓時一陣火辣辣的難受，因爲他已明白了冒冒失失的闖進了晉嫂黃靖芬的香閨裏。

一想到「香閨」，右脚本能的急步向後就退。

但是，就在他退步的同時，一隻溫暖的纖纖玉手已推在他的背上，同時，響起了黃靖芬的親切笑聲道：「既然進來了，看也看了個够，何必嚇得又退回去呢？」

衛擎宇一聽，眞是愧悔交集，只得漲紅着一張俊面，焦急的歉聲說道：「晉嫂，非常抱歉……」

話剛出口，嬌靨緋紅，但仍櫻唇綻笑的黃靖芬已笑着說：「宇弟弟，你不是知道姊姊的名字嗎？爲什麼不直呼我的名字呢？」

說罷，輕輕一推衛擎宇，肅手指了指中央一張紫檀嵌玉的精刻圓桌，爽朗的說：「坐下來吧，你不是想知道那位姑娘是誰嗎？現在正是時候，稍時她跑了我可以負責！」

說話之間，硬把衛擎宇推至圓桌旁的一張小錦墩前將他按坐下來。

那位背向盆景的面熟少女，這時也嬌羞滿面的轉過身來望着黃靖芬，撒嬌不依道：「帮主，您……？」

衛擎宇本待站起的身體，一看那個面熟的少女轉過身來，因而也坐着沒動。

黃靖芬微微一笑，說道：「你們兩個也是老朋友了，你們先談一談，我卸下劍來，換件衣服！」

說罷，逕自走進錦幃內，舉手一拉絲繩，「唰」的一聲將錦幃掩上了。

那位面熟的少女，嬌靨上的紅暈一直未褪，這時見衛擎宇一直瞪着一雙星目望着她一瞬不瞬，不由「噗哧」一笑，略行一禮道：「衛少俠你好！」

她這一說話，衛擎宇頓時恍然大悟，腦海裏立時浮上那天前去「棲鳳宮」在湖邊碰見的那個划舟村姑的影子，因而脫口興奮的說：「妳不是那位『湖海蛟龍』老英雄女公子嗎？」

面熟的少女一聽，更是「格格」嬌笑的抬不起頭來了。

幃內換衣的黃靖芬則笑着說：「宇弟弟，你眞相信了她的鬼話？江湖上那裏有什麼叫『湖海蛟龍』的人？」

衛擎宇聽得一呆，不由「噢」了一聲。

那位面熟的少女則笑的更厲害了。

幃內的黃靖芬繼續愉快的笑着說：「她的名字叫胡秋霞，你以後就喊她霞妹妹好了！」

衛擎宇心裏仍想着那天乘胡秋霞的小舟前去「棲鳳宮」的事，因而迷惑的問：「這麼說，那天妳是奉了晉嫂……黃帮主的命令，特的去湖岸接我的了？」

胡秋霞含笑點了點頭。但幃內的黃靖芬解釋說：「秋霞是我帶去『棲鳳宮』的僞裝丫頭，她那天前去，是奉了『嫗奶奶』的命令前去的！」

衛擎宇聽得渾身一戰，面色大變，不自覺發出一聲驚啊，幃內換衣的黃靖芬則以較凝重的聲音，說：「嚇了一跳是不是？告訴你，讓你震駭的事還在後呢。」

衛擎宇的確震驚萬分，不自覺的說：「這麼說，她們早已算定了我會前去的嘍？」

說罷，幃內的黃靖芬沒有答腔，但是站在一角的胡秋霞却向着他點了點頭。

衛擎宇一看，愈感不妙，乍然間他鬧不清這話是眞是假，但是，划船的村姑就站在他的面前，這則是千眞萬確的事實。

於是，他懊惱的輕輕用拳一擊桌面，正待說什麼，錦幃啓處，黃靖芬已去掉了雲髮上的金絲巾，換上一隻含珠飛鳳金步搖，而身上也換上了一襲長裙和錦繡簇花的艷紅織羅衫。

這時，掀幃先露出了半面明娟艷麗的嬌靨，望着衛擎宇甜甜一笑，略帶羞意的盈盈走出來。

衛擎宇看得目光一亮，神情同時一呆，刹那間把方才不愉快的事情忘得精光！

因爲，黃靖芬的艷美，和她那副甜笑，以及勾人魂魄的目光，把他當時所想的完全驅走了，使他的腦海刹那間變爲空白。

黃靖芬似乎被衛擎宇看得也有些嬌軀發顫，腿兒發軟，深垂着嬌靨抬不起頭來。

那位聰明伶俐的胡秋霞，咧嘴一笑，知趣的悄悄溜走了。

黃靖芬一直走到衛擎宇的身邊，才幽幽的柔聲道：「你怎麼這麼看人法？」

衛擎宇悚然一驚，急忙定下心神，忙不迭的站起來，俊面通紅的急聲說道：「晉嫂……晉嫂……」

話剛開口，黃靖芬已含嗔盯視着衛擎宇，嬌聲問：「你喊我什麼？」

衛擎宇恍然「噢」了一聲，急忙改口道：「黃帮主，黃帮主！」

黃靖芬綻唇一笑，深情的望了衛擎宇一眼，輕柔的問：「這稱呼你不覺得蹩扭刺耳？」

衛擎宇見黃靖芬站在他的面前，羅衣已碰到了他的藍衫，絲絲蘭香，撲鼻迎面，尤其她充滿了青春健美的無形艷光，似乎逼射得他無法睜開兩眼。

他很想往後退，但身後有錦墩，而他動一動就會觸及她的嬌軀，在這一刹那，他突然覺得空氣稀薄得令他有些窒息。

恰在這時，外面已傳來擺放杯碗箸碟的聲音。

黃靖芬有些雌虎征服猛龍的意味，咧嘴一笑，轉目看了珠簾一眼，吩咐道：「擺進來好了！」

話聲甫落，外間立卽傳來兩個少女的應是聲。

這時，黃靖芬才深情的望了衛擎宇一眼，微閃嬌軀，就在衛擎宇旁邊的另一張小錦墩上坐下來。

一陣脚步聲響，兩個俏麗侍女，一個捧着銀盤上的杯箸銀壺，一個捧着銀盤上的四樣精美酒餚走了進來。

兩個俏麗侍女先向衛擎宇行禮呼了聲「衛少俠」，又向黃靖芬施禮呼了聲「帮主」。

衛擎宇這時才定一定心神，道：「黃帮主，在下來此前已用過晚飯了……」

黃靖芬見衛擎宇仍有些緊張的站在那兒，故意肅手一指他身後的小錦墩，道：「談正經事也得坐下來談呀！」

衛擎宇一聽「正經事」，頓時想起了「玉心」，同時他也驚覺到，黃靖芬的香閨不宜久留，越早離開越好。是以，一面落座一面焦急的說：「黃帮主，在下的確吃過了，現在一些也不餓！」

說話間，擺好了酒餚的侍女，已舉起高腰銀壺把他面前的銀杯滿上了。

衛擎宇一聞到酒香，頓時想到了「風月仙姑」說的話，因而慌得急聲說：「黃帮主，在下不會喝酒……」

說話之間，兩個俏麗侍女已退了出去，而黃靖芬則冷冷問：「姊姊的酒裏可是有毒？」

衛擎宇聽得心頭一震，愈加不安的看了一眼銀杯中色呈碧綠的美酒，急聲說道：「不不，在下絕對不是這個意思，在下的確不大會喝酒……」

話未說完，黃靖芬已有些生氣的說：「不大會喝酒爲什麼在『八仙閣』上喝那麼濃烈的燒刀子？……」

衛擎宇聽得大吃一驚，不由脫口急聲道：「妳？妳都知道？」

黃靖芬冷冷一笑道：「我不但知道，而且還知道你不是『玉面神君』的兒子衛小麟！」

衛擎宇聽得再度一驚，倏然立起，急退一步，瞋目怒聲問：「妳既然清楚在下是僞裝的，爲何還故意派人送信邀在下前來此地？」

黃靖芬見衛擎宇又驚又怒的樣子，不由黯然道：「宇弟弟，直到現在你還不瞭解姊姊的苦心，姊姊這麼作，完全是爲了救你呀！」

衛擎宇聽得心中一動，覺得黃靖芬的話不無道理，如果不是她盜走了「玉心」，如果不是她及時派人送去了一信，他是沒有理由離開「棲鳳宮」的，一旦衛小麟眞的趕到「棲鳳宮」，眞象揭開，後果如何，也就可想而知了。

但是，他仍冷冷一笑道：「爲了救我？我爲什麼要妳救？」

黃靖芬似乎强抑心中的怒氣，耐心的問：「宇弟弟我問你，你可知道姊姊爲什麼一直對你態度冷淡，不想理睬你嗎？」

衛擎宇雖然心裏很想知道原因，但他依然表示無所謂的神氣，淡然道：「我怎麼知道爲什麼？」

黃靖芬鄭重的說：「姊姊可以告訴你，姊姊在氣你自覺聰明，其實從你滿面淚痕奔出『赤楓壑』那時起，你的一舉一動，盡在『嫗奶奶』她們的監視中……」

衛擎宇聽得面色再度一變，脫口急聲問：「眞的，黃帮主？」

黃靖芬先肅手一指小錦墩，道：「你先坐下來，姊姊會把詳細的經過告訴你！」

衛擎宇這一次沒有拒絕，而且，一面就座一面關切的問：「黃帮主，妳是說？……」

話剛開口，黃靖芬已向他揮了個阻止手勢，同時鄭重的說：「你暫時別發問，姊姊先問你，你可知道『嫗奶奶』是誰？」

衛擎宇有些吃驚的問：「可是那位金奶奶『金嫗』前輩？」

黃靖芬微一頷首，道：「不錯，正是她。那麼那天你奔出了『赤楓壑』，揮臂震飛了一個人，可曾聽見一個人急惶的說：『啓禀嫗奶奶，脈搏微弱，已經暈死過去了』……？」

衛擎宇心中一驚，脫口急聲道：「那些人原來就是你們？當時我只聽有人喊『于奶奶』，嫗于近音，我那會想到『金嫗』前輩的身上去？」

說此一頓，突然又似有所悟的恍然道：「黃帮主，有一個嬌聲叱喝的女子，在下差點兒把她的心攫出來，那個女子就是妳？」

黃靖芬被說得嬌靨通紅，不由幽怨含嗔的說道：「還好意思說呢？姊姊和你有什麼血海深仇，要你把我的心揪出來？你不怕人家說你心狠手辣，甚至說你……辣手摧花？」

說到最後，聲音低微，「辣手摧花」四字幾乎令人聽不清她說了些什麼，尤其她羞得緩緩低下了頭，連她粉頸都臊紅了。

衛擎宇內心惶愧，那裏有心情注意這些，急忙起身一揖道：「在下十分慚愧，還請黃帮主不要掛懷！」

黃靖芬抬起羞紅的嬌靨，嫣然一笑，深情默默的說道：「姊姊要記恨你，還會設法救你出來嗎？」

衛擎宇一聽，十分感激的說：「多謝黃帮主抬愛。」

說罷歸座，正待說什麼，黃靖芬已端起面前的銀杯，深情的道：「來，陪姊姊喝了這一杯！」

衛擎宇一見酒杯，頓時想起了「風月仙姑」的警告，因而也不安的看了一眼自己銀杯中的美酒，微蹙劍眉，面現難色的說道：「黃帮主……」

話剛開口，黃靖芬已把自己手中的銀杯送至衛擎宇的面前，而把衛擎宇的一杯換回去，繼續笑着問：「現在你總該放心了吧？」

衛擎宇一看，俊面頓時窘得通紅，只得期期艾艾的說道：「黃帮主，妳完全誤會我的意思了……」

說此一頓，再度低頭看了一眼杯中的美酒，故意蹙眉不安的說道：「請黃帮主不要見笑，在下實在從來沒有喝過這種酒，怕的是不對胃口……」

黃靖芬一聽，不由愉快的笑了，同時起身道：「這是『香江綠』，酒性很烈，因爲你以前敢喝燒刀子，所以我特的命她們開的，現在姊姊給你『玫瑰紅』！」

說罷轉身，逕向窗側的一座高櫃前走去。

衛擎宇一見，慌的急忙站起身來，同時急聲道：「黃帮主，不必了，不必了！」

黃靖芬廻眸一笑，道：「這種酒甜甜的，酒性非常溫和，據說還有潤膚駐顏妙用呢！」

說罷已到高櫃前，逕把櫃門拉開。

衛擎宇心中暗暗焦急，知道無法再加拒絕了，他知道那樣一定會惹惱了黃靖芬，再想順利的取回「玉心」恐怕就沒有那麼簡單了。

心念及此，更加焦急，但他又担心酒中眞的有毒，雖然看眼前情形，黃靖芬似乎不可能害他，但他却不能不多加警惕。

俗話說得好：「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萬一她爲了「玉心」，知道不是自己的對手，事先在酒中下毒，也不是沒有可能的事，何況還有「風月仙姑」段妙香的事前提醒？

一想到「風月仙姑」段妙香的警告，再不遲疑，急忙在懷中將那個艷紅如血的小玉瓶掏出來，立卽拔開瓶塞倒出一粒，看也不看，迅卽放進嘴中，因爲他的兩眼一直緊張的望着黃靖芬。

由於衛擎宇傾倒藥丸輕微聲響，頓時令黃靖芬警覺，不由回頭驚異的問：「噫？宇弟弟，你嘴裏吃的什麼東西？」

衛擎宇心中一驚，「嗤」的一聲那粒藥丸嚥了下去，趕緊笑着說：「是……是……是一種解酒的藥丸！」

黃靖芬含情忍笑的望了衛擎宇一眼，不便說什麼，順手在櫃中許多瓶中拿了一個雪白光潤的酒瓶，轉身走了回來。

衛擎宇早在黃靖芬回身取酒之際已將玉瓶放進懷內，這時見黃靖芬走回來，只得充滿歉意的笑一笑，自己也覺得一張俊面，熱辣辣的發燒。

黃靖芬佯裝未見，知道衛擎宇剛剛下山，還沒有江湖閱歷經驗，對她黃靖芬仍然有戒心，這本來是常情，因而她也不去計較，因爲她需要的是永久，長遠的，而不是一時片刻的。

她含着嬌媚的甜笑走回桌前，先把原先兩杯「香江綠」倒回銀壺內，才拔開白磁瓶的瓶塞爲衛擎宇倒滿了一杯。

一拔開瓶塞便有一種甜醇含有沁人的酒香撲出來，這時再傾倒了一杯，更是酒香撲鼻！

衛擎宇低頭一看，雪亮的銀杯中，晶瑩透明，鮮紅發亮，看來實在美麗動人，眞可稱得

上酒未飲而人已先醉。

黃靖芬看了，自然高興，一面為自己倒了一杯，一面笑着問：「宇弟弟，怎麼樣？」

衛擊宇將鼻子湊近銀杯，深深聞了一下，立即抬起頭，笑着說：「好酒，好酒，的確是好酒！」

黃靖芬見衛擊宇突然變得豪放了，芳心更覺快慰，因而放下磁瓶，急忙舉起自己金杯，愉快的說：「宇弟弟，來，姊姊敬你一杯！」

衛擊宇一聽，也興奮的笑着說：「小弟應該先敬妳！」

說着，也舉起自己的銀杯。

黃靖芬見衛擊宇改了口，居然稱小弟，芳心那份激動高興，實在難以言喻，因而，就站在衛擊宇的身邊，舉杯一碰，愉快的柔聲說：「來，宇弟弟，我們乾了這一杯！」

衛擊宇望着明媚艷麗的黃靖芬一笑，應了一聲，舉杯一飲而盡。

黃靖芬心中暗自好笑，她斷定衛擊宇必是服了方才那粒「解酒丸」才敢放心大膽的喝，其實這瓶酒都給他喝了也不醉。

於是，她急忙興奮的放下手中酒杯，一雙纖纖玉手，再度捧起磁瓶，謹慎的為衛擊宇再倒一杯！

但是，飲了一杯「玫瑰紅」的衛擊宇，一雙星目，瞇瞇矇矇的一直盯着黃靖芬捧着磁瓶的那雙纖纖玉手，竟不自覺的，以近乎夢囈般的聲音說：「姊姊……」

正在倒酒的黃靖芬，聽了這聲「姊姊」，嬌軀一戰，手兒發軟，一個搖晃，酒也隨之傾出了杯外，立即濺到了衛擊宇的藍衫上。

黃靖芬心中一驚，脫口嬌呼，急忙放下手中的磁瓶，就用錦羅衫的雪白綾袖急急擦拭衛擊宇身上的酒漬。

豈知，衛擊宇突然握住她的一雙羊脂玉手，夢囈般的說：「姊姊……不要管它……讓小弟看看妳……」

黃靖芬這一驚非同小可，花容失色，脫口嬌呼，瞪大了雙目，張開了櫻口，她完全驚呆了。

她不由震驚的望着衛擊宇，驚急的顫聲道：「宇……宇弟弟……」

話剛開口，衛擊宇的一雙強而有力的鐵臂已將她的纖腰摟住，同時，緊緊的摟進他的懷裏，同時，夢囈般的說：「姊姊……我……現在才覺得妳……眞美……」

黃靖芬一聲嬌呼，正待說什麼，衛擊宇那兩片極富男性美的丹唇，已印在她的檀口上。她的嬌軀渾身一戰，宛如觸電般，四肢乏力，手兒腿兒全都不聽了指揮。

但是，她雖然極度震駭，不知道衛擊宇怎的會突然變成這個樣子，不過她心裏仍明白，她雖然喜歡他，却不能就這樣的「從」了他。

心念一定，急忙甩掉衛擊宇的親吻，出手如電，戟指點了衛擊宇的軟麻穴，立即雙手將他向下萎縮的健壯身體抱住，同時，壓低聲音，惶急的嬌呼道：「秋霞！秋霞妹……快來……妳快來……」

最後來字方自出口，外間已傳來了急速奔步聲。

緊接着，人影一閃，珠簾急啓，神情緊張的胡秋霞已飛身奔了進來，口裏尚焦急的問：「芬姊姊，什麼事？什麼事？」

黃靖芬一見胡秋霞進來，宛如看到了救星，不由惶急的說：「霞妹妳快來，快來帮我把他放到躺椅上！」

衛擊宇雖然自腰以下被點了穴道，但他的兩手仍緊緊的抱着黃靖芬的纖腰，嘴裏不停的低呼着：「姊姊……我喜歡妳……姊姊……」

急步奔進來的胡秋霞一見，不由的失聲笑了，同時笑着說：「怎麼？這麼快就醉？」

黃靖芬的明目中，這時已噙滿了淚水，心裏又疼又驚又焦急，因而催促道：「快帮我把他的手拉開，他可能服了什麼藥！」

胡秋霞這時也明白過來了，一面帮着黃靖芬去拉衛擊宇的手，一面焦急的說：「看他滿正派的，怎麼……噯，他的功力深厚，這兩隻手簡直像兩個鋼鈎！」

黃靖芬担心衛擊宇的雙手關節受傷，因而流着淚說：「霞妹，妳要輕一些，當心他的手指關節！」

胡秋霞則有些生氣的說：「用力還拉不開呢，還要輕一點兒！」

說此一頓，突然一指衛擊宇的兩腿，不由驚異的問：「他的兩腿怎麼了？」

黃靖芬惶急的說：「是我當時沒法應付，只好先點了他的軟麻穴！」

胡秋霞拉不開衛擊宇的手，索性不拉了，但却不解的問：「妳為什麼不點他的『黑甜穴』呢？」

黃靖芬心疼的流淚道：「我怕傷了他的身體！」

胡秋霞焦急的說：「這樣更糟了，看他這情形，不出半個時辰，必然口乾舌燥，七孔流血而死！」

黃靖芬聽得大吃一驚，脫口驚啊，低頭一看，只見衛擊宇面如噴火，雙目半閉，抱在她身後的雙手更加有力了。

胡秋霞知道黃靖芬心裏疼愛衛擊宇，不忍下手，是以，不由分說，戟指點了衛擊宇的「黑甜穴」。擊衛宇雙目一閉，上身也萎縮了下去，緊緊抱着黃靖芬的手也鬆開了。

黃靖芬雖然心疼，但也是沒有辦法的事，立即和胡秋霞協力將衛擊宇抬到一張躺椅上。

胡秋霞吁了一口氣，焦急的問：「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黃靖芬流着淚說：「當時他說『香江綠』的酒性太烈，我就去酒櫃裏給他拿『玫瑰紅』，誰知他竟偷偷的服下一粒藥丸，說是『解酒丸』……」

胡秋霞立即問：「那種藥丸呢？」

黃靖芬見問：「急忙探手衛擊宇的懷中，摸了一陣才把那個鮮紅如血的小玉瓶掏出來。同時，焦急的說：「喏，可能就這種藥丸！」

胡秋霞接過來一看，自語似的唸道：「參禪丸？」

黃靖芬也探首看到，不由驚異的望着胡秋霞，脫口道：「看了這藥瓶上的藥名好像是佛門之物？」

胡秋霞一聽，急忙道：「既是佛門之物，老師太一定清楚！」

說罷，也不待黃靖芬允許，急步奔至高窗前，「蓬蓬」一拍窗門，急聲命令道：「快去請老師太來，就說帮主有要事！」

話聲甫落，窗外樓廊上立即響起一個少女的嬌聲應是聲。

黃靖芬這時才焦急的說：「霞妹，請我師叔來不大好吧！」

胡秋霞立即一指衛擊宇，斬釘截鐵的說：「要不，那妳就依他！」

黃靖芬一聽，嬌靨頓時通紅，也脫口斷然道：「不，我雖然希望能作他的妻子，但我却不願這樣胡裏胡塗的從了他！」

胡秋霞的嬌靨一紅，也不由的正色說：「芬姊，既然你有了這個心意，難道妳『救』了他，他還反悔不成？」

黃靖芬堅絕的說：「不，妳不瞭解我的心情，我的年齡比他大，我不能勉強他……」

胡秋霞不以為然的說道：「妳只比他大個兩三歲還算大？再說，他這麼健壯高大，看來

至少也有二十四五了！」

黃靖芬依然搖頭道：「不，因為他只知道我曾和晉天雄是夫妻，而不清楚這其中的隱密，我要叫他頭腦清楚的時候知道我仍是一個清白的女兒身，我並不是他想像中新婚不久的小寡婦！」

胡秋霞欲言又止，嬌靨通紅，終於壓低聲音，正色道：「妳是不是女兒身他自然體會得出來，難道他作的事，他事後會不承認？」

黃靖芬一聽，嬌靨也是頓時通紅，不由有些生氣的說：「看妳平素滿聰明的，這時怎麼也這麼糊塗？」

說着，舉手一指錦鏊上衛擊宇，也羞於啓齒的壓低聲音，繼續說：「妳看他這副樣子，把他的穴道解開他馬上就變成了一頭瘋狂的獅子，他還知道去體會……？」

說至此處，突然住口不說了，而她的嬌靨却更紅了。

胡秋霞看得神情一呆，她這時突然覺得黃靖芬美極了，尤其她的鬢髮有些蓬散，數綹烏髮斜遮在她的羞紅嬌靨上，那種氣質似是亦莊亦蕩，充滿了誘人的魅力，較之平素的黃靖芬，何止艷美了十分，這能不讓健壯的衛擊宇看了動心，何況他還誤服了「風月仙姑」的「仙丹妙藥」？

黃靖芬見胡秋霞痴呆的怔望着她，先是一楞，接着不解的問道：「霞妹，妳老瞪着幹什麼？」

胡秋霞急忙一定心神，同時一笑道：「妳實在是美如仙子，貌賽春花，不要說衛少俠抱住妳不放開，就是我這女兒家……」

話未說完，黃靖芬已羞紅着嬌靨，生氣的說：「妳胡說些什麼嘛？」

胡秋霞一整臉色，正待說什麼，外間已傳來一陣急步帶起的衣袂聲！

黃靖芬悚然一驚道：「我師叔來了！」

話聲甫落，珠簾啓處，「苦海」老師太手持拂塵，已神情緊張的奔進來。

黃靖芬一見，立即焦急的呼了聲「師叔」，同時急步迎了上去。

胡秋霞也急忙施禮，呼了聲「老師太」。

「苦海」師太看了這情形，愈加震驚，不由惶急的問：「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黃靖芬見問，嬌靨通紅，明目噙淚，說：「師叔，衛少俠誤服了藥丸，人也變成了另一個人！」

「苦海」師太驚異的「噢」了一聲，急聲問：「誤服了什麼藥丸？」

說話之間，急步走至衛擊宇的倒身大錦墩前。

「苦海」師太低頭一看，不由吃驚的問：「這是怎麼回事，他的臉這麼紅？」

胡秋霞只得解釋道：「晚輩聽到芬姊姊的呼叫聲立即奔進來，那時衛少俠正抱着芬姊姊不放！」

「苦海」師太再度驚異的「噢」了一聲，立即望着黃靖芬，焦急的問：「那種藥丸妳可知道？」

胡秋霞見問，急忙把握在手中的鮮紅小玉瓶交給了「苦海」老師太。

「苦海」師太接過來一看，也不由自語似唸道：「參禪丸？……參禪丸是什麼丹藥？」

說着，拔開瓶塞，湊近鼻前一聞，老臉上的神色頓時大變，不由急忙將瓶塞蓋上，同時，閉目合什，宣了聲佛號，道：「阿彌陀佛，罪過罪過！」

說罷！立即睜開眼來，驚異的望着黃靖芬和胡秋霞，大感意外的說：「這孩子看來滿正派的，他的身上怎會有這種東西？」

黃靖芬一聽，當然明白了是怎麼回事，不由代衛擊宇辯護說：「師叔，他最初連酒都不肯喝，而且對芬兒恭謹有禮，說話也極有分寸，後來是芬兒強迫他喝『玫瑰紅』酒，他才趁芬兒不注意的時候，偷偷的服了一粒這種藥丸，芬兒認為這其中必定有隱情！」

胡秋霞也在旁焦急的提醒道：「老師太，衛少俠服下那粒藥丸很有一陣子了，如果不趕快救，衛少俠恐怕就沒命了……」

黃靖芬一聽說「沒命了」，美目中再度湧滿了淚水，望着「苦海」師太，焦急的要求道：「師叔，您老人家要趕快設法救一救他呀！師叔……」

話未說完，「苦海」師太已望着胡秋霞，急聲吩咐道：「妳快去找房中的箱子裏，取一瓶藥水來！」

胡秋霞一聽，恭聲應了個是，轉身奔了出去。

黃靖芬知道藥水的效力薄弱，因而憂急的問：「師叔，藥水有效嗎？」

「苦海」師太不答，反而問道：「芬兒，方才妳可曾從了他？」

黃靖芬聽得一楞，接着嬌靨通紅，不由氣得跺腳撒嬌道：「師叔，您老人家眞是的，芬兒要從了他，他還會這個樣子嗎？」

豈知，「苦海」老師太竟黯然一嘆道：「芬兒，良機稍縱卽逝，幸福不會回顧，見機不早，悔之晚矣！」

黃靖芬見師叔一個佛門子弟，居然也說出這種話來，而且和胡秋霞說的不謀而合，足見她已錯過了一個嫁給衛擊宇為妻的大好機會。

但是，她的看法却是長久的，遠大的，而不是當前的暫時佔有，因而，肅容道：「師叔，芬兒知道您老人家的苦心，不管怎樣，芬兒仍希望您老人家大發慈悲將弟弟藥毒解開！」

「苦海」老師太以感佩的目光看了黃靖芬一眼，久久才頷首道：「好吧！這裏有一粒藥丸，妳把他的牙關揑開，運氣吹進他的喉內，稍時胡執事回來，再灌一些藥水作作樣子，但不可告訴她我已經給他服了藥丸！」

說罷，已在懷內取出一個小磁瓶，倒出一粒白色藥丸交在黃靖芬的手裏。

黃靖芬雙手接過藥丸，並恭聲應了聲是，她知道師叔眞正支開胡秋霞並不是單單為了不讓她知道這粒藥丸的事，而眞正的原因是暗示她黃靖芬抓住這個千載難逢的機會。

「苦海」師太繼續正色說：「服過這粒藥丸後，不可馬上去解開他的穴道，要等他臉上的氣色完全正常後才可去解，至於如何應付他，妳可以自己斟酌！」

說罷，逕自走了出去。

黃靖芬內心激動，立卽躬身道：「芬兒恭送師叔！」

說罷直身，「苦海」師太早已走出了室門外。

黃靖芬再不遲疑，急忙走去衛擊宇的錦墩前，正待揑開衛擊宇的牙關，外間驀然傳來胡秋霞聲音道：「老師太怎麼就要走了？」

只聽「苦海」師太「嗯」了一聲道：「我看妳拿的藥水可對？」

黃靖芬知道師叔正在為她爭取時間，那敢怠慢，方才還在心跳臉紅，這時却急忙揑開衛擊宇的牙關，放進藥丸，急忙櫻唇相啣，再用香舌試探了一下藥丸的位置，微微運勁一吹，立卽吹進了他喉內。

她輕輕吁了一口氣，這時才發覺一顆心跳得厲害，渾身顫抖，腿兒發軟，香腮像火烤的一般。

就在這時，外間已傳來了「苦海」師太的聲音道：「嗯，就是這一瓶，快拿進去吧！」

接着胡秋霞恭聲應了個是。

（未完）

現代英雄譜／小雲·文 盧令·圖

李小龍截拳稱霸



同是一個門派的拳術，分門別類，也有許多種，想學齊某一個大門派的拳腳，起碼要花掉三幾年，至於苦練與否，仍是其次，因為這樣，舊日的拳師多數選擇一兩種特別的拳擊方式，苦心練習，作為自衞的絕招，事實上全副精神放在某一招上面，苦心練習它，當然是比較同時練習十多二十招更加容易收效。

李小龍是近年崛起的一個名拳師，關於他的生榮死哀，我不想在此談及，祇是想談談他創造出來的「截拳」。

截拳又稱截拳道，加上一個道，使它變成空手道之類，列為另一門派，那是李小龍在美國教授拳腳時無意中創造出來的一個名稱，不管截拳抑或截拳道，都含有一種特殊的意思，關於這點，李小龍很少跟拳擊圈裏的人談及，我曾經有機會跟一個極為接近李小龍的武林中人討論李小龍拳腳之際，獲悉這種竅妙，不妨寫下來，互相研究。

他認為「截拳」並非徒託空言，那個截字確是有道理的，換句話說，別人發拳打來，不管那一招是伸拳踢腳，抑或使用柔道的方式，企圖攔腰抱住，然後拋開，總之，敵人剛剛發招就要迎擊，或者在閃避當中截擊，他認為最有效的就是在敵人剛剛發招之際就採取硬碰硬的方式，在中途截擊，切勿退後，故此那個截字就是他創造出來的一個門派裏面最重要的一點，沒有胆量截擊的人，先要注意到自己的弱點是甚麼地方，加以改善，否則，無法變成第一流的高手。

跟着他作另外一種解釋，他認為眞正交手之際，不管手碰手抑或腳碰腳，都是會展開肌肉與骨骼的接觸，如果橋手不够硬，或者小腿太過柔弱，那就無法達到截擊的願望，故此練習截拳道一定要苦練橋手，同時要用一雙腳去踢沙包，直到手和腳用以迎擊對方的一部份肌肉骨骼，特別堅實為止。

此外，他還特別注意速度。這種特徵是截拳道最成功的一環，認眞要作深入的研究。李小龍認為爭取速度是打擊對方的先決條件，如果橋手特別堅挺，就可以在迎擊敵人的時候即時出擊，不必把那一隻手收回，就算用腳碰腳的方式截擊，也含有這種意思，故此他口中所說的速度，不止是拳快腳快，還要牽涉到各種招式，務求打出去的拳或腳在收回了一半的時候立刻出擊。

先說截拳道的「手」，他曾經作示範表演，叫人在他的中上路發拳，那一拳是直拳或勾拳，用右手進攻，他的左手向上擋格，或者截住迎胸打來的一拳，隨即出拳，如果對方用右勾拳打他的額角，他的左手向上一揚之際，並非完全擋格，而是向上擋的時候順勢直衝，向對方額角打擊，即是說，他用左勾拳迎擊，擋住對方打來的右勾拳，跟着出擊，目標是敵人的右邊太陽穴。

何以他祇用左手擋格，同時出擊，並非左手擋格之後右手出擊呢？關於這點，他作如此解釋：「如果我依照拳術的規矩，左手擋格，右手發招，可能那一拳打得沉重一點，但却含有多少危機，因為我不知道對方右拳打出來的是虛招或實拳，如果他的一拳祇是虛招，而我用左手擋格，右手發拳，然後他再變招出擊，我就上當了，故此我用左手擋格他的右拳，跟着發招，至於我的右拳，用來保護自己，如果他不能夠及時解開我的攻勢，給我一拳打在額角上面，他就倒下來，我不必再右拳出擊，反之，我發招卸開他的右臂，向他的右邊額角進攻之際，他用左拳出擊，或者他的右拳祇是虛招，左拳才是眞的進攻，我的左手剛剛往上一揚，他的左拳就兜心打過來，那時我的右手正好用來制服他，假如他的一雙手都給我制服，我就不必起腳，也是必操勝券。」

截拳的目的究竟是怎樣子呢？經過幾次解釋之後，他補充一句：「倘若我的左手把對方右手壓住，或者盪開，佔了中綫，同時我的右手用來制服對方的左手，也佔中綫，那麼，我兩隻手任何一隻手都可以在短距離發招出擊，使他無從抵禦，反過來說，假定我的兩隻手都給對方盪開，他守住中綫，我就要盡快跳開，否則，一定打輸，因為中綫發招的距離最近，從外檔轉入中綫，必須要繞了半個圈，速度方面太慢，恐怕無法挽救，練過武功的人，就算在短距離出拳，仍然有勁，祇消吃了一下，整個人的鬥志就會蕩然無存，再打下去仍是輸的，故此，我的一雙手力謀爭取中綫。」

李小龍的拳底是詠春派，詠春派的拳術以破牌手為主，那是爭取中綫的一招，故此，李小龍發揚截拳道的時候，仍以詠春拳作為練武的基礎。

他的連消帶打手法層出不窮，不止是在一雙手上面顯露出來，就以腳法而論，也有這種截擊的意味，他經常作如此的示範表演，叫人起腳踢他，對方的腳剛剛踢起來，他就微微轉身，用一條腿截擊，然後再踢，假如對方使用右腳踢來，那一條腿的高度，並非超過腰部，他就用右腳截擊，跟着使勁撐，那一腳撐在對方左腳的膝蓋骨上面，便會倒下來。

另一方面，對方以掛面腿那麼高的腳向他出擊，他把雙手掩護自己的臉部，稍為蹲下，避過這一腳，然後起腳，在對方沒有把踢出去的高腳收回之前，他的腳已經踢中對方左腳任何一處，凡是踢出高腳，另外一條腿必須站穩，吃了一腳，那就站不穩了，那個人就算沒有倒下來，也會搖搖幌幌，還沒有辦法穩定自己之前，無法出擊，故此打輸。

再談李小龍的截拳那個截字，它非常重視手踭和膝蓋骨，他認為那兩個部位是截拳所針對的對象，蔡李佛拳術經常使用扶踭這種招式，先行讓過對方打來的一拳，然後伸手壓住對方的手踭，使他無法作第二次出擊，跟着發招，向被壓之手下邊的腰部打去，扶踭跟着插捶，那是蔡李佛梅花拳的絕招。另一方面，太極拳的推手，也含有扶踭的意思，有時不止是扶踭，還是托踭，把對方的手踭托高，就失去了重心，對方站不穩，如何能夠作戰呢？故此，太極拳的推手，要不斷苦練，務求達到貼身作戰之際，左右手經常作圓形轉動，盡量展開扶踭與托踭的手法。

太極拳並非不能打鬥，事實上，如果能夠壓住對方的手踭，那一隻手已經貼近對方的腰腹之間，順勢直落，往下一拍。憑着苦練過的內勁，那一掌就會把對方打傷，這種情況，李小龍懂得很清楚，因此，他集合幾個門派的絕招，作深入研究之後，認為決勝的一環就是手踭，如果他能夠封住對方的手踭，或者封住對方的膝頭，使那個人上邊無法揮拳，下邊無法踢腳，那就必操勝券。

為了使他能夠封住對方的手踭，他苦練截拳道裏面的圈手。

圈手的意思就是把左手或右手前臂繞動，好像兜一個細圈，因為兜大圈有可能給對方乘虛而入，兜細圈就沒有這種漏洞，那是截拳道相當重要的一種手法，先行兜圈，然後扶踭或托踭，自然打贏。

李小龍並非全靠腳法，單是截拳道的手法也可以取勝，李小龍的截拳道既然如此犀利，而且注意到對方的手踭，力求「封踭」，那麼，他要是跟別人作戰，當然會考慮到這一點，盡量避免給對方封住他的手踭了，到時他會使用那一種拳腳應付敵人的攻勢呢？假如他先行採取攻勢，他會用那一種拳腳出擊呢？關於這點，李小龍在某一次私人性質的晤談之際，說過這樣子的一番話：「既然我擅長托踭與封踭，當然我採取攻勢的時候就要考慮到是否給敵人以同樣的手法應戰，我往往在第一招展開攻勢的時候就使用掛捶，凌空而落，而且在那一拳打了半截立刻變招出擊，並非掛到低處才打到高處，走那麼大的圈，我是喜歡走小圈子的，當然用右拳以掛捶的姿態出擊之前，先把左手向前一掃，目的是擾亂對方的視綫，而且含有先守後攻的意味，假如我想動手，他比我動手更快，我用左手向下一掃，就會把他的來手壓低，跟着掛捶凌空而下，他就難以躲閃，反過來說，他並非搶先發招，我的左手白白掃了一下，也是無礙的，因此，我在第一招的掛捶出擊之前，先行用左手掃落，跟着右手由高處打下去，不過，我這一拳打得中或者打不中，祇是打落到平肩那麼低的高度，立刻收拳，跟着把剛才由上邊掃下來的左手向上兜起，一定要從自己的手踭兜上去，不管兜得中對方的手抑或兜不中，左手向上兜起來之後，右手即可收回掛捶，改用短拳出擊，那一個短拳是在十分近的距離打出去的，大概祇有一尺或一尺半，決不會超過這個距離，因此之故，敵方不容易抵擋，除非他另有一套，預防我在打完掛捶之後仍用短拳出擊。

「假如我的短拳給他封住，我就要把那一拳向後拉起來，跟着撐出左掌，在他沒有變招出擊之前，這一招可以打中他的肋骨，使他受傷，反之，他沒法抓住我打出去的短拳，或者他並非以擒拿手的一招應付，我無緣無故的打出短拳之後，立刻收回，對於整個戰鬥的局勢來說，那是完全沒有妨礙的，因為我收回右拳的時候，正是左掌打出，故此我絕不吃虧。」

他跟着再度解釋：「我的右拳一收即打，使用劈拳，那一拳由高處劈落，假如對方用直拳或者企圖衝過來作戰，給我一拳劈在他的頭部，肩膊，或手踭上面，就會發生痛楚，跟着鞭拳，憑着一劈一鞭，便可取勝，倘若我連發幾招都不能取勝的話，就要起腳。」

關於李小龍的腳法，已經有許多人談及，不必在此多贅。

近代武林軼事

慧心・文　盧令・圖

劉忠勇挫四虎將

中國拳術自有其獨特之處，卽使戴了拳術手套出擊，仍是有用的，劉忠勇挫四名外籍拳師與大力士，就是很明顯的證據。

近這十多年來威震武林的人，首推李小龍，因爲他在美國分別參加長堤萬邦空手道比賽，以及長島空手道比賽都獲得冠軍，而且邀請曾經獲得七屆萬國空手道冠軍羅禮士做明星，跟他在猛龍過江這套影片裏面露臉，有一場大決鬥，打得十分出色，當年李小龍就是如此擊敗羅禮士的，證明他的功夫並非虛僞。

李小龍的體重一向是一百三十二磅，最重的時候，不過一百四十三磅，死前他因拍片太過辛苦，體重減輕到一百二十四磅，如果他穿了衣裳，看來好像一個普通人，看來不像龍虎武師，如此這般的一個武林高手，能够奪取全世界空手道比賽的錦標，實在難能可貴。

當然他是苦練多年，然後有這種成就的，他如何喪生，那是另外一回事，凡是武功超卓的人，不一定是體型特別壯碩的，前幾十年威震東南亞一個華籍拳師靚仔玉，在南洋打死當地惡霸下山虎那一頁秘聞，就是一個很明顯的例，靚仔玉容貌清秀，瀟洒拔俗，看來好像歡場裏面的花花公子，故此稱做靚仔玉，他僅有一百一十五磅，比較李小龍更輕，可是，他卻有本領把威震南洋的下山虎打到拆骨，下山虎體重一百七十五磅，一脚能够把五塊木板踢爛，任何人都無法捱得起他的脚，甚至靚仔玉也無法忍受，雖然他跟下山虎打鬥，贏了那一場比武，而且當衆打死下山虎，可是，靚仔玉本人也因此身受重傷，後來病逝，仍是受了下山虎那一個穿心腿的影响使然。

照武林中人所述，當晚靚仔玉跟下山虎打擂台，抱了必死之念，他的渾身氣力，集中在右手三指，乘其不覺，突然在下山虎的右脅插入，這一招標指是少林的秘傳絕招，很難躱閃，一插就把下山虎的肋骨抓出兩條，因此洩了氣，下山虎那時剛剛踢出穿心腿來，一方面他用力太猛，另一方面他在剛剛發力的時候，給人插傷了氣門，雖然他把靚仔玉踢倒，他本人就在擂台上面打滾，口吐鮮血，當晚就此身亡。至於靚仔玉，胸部之上吃了下山虎的一脚，雖然他勉强支持得來，但卻無法使踢傷了的脉絡恢復原形了，事後每到二三月間，天氣潮濕，受傷之處就發生劇痛，他迫於吃跌打藥，同時要放血，因爲他有了外功之後，仍練內功，渾身血氣循環，可快可慢，然後能够在傷勢如此嚴重之下多活幾年，換過了別的拳師，恐怕給下山虎踢了一脚，活不到三年，就此喪生。

靚仔玉打死下山虎，以小搏大，而且能够用鐵指插入下山虎的肋骨的右脅之內，抓出兩條肋骨，在這種地方，可以看到中國拳術的威力，外國拳師只知戴着拳術手套向對方拚命發拳，無法使用指掌取勝，照理是比較吃虧的，如果他們解下了拳術手套，跟靚仔玉或李小龍之類的第一流高手比武，恐怕會輸掉。

進一步研究，假如中國的拳師戴了拳術手套之後，不能用指掌稱雄，只是硬拳出擊，但卻不必依照西洋拳的招式，如此作戰，究竟佔上風抑或走下風呢？這個問題，仍是無法找尋答案。

倘若靚仔玉活到現在，跟西洋拳師比武，仍用中國的拳術出擊，那麼，這個問題就有答案了，可惜他活不了多久，就因內傷病發身亡。上述的問題，仍是無法得到合理的答案。

話雖如此，劉忠跟三個大力士以及西洋拳師交手，而且獲勝，這一頁往事仍是有價值的，特別是他一晚連打四個歐美的彪形大漢，贏了出來，他本人沒有受傷，更加值得稱讚。

當時那幾個外國大力士在港島太平戲院擺擂台，希望嶺南的拳師登台比賽，贏了的便獎港幣二千元，輸了各安天命，他們規定雙方作戰還要戴着拳術手套，裸露上半身，表示沒有私藏武器，不准踢脚，同時雙方所發的拳，不准襲擊腰部以下，至於發拳的招式，卻可依照中國拳的打法，不一定以西洋拳方式打出，因此之故，一般人看到那些大力士揚威耀武，便發出錯覺，便以爲拳術方面，先講氣力，再講捱打，眞的拚個你死我活，中國拳不是西洋拳的對手。

普通人有這種想法，至於中國拳師或武館的敎頭，當然不會這樣想，他們爲了糾正中國人的感覺，便有些敎頭報名攻台。

第二晚的攻台敎頭姓胡，單名一個龍字，當時胡龍在香港設館敎授拳脚，頗有威名，捧場的中國人很多，此外，別派拳師去捧場的也大不乏人，至於敎頭胡龍，最擅長的是單指變掌，他習慣了用一指擎天那一招從敵人的橋手之間穿過，壓住對方的穴道，變招出擊，然後取勝，至於變掌的運用，以少林派正宗蝴蝶穿花掌爲主，雙掌貼身，用勁一拍，對方卽受重傷，如果下場比武的雙方，都是不戴拳術手套的，他很有把握取勝，可是，戴了拳術手套，就不大相同，因爲那一招一指擎天，指頭加了手套，就粗壯許多，無法從對方橋手之間穿過，至於雙掌，未必能够貼身用掌勁去拍打對方的軀體任何一處，往往在發力的時候，因爲雙方的軀體太過接近，掌勁還沒有施展出來，先就給人打了一個左勾拳，搖搖幌幌，這樣子打下去，顯然是鬥不過那些歐美拳師的了，當時胡龍發拳，大喝一聲，然後出擊，聲若雷霆，十分威武，觀衆發狂似的喝采，可惜他不懂西洋拳的拳路，故此打輸，此外，還因他習慣了用中式的馬步作戰，擺下四平大馬，轉動困難，對方發拳，就算打不到他的臉孔，那一拳打落一點，仍然打中他的胸部，未免吃虧，非輸不可。

他本人打輸，同時影响到其他準備登台應戰的中國拳師或武館敎頭，還沒有交手，就覺得易輸難贏，這種心理上的影响很大。第一晚這幾位名氣响噹噹的敎頭也打輸，故此，到了第三晚，更少人斗胆登台應戰了，但仍有許多個拳師報名攻台，一開場便是劉忠登台。劉忠的體型雖然並不怎樣粗壯，但相當結實，當時他跳到台上，自稱劉忠，綽號傻忠，因爲他只是想坐着看看別人打鬥，既沒有人接戰，他就索性登台參加比武，問問管場的人，可否讓他下場玩玩，不必報名。

劉忠的體型看來沒有特色，還要戴着拳術手套作戰，管場的人根本上就看不起他，於是點頭答應，跟着叫他到後台更衣，戴着拳術手套出來，出場交手。

那時所有拳術手套都比較笨重，爲了體重二百磅的外國拳師而設，那種手套太大，不合劉忠的需要，只有一雙拳術手套是特別細小的，它就是敎頭胡龍那晚參加比賽時戴在手上的一雙，係由當地華人特製送給他作爲比武之用的，胡龍打輸，那雙拳術手套仍然留在更衣室內，正合劉忠的需要。

劉忠挺身而出，替僑胞爭一口氣，當然他是給人齊聲喝采的了，他剛剛站在外國的大力士臉前，還沒有發招，已經聽到台下的歡呼聲，雄心萬丈。

第一個西洋拳師是英國人，叫做奧加利，他在倫敦連獲三屆的拳術冠軍，因爲年紀大了，不再參加拳術比賽，然後跟隨那個旅行表演的團體到香港來，因爲他停止了比賽有三年之久，看來更加壯健，體重達到一百九十磅過外，這種體型正是重量級拳師應有的標準。他站在劉忠的前面，劉忠顯然是相形見拙了，可是，他有他的想法，認爲跟這樣巨型的拳師交手，只是捱打，一定打輸，在百忙中想起了胡龍說過的話，立刻搶攻。

劉忠一連兩晚都在場參觀拳師比賽，看見所有敗在西洋拳師的華籍敎頭，俱是不慣戴上拳術手套作戰，以致戰敗，因爲戴上手套，就不能够用指掌稱雄，一定要用拳頭作戰，還要搶攻，否則，西洋拳師的衝勁厲害，拳快如風，而且擅長密集攻擊，只要捱了一下，就會連捱四五下，卽使身健如牛，也未必捱得住，劉忠看在眼內，頓有所悟，認爲想打贏這些大力士，必然要採取另一絕招，那就是「搶攻」。

劉忠學習過幾大門派，蔡李佛更加打得出色，因此，他決心用鞭捶出擊。蔡李佛的三種拳術叫做掛，哨，插，另有一種古怪的絕招叫做連環鞭捶，又名左右雙鞭。那種拳術並非正面出擊，而是把自己的軀體突然扭側，然後把一雙手向左右兩邊凌空而下，好像落鞭一樣，假如用這種拳術在人叢裏面打出一條生路來，那是最合理想的，因爲一出手就是左右兩個鞭捶，能够一拳打倒兩個人，又因他閃身側面發招出擊，受攻的地方比較少，在密集的人叢中，展開這一路拳脚，自然會閃身突圍而出，故此，左右鞭捶，是以寡敵衆的一種拳技，如果一邊打一邊轉身，把它化爲連環鞭捶，就更加有勁。不過，這種拳術只是在人叢中施展出來，希望突圍而出，單對單的場合卻很少運用，因爲它必須側身出擊，到時那雙眼睛看不見對方的招數，可能給對方連消帶打，破了這一招，反之，要是發出右邊的鞭捶，凌空而下，到時自己的臉孔也朝向右邊，對方就覺察得到，並非出其不意的攻擊，失去了鞭捶的原意，實情如此，練習過蔡李佛拳脚的人，總是喜歡施展掛，哨，插這一路拳脚，除非萬不得已，然後打出連環鞭捶。

掛，哨，插往往是左右兩拳連續打出的，先行轉了半邊身，提高右拳，由高處打下去，迎頭痛擊，那種姿勢好像把衣裳掛起來的模樣，拳頭一定要高過對方的頭顱打下去然後有勁，一拳打中對方的臉部，不管打在眼鼻之間，抑或打在口鼻之間，對方發生劇痛，隨卽把沉下去的一拳向上兜起來，一個霸王敬酒，向對方的下頷衝上去，這兩拳十分厲害，在很短的時間之內，卽時獲勝，假定掛捶落空，左手卽時出擊，提高一點，向對方的右邊額角，重拳出擊，一拳就把對方打暈，萬一那拳落空，就輪到右拳再度出擊了，那一拳並非由高處打下去，而是向對方的肋骨打落，把拳頭一插，練過蔡李佛的插捶，指骨有勁，一捶就可以打拆對方的肋骨，要是插捶也落空，就用左拳再打，但卻剛剛相反，由左拳開始，先用掛捶，再用右拳向對方的左邊額角打下，又再把左拳向對方的右邊肋骨偷襲，這一套就喚做「掛，哨，插」，先用右拳出擊，再用左拳發招，跟着右拳又來這麼一套，連續打下去，愈打愈起勁，因爲他一經發招就打十多捶，以密集攻勢的姿態出現，普通人很難避得過，故此，蔡李佛在當時港島的武林當中很有名氣，至今仍是茶樓酒家職工最喜歡玩的一種拳術。

本來蔡李佛的拳技一經發招就依照這一套連續打出的，沒有鞭捶在內，劉忠此人雖然有「傻忠」之稱，打起來卻不傻，他知道西洋拳師有胆向中國人挑戰，多數是看過中國幾大門派出手的，依照正路出擊，未必能够取勝，故此，他雖然在急攻密襲打出蔡李佛的掛，哨，插當中，念念不忘鞭捶，認爲取勝機會最濃的就是這一招，不過，他一定要在對方絕不防範之下出擊，換句話說，先把對方的右拳引開，

趁着他的右拳收回，左拳還沒有發招之際，突然施展連環鞭捶，看也不看就一捶打下去，或有機會憑這一捶就把對方擊倒。還沒有交手之前，他就這樣想，交手之後，當然他是依照這一個原定計劃打出了。

奧加利看見他的體型絕對比不上西洋拳師那麼高大，已經存着輕敵之心，後來發覺到他所打出來的拳術，仍是那麼一套，只向對方的頭密集攻擊，於是，低頭把左右手畧爲提高，掩護中上門，然後有機可乘，就用左勾拳或右勾拳出擊，他以爲自己一定打贏，殊不料劉忠和他交手之後，左打右打，使對方眼花繚亂，右拳已發未收之際，突然轉身，似乎想逃走，然後用左右鞭捶出擊，因爲他那個右拳忽然打出，發拳之際，他的臉孔並非朝着奧加利那邊，奧加利的右手打空，沒有向上擋格，左手却又擋不到右邊那麼長，猝然覺得臉上一陣劇痛，知道中拳，立刻退後半步，已經遲了，劉忠打完一捶又一捶，連環鞭捶俱是閃身發招的，給對方無法招架，就此把他打到唇角流血，眼角也爆裂，簡直是滿面鮮血。

公證人睹狀，大吃一驚，立刻揮手，吩咐他們兩人不能再打，跟着走前兩步，捉住劉忠的右手提高，大叫幾聲，表示劉忠獲勝。

台下掌聲雷動，歡呼不已，照理劉忠打完這一場相當沉重的比賽，應該有十五分鐘之後的休息，然後再打，可是，那個公證人偏袒西洋拳師，趁着劉忠已經疲倦之際，揮了揮手，奧加利退下，另外一個西洋拳師沙諾出戰，那時劉忠就覺得有些尷尬。

他不知道西洋拳術的規矩，究竟是怎樣子的一回事，發生錯覺，以爲戰勝的人不必休息，跟着再打，才是英雄，他迫於退後兩步，稍爲站定，就擺出應戰的姿態，於是，閃電般進入第二場的比武。

公證人立刻退開，讓兩人較量，跟着有一聲哨子吹起來，表示開始搏鬥。

沙諾沒有像奧加利那麼高大，但却擅於跳躍，那雙拳頭像石頭那麼結實，即使戴上了手套，仍是硬崩崩的，發拳沉重有力，加上他跳躍不已，恍如一隻猴子，剛剛交手就展開攻勢，劉忠迫於招架，因此比較吃虧，不過，劉忠究竟是中國拳師，懂得各派拳術的奧妙，既然對方跳躍而來，拳密如雨，彷彿猴子，他就索性把沙諾所施展的拳脚看做猴拳，心裏暗自盤算，希望在極短的時間之內，找出一個辦法來，擊破那種不尋常的拳脚。

劉忠學習過籐籮手，他的一雙手在臉前不斷地兜圈子，彷如兩個籐籮，用這種手法跟猴拳作戰，絕不吃虧，因爲那兩個小圈子在當空的地方不斷地旋轉，對方拳快如風，也無法闖過這一關，要是手脚慢了一點，給劉忠的籐籮手搭住，順勢變招出擊，把它變成鐵鎖擒拿手，估盡上風，這種變化是沙諾做夢也想不到的，當然鬥不過劉忠。

觀衆全神貫注，有人說沙諾必贏，也有人看好了劉忠，認爲劉忠一定有絕招應付沙諾，看不了多久，果然分出高下來，沙諾剛剛用右拳向劉忠虛幌一下，左拳出擊，那一拳是由斜角打下來的，打中或者打不中，也閃電般收回來，實際上不容易接招，再又因爲他在很短的距離之下發招，很難抵擋，可是，劉忠早有準備，決心用籐籮手應戰，打了一會，他佔了上風，用手橋纏住對方的前臂，以「腋底針」一招出擊，轉眼他就倒下來，劉忠一連擊敗兩名拳師，好不威風！他正想離台，忽然有一個彪形大漢走出，公證人立刻宣佈，由羅馬鐵人哥克跟劉忠作角力式戰鬥，劉忠逼於再打。

劉忠本來不擅長角力，不過，對方的角力的鎖臂術進攻，他不能不用這一套拳脚應付，纏住打鬥了一會，劉忠有機可乘，竟用羅漢門的較剪脚夾住對方的腹部，這一戰他又獲勝。

打完了羅馬鐵人，劉忠氣力全消，搖搖幌幌，就在此時，有一個混血兒直衝過來，雙手抓住他的頭髮，隨即使用膝撞的絕招，向他的下頷打上去。

這一招十分毒辣，幸而劉忠忍住頭髮被扯的痛楚，閃電般轉身，那個人的膝頭沒法打中他的下頷了，只是打中他的背脊，那是沒用的，他雙手向背後一抓，只是抓住此人的頸子，便即俯伏，利用自己的背部向上迎擊之力，把這傢伙掮起來，向台口那邊摔過去。

隆然一聲，那個混血兒保勒給他摔到口鼻流血，跌在台下，不省人事。

劉忠耗盡氣力，暈倒在擂台上，僑胞睹狀歡呼不已，紛紛搶先走上擂台保護他，不會遭外籍拳師的暗算。

劉忠這一戰享譽之後，再也沒有一個外籍拳師或大力士在香港擺擂台挑戰了，後來劉忠被兩廣總督賞識，擢升武將，不必細表。

世界異聞

無人願嫁英皇儲

風華

已經渡過了廿六歲生辰的英國皇儲查里斯王子，據報仍然未有興家之念，因爲他酷愛航海生活，這個可能只是藉口而已。查里斯王子現今仍未結婚，可能是沒有一個女子願意下嫁王子，根據英國最近的一個調查報告，結果是令人感到意外的，竟然沒有一個少女，願意下嫁一個未來君主，雖然她們承認他是一個英俊的青年。

據英國最近一次調查時，當問及一些少女：「你喜歡下嫁查里斯王子嗎？」幾乎大多數的女子答覆都是相同的：「不大喜歡。」這一個答覆，實在使人感到意外的。

當那些被訪問的少女，被要求解釋爲甚麼不願嫁給這位未來的英國儲君時，她們解釋說：「作爲一個男人，我們是願意嫁給他，但是，作爲一個未來的皇帝，我們就不大願意，爲甚麼？理由是皇室過於縛束，『王權』阻止我們玩樂。」

倫敦一位少女被訪問時，她說：「除非查里斯王子在結婚後，也像普通人一樣，隨便可以到任何地方遊玩，而不會受到他的保鏢跟隨，我就願意嫁給他，否則，這簡直與犯人無異，到處到受人監視，根本沒有一些自由，我眞不願意嫁給他。」

格蘭摩根郡的貴族少女安妮，在被問及這個問題時，她說：「作爲一個威爾斯親王，我們是崇拜查里斯王子的，如果要做一個朋友，那相信沒問題，但如果要嫁一個王子，倒不如嫁一個平民，我不能夠容忍不停地公開露面。」

根德郡一位富商的女兒，十九歲的嘉麗在答覆這個問題時，亦持同樣的意見，她說：「嫁給查里斯王子，一定會要經常公開露面及應酬，這是一件最煩的事，如果王子與平民的選擇，我寧願下嫁平民，起碼日常生活比較自由，不會受皇室條例的縛束，總之，生活是較自由些。」